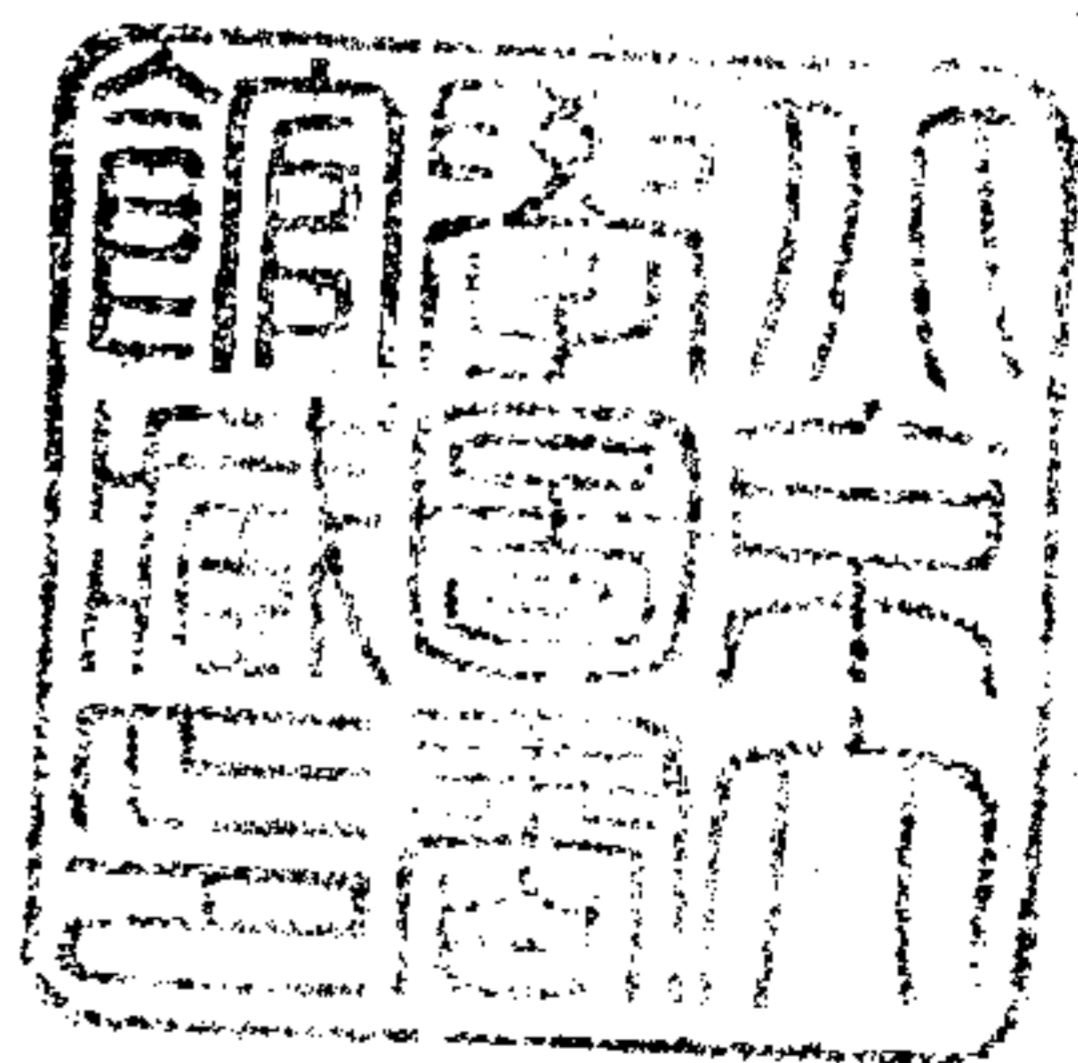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七・子部・雜家類

石田翁客座新聞十一卷〔明〕沈周撰……………一

震澤紀聞二卷〔明〕王鏊撰 續震澤紀聞一卷〔明〕王禹聲撰……………四六七

立齋閑錄四卷〔明〕宋端儀撰……………五三五

青溪暇筆二卷〔明〕姚福撰……………六三七

皇明紀略一卷〔明〕皇甫錄撰……………六五七

石田翁客座新聞目錄

卷第一

徐子虛為仙寄書

淮安學生夢驗

術士濟過

施膚菴謝世

周文襄公知過

義僕

大臣諭宦者

王文端公知人

鷄鳴枕

王公度薦韓永熙

雷擊逆子

歌兒應友

徐信友誼

塾師先見

建陵公獲龜

開平王知過

紅中之兆

朱允升清忠

老姬獻勝

擲工術驗

周莊懿公無冤獄

孔韶文擊賊安民

歐總兵計擒黃鑑誠

李貞伯為神

衡嶽松檜之盛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陸孟昭好客

臺臣善對

陸孟昭好客

夏友諒詩識

史員外確論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第一



徐子虛為仙寄書

正統間密雲徐子虛客於閩將還忽一道流
 過旅邸揖謂徐君曰子非密雲徐子虛乎余
 久游閩浙幾十年不歸故山君鄉人也欲附
 一書到家故瀆君耳徐曰但言居止姓氏附
 與何人道曰吾家縣之西門去九里有一山
 北隔澗籬門便是即以書貯積封函甚密遞
 與子虛復曰吾門久閉君至即以積叩之即

啓囑罷再揖而去徐歸蹤跡其所見其處有
嘉禾蔭翳靈鳥和鳴風物如畫竹籬衡門深
閉疑若異境子虛如言以附櫝扣之有童子
啟門徐言其故童子延入內廳見一龐眉老
師出迓聲問啟居童子捧茗出供杯中有棗
二枚徐食其一味更嘉美因懷其一既而歸
視所懷棗則失矣子虛疑其為仙家翌日復
往惟煙草滿前籬門澗水更無覓矣子虛悵
然而返

淮安學生夢驗

淮安府學生楊淮魏璽同門友善成化甲午
秋試應天未入院前二日祈夢於京城隍廟
是夜淮夢所臥床下有二磬相杳璽夢一姬
遺數珠一串復夢入應天府見設宴無一人
在者續見廳柱懸一牌書徹饌二字一官隨
出覺後思之無得入試三場畢二生恐不利
先搬往江口待報因囑邸主曰若有好音願
求見報既而二人名皆在列邸主走江口報

捷時淮有事先歸惟靈赴宴名在一百八已
合夢中數珠事矣及入府遲已徹席府丞即
移他席與之其符所夢如是淮之夢無徵數
年後任四川重慶府同知所夢二磬亦驗矣
則人之出處自有數云

術士濟遇

太祖登極時微行見一家娶婦設筵因入其
家主人見帝高年迺入上座因謂主人者曰
今日何人所擇適術者在座主人答謂其人

擇也 太祖曰今日犯十惡汝涓吉何也術者荅曰固然但紫微星臨中宮諸煞不忌宴畢皆散去 太祖問臺官昨日十惡大敗如何有做親上官者臺官奏云甚不宜 太祖怒杖之草其官遣去召昨術士狀之復優給甚厚當時驚異焉

施膚菴謝世

吾郡施膚菴太守下世余聞訃悼嘆曰善人凋謝漸矣却死得不好了有坐客應云昨日

在城聞一無賴暴死衆云死得好余曰何亮人之死言好而善人之死不好耶蓋善者存則好死者不好不善者存為不好死為好相反之辭也

周文襄公知遇

周文襄公忱永樂甲申進士時詔選進士二十八人為庶吉士入翰林肄業以應二十八宿也文襄不得與因陳年少願進學乞居二十八人之末上覽奏因曰有志之士也

從之居翰林十年一日援例俱除刑部主事
復取入翰林修永樂大典書成陞本部員外
郎宣德初改越府長史在藩邸五年適在位
三載賜贈二代錄用其子自陳休致又聞其
兩為法司吏事精詳僚屬推服人之出處不
可逆料也

義僕

范信者崑山龔泰雲亨家奴也泰家不造食
指衆而日不能給乃鬻信及其妻于常州夏

雉瀆某家數年不通音問正德初泰貧益甚
無所倚歸一日適經其所信過于途見故主
泣拜地下懇迨至新主家謂新主曰此信故
主今流落在此信心不忍欲望容留信夫媿
願不惜早暮傭力報主以圖供養故主新主
義之听允其請時俟農事稍闌即負肩小販
往來村落中市賣以給迨今不衰嗚呼信一
奴耳為主轉賣其身尤忘々不忘其見義何
惜哉書以表之以愧人臣食君之祿不顧禮

義一遇利害即反君事譬如狗彘者

大臣諭宦者

成化間中官王嵩練達世故通左氏春秋有
學有守一日降香詣慶壽寺時兵書嘉禾項
公忠中丞王公鉞刑侍束公忱不約而偕來
謁刺入久不出而今寺僧傳報曰三官人受
國高爵厚祿分皆前生有佛福緣者請先拜
佛我終出見三公鞠躬膜拜不已王始出與
之商確論議古今人物優劣得失又曰諸公

謂吾何如人項曰公聖人也王曰是何言歟
乃拂袖改色而起三人亦跼蹐而退京師傳
誦曰拜佛王公

王文端公知人

泰和王文端公直為大冢宰時中官蕭某往
來門下一日退堂蕭偶在侍南陽李文達公
賢時為正郎適入白事令蕭某見之乃復謂
蕭曰此人異日必為大器汝見之難矣蕭不
以為意公薨後李繼為少宰遂入閣為首相

蕭始追憶公之知人也

鷄鳴枕

偶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嘗為武岡州幕官。因鑿池得一瓦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搗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傳不差。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夜復然。武孟以為鬼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机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為諸葛武侯鷄鳴枕也。惜哉。

王公度薦韓永熙

成化初兩廣寇起詔大臣會議贊理軍務憲
臣一員衆議未定時中丞王公就中首舉叅
政韓雍首相南陽李公賢曰雍有過王公曰
如某者滔天之罪蒙 上莫大之恩復至錄
用至此願雍何過哉冢宰王公翱復曰此任
須用老誠厚重之人則可王公曰要老誠厚
重者滿朝無如公一人耳其他未見也二公
皆不復言卒至用雍後勦殺有方竟平兩廣
其績信矣雍字永熙蘇州長洲矣以進士為

御史終右都御史當時王公論薦之明峻折
二公不避嫌忌其為朝廷畧無顧惜今亦
無此輩人矣

雷擊逆子

六安俞某貴其妻歐逆其母一日婦姑與孫
兒嬉戲失足墮于水中其母畏子和衣撲水
救之其婦已告其夫母恐子辱走避女家子
乃令人給母曰兒自墮水幸母救無恙何避
女家以重兒罪請速回改易濕衣無慮也母

以為然行至中途某藏鉄鎗伺之母至舉鎗
將擊俄雷一聲攝某至其家門外大柳樹傍
復雷一聲劈樹開夾某于中母歸見之祈拜
樹下每一拜其身縮緊痛莫能忍某令勿拜
如此凡三日名亦揚于四遠競覘如市三日
後雷擊碎其樹如算珠然其某屍亦不知所
在

歌兒應變

太宗初渡江駐兵維揚因令于中曰揚州歌

舞之地必有能歌曲者為吾訪來衆以一人
應初見即歌曰我是北極天蓬將怕甚南方
火德君上甚悅入城後其人以軍功累授
千戶蓋君臣之間以言語應奉投机合變亦
難矣

徐信友誼

崑山徐啓東與同邑張士平為友皆以行誼
稱士平以仇家陷至死藉士平力不能任勝
其狂乃避去有司以啓東相善代士平繫獄

累年而無能言久之士平不能安令人語啟
東欲出承罪啟東曰彼固陷于非命吾繫卒
無死理彼宜速去以俟 天恩後竟會赦二
人咸宥之啟東家貧士平割家產之半畀之
啟東執不取學士吉水解公縉作結交行以
美之一時群賢皆有詞章和之啟東士平後
俱被薦縣令云

塾師先見

長洲趙某有子曰文年十二三時延甫里嚴

士平為師教之文稍聰敏而惡少不可訓士
平屢告某易明師教之庶異日無他患某但
知文之強記書籍而不記其劣也士平力辭
去之未幾某死士平徃予挽之以詩有云只
恐令郎為殺惡甚殺身之後又止家文見詩
歐其師幾死文為郡學生橫于鄉弘治己酉
中鄉試如虎而翼市上惡少年數十為羽助
凡人有利行業必攘奪之惡積貫盈衆不能
容約集百人攬文于家捶楚萬端尤不釋怨

仍以石灰擦其兩目俱喪明遂為廢人鄉有
嚴思敬者大族也嘗延夏景揚訓迪三子二
甥凡數年景揚一日辭館謂思敬曰公二甥
性皆劣須求明師教之若讀書多庶可化其
德性不然他日必起滅詞訟以累公家也思
敬不聽景揚去幾二十年思敬死三子讐敵
二甥以口舌是非其間致三家破碎產業器
物半為二甥所有二師者先見之明亦可重
矣

建陵公獲龜

高廟造陵鍾山誌公和尚舊穴也發鑿時見
一石肖龜而左頤今歲之寢廟以黃袱覆之
開平王知過

開平王常遇春追元順帝獲嬪妃數人常犯
其一二後太祖知之降勅痛責其過王亦
自悔且知為上所知鬱鬱不樂致疾薨

紅巾之兆

徐壽輝湖廣羅田人初倡起紅巾之寇陳友

諒為其麾下後為所殺久遷徙壽輝祖瑩就
發及穴有赤首蠅飛去凡三日不絕人謂紅
巾兆也

朱允升清忠

朱允升字清忠徽之休寧人國初為侍講學
士為人簡厚無他嗜惟好博群書皆有旁註
至於術數天文地理醫筮之說靡不精究少
從江州黃楚望游楚望見其貧而不能自達
教以星命無所獲又教以卜筮遂得六壬之

其初至歛館于臨河程氏教其子太子大為
繼母所苦幾於驪姬一日大告允升曰吾母
不慈而頗有毀于尊嚴吾不聊於生矣遂自
經後允升夢大至其室適報生子允升因名
之大同允升筮之曰此子經遭婦人之禍時
高廟知楚望名往候之欲起為用楚望辭
以老不能承事有學子劉基朱允升趙沔三
人者王佐才也俱堪任使且曰趙沔可以書
招劉朱不可屈者須躬禮聘之可也允升家

居時從山前蓋州舍數十間鄉人怪之允升
曰後或可用至 駕幸時軍旅皆舍其下
上單騎入謁為禮甚恭允升乃起與劉基同
參帷幄定鼎後即以疾辭臨行 上論其田
園居第將有所賴曰先人之業粗給饘粥風
雨之夕且足覆庇 上眷注再四允升不得
已乃曰臣後圃有書樓名曰梅花初月願乞
宸翰寵賜則臣子孫敢不因 聖墨而保
存永久此實臣幸也 上笑而從之今寶藏

不失臨行又乞 上曰臣子大同後得全軀
而死臣在地下亦蒙恩不淺矣大同後任至
禮部侍郎其才能夙學縉有父之風禁中書
壁多其品題或令題賜宮人忽御溝中流死
人屍上疑之察其實因累大同將寘於法因
念允升全軀之請遂令自經死允升少時初
學六壬之術因訪友：設四合未及啟戲允
升曰若能射物則奉之否則為他人餉也允
升更索一合以紙密書射語合置几上喻之

曰俟少頃即啟時適有人來借馬。他出主人令於後山牽驢以應之。允升乃令發合四品皆異烹也。書云一味魚兩尾魚其餘四味亦皆然。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賓主為之絕倒。

老姬馱勝

海寧陳學諭善生一子陽物有囊而無腎夫婦憂之其衛中老姬善馱勝令取獨蒂雙茄以針縫其中懸于卧房下不一二日其腎子

自然而下今長成能生育矣

擲工術驗

京師擲工同文泰又因父姓蕭稱亦如之能以髮垢驗人禍福有春青夏紫秋白冬黑之証反是則有咎矣又能以手按摸人頂骨言骨時有變動嘗驗友人文林宗儒時為永嘉知縣監司考為優等時例作縣一考有功可旌異者必遷臺職人皆謂御史為宗儒囊中物宗儒亦以考與例相符自以為然文泰摸

之曰尚遲十年宗儒易其言吉水袁道統為
某縣知縣亦同應取俱為巡按御史鄆城侶
公鍾所阻累及宗儒皆不就選宗儒復拉海
虞諸祚昌胤長洲陳瓊汝玉往試其術文泰
謂宗儒更遲、年且有事謂昌胤曰公如水
行舟昌胤果陞御史謂汝玉曰公功名與二
公同他日位至三品憲臣時汝玉尚淹鄉舉
宗儒果為温州兵軍誣沮之不能轉任博平
又一考始選南京太僕寺丞汝玉今為大理

丞矣於摸骨時適編修牛倫與宗儒言明日
當往謝文泰曰此官人不久禍至公宜遠之
踰半載倫諸父曰王者時為中官當國至是
事敗嘗往來者皆被及焉文泰出入尚太監
門下最久一日告尚曰公有大蹉跌至矣宜
慎之尚曰我出入多着人扶持何慮蹉跌文
泰聞告宗儒以故未幾尚果以賊敗他日又
謂宗儒曰威寧伯亦不久失位宗儒問以故
曰蓋其骨已生瘡動矣亦如其言此錄宗儒

所言如此其他神驗甚多亦其得心妙者歟
周莊懿公無冤獄

都御史貴溪高公明以無子憂懇刑書太原
周公曰公年高康健而且多男子必有養生
之道乞稍露真詮少濟愚昧周公曰某敬歷
中外多居法司高公愧謝而退蓋高賦性苛
刻少恕此後務循良不輕枉人後連生三子
致政而歸高公可謂善於改過而周亦可謂
善於誘人者胥得之哉

孔韶文擊賊安民

吾郡少司空孔公鏞字韶文景泰甲戌進士
初尹廣東之連山其邑為賊抄掠縣治民居
蕩為藁莽有劉耆者僻居山間幸而獲免公
初至無所止息徃投其家至夜夢登山至神
宇傍臨小池有僧俟于門外迺入內見白鬚
老人皂衣者公謂其為神懇其勦賊之方老
人曰公等勇為吾當陰助公兵更免之公辭
謝而退循廊廡而行聞喧雜之聲公竊隙窺

之見其中皆獰惡之鬼醜貌朱髮怒目張牙
見公窺遂皆寂然股慄而覺且語劉耆告以
故劉曰此吾山廖神廟也舊為寺改剏者公
遂偕劉以往既至見境廟宇神貌與夢無異
且兩廡圖像儼然公再拜而返乃集流民扶
老携幼申請監司并藩臬巡守等移借錢糧
令民壯入山採木重新縣治儒學分設巡司
里社及選民之俊秀者為弟子員日優廩給
親為化迪諸事稍集未幾盜復侵攘監司

令公督民壯追捕賊知有警率衆掩襲公初
不知也及聞山中作哨聲山鳴谷應公急集
衆追之獲渠魁二十餘人公語之曰汝輩既
為劫擄而來及復發而去何也寇曰某等來
此見山之上下火燎千餘意謂追兵猝至不
覺勢阻而退公悉解巡守因知神兵果來援
助自是寇盜以漸勦滅縣境安寧公守高州
府陞進廣西按察司副使云

歐總兵計擒黃鑑誠

廣西柳州府茶洞山斗絕頂上濶下狹不可
登躡惟有谿徑磴級險峻欲上猿攀獠攫而
不可得天順末賊首黃鑑誠據有之嘗出寇
官軍掩捕反被殺傷都指揮并叅政二員
朝廷責總兵以下督獲甚急官軍挑戰不出
賊乃坐崖嶺上言曰以有地可耕有泉可飲
時發一擲石下能斃汝萬人官軍從天上飛
來可以取勝時總兵歐公用計募小軍一人
年方十四五白好如女子且有膂力應對机

警以金墜飾其耳金鐺束其臂為蠻裝偽為
慶遠蠻覃朝灌子往說之朝灌亦賊首二豪
自相畏服歐公復擇軍中勇而有捷者三十
人各授方畧從行至彼見鑑誠告曰兒承父
朝灌之命未見王伯願兩軍合擊柳州兵蓋
昨者之勢官軍已喪膽矣今復一鼓而進襲
其衰勢如破竹然先此敢屈王伯王伯定計
擇日以進事或可成則一郡一邑之富皆我
兩家所有願王伯嘉納此行不可失也鑒誠

還坐椅折其足其妻謂鑿誠曰此不利之兆
不可遽信小兒而行小校復曰王伯決矣王
母若不從兒告婦倘兒父取之王伯母後悔
即拜辭鑿誠以其言激于心乃與小校食訖
即促行小校又進曰此行不宜多率部下止
可併兒家之從兵卒不過百人間道而往王
伯可約此兵有報則皆二山併力攻之鑿誠
然其言乃刺選刀手四十人自隨既而令曰
晚從吾妹家止宿先是歐公許其妹千金約

同獲鑿誠獲後別重賞鑿誠下山先命小校
往報其妹與夫果以酒殺來迎至則宰牛為
饌大享之諸刀手皆醉小校密遣一人去報
歐公鑿誠為妹苦勸亦醉而臥至夜分官軍
猝至圍繞重密其勇士各執利刀亂斫刀手
不遺一人鑿誠始覺為小校揪住其髮鑿誠
怒嚙落小校項背肉小校大呼衆乃鼓哨四
合鑿誠受縛歐公復命其妹夫入茶山誘其
妻子并其衆下山皆殺之乃重賞小校金帛

以及鑒誠妹夫并從行者皆獲賞歐公一筭之神醜類無遺矣

李貞伯為神

弘治癸丑李范菴少卿應禎字禎伯疾亟命遺子雲鴻往候之其神已曠亂語雲鴻曰我已不可為矣此行陞我尚書即行矣雲鴻以告余嘆曰辭亂矣乎已而訃至余偕松陵史西村明古郡人文太僕宗儒輩相與經理其家事及與子議婚蓋其子纔十齡耳卒之後

一夕僕有高翼者猝有疾公憑附之而言曰
家事如何處分家人泣告曰賴沈文史諸公
一議矣復與小舍議婚袁氏公曰我則放
心去矣翼尚臥于地久而方蘇乃能言曰我
初上廳時見一人衣緋南面而坐傍列數炬
照耀如晝熟視之乃知是我家相公也叱某
曰坐此許久如何不見一人迎我令卒縛之
而去既出門見隸卒數十人呵叱喧然擁轎
而去某從至門驛次杖某十數責令歸家小

心看顧否必重譴也某復問隸卒曰我家相
公今往何處曰相公已陞尚書將之任矣舉
家驚焉之蓋公讀書尚氣節性復峭直雖儕輩
小疵必面折不恕鄉人進見之凜凜執弟子
禮居朝廷以直稱初為中書舍人 睿廟
特命書佛經公既上疏曰臣聞聖人以五經
為治世之本未聞用佛氏之言以為治者臣
願請書五經上怒杖而釋之公之一死為
神宜矣歲丙辰明古卒死三年時族人夢神

告曰汝宗人史明古年六十三當就化冥司
以籍官爵矣因白其長嗣永錫既卒之明年
其塾師吳庠生俞楫字濟伯夢明古乘驛舟
而行烏紗角帶青袍而坐環立侍者數人濟
伯問公今何往明古啟告曰今往某所已約
同官勘某事冗不及話矣濟伯因還晤明古
巨軀偉貌博學強記善談辨古今與人寡合
每與人論當世之務底于極處雖權貴亦不
假借與范菴友善其為神亦宜哉

衡嶽松檜之盛

衡嶽神祠其徑綿四十餘里夾道皆合抱松
檜相間連雲蔽空人行空翠中而秋來香聞
十里計其數云一萬七千株真神幻佳境宜
其靈安神安永久無虞更聞天童寺松檜徑
六十餘里比之不及焉

臺臣善對

洪武間魏國夫人入朝一御史衝其儀仗明
日魏以聞上召御史責之對曰夫人雖貴魏

公妻也臣職雖微天子臣也伏願皇上詳宥萬罪上是其言而釋之御史可謂善于應對者矣

陸孟昭好客

秋官郎中陸孟昭名泉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方邸第外障地構屋數間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假之為燕樂孟昭復益以佳榖美酒不惜所費一日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館為之傾圮客有戲之曰昨日清風館

今朝白水村水退孟昭復新之工甫訖孟昭
擢福泉叅政其居轉與侍郎滕某滕固白水
村人一時戲語有數存焉

夏友諒詩識

國初崑山夏友諒仲益生齡夜讀書有感云
更殘燭短可微吟周孔遺書海樣深三嘆聖
賢無復見只存糟粕在人心友諒自少藻思
橫發筆下千年言僅十九而沒豈非更殘燭
短之識乎

史員外確論

北京戶部史員外常云今之仕宦者多是官
做人古之仕宦者人做官也其言有理書云
不惟其官惟其人信夫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一終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石田翁客座新聞目錄

卷第二

劉子賢孝友

詩鬼降箕

王忠肅公還珠

鍾景臯友誼

李兆先嘲父

陸全卿夢謁岳武穆

吳文定公知大體

松陵吳廷用高潔

揚少兒獻馬

張布政一門死節

樂官陳儀存義

咸宗陽治異疾

王遊擊認父

太祖高皇帝埋宗諸帝遺骨

黃河套諸虜

達人貢馬

霹靂斧

三獠頭驍勇

李實失臣禮

中官王振誤國

邊軍勞苦

虜人易足

石田翁客座新聞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第二

劉子賢孝友

莆田劉瀾子賢讀書不尚文藝制行育德有古君子之風家貧父喪不能舉家居授徒以資喪費嘗以小鐵索鎖于項上歲諸衣襟客偶見之因問其故子賢曰父死不葬久暴于家吾誠天地間一罪人耳所以示縲紲也及葬後始釋弟劣求分財異居子賢自鎖于床下晝痛夜自加箠楚而數之曰瀾不義不能

安處吾弟而致此乎弟聞而比行遂復同住
云

詩鬼降箕

錢塘吳啟東父某筮仕南曹主事没于官回
葬金陵弘治間啟東還杭祭掃畢故鄉親友
拉飲西湖之傍適有一召仙問休咎者衆岸
徃觀由是一岸生因記舊有部使者視學有
對云鼓振龍舟驚起鼉鼉之窟令諸生對莫
有應之者士人請仙對之書云火燒牛尾衝

開虎豹之闕衆請名書云可憐可憐而已衆
強之復書云諸君不鄙明日可到湖東大楊
樹下當與相見衆散次日復泛舟蹤跡至彼
登岸訪問果見大楊樹之下以盧蓆裹一屍
衆皆驚愕詢之近地乃知數日前一人縊死
樹下土人以蓆裹之于此衆因捐金市樽倩
埋之

王忠肅公還珠

鹽山王忠肅公翱清介有聲為中丞巡撫遼

陽時中官榮公思協鎮其地亦庶介公因同
事與榮契合天順中公為太宰榮宴別戀、不
已宴畢榮引公手入內室見榮一榻之外供
帳蕭然公為稱嘆榮潛于衣櫃中出簡珠八
顆餽公、曰爾曾見某接何人所遺而見瀆
耶榮曰公曾見某有事遺餽乎此珠是先公
所遺不忍他棄又無可托故以遺公且旌某
之拳、于公也公若不納是視某為何如人
哉公感其言袖之以歸即以珠紉于絮衣中

既赴京師後數年榮卒其姪林貧而無依一日詣劉少宰某第託劉轉告公求一職事以安身他日劉公以言白公公厲聲曰吾居此任雖小官亦請于上裁決而後敢行豈可由我以私人哉彼不自營資身計而來告我何耶劉公以公語林林嘆曰吾叔父與厚嘗視林為子弟故來懇求其言經畫余將何以處悵然然而歸越數日公問劉公曰此子知悟否劉公曰此子去自經理第恐貧乏

當此時何人肯念及之公始以前珠召林與
之仍囑曰若雋人必得金四十萬終可雋林
懷歸即謀與人果得其數報公、喜乃戒林
曰汝思所以難得乎汝宜善守毋墜家聲汝
治家居後吾當來視凡三月緝居始完復來
告公、乃約劉公偕往林居且立榮木主一
奠而歸此與范文正公還人子丹方事類也

鍾景皋友誼

松陵鍾景皋敦義素著鄉人稱之嘗與同里

王其守仁友善守仁差長一日病亟乃詣景
臯告曰吾病不起吾有一事相託幸勿見疑
吾子生四年矣幼而無依然吾宗黨強橫吾
死後定為彼有不惟產業此兒命亦難保即
籍資產巨細悉屬君為吾料理并望撫育此
兒成就則與之倘不肯惟君自處或議為吾
家軍裝之資守仁沒後景臯不負守仁之托
乃以此子屬于庶祖母浦氏撫育凡衣食之
類給之不缺早暮必往視之迨長求師訓誨

名宗吉與之聘婚其資籍記併歲所得租給用羨餘易銀貯藏仍記每歲出入毫釐不差其子既長婚配後見其有成悉以所托還之其子事景臯如父人皆尚焉

李兆先嘲父

少師西崖李公賓之子兆先幼穎敏過人然遊佚無度公一日過其書館中書其几云今日花街明日柳街秋風桂子秀才，兆先歸見之止過公齋書案云今日東風明日西風

燮理陰陽相公、聞者以為咲談

陸全卿夢謁岳武穆

吾鄉陸侍御完字全卿弘治丙辰按汴時一日按湯陰輿從經過偶見道傍壁間有石刻盡忠報國四大字全卿意謂岳武所書蓋湯陰武穆故鄉也是日駐節行臺夜寢夢入岳祠瞻拜王起延全卿坐語之曰我解岳兵事在杭之西湖甚得山水之樂今栖于此祠宇傾圮甚不安賴君為我料理全卿答某力不

能終工也王曰君母固辭全卿復問曰素聞
王為秦檜所害有諸王曰問有是言然終害
者張希嶽也全卿又曰今有子孫存者否王
曰惟雷兪有一子其後竟絕矣言之令人可
悲全卿熟視王蘭室有四誌既覺明日謁王
祠瞻拜見王貌與夢中不異祠宇卑狹傾頽
王貌果為風雨所侵鼻間剝落四處全卿異
之即以奉縣羨餘銀百兩命分巡包僉憲裕
新之仍檄上巡撫陳都憲德新相成之不半

年廟貌殿宇煥然一新宏敞壯麗若非全卿
與王素有夙契抑何感遇之深也耶

吳文定公知大體

余鄉吳文定公寬字原博遷吏部時群議公
以為久處翰林恐未諳政事為歎時河南耿
公裕為太宰務為寬怒一日除進士六人為
王府長史衆方以甲科矜傲聞有此選甚不
平同詣部堂譁然辨論不肯就職極言偏私
選推不當耿公惟安慰之衆愈侵侮文定正

色曰諸務進取當自重賈誼仲舒亦曾為王
傳然名高百世而諸生縱傲折毀主司厭棄
斯職使舉從人自擇任耶尚不思汝輩吾所
取士也所學何事因謂耿公曰諸生縱肆甚
傷政體當奏處之明日上疏降旨以為首
者從軍餘者從吏綱紀大振人始伏公今遷
入東閣矣又黃巖謝司丞鐸字名治嘗以
吳草廬仕宋復仕元節義有垂不能從祀列
言于朝詔下禮部會議館閣九卿翰林諸

司等時文定與焉倪太宰岳字舜咨時謂文
定曰古論從祀惟有功于聖學者宜之未論
過失也若以失節論如漢楊雄改事新莽則
前以為不當從祀然嘗以其協聖因之耳衆
是其言又威寧伯王鉞罷黜居久弘治間治
恃所親當國覬覦復用自陳有功於國受諂
廢棄散地欲乞復爵以圖報効疏上詔下吏
兵二部會多官議衆皆畏縮不出一語文定
獨曰若論威寧之功在先皇時已嘗論草今

乞復爵當考自後有何功勳如念先功而後爵則今上改元皇令也無從奏諸臺諫復從而言之事遂寢已上三事足見公知大體如此

松陵吳廷用高潔

松陵吳廷用璋家貧庶潔一夕有二人來投宿廷用素未相識因留止于家與之夜飲問之知為本邑五區民趙六昆季也天明二人別去忽遺一布囊廷用舉之極_重歲不敢發時

天大雪廷用即操舟速抵其家趙六昆季正在驚惶無措之際欲追覓值以雪天無船可渡適報客至出迎見是夜來借宿主人廷用入內坐問其失重六百餘兩復驗其實解囊還趙舉家泣謝仍以百金奉酬廷用力辭不納趙六延款二日備禮送回兩家遂成交好廷用家貧高潔如此豈非篤義君子乎今廷用子洪字禹疇登乙未進士歷任工部侍郎孫永巖繼登正德戊戌進士其將來顯達未

可量也斯蓋廷用積善之所致云

楊少兒獻馬

正統己巳之難京軍楊少兒者隨駕在軍少兒年少有膂力頗精武藝亦為虜人所擄遣少兒同虜人三十輩牧馬于西山一日少兒與虜人廝跌為戲少兒屢勝其人割羊軟血呼少兒同飲蓋欲示甘心焉且令少兒無鄉念也自是虜人遂無疑托馬千數與少兒牧頃越六載少兒糾同被擄六人相與結約逃

回內三人俱亦有膂力預選良馬一百三十
疋一夕乘大雷驅馬而逃恐蹄跡為虜所識
復縱群馬散走雜亂之以絕其來追之路乃
馳奔黑松林伐藤枝以繫馬而過流沙河馬
為牽制溺少兒奮力斫前馬藤斷驅渡群馬
次第登岸虜人果追至河見冰解不敢進第
發箭如雨不傷一騎少兒日夜與三人趕回
少兒家與仰山去相對其母俗呼楊麻婆賣
燒酒為業少兒到家已暮門閉因扣門呼母

知為少兒久處虜庭疑其已死遣其妻改適未行及聞少兒呼母聲以為鬼不敢啟少兒呼之急母啟門視因抱持大慟改適之事遂寢少兒且以在虜及盜馬奔回之故告母喜謂少兒曰今將諸馬何為令少兒以盡獻于朝廷止納其半餘聽其自售詔特永蠲其役云

張布政一門死節

耀州張統子某少有學行尚氣節國初以人

才詔赴京師初試部職建文時歷仕雲南布政永樂初召回臨行與妻子曰吾荷蒙先帝知遇起自草野一旦叨此重任今國事已移去則何為惟一死以報國耳偕至鍾山下有深淵名龍潭張乃沐浴具冠服向淵慟哭再拜投于淵而死其妻與二妾四男女見張投淵皆大慟繼投家人及隸卒各二人咸慟哭云相公外子輩皆為國亡我輩不為相公死乎亦把臂連死于潭嗚呼千載之下孰謂

無田橫者乎

樂官陳儀存義

歷陽徐尚書某忠義之臣也建文末文皇
帝怒其潛匿六龍縱教坊子弟群亂其妻致
死止遺一女年止十三俾屬樂籍其樂官陳
儀者陰眷其女不令玷污洪熙初遇赦擇嫁
良家尚童女儀為倡籍執義如此他人可不
戒哉

戚宗陽治異疾

江陰戚宗陽為本縣醫學訓科鄉人有患蠱
症者來求治宗陽診之知其非蠱也詢其飲
食如常乃以石榴皮棟樹東行根樞榔三味
等分煎服之即瀉下一虫長丈餘疾遂愈此
竒疾也

王遊擊認父

遼東遊擊王將軍翼軀幹雄偉長逾七尺巨
目胡鬚面潤而黑方口大耳人望之儼如立
垣神也智力過人每臨陣無不捷功賞居多

且孝于母一日帥府視事回省其母太夫人尚寢侍問其故恐見輦不能孝養而致疾也太夫人不荅王侍立久不去太夫人乃曰我欲不言終昧其事我心不安言之則傷汝心汝今日享此官爵非汝父祖世蔭吾初與汝父在軍中為王父掠來吾娠汝八月矣時王父為帥遼陽置吾後室已而生汝王父妾媵雖多然無子女因以汝為己子王父喪遂以汝襲其官汝又多能至今日富貴汝寔趙某

子也汝父亡過幾四十年生死未可知吾昨日出廳前與媳婦閑行見牧馬老卒觀其容貌彷彿汝父也欲呼問其來歷因不曾與汝說此情汝又不在家故不問及汝可呼來訪其端的是非可知也王即出呼老卒詢其原成姓名妻子姓氏今何居此其卒歷言正統初携某妻氏自濟南衛來戍于此妻方有娠七八月來未知男女為遼陽將軍逼去至今四十餘年不知妻子消息某孤苦貧老執役

魔下亦不知歸何所因淚下如雨王起告其
母、出復詢其寔乃相持慟哭仆地王亦悲
切不勝乃請老卒入廳令左右具澡浴更衣
出廳坐定夫婦子女參拜復告兩家、廟宴
訖自陳乞改姓辭爵自補趙氏軍伍再獲寸
功以圖報稱疏上 朝廷嘉其孝義降詔俾
仍原職復姓趙氏云

太祖高皇帝埋宋諸帝遺骨

高皇帝擴天地至仁于洪武二年間遣工部

臣谷秉毅輩將臣吳勉追索宋理宗飲器于
西僧將藏之明年夏詔江浙行省復藏于宋
諸陵舊穴先是至元二十二年奸僧楊髡者
與丞相桑哥合謀言宋諸陵有寶器宜發之
以諸帝遺骨建白塔共瘞于塔下殉葬寶器
俱為剋取以理廟頂骨為飲器溺器也
高皇怒其惡逆特頒是詔以庇之學士景
濂作傳畧異因附書于此

黃河套諸虜

黃河套其邊有銅橋壹所橋上水高五尺餘
若進征馬渡僅沒馬腹惟楊洪季子名小燾
頭者識此險餘皆絕行諸虜部落皆無定居
惟哈、一種套中蓋漢人流入其部因諸耕
衆故得久居名雜虜也我朝至今不能制西
邊常被其擾有七瓦臘正宗已被也先所滅
尋滅于鉄太師其餘如哈利知院脫、不花
五郎汙朶陽皮兒馬哈利其開國璽在鉄太
師所

達人貢馬

景泰辛未達人三千稱貢馬而來西邊將官
拘頓其兵伏甲馬止令駝馱千餘至烏壘驛
安歇數內一達婦見驛卒一人廝像其夫因
密與詢問卒見其胡粧况相別歲久疑不敢
認婦復說父母公姑及夫姓名始與對泣婦
乃告其夫曰此來達兵人兵伏雖頓西邊其
鞍屨皆藏利刃復有二千騎潛伏在邊地以
為救應可急告 朝廷卒遂白于主者轉達

于朝廷命官搜檢馱鞍中果有利刃盡為所括詔京城總兵等官及各邊臣設備達人徒跳哭而已

霹靂斧

開平衛去西三百里有雷楔山亦有雷楔墩俱被火所戕積累而成者石斧稜有竅色青或圓或扁或六稜八稜似人造者如江南人掘得霹靂礎者是也每歲夏月雲起山上雷發其地人皆愴惶不可當其轟裂之聲多被

震死人云雷神取楔也余向每見霹靂礎莫能究其跡今知此始決疑斯亦鬼神所造也

三焚頭驍勇

宣府鎮守彰武伯楊信初襲封時年止十六已提兵駐三义口與虜戰失利反被執縛椿上欲行開剝三焚頭在山上望見衣朱者被縛因疑是信即彎弓躍馬下山發矢正中執刀者應弦而斃其四尚環擁信焚頭盡射殺之信之命在須臾奪回若神力也焚頭乃楊

洪養子也其先漢人為虜所掠復逃回為洪子累立功為指揮使、管馬營楊氏之功燄頭居多百戰百勝驍勇蓋世正統己巳病卒是夕天鼓鳴三大星隕地如車輪光焰燭地四野皆明武當代名將惜未及厚爵以旌其功止于是而已故有識者傷之

李實失臣禮

蜀人李實徵時嘗傭于商舶為新淦魯澤厚廝役專事燒炊緣其性慧口捷甚得澤厚心

其後又代人為膳夫供後邑庠見諸生讀書
便能成誦澤厚愛之令其自學彙錄補充生
員遂得登第初澤厚嘗以實命雜于他命令
星士推之乃云此命後貴當至都憲人皆非
之戲稱實為都堂既登第人始竒焉後官果
至都御史正統末使虜見英廟甚失臣禮
人由是薄之蓋其終為山野云

中官王振誤國

正統己巳七月英廟北巡者始由中官王

振之請也振蓋禹州人欲上榮幸其家因言
外有山川之勝以啟茲行 上駕至昌平下
營其夕軍中俄驚三次明日出關至天城羊
河虜已卒至大同矣摠兵石亨與戰皆不利
殺息聞 大駕遂詔班師至鷄鳴山下虜追
至成國公朱勇分兵十萬逼雉兒嶺虜陣上
或因出陣于嶺下羊河者深不可測虜于嶺
上舉擣石墜下其聲如雷我軍亦自相蹂踐
如波浪前後被壓不戰而斃片甲無遺虜亦

乘虛來襲鷄鳴山 駕起至土木忽一巨鳥
自東飛集寶蓋上左右將射之其鳥飛去虜
兵逼來 上在板輿飛矢如雨貫 上乘馬
與王振從行一帶刀指揮某怨振誤 駕猝
振下馬腰斬訖 上驚虜兵已執 上矣
上自稱是皇帝虜不敢侮護送也先處一夕
也先將犯 駕忽大雷擊死也先所乘馬遂
寢其謀又一雪夜復犯 駕至見一大蟒蛇
蛇圍繞 上所四匝亦驚怖而去也先自知

天命所在知所敬畏進食供膳添置供帳稱
曰天王也先母乃嘉元興軍婦為虜掠去生
也先常戒子曰當知天命宜敬大明皇帝
于是上獲無虞信然真主上天護佑豈
虛語哉

邊軍勞苦

各邊軍士從戰身荷鉄甲戰裙遮臂等具共
重四十五斤鉄盔腦蓋重七斤頓頂護心護
脇重五斤弓撒袋箭袋重十斤腰刀二斤半

簇藜骨朶重三斤箭筒一斤戟勾連綿衣服
上下共八斤通計八十八斤半余聞之征人
因偶成一篇用志邊軍勞苦云從軍草從口
外軍身挾戟具八十斤頭盔腦包重得之頓
頂掩遮以五倫惟甲所備四十五腰刀骨
朶三四均精土精鉄始合度日夜磨淬光膀
銀二五弓箭及其服隨身衣裳八乃足仗多
身重難負荷還須馬上看輕速銀粧醜烟供
麵得飲馬溲喉且沃將軍令嚴隨鼓進誓與

石田翁客座新聞

羯胡爭一鏃此時顧功不顧身刀痕箭瘢無
好肉歸來性命萬死餘便使封侯未堪贖江
南一體行伍人美食好衣何苦辛將錢買月
自遊蕩有眼不曾識戰塵聽談邊軍人不信
亦莫感愧 朝廷恩

虜人易足

口口最貪得一肉必以熟之合一家大小傳
割一鬻啖之餘帶骨者仍與老者用刀刮其
墮屑以此為飽至晚却吃酪彈子以羊為酪

晒乾為之味醋能生液可止渴亦止飢如此
而已其腸細平生無撐腸之飽故易足也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第二終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子部 雜家類

一

石田翁客座新聞目錄

卷第三

揚客還子

揚家軍有規矩

千年鹿

雷擊妃棺

朱希仁夢

魯般石棺

威寧伯禦寇

三行目録

嚴提學批卷

余子俊收蒲四

郭女貞烈

水溢

徐富九知幾

桑民懌嘲富翁

顧表州夢驗

徐敏叔陰隲

趙婦貞節

樂婦鄧氏守節

怪樹生子

爐火之偽

畜類相制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宋 陸九淵 陸九思 陸九淵 陸九思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第三

揚客還子

徽州揚客失其名在嘉靖年間買一妾年十九華麗甚美而有娠帶歸育生一子主母之子甚衆其妾乃蘇州閭門內蔣家之婢也蔣因無子置之其妻盛悍無狀待夫出商將妾賣與揚家易銀三十兩蔣回不知音耗甚惆悵年該六十而無子往清嘉坊張東谷星命東谷曰此命有子二十年矣蔣曰我有一妾

有娠三月被妻賣出不知有無徽州楊客亦
在側坐聞說其情即其妾也楊即還蔣其子
面貌與蔣一般蔣厚贈楊不受而去

楊家軍有規矩

邊軍之戰惟時馬上發箭但宜捨弓確箭地
步方發不肯虛一矢如漢軍開弓兩手垂下
捨滿始崛起發箭亦能以臂護兩脇其達使
刀止亂砍而已漢人一手以刀一手以骨朶
使動上下相撒有法無空舉者不斬其頭則

斫其足箭至又能隔落躲閃此皆揚家軍之
能事也揚家軍一奮當前雖執促亦不退蓋
有規矩而令嚴也

千年鹿

景泰中口外進一鹿項上銀團牌書元宗年
號此鹿乃臘者于山中網獲至我朝又益
一銀牌亦書本朝年號而縱之又聞通州
一鹽商從安東場來見鹿一群中有一大白
鹿項上有銀牌見人馴繞不畏其人欲取箭

射之群鹿遂飛躍而去彼地相傳有曾獲此鹿者所懸牌志唐時年號歲月云

雷擊妃棺

景皇帝有愛妃某氏薨葬天壽山塋北後夫七千人經六月始訖工自始至終皆陰雨無一日朗霽後夫勞苦多死于途及將葬又後三百人先期皆露宿以候忽大雷雨振地傾盆送葬百官俱驚仆不能行妃棺亦覆于地昇起則棺已空矣此豈祖宗在天之靈不容

瀆汚陵寢而致然耶天順改元發之僅三日
其地即平矣較六月之工何如哉妃棺遷西
山葬以庶人禮玉峯朱希仁為北平訓導目
擊其事為予道之

朱希仁夢

朱希仁需選京師夢登高崖俯視大江波濤
洶湧驚怖而覺明日進部有臨川之除

魯般石棺

天順辛巳河南大雨有壞襄陵之圻潁上縣

去治四十里崩絳出一石棺上題魯般二字
骨襯俱無歲遠漸滅之矣

威寧伯禦寇

威寧伯王公鉞一日與保國朱公領兵一千
同視邊城達兵猝至且衆保國一時不能措
謂威寧云且走威寧厲聲曰閉嘴即揮兵上
山連兵扎山麓嚴守威寧曰若走被其長驅
入城此禍誰當我今已占上游與戰必利遂
驅兵下馬于中選勇士三百自將于後餘七

百人保國帥而前俱令啣枚不許前兵反顧
者即斬以徇務使一一如魚貫少有參差
亦斬以徇列為陣行時已向暮達兵備解威
寧急命諸軍從山後依前令軍行五十餘里
始抵城下不失一人威寧終曰幾乎陷阱明
日謂保國曰若一時愴惶亂走人心不定達
兵追來我兵無紀律必致爭先自斃今乃却
軍排次第而行不擾亂况我以精兵押後人
必齊心令其下馬而行則蹄輕無聲故彼不

覺而我得安行矣威寧一時應變之机從容
克濟有古名將之風其初峻邊保國及歸有
幾致喪師之言誠矯情鎮物人傑也凡達兵
事急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者蓋有顏丹隨身
耳顏丹者為馬腹所產之物用之念呪即致
風雨如狗寶牛黃之類也

嚴提學批卷

嚴提學淦嘗歲考江南一生無文呈白卷而
出嚴批其卷云孔子好學老而無倦今子未

老而先倦矣至今傳為笑談

余子俊收蒲四疑是蒲四

兵書青城余子俊知西安時朝廷命總兵某帥師征蒲四公從征督餉蒲四據二山臨高禦敵矢下如雨我軍氣奪將官不能為計公謂曰必使攻下二山我據上游其勝可得將軍請計公曰要功在賞也我有銀二千兩願募勇士能奪山者先給與而後紀功將軍即選勇士二千人令上山攀緣入巢夾攻奪

占一山其一尚為所據公曰更有銀牌二千
餘兩復募衆卒夾攻其山亦下衆卒歡呼奮
勇軍容大振將臣又慮其飢公曰我已備糗
飯二百車以蜜而和者便可飽而不渴士卒
咸有死戰之心故卒成功將臣曰此余知府
功也我有何哉先是蒲四惟恃一泉為飲率
健士三百往探其源而堵塞之蒲遂跼蹐公
之料敵取勝出人意外有如此者

郭女貞烈

南陽郭氏女名妙才年十六許嫁郡人某氏
子未成禮其子病殞女之父母往慰問之女
即經于室里中父老具貞烈走白郡侯時藍
縣段公堅子久知府事疏其實于朝詔旌
表其門永蠲其役賜白金千兩贍其家立廟
祀女復列祀郡中節義者歲時致祭以其餘
分賜諸節婦家以為常段公為人剛毅立心
行己以古人自溢云

水溢

弘治戊午夏六月十一日未時吳城內外河
港潭池井沼水忽泛溢二三尺許似潮非潮
其後聞松常鎮杭嘉湖徽諸郡及金陵皆然
惟沿海處有四尺俱不越日特經一時千里
相應豈蛟龍妖異所致歟抑水為陰物過多
失常恐為災耳

徐富九知幾

玉峯巨族徐君富九元之遺族也所居田連
千畝園池亭館非止埒封洪武初一日乘馬

入州見道上一蚯蚓長而且大其色如血富
九心甚怪之因馬行驟不能締觀犹回首戀
：不已後見一婦人俯身若有所拾富九勒
馬以待其來詰之婦不能諱乃出一金釵曰
此恰拾者富九聞言縱之使去嘆曰精金為
貨能神變耶見而不我得歸于一婦人我時
往矣我禍速矣歸以田產盡散族人及貧乏
者穹堂邃宇一火盡之孑然如素貧者越三
月朝廷庶得豪富籍其家至則蕩然一空

竟以獲免全生以終天年時使還 太祖曰
此老能知幾乎已而止之

桑民懌嘲富翁

弘治中常熟桑民懌通判常遇富家見其碌
置田產為號遺之曰廣置田庄真可愛糧
長解頭專等待轉眼過來三四年挑在擔頭
無處賣近年民家有田二三百者官師報作
糧長解戶馬頭百畝上下亦有他差致彼陪
賊不繼以田典賣輸納再不敷者必至監追

限期比較往：累死者有之往年田值銀數
兩者有之今止一二兩人尚不願售者其低
窪官田原給與人承種辦糧不用價人尚不
欲售者其柰 朝廷供需歲增月益而皆取
于民：以奉上民賴資以養生今民不堪命
以致傷生破業民懌之言雖曰嘲之切中時
病嗚呼惜哉

頤袁州夢驗

余鄉頤雲崖叅政福字天錫兒時其兄袁州

太守禎字天與未第時常夢放榜時有天錫名鈴印處被硃濺其名後天錫登第時果名在糊縫處有鈴印為硃濺其驗如此

徐敏叔陰騭

常熟徐敏叔家素豐裕為人寬厚有長者之風初為萬石長邑人推為總收時有司賦布折糴民悉統于敏叔所收頗獲厚利敏叔曰使利獨歸一人而致千萬人破廢吾何心哉乃令各區民自織造輸納因不納銀錢于總

政轉售布而納官其利率歸于民，甚便之。後欲復舊例者收銀錢而不用布，民怨之事。敗過及敏叔，各區民數十詣行臺，獨爭敏叔織芥之利不取，愛民如子，民戴之如父母，乞貸其罪。部使者見民之懇，遂釋敏叔。令其中服東向而立，使衆拜之，以謝。復令縣宰以羊酒旌賞，送至其家。敏叔所為非獨布稅一事而已。凡歲租之入，與夫濟急問窮義舉之事，不容頻繁。治家嚴整，延名儒教子弟，若孫。

為邑冠子名某字公肅登丙戌進士歷給事
中都御史終工部尚書所至有聲某終知縣
孫二十人某為知縣餘為邑庠弟子員者數
人咸有文學他日接武未有涯也皆敏叔積
善所致云

趙婦貞節

前府都督王公信忠義士也初鎮襄陽有聲
于時後推總督兩淮漕司督運有法上下感
之公仲女名某適北京義勇衛指揮趙能子

繼思為媿貞婉賢德繼思性不羈日夕眷忘
妓館一日疾作醫弗能瘳王氏侍奉湯藥無
憚晝夜繼思感之謂王氏曰吾本無賴與夫
婦之情甚簡今汝怨于吾早暮反累于汝吾
竇愧之王氏曰惜玉憐香此公子少年事吾
今勉奉湯藥整夫媿之禮何必念之願公子
善保尊体慎勿多思更以百方慰解既而病
亟而沒時王年僅十八即絕飲食以死自誓
翁姑慰之曰汝雖無子我更無他男汝死無

益奈吾夫婦老矣王終不食翁媪又出所畜
萬金與視之曰汝既死矣更托何人王曰義
與金孰重孰輕耶夫媿無計可留乃設宴延
親黨聚勸王食王終不舉筋一夕候諸婢睡
熟自縊而死有司聞于 朝賜 詔獎曰王
信素有忠義之名女亦有忠烈之美命有司
旌表其門云

樂婦鄧氏守節

南京教坊司樂官劉真子娶鄧氏女為媿有

絕色然有淑德誓不習鄭衛風畢姻後踰期
而卒方娘三月遊者重挑之鄧厲毅叱曰我
非爾輩所誘者真夫婦謂曰我行院人家衣
食于此尔安可發此言以絕人耶鄧曰行院
豈非人耶是人常為之我終不為他人污濁
之幸天祐得生一子尋箇乾净門戶為丈夫
公婆撐持不使終為下流也真不能強其素
志後生一女真復曰生女則無望也鄧乃削
髮毀容乃絕郡念自是閉户足不踰限撫女

卷三

既長教習女工使讀書知禮義不令外蹈風塵綽有母志斯豈謂沙磧中無銀金耶豈非鐵中錚錚者乎

怪樹生子

宣府去西四里皆野地也有大樹數圍不知歲月夜則中出火光高數丈里人以為怪昌平侯楊洪命伐去之流血不已樹中有一小兒啼哭于其間侯命收育之迨長有膂力善騎射精捷敏給以功授百戶累遷指揮使鎮

三邊屢戰捷有功

爐火之偽

予嘗聞人多為爐火所惑甚于酒色為丹客者初見人則大言以愚之遂談神仙秘術點鉛化金令人小試以銀一錢鎔于罐中投少藥傾之出皆黑油包裏擊開內有金豆一顆稱重如數其油再入紅銅一錢併煎之傾出復是油裹擊白銀一錢仍以原油更加鉛一錢一併煎如故傾出得銅一錢名曰金蟬王

蛇貪婪愚魯之徒無不為其所惑大則傾家
廢產從之雖死不悟其輩中市語云居二者
非真事也盜始投之藥自以黃金為主用硫
黃炒過則色變黑以蠟為丸明以銀為劑入
火投臘丸同煎其金骸重而凝于中銀力輕
則隨硫黃作油於外矣銅鉛之力輕重勢亦
如之人有長生聚寶盆者以灰築鉛池一箇
用鉛三四斤于池內續入銀半兩火之夾鎔
候面上黑光消盡即止火待其將凝成一餅

以物于面上撥為一小窩取餅出置灰缸每
以水銀一兩或五錢注于窩中覆以磁蓋足
中貯以水四面溫火養三四晝夜火絕水銀
即死再之成銀矣取之鉛池中所畜前銀皆
耗散矣此子母相盜其氣自然而過亦非真
事也又有水銀放綿紙上就火炙之水銀滋
、作聲少頃漸凝結五傾地上再取煎之則
是白銀矣紙尚無恙蓋丹容漸於銀箔鋪以
銀一錢曷其回殘末一錢令挹入水銀見火

氣作聲以為烟自走去也止留回殘銀体剪
之豈非銀乎貪愚之人被其玩弄迨老不悟
故備其事以曉愚夫尚有倒換鼎罐下包象
子以銀作銅之術不可枚舉

畜類相制

弘治己酉西番貢獅子其性怪險一番人長
與之相守不暫離夜則同宿于木籠中欲其
馴率故也少相去則獸眼異爰始作威矣一
人因視之其舌畧粘面皮已去一半矣又畜

二小獸名曰吼形類猊兩耳尖長僅尺餘體
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伏不敢動蓋吼
作溺着其体肉即腐爛吼獨獼畏雄鴻引
吭高鳴吼亦畏伏物類相制如此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第三終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家範類

一

一一二

浴守思不知其怒但安坐俟久時白珂在高祖
麾下召而謂曰王守思乘檐子俟吾誠無礼也
安可

石田翁客座新聞目錄

卷第四

閣老餅

李翁改築

吞珠割腹

賜廩終身

成國公嫁棄女

歐千斤闢勝者人受官

揚文貞公

石田翁客座新聞目錄

太宗文皇帝知相

李善長廢塔

胡忠安公格言

李尚言說言

蜀中神童

淮陰朱氏孝友

趙千戶妻忠烈

顧成章俚語

同年夢

安亭富民知幾

陳僕善處事

孫經兄弟孝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子部 雜家類

一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第四

閣老餅

閣老瓊臺丘公濬字仲深嘗以糯米不拘淘
淨挾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麵一分搜和
團為餅其中餡隨用燂熟為供軟膩甚適口
公以此餅托中官獻上食之喜命尚膳監
效為之進食不中式膳者俱被責蓋不知丘
公之法制耳因請之公不告以故中官歎曰
以飲食服飾輿馬器用進上取寵此吾內

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識者貴其言由是
京師傳為閣老餅云

李翁改築

金吾衛軍餘茶陵李淳西崖閣老之父也微
時為渡嘗見一婦人早渡午歸迨晚復渡如
此者幾月一日詰其故婦曰有夫繫獄日往
給其飲食又復歸膳翁姑耳所以不憚勞苦
李聞言甚憫之遂卻其直早晚任其渡他日
一叟見李告曰聞汝素有善念必獲善報汝

有親未埋吾當為汝擇地瘞之後當有發因
與擇某山指曰有白狐臥處即佳境也汝可
潛埋親骨于中李一夕往坡果見白狐穩睡
不起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柳枝有聲狐驚聳
身三立而去遂即其穴埋之明日叟來詢葬
事李告以故叟曰俟狐自起乃為妙爾今驚
去當中衰汝子當不失三公今西崖位極人
臣其驗如此

吞珠割腹

英廟時御用監太監林某嘗使廣東偶得一珠圓大光瑩絕世無比每自稱愛嘗以大草為囊盛之以壓龍褻未幾疾作將死尤戀于此珠潛吞之死後家奴有知之者至夜以刀剗其腹果獲此珠噫尤物害人死亦就戮慘毒如此書之以戒世之急于玩好者

賜廩終身

廣東方伯餘杭邵公某考滿挈夫人待次京師生一子終三日忽一夕公夢服緋袍入見

俄有一人在上指公曰此人可大用既寤明日當朝見班中惟公服緋上見屬賜問及其子公奏曰臣終至京生一子甫三日矣上喜詔有司月給其子米一石飼之公之子即幹也後終禮部尚書雖位極厚祿其月給之米如昨嗚呼人之享天祿數也然始生三日而即給祿以飼及終身者福之至厚者矣

成國公嫁棄女

成國朱公儀字炎恒守脩南都一日儀從出行見一女年數歲哭于道右公呼問之乃知為遺棄者即囑中城兵馬郭諭收養之俄至年十八公備厚資擇嫁南京府軍前衛指揮錢本為妻夫一遺棄之女賴公能存其生且得良配公之德何厚歟

歐千斤鬪勝番人受官

歐千斤者洪武初京師列校也幼有膂力千觔因以呼之城中少年數輩欲侮歐、乃脫

衣以手挽廊柱挾衣裾壓柱下衆皆驚惶走
避者適西域貢回：善撲跌者自號錢肋漢
朝廷募歐與較歐見其人即奮引拳向其
人其人以手接拳擊空而擲遂起靴尖乘勢
反踢中其喉其人遂仆地而死歐尚僵立面
色不改高皇喜甚即日詔改太倉衛百戶
後雖老嘗乘馬過獨木板橋馬跼蹐不能行
歐以右臂挾其馬高步而過人皆偉之

楊文貞公

國初以來開科取士場中文字不分南北皆以一例取人至正統間右相廬陵楊文貞公士竒始奏分南北二例考取蓋北卷文不務華南卷徃：務勝北卷遠不能迨此例一舉則南北參取不至于此對不侷矣及今遵守不變斯亦文貞之盛德也

太宗文皇帝知相

文皇靖難時有將官劉剛者勇力絕人功業甚著後授官中軍都督僉事久鎮遼陽心甚

不平因內侍狗兒乘間言于上。曰朕觀
劉綱相貌甚薄朕豈負功吾爵者哉蓋愛惜
其人欲多留侍朕幾日耳爵高則滿其志不
能盡力矣既而倭寇犯邊綱率師往討一戰
擒之誅其類無遺遂詔封廣寧伯爵封之日
綱拜家廟不能起次日薨文皇嗟嘆久之
以是知文皇之聖明也

李善長廢塔

洛陽婆娑寺有石塔九級國初丞相李善長

奉旨建周王府凡近郡碑石之類悉毀充
灰料塔亦不能免初撤塔頂內大書洪武年
月日韓王拆至此再不許動李公大驚異之
遂止後李公封韓國公其驗如此

胡忠安公格言

毘陵白司寇昂為進士時往候鄉老先達大
宗伯胡忠安澗處世之要忠安公曰多裁
李莫種荆棘白公嘗對人稱忠安斯言吾服
膺奉終身享之不盡豈非名言也哉

李尚書說言

太宗伯雲間李公志明永樂中與修大典嘗
入掖門為閣者誰何之公對曰修史官後公
以事落職平中仍修國史閣者問公第云修
史人時人譁然以方言為羞死人迄今傳為
故事又以為笑語云

蜀中神童

四川叙州府學生某生子纔三宿齡能宿記
詩書但題一字則隨口諷誦吾崑吳惟謙愈

為郡守亦嘗召至府中稱一風字其子即應聲云風飄而吹衣惟謙道數字皆隨口而對所記杜工部詩迄今不知此子何如爾

淮陰朱氏孝友

淮陰右族朱氏郡呼為賣柴朱昆弟三人孟曰志先仲曰志同季曰志完雖承父命異居而心協氣和比為商賈少讀詩書然知禮義兄弟自相戒曰兄弟三人不幸有衰替及一切禍福各相援助誓不有辜先世遺澤以貽

他人之笑而三家生子五人迨長執之如故
後志先家事日落二弟乃具白金四十兩與
之復合夥為業不二年志先家道復振三家
各有二萬之資由是子、孫、及曾玄累世
至于今幾百年不衰夫世之簪纓之胄雖曰
累世尚有衰替盖亦莫知禮義耳現于此能
持義以幹旋裨補不使虧損可謂奪造化之
功者矣夫仁義何物哉

趙千戶妻忠烈

遼陽城去東四十里有堡曰東安廣衛軍千戶所趙忠所守也正統中虜來犯堡被圍勢亟忠妻某氏自登堡城覘其緩急見事不可乃歸其家歎曰我婦人亘被其擄去辱身以及國家吾何為哉即以藥一男一女然後自盡虜攻城益急忠下閘其圍門虜聲言聚兵門下忠乃驅衆登城縱火投城下復以火箭射之虜未及備解圍去總鎮某以其事白于朝詔旌表其門乃進忠為指揮使云

頌成章俚語

常熟頌成章者善戲謔能以俚語為詩極有
思致誦之令人絕倒然亦以此薄德其一至
嘲人過失數受罵詈亦不經意談笑自若所
咏貧家姑嫂不合以致分居者云姑、嫂、
會蕪糲日、咀嚕要八刀拆散一雙生鴨對
分開十隻小鷄逃換灰芝亦論窠教糞油、
還逐滴毫只有喜神無用物大家都把火耒
燒又詠人家不檢束使女云兩脚塵糲拖破

鞋喇垂像甚細娘家手中把飯沿街吃背上
駝拏着處挨間壁討鹽常借碟對門甕火不
將柴更煎換糞多甕鈎扯住油瓶撮一篩觀
此等語皆吳中鄉音湊合者其機巧可知右
族以此學作詩當有過人之性錄之以示薄
德子弟惜其錯用心也

同年夢

遼陽佟珍字時貴與崑山吳瑞德為同年進
士佟任黃州通判時夢人以女半遺之佟不

能解後任蘇州府同知始悟同知為半郡女
為汝也吳江洪禹疇亦與德徵為同年初登
第時禹疇夢德徵所佩牙牌上書吏部都水
司後德徵除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轉北京
工部都水司員外郎遂告病歸二夢之驗如
如此

安亭富民知幾

洪武初嘉定安亭沈萬三元之遺民也富甲
一郡嘗有人自京回因問何所聞其人曰

皇帝近日有詩曰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
睡朕方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添
被某嘆曰已兆萌於此矣即以家遺諸僕幹
掌之買巨航載妻子遠遊湖湘而去不二年
江南大族以次籍沒獨某獲全終其亦達而
知幾者歟

陳僕善處事

陳子壽者崑山陳濬卿家僕也陳故崑之大
族與同邑徐富九家相勝徐嘗置產盡有馬

鞍之地四趾無遺隙陳有園圃山麓為徐所
隔不便于行陳因治厚禮遣子壽徃求徐之
通道子壽至彼告其門者曰吾主久未及修
敬于門下特遣馬足以薄禮將申微敬幸為
我道爾主門者入報徐出見之亦令家幹陪
之飲食問子壽達主意幹入白于徐、怒出
呼子壽辱罵再三加以叱咤子壽回見主畧
不道其辱罵之由但云彼意已久更過幾日
來議又匝月陳復修盛儀遣子壽徃徐見其

...

不懷前忿復以禮來問曰吾向辱汝曾告爾
主乎曰僕將命者使咤非辱吾主只是辱命
者安敢匿而不告徐曰汝主何謂曰吾主聞
之第云求于人雖百往百辱不為恥也尚當
躬謁請罪何恤使人哉徐為之感動曰彼卑
辭厚禮至再且辱之而不校吾為膠固遂與
之道而由為子壽返命陳喜自是兩家通好
如一子壽可謂善于處事者矣

孫經兄弟孝感

海寧青墩孫經農家子也父早歿弟緯奉母
以孝聞于鄉里其母忽嬰一疾醫莫能療嘗
時忽思食一物得則無恙少緩則疾作矣由
是二子竭力營辦諸品咸備一俟其欲而即
奉焉嘗欲大蝦為湯二子正務農之日即撤
工周行不倦數里并諸坊市俱無所覓二子
憂之驚惶無所措遲疑于門見水際忽動競
脫衣入水撈摸得數尾巨蝦且鮮喜不自勝
將入治饌以供其母賴其孝養存活數年嗚

呼古之冰鯉幕雀載之典籍以為後世奇事
不意二子務農細民不知經史故事而其孝
行有以暗合古人且感動鬼神如此是宜其
家日饒裕慶延子孫必膺高門之祉如晉之
太保者二子其勉毋怠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第四終

石田翁客座新聞目錄

卷第五

張明善諷諫

嘉興陶氏夢徵

鬼賦詩

王宗常高季迪先兆

歛人董本立戲文

解惑

雷擊白起

肉芝

中官武臣闖富

正人時有鬼神護

術士胡日星禍驗

宣廟知程南雲篆偽

雲間張氏婦貞烈

賀太守德政

西崖識見高遠

武功伯治張秋

數學應驗

東坡三養

山陰商會罔

劉閣老題蓬萊山罔詩

滿臘伽國貢火鷄白馬

邊軍死節

漁婦投海

弟匿兄財

優人嘲戲

樂工滑稽

吳淞古墓

張憲副遷閔子騫廟

許浦石刻

劉村山寶瓶

太祖賜周伯琦詩

海中水檻

進賢土神周王顯應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第五

張明善諷諫

偽吳張士誠據蘇時其弟士德為相豪占民居以廣府第園館奢華宴樂侈肆門下養士亦衆有張明善者元之遺老辭賦中雖雜以詼諧之語士德甚昵愛之凡開宴必以明善預坐中所謂無車公不樂之語一日雪大作士德設宴甚盛張女樂以為嬉因邀明善詠雪明善持酒援筆題之曰漫天墜撲地飛

白占許多田地教衆口嗽、喫甚的早難道
國之祥瑞其詞深得滑稽之諫可謂前輩風
流者矣

嘉興陶氏夢徵

嘉興陶楷所居之地名王江涇楷有二子照
煦俱為郡學弟子員一日托人往九仙山祈
夢問功名其人夢一大栢樹偃于路却發二
大枝幹直豎每枝上懸一燈、上書覲光上
國四字弘治庚戌二子同登進士名皆從火

應二燈父楷字伯宏應偃栢夢亦神矣

鬼賦詩

僉都御史金臺吳公禎字從善為余曰余巡
撫兩廣時一監生某索余同年窸黃門珎書
因謂余于廣中謂余云某在途過日晚投宿
一古寺僧舍中寂然無寐忽聞戶外有二人
吟哦之聲其吟一聯云遇老須書大字要閑
多用買良田一云我為易兩字則佳遇老不
須書大字要閑何用買良田明日起視戶外

有二襯在始知鬼吟也

王宗常高季迪先兆

嘉定王先生彛字宗常國初人文筆雅健與
郡中高槎軒啟字季迪同憲時各夢厭祖執
其手書魏字于心間寤而怪之自後凡遇姓
魏者必慎往來未幾高皇帝命魏覲知府
事觀自到任後乃延闔郡中文學之士累聘
宗常辭不至宗儒偶被人訟于郡逮至魏待
以師儒之禮延之上坐畧不及訟事自是與

季迪同為魏門下客後魏以偽吳張士誠舊
基為府治事敗坐法逮及宗常季迪初季迪
被召辭歸寓樓以授徒為生一日衆生登樓
皆反走跌下樓去季迪問諸生何故曰適見
先生無頭而坐故驚走耳夫人之死有先兆
云

歛人董本立戲文

歛人董本立者其父以厚資令往大梁商販
本立年少為人誘入教坊行樂不一年所領

之資悉心罄矣其父聞之怒曰俟其回定行逐
出這敗子有人報知本立曰吾自有料理因
置二大籠一裝蓼草去根葉者一裝連葉帶
根者載回家其父問曰有何貨物回來本立
曰有在籠子內其父命開視何物見皆蓼草
怒而復問這是何資本立曰這箱是乾淨蓼
這箱是連根蓼說罷大笑父母皆笑而罷至
今徽人傳為謔語余謂恐無此事蓋好事者
為此談以嘲少年之不務寔耳

解惑

休寧縣中萬安街所居吳士勇家常日空中
拋擲瓦礫其家心驚延法師壓禁皆無驗一
日客有識者謂曰此地必有伏屍因人居其
上而龍表其陽氣致有此祟其人指其地而告
之曰今吳氏居此日履此地有犯尊神茅不
知汝為何代所瘞何姓何名何官何職久罹
此孽瀆命人發之果有木襯二十餘其人因
令士勇迂于隙地設祭奠之其後投擲始息

吾蘇恒亦有此人或謂之五通神為崇書此以破其惑

吳僧捷大機誠信不苟

吳僧捷大機寶華寺散衆也未嘗住院為人誠信不苟所居古屋三間潔淨不苟容唾善瀹茗有古井清冽為稱耳住客至則出一甌為供飲之有滌腸消胃之爽先公與交甚久亦嗜茶每入城必至其所一日遣僕遺白粟粳十斛書手簡以酬啜茶之費大机笑曰茶

以款客而具僧家之常事也何以報為拒不
納因復書曰貧僧不受無名之財無功之食
平生為人誦經取直以為養也無所希覬也
嘗為人誦法華經一部尅價百文誦畢必索
直而歸其直必逐一揀擇佳者一有不佳則
斥其人曰汝欲念佛作福却饕餮和尚焉可
謂功德耶有一婦延往誦經散齋後婦以金
酬之過多夫机見之謂曰檀信此物若償經
直則太過是將布施耶婦曰多則作布施耳

大機毅然曰布施無名止受經直而已婦見其不納以為少更益之大機曰多一文是不義也堅却不受一旦示寂令其徒召令寺僧衆旋繞誦經大机亦能自誦但舌強不能成聲遂化去是亦証果之僧今之拜惡焚刺之徒苦求強索于市抑亦員頂方袍冒佛弟子名盍亦少愧哉

雷擊手白起

洪武初浙省吳山第二觀忽雷霆擊手蜈蚣長踰

尺五廣一寸許色純白雷神朱書其腹此秦
白起也

肉芝

洪武乙亥冬修山陰天樂瀛湖塘掘地得一
物類嬰兒辟_月紅潤如生棄之後有識者曰此
肉芝也仙品可食而資壽惜哉

中官武臣鬪富

山陰司馬公董字通伯成化末為御史董學
南幾時為余言近在南京見太監錢能與太

監王賜姪錦衣衛指揮琳二家各出書畫每
五日令執事者舁二櫃至公堂展玩畢復循
環而來中有王右軍二十七字王維雪景一
大卷長三四丈唐人如韓滉題扇惠崇鬪牛
韓幹馬五卷黃筌醉錦卷皆極天下之物小
李大李金碧各一卷董范等卷不以為異蘇
漢臣周防對鏡士女韓滉班姬題扇李景高
宗應瑞圖壺道文會黃筌聚禽卷鬪立奔鎖
諫卷如牛腰書如碩宏諫松卷偃松軸蘇黃

米蔡各為卷者不可勝數掛軸若山水名翰
但多晉唐宋物元氏不暇論矣皆神之物前
後題品鈐記且多錢併收雲南沐府家物次
第得之價迨七千餘兩其記之亦所有四萬
餘兩王家多內帑物惜尤物不宜專于一處
聚而復散其在天地間壽亦有修短恐數極
一燼可慨可惜也夫

正人時有鬼神護

襄城張公淮字邦正為御史左遷縣丞轉四

川雅州赴官時途次假宿於山寺中忽聞寺外有呼張邦正快起來聲甚急如此者再公疑而起出戶視之其山忽崩所卧之舍墮入山巖公大驚異以為山神所報也公持節按吳憲綱大振奸吏畏服民心帖然實成化辛丑歲公後任都御史正人有鬼神護祐之說信然

術士胡日星禍驗

國初星士胡日星者 太祖命遊四方數年

回與其妻曰我命回京復命後當刑汝宜料
理其妻慰之數或有可違者既入見太祖
溫諭遣回適藍都督王堯雲南回就日星推
命日星云公此去當封梁國公但七日內某
與公同被難玉至京果封梁國公遂驕同列
尋被衆譖其不執事當刑玉嘆曰早記胡日
星之言安受封拜耶上聞遂召日星至問
曾與玉言此乎曰曾言禍在七日之內上
曰汝自推何如曰臣命絕在今日酉時日星

亦受戮

宣廟知程雲南篆偽

伏讀宣廟御製制草書歌賜侍書程南雲南雲
以篆書鳴于時中有云古來篆籀今已偽之
句實論南雲篆畫柔媚失古法也時人見書
篆不知筆法便謂天下獨步而聖鑒識明達
真天縱才也觀此則南雲之篆可知矣

雲間張氏婦貞烈

大司馬華亭張榮少子某事遊蕩與娼狎被

驚得心疾遂不起原聘京衛指揮女沒時公
為御史居憂于家即具書附報示趙令其別
議趙得訃音報其女曰千里之音真偽未
可知縱有凶說兒之身已生死係于張氏矣
趙夫婦素知其女至性雖有媒妁來議然不
敢許踰年公服闋之京趙往探之且告以女
之言公恐負其女備儀令夫人往慰之女且
唯：越數日女告其父母曰彼既其慰我禮
亦盡矣母親可率兒往展謝之雖未及覩夫

儀容得拜公姑亦名分中事父母是其言即具禮母子往焉女留公舍卒不肯歸曰既已身許張氏夫死命也決無他議留此以事舅姑盡吾之道謂母且歸母不哂其言如其志女時年十八公與夫人別設一室令夫人與居既而足不外履慈惠婉順張夫婦亦嘗論其可嫁之意女曰有死而已是日縊幾死絕賴救而免自是絕不敢道嗚呼其正而義者欵弘治乙丑歲余得於松守劉公琬：為奏

聞詔旌表其門劉更為詩以頌之四方名公
多為詩以紀其事而學士郡人顧先生清為
傳其貞烈云

賀太守德政

鄱陽賀公霖弘治初以監察御史出知府事
公初視事時美姿容整服飾既治郡大著庶
能之名民甚戴之在郡僅歲餘俄疾作遽卒
于蘇年止三十有九民如喪考妣迺民攀
號以送至今思焉愚因聞李公廷美甚稱其

賢故去李而書公云

西崖識見高遠

西崖李先生東陽為學士時居憂于家詔起
編孝宗實錄蓋三閣為總裁皆憂故奪情耳
其翰林居憂者悉如此李公先告病以事鍼
灸至是上奏云病已前告服藥鍼灸尚未及
痊况臣後服尚餘若干月日未闕今慕修事
繁當計若干月日可成候臣服闕尚得盡心
厥職未為晚也朝廷允其奏公因二閣前奪

服者若竟辭以服未闕未免言詞激切有傷
上意今緩而事濟可見其學識度越常流
也

武功伯治張秋

景泰間張秋河決朝廷命官築之靡費巨萬計
作木籠盛磚石沉其險要隨復蕩沒山東山
西河南三省之民數萬越五六年功莫能集
民甚苦之余鄉武功伯徐公有貞時為諭德
朝命擢公為僉都御史命往治堤事其先往

者皆不得其人廷議及公故有是命先是堵
堤上有宋老人者篤厚人也鄉人敬信之嘗
夜夢九龍山口兩岸皆列赤幟：上書一大
徐字因與其子語曰堰若築成非此姓者不
可明日遍問于鄉至是公奉命蒞事聞其言
即召宋語以故卒以成功豈非數耶

數學應驗

景泰甲戌漢中民衛能者聚衆謀叛中有張
本者諳理數為其謀主推知 景皇帝將無

祚矣乃倡此禍時陝省趙叅議忠承鎮巡檄
往討之尅日擒其黨併得其讖書以上英
廟復辟因取覘之其間有鼠頭朱尾之說武
功伯有貞從袁錦衣所見之趙說亦同蓋景
泰草運丙子而天順改元為丁丑何其數學
之精妙如此

東坡三養

東坡嘗語人曰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
一爵一肉有尊客至設盛饌則抑之可抑而

不可益有以吾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
是者聽焉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
神三曰省費以養財

山陰商會圖

南唐顧問中嘗作山陰商會圖流傳一僧所
米元章約李時伯徃觀之伯時就彼別作一
圖故世有二本近時沙頭劉以則家畫本畫
法與題字皆在衆以為顧虎頭筆然不知顧
問中所祖也

劉閣老題蓬萊山圖詩

常熟周中舍紹榮與閣老永新劉公定之為
友善人有以蓬山圖托周為劉求題劉題曰
白日只在松間耳人世如何得見吾獨有見
者周紹榮即此便是蓬山圖翰林至今傳為
笑語

滿臘伽國貢火鷄白馬

成化乙未滿臘伽國貢火鷄高二尺餘毛似
黑錦羊亦粗項上無毛皮如斜皮絞項上一

黑角投小塊帶火炭即啄之又白馬瑩白無
比長項而高身紅嘴朝廷賜絹二千疋價值
千六百兩飼以白砂糖和藜荳時華亭張汝
粥為車駕正郎云

邊軍死節

遼東鎮守毆總兵逐虜深入其地為其逼迫
衆卒皆潰惟卒名蘭牢者侍側不少離牢見
事急以已乘馬與毆馳歸牢獨送其衆戰不
克遂遇害毆得以全寶牢功也有是功而毆

不報之是歐忘其本而何以激勵將來

漁婦投海

時有沿海居民某納婦甫週月與同輩入海捕魚得一魚大船力不能任反為魚牽入海死之同輩走報其婦與姑偕往哭奠見魚尚在淺灘婦亦跳入海越三日二屍相持自海浮出右二事皆節義所關惜其邊戍小民于上者亦武弁不事文墨不能上其事以旌異之故其忠誠義烈泯然無聞使當文獻之邦

騷人韻士亦為歌詠以闡揚之悲夫余因紀其事以俟好事者補其名氏以足幸甚

弟匿兄財

寶坻縣民楊成揚咸兄弟異居後成日益富而無子置妾生一兒甫三歲矣咸貧有二子成疾醫莫能治因召咸囑之曰我病不能起惟此兒且幼吾死後妾固不能守以吾之資反售之他人吾所不甘吾有金二千兩俾汝貯之若此兒成立止給其半倘不肯為汝全

有之成果卒其子以漸成立母子相守不貳
其心既長欲求婚配告咸欲預給織毫咸阻
于妻遂背元命而悉匿之咸妾因以其事訟
于官亦賂津要積久不理聞香河縣張某者
素秉公廉咸妾往訴之張曰我非汝治難為
汝直成妾懇泣哀告張收其牒令其伺理數
日張偶獲群盜令其招入咸名曾與同事乃
檄宝坻縣密遣健卒捕咸至筆楚不勝始具
實曰咸家近豐實非為盜所致蓋數年前亡

兄所托之資以與幼姪者今某無賴匿不肯給天遣群盜為報以懲欺匿乞給領還前物以宥罪戾張乃以成妾與其子追出咸前物悉與之張之見如神遠近聞之

優人嘲戲

昔有人為咸陽令鄉中後進一士貧甚往謁之令不為之禮士竟惶愧而返後貧士為宜春令歸老于家資產子孫所費貧亦不堪亦往乞于後令、設宴、之令俳優為戲裝一

老虎博食一羊更裝一乳虎求食于老虎老
虎不顧自食其羊而已後乳虎亦得一鹿而
自食老虎乃轉乞與乳虎乳虎亦不與致訴
于神：乃判曰昔日咸陽不肯今朝得祿
却難求饒君掬盡湘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
前令慚愧而去此與婁薛之事符合昔有婁
生與薛生至厚交也後婁為江南令薛貧往
謁婁徑出詩對云江南地暖難留雪令其對
之容接薛知不容徑歸發憤後亦中式為吏

部文選考功司主事比婁職當朝覲而求庇
薛亦徑覆前對云江南地暖難留雪京地風
寒不用樓婁遂為薛所黜

樂工滑稽

成化中浙江嘉善縣令林某打死一家十三
人事覺時鄆城侶公鍾為巡按、成其獄林
妻以厚賂、鎮守中官李文、為宴、公欲
援其事侶公已知預令樂工滑稽語以中李
因扮一官人賞雪作雪獅子令歲陰處俟後

會為賞一卒云何處可藏一卒云陰山陰可
藏曰不好曰江陰可乎曰亦不好其官云但
藏嘉善可也卒云未見此地有陰處何以
藏之曰汝不見嘉善林知縣打死一家非死
十三人不償命豈非有天無日頭處一座皆
驚李遂不出一語

吳淞古墓

成化丙申蘇之吳淞江淤塞居民率衆疏濬
其流見一古墓碣石刻云著筮吉龜卜凶三

百年後潮來衝蓋江之版道已塞此乃淤於
田野故見墓云

張憲副遷閔子騫廟

山東憲副張公穆在任時見閔子騫廟崩壞
河側公令有司移葺于南京即新基掘土有
碑刻云達賢使者為我上高原

許浦石刻

常熟許浦鎮李氏先世一墓年久崩入海中
獲一石刻有司移葺于南京書南梅李村三

十六里北至洋子江三十六里蓋太平二里
今凡 年海崩已三十餘年矣

劉村山寶村瓶

山西太平縣劉村山崩裂出寶瓶亦有似塔
形者本陶質已入三寸許約萬數崑山學生
員黃雲龍嘗有人贈四枚堅不能碎強以鉄
鎚碎之其中有竹紙書一卷如稻稈大書以
朱字若蠅頭體類番書不能識余鄉武功伯
徐公嘗言之文有四等其必有所本也

太祖賜周伯琦詩

元季周伯琦為行省郎中使與張士誠同署
事實令其監制耳元氏既革命士誠有吳遂
署伯琦為左丞相伯琦善書篆偽署後遂絕
筆不作一字蓋恐書偽御耳至我太祖擒
士誠伯琦預焉太祖呼為周先生曰問今
歲幾何曰年七十五矣太祖曰我贈汝詩
一絕云先生七十五何不六十九白骨莖青
山萬古名不朽太祖於其年六十九時累

徵不就遂放回又四年而卒

海中水檻

東海去崇明百里許有水檻十六條每檻低
丈餘船過此再不可上

進賢土神周王顯應

江右進賢縣界有周王廟其傳相傳為漢人
木偶也手足以機運可動倩人掖之能行遠
嘗此作詩判吉凶凡疾病生死數、響應掖
行至人家喜則右足畫地作詩如飛忽以足

踢打板壁俱碎又能為人相地安葬有宣知
縣者問壽數幾何答之以詩曰曾修天爵致
身榮解組歸來萬事輕安賤齊軀千古德壑
黃並駕四方名菊松隱居陶元亮詩酒怡情
杜少陵珍重投詞問高壽年登八十享昇平
宣果如其數而終淮南史德敏僉事江右時
道過其神為人相地見其儀狀史不為禮令
昇木偶至從者挾來皆不能手神即以足書
史與父母名字生年月日及使入學中舉登

茅始任陞授之期無不應驗史驚異時神正
募緣修橋因謂史公曰公固窮尚有銀八十
兩在囊中史因驗而施與之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第五終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子部 雜家類

石田翁客座新聞目錄

卷第六

三原王公德化宦官

胡大川假偽

夏德軋御史高潔

蔭節婦詩

明醫知獸症

王靈官顯應稱旨

威寧伯服神

石田翁客座新聞目錄

盛景華厚德

揚尚書薦人不使知

任祿不欺亡友金

尤物害人

閔西揚尚書念舊

洪神童

黎頭僂

聽鏡

沈以潛遇魯舫

江右人多詐

丐者執義而死

朝士偶對

治傷烏

智者脫裊

解學士善應對

選人偶對獲賞

夢語得第

擲工受賞

詩僧靈夢堂

張徽酷刑受報

李文達公遇異人

張滄洲轉生

猪首妾頭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第六

三原王公德化宦官

南都三殿中官錢能鎮守雲南時大司馬三原王公怒宗實以都御史巡撫其地與之不合蓋錢驕縱自肆公極力排擠錢甚憚之公後參贊南京機務錢亦坐殿矣公又與之共事錢為公懾服不敢妄作威福公亦屢加戒諭錢益感公教王公請休致歸錢見公抱持以泣自言能實麓魯無狀賴先生裁益賜教

益能多矣能方學為人道老死于門下不意
先生一旦棄去使能何所倚復持而泣公再
三諭解然能實情也中官易于無聊抑亦正
人君子能使人感服如此

胡大川假偽

松江湖大川者國初人精于吏筆善興滅詞
訟事覺被截手足指端編其衛戍一御史差
往雲南清理軍事死于半途大川得其印牒
即冒姓名往彼畢事比至舊任者尚在大川

自稱奉命交代母得延緩反撫其不法事
聞之朝太祖置之於法大川在任三年復
還朝將所清理軍伍事造冊親賚抵朝房即
遁去太祖聞而異其人更惜其才不及終
用之

夏德乾御史高潔

吾鄉夏侍御璣字德乾嘗奉命兩浙清戎
撫按事即條疏軍政利病為三劄上之頗為
當道忌諱竟沮其議德乾曰吾之用心上可

禪朝廷下可利軍民今置于無用吾親衰老
不獲一日之養蓋為王事耳朝廷之上無得
一無用之人一家之小不得一無用之子遂
稱疾歸時年未至五十今七十餘矣親終遂
不仕雖聘詞懇切終不仕朝野重之卒于正
德十八年八月十八日年八十有八其高潔
也為何如哉

蘭節婦詩

陳友諒據六稱時部將鄧章陷江右諸郡豐城

汪姓者富族也因惧賂鄧以千金求生鄧見其妻蘭氏有美色反屠其家獨携蘭氏與四兒去婦曰公貴人也妾當侍巾櫛柰何夫初喪且日時不利願姑容留卜吉行禮亦不為晚鄧從之移兵他郡命二姬守之閉其戶又設卒于外守獲越數日蘭伺二姬假息嚙指血濡筆題詩壁上曰涇渭難分濁與清此身不幸沒紅巾幼兒不忍從他姓烈女何曾事兩人白刃斷喉心似鉄黃泉枉死骨如銀荒

村落日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詩畢即筆
殺幼兒而自刺死友諒聞之罪鄧而為蘭立
廟

明醫知歎症

南京吏部郎中天台杜君整嘗謂余曰某先
子為醫永樂中徵入太醫院適國異貢野人
二金衣一銀衣即毛之色也文皇異之日引
為玩忽金衣者得病命太醫院治之先子輪
班往視其脉、與中國人相似既診視云其

疾為陰症傷寒論脉不治奏之上怒命先子
與金衣同死且令守之先子日夜啼哭一中
見而憐之告上曰某見醫士守金哭而待死
某謂彼言金衣倘可治不太傷乎彼云此症
必死某亦死故傷之某敢謂此人識病必是
良醫若賜之死則是無辜受戮上笑曰朕欲
其用心耳安用此法若金衣死必宥之倘不
死亦宥之已而金衣果死先子蒙恩釋放年
九十享有祿養而終

王靈官顯應稱旨

道士周思德者浙人也初為火居法行高妙能附童体作書所言多驗宣德中朝廷命內使持香投詞焚于垓思德不知也乃伏垓頃之附童飛五六里所過山木皆焚蓋王靈官憑火輪降垓耳旋入垓拜伏思德討紙筆連書云遼東某將有才畧亦兵少可移某處若干助之大同某將塌葺而貪賄軍有怨聲且無紀律多至誤事可以某代之如此則三

邊軍勢大振中官即以所書進封時上邊
問此三事稱旨即命易將益兵三邊仰若神
明云

威寧伯服神

威寧伯王公鉞未第時肄業黌宮嘗背書齋
中奉學土地陰為助一字不遺一日偶失遂
不能成誦師責之即往祠中書土地背曰誦
發口外為民六字是夕師夢其神來求辭明
日召公令洗滌去之次夕師復夢其神來謝

公之顯貴有待而能攝鬼神如此

盛景華厚德

吾蘇盛景華者國初人仁厚長者自號居密翁能修內事顛顛如嬰兒友人李徵臣先生者嘗為元翰林學士元亡我太祖累徵不就太祖怒編戍甘肅文皇取回京憐其老放還當時親友皆流落無可依歸先生乞往江南依故人盛景華 朝廷從之徑投其所景華遂延教子時居數歲疾作告景華曰

吾老死無所歸因泣下景華曰母憂倘不幸
願以先人隙地葬之他日使吾子孫便于祭
掃又當戒無負先生教育之厚德也先生舉
手加額已而謝世景華具衣冠棺殮之為之
葬祭十日舉殯于黃山先塋之右至今已五
世矣尚不廢祀享盛氏可謂不負其先者矣
假虛名以為師者豈肯為此今之人有富貴
而遇親族不能舉者視猶他人耳方之盛氏
其何如哉觀景華之為能不為之景仰云

揚尚書薦人不使知

吾郡大宗伯揚公名翥字重舉文行忠信厚
德君子也正統初為伴讀歷長史致仕景
皇帝即位詔起為禮部侍郎遂進為尚書寵
渥優至學士淮南高穀與君有舊延館于家
數月疾作乞歸高意與公密且館穀之厚冀
有薦拔至是大失所望于是盛祖餞揚公竟
不荅既歸高尋入閣俄一內侍報高云公知
所以入閣乎高曰不知也曰揚先生所舉陞

辭日奏上曰臣故人高穀此人才識兩全
宰相器也可大用之上即錄高姓名于籍
故寵任也高始服公雅量嘗謂人曰楊先生
長者也

任錄不欺止友金

任錄者蜀之富順縣人也嘗有郡人某為驛
丞任滿改任湘南引倉官將赴任有白金五
百兩寄與任錄舉家去之任未幾某以病死
妻子扶柩還鄉貧無所倚因思所寄任錄之

物且失去相期約券惟存鎖鑰為証耳乃令其子持之以往且囑之曰汝往彼不負分半與之若負約但曰亡父有夙負故相貸耳更勿多言其子至錄家告以故錄即持其原物與之故誌尚存其子遵母命分半與之錄笑曰分之曷若匿之汝速持還以慰倚闥之望即謝去郡守吾鄉允高義其人作文記之學宮以為勸

尤物害人

國初沈萬三者吳人也居周庄富埒封君所
積寶玉珊瑚瑪瑙古瓷器漢晉唐宋名賢遺
墨跡圖畫書籍凡不珍玩無不畢具如瑪瑙
酒壺其質通明類水晶一枝葡萄如墨點就
號為月下葡萄籍沒後為吳江某氏所得又
因戎事托史梅元衡以此報之元衡死其物
竟無所終天順間嘉興李銘字日新者教童
子為業一夕于市中見溝渠有火光撲之不
滅乃以物記之明旦往其處發之止獲此但

不知其貴重求鑑古陳二引至富族曾瓊家
酬米二十石李不允復投懷悅酬倍之復不
售使投呂山吳汝輝、酬秣米百石竟為塾
師前知府劉侃阻之陰諷日新曰吾有一策
俾君大獲若投鎮守張太監謀僉嘉興一郡
鹽鈔利當百倍日新聞之喜諾焉劉遂與黃
緣果獲所圖計利三千餘兩劉分其三之一
日新領還間過江舟覆鈔皆濕毀嘉興楊太
守繼宗追補前鈔日新及死劉廢產賤價信

乎天地尤物得之必有禍隨而日新令貝得厭
不戒不畏適當其禍豈亦數使然哉

関西揚尚書念舊

戶部尚書関西揚島字宗器未達時同舍許
琰家給公甚悉琰為貢士待遷家居公已起
歷顯要琰落魄不羈家日不造既需次京師
出入公門縱酒放恣公禮遇如初公每宴客
雖九卿座琰亦預座尊禮之至琰出言每不
遜或呼叱公名責其少貧致數員酒家錢至

公所取償無虛月為償債積至千金公畧無
倦色居數月後得補授宣城僅二月而死公
又為其衣食棺殮遣人送歸里公之誠信篤
厚于義人鮮及之後公薨時當盛夏暑其子翰
林檢討時陽等曰吾死後汝殯吾當掘地及
泉以荆箔為槩置吾屍于上俟墳成壙築然
後棺殮而葬甫成公之屍顏如生體尚香軟
而吳人謂神道云

洪神童

崇仁洪鐘字壁成生四歲隨父朝宗以訓導
考滿之京朝宗與客奕于舟中鐘在旁諦視
久之悟其形勢為父行矣累勝客局比至臨
清見牌坊大字題額則為父索筆書之遂得
字體至京師即設肆鬻字京師稱其神童
睿宗聞之召見命書即地書數十字又命書
聖壽無疆鐘握筆久之不動上曰汝容有
有不識者乎鐘叩頭曰臣非不識字第為此
字不敢于地上書耳上嘉其言命內侍昇

凡復以踏凳立其上書之鐘一揮而就上
喜之命翰林院給廩讀書其父陞國子助教
以便其子弘治庚戌十八登進士第今為某
官云

黎頭侵

暹羅國有一種異婦名黎頭侵其目仍分黑
白但無瞳人亦由父母而生仍婚配能倏忽
飛物入人家遇人瀉痢即入穀道食人腸胃
又復飛出為人其國王下令捕察謂之妖嬭

捕獲殺之斯種如雲南換人骨者相類

聽鏡

姚江蔡太守欽與弟僉事鍊為士子時將試
士俗有聽鏡除夕遇人家炒豆卜休咎兄以
足疾未往鍊獨聽之得報云欽鍊相繼登第
欽官郡守鍊為僉事訖今果然信不誣矣

沈以潛遇魯舫

郡醫酉沈以潛宣德初徵入醫酉垣有詔以潛治
內侍疾醫弗療內侍卒上令問以潛以代

死者校尉追捕逼迫以潛倉惶跌傷尋有旨宥之因有痼疾請放還鄉百藥不效偶一老人款門而入告以潛假器搗藥以潛許之且問其藥何名老人曰此紫河之丹也謂以潛曰公之疾與某昨治某郡之症同也宜急服某方則不死不然危在旦夕以潛治麴伺之老人曰某少徃某處回即領享也以潛俟久不至令人蹤跡之不獲以潛意其方非常所用疑不敢服越數日病且亟伏枕而臥忽夢

前老人乘車服王者服儀從甚盛至其家以
潛出迺老人云吾前令汝服藥汝不我從而
待斃耳以潛拜服稱老人為大仙老人曰吾
非神仙乃魯般也以潛遂覺即如老人所示
之方服之其疾遂愈後驗其日適朝廷建某
殿架梁也

江右人多詐

大定尉仁和夏公時圭承詔考察江右官吏
訪得金溪縣典史常平庶繫公獎諭太過邑

有刁惡豪民某甲嘗以違法之事屬治某甲
重通賄賂求免常堅却之由是常以峻刑挫
治後事結某甲啣之不替適公又有斯舉某
甲甚為不平因公案臨他郡密令人偽為常
茅持牒狀乞致仕公執不行其人懇乞告曰
某兄過辱思府推獎銘刻不忘茅念某家頗
殷况此邑之民力頑者衆某兄又持法不假
致有怨者今若不乘思府案臨乞歸以全厥
美設使貪忘卑賤終為所害斯時公不在兄

何所倚公為其誠懇乃准其致仕案行其邑
常大驚然事已不能追矣世稱江右人險詐
信不誣哉

丐者執義而死

成化丁未秦中大飢有一婦人與一男子行
乞至山東每遇宿其婦則處于廟中男子則
處于門外或問何不同宿婦曰此夫弟也今
既不得已而同行乞倘得生還尚欲為娶婦
以圖造家禮義豈可因顛沛而廢後遇盛寒

二人因皆凍死惜哉南京指揮熊能知其里氏尚當究其跡斯不泯其節義

朝士偶對

弘治戊申春二朝士朝回一士戲曰金水河邊可携酒其縱馬一翫乎其士應聲云舊有一聯云金水河邊一匹紫騮騎過去其一即應聲云長安門外兩條紅棍唱將來二人自絕倒雖浪謔其妙如此

治傷鳥

凡鳥傷翅足折喂之芝蔴仍嚼爛敷患處即愈

智者脫禍

嘉定羅玉一夕有仇家逼老母潛縊其門玉覺竟不移易他處茅去舊繩別以一繩懸之原所明日走訴縣官曰玉素與某有隙今伊母自懸于室却移置于玉之門以圖陷害尹為之察其縊處有痕驗其致死之由復見一繩痕乃死復懸之迹事即暴白人亦多玉之

智也

解學士善應對

郡先達王文忠公汝玉先世蜀人也永樂中
公在翰林名動當世 仁廟在青宮時甚寵
愛之 文皇頗見疎于公 仁廟一日謂吉
水解學士縉曰王汝玉所作我敬愛如神惜
乎不得 文皇之心為何如也縉對曰自古
君臣為難得蓋汝玉為無福耳嗚呼縉一時
之對妙婉可謂有方矣

選人偶對獲賞

永樂中江南一監生某需選京師見邸問題
云客眠孤館夢魂常到故鄉來之句一日閣
有旨云人立斷橋形影不隨流水去之句有
人能對者賞之其監生忽悟壁間之句甚協
奏對稱旨遂得美選云

夢語得第

成化末京師一士子凡入試必夢云雙梧夾
井一水臨門之句輒成利名如此者三度適

海南丘公濬為主考其士于論中妄入此二
句丘公自任博學不知所出姑取之開卷記
其姓名臨宴呼士子詰其所據其士以實告
公笑曰當成故事也

擲工受賞

洪武初擲工杜尚觀者嘗侍 上梳頭甚寵
之忽一日 上問覲曰汝將我頭膩置于何
處覲對曰臣以朱匣貯之覆以黃袱供之佛
堂中 上即命使取至果然遂賜城南酒樓

一所尋封太常寺卿尚觀初賜酒樓時奏臣
家貧無以為酒費上即令文武大舖于此樓
遂致大富迨今此樓尚從其子孫收地租云
詩僧噩夢堂

噩夢堂餘杭僧貌寢有學詩文高出流輩一
日于五門外覓舟往某處舟中適多詞客見
夢堂因不識易之坐久諸客乃分韻賦詩為
樂夢堂預坐無聊不覺技痒乃起告曰諸公
間有落韻毋吝見施一客曰小郎乃能言也

耶遂以蕉字與之夢堂得韻頃告之曰我詞
就衆未就怪其誇絕意必無佳句固促誦之
堂云平明飲罷促搯篙撐過五雲門外橋離
越王城一百里到曾娥渡十分潮白飄暗雪
楊花落弄晚輕風蒲葉搖南北沉、天作雨
卧聽蓬韻學芭蕉此体作浙音于是衆竦服
嘆曰不可謂秦無人

張徽酷刑受報

大同張徽宣德初為同知郡事暴刻之徒也

職掌清理軍伍多枉民為軍有不順承者以
竹釘擊入手指甲中血流如泉仍使隸卒引
其打地名鼠扒泥體之受刑處潰爛無完膚
既不勝箠楚復鞭其背爛甚于狼毒尤未
快又以馬箠繳人胡鬚髮者旋去之以木推
塞穀道兼以麻繩為腦箍人更用繩縛人
懸于木竿身縋絕急目睛皆突出至于舌亦
吐出繩結奏嵌兩太陽間受其慘毒煅煉未
有不誣服者後張犯贓人命逮至內臺分巡

吾郡成規御史鞠之亦以徽嘗所用之刑加之徽請罪免刑成曰情真固當無漏網但蘇人無辜受爾毒乎使爾知當時所枉之人亦如此不堪也獄成桎梏入監白食群鼠聚食其肉復爭其目珠食之須臾而肉啗盡至骨而死其子流落于蘇雙目昏眩行乞街衢見而知者吐言不已同時常郡二守張公宗璉亦繼是政毫髮不取于民當道以徽方徑之庭矣後卒于官庶民為時服持泣相喪立廟

祀于江陰君山二人同時復同政善惡之心
如此不同其死亦不同報施之理也

李文達公遇異人

成化初閣老南陽李公賢以少保尚書大學
士為首相幼時家居自牧因縱牛于水次見
舟中坐一人冠裳楚、目公久之乃曰小郎
識之他日位至三公壽幾六十又曰幾作平
聲耳字如是者數四後公居相位與雪峯潭覺
善友會酒間告潭以此語曰我位已極今年

五十九矣明年符其言將不利耳至是果薨

張滄洲轉生

太倉張滄洲先生泰字亨甫由甲申進士歷翰林修撰天資高邁聰明絕人七歲時適廣內一人至其家詰其父曰我一子年十八於正統元年十月六日託夢于我已轉潭府茲特來探耳先生：辰月日合其卒人謂聰明乃釋氏所云再來人也

猪首婁頭

昔蘇有一人失記姓名夜與隣家出遊在路
相鬪一拳打死在地黑夜拖至南教場挖地
而埋其屍人皆不曉隔三載至晚其人行至
此地追想此事忽出恭其地現出銀錠一坵
而拾見其地金銀甚多只取有數歸家買猪
首獻神忽買一猪首回家放在桌上鄰家張
見桌上有一人頭而報保甲數人縛解本縣
責罰不可忍訴拾銀其情縣主差皂甲數人
押至此地挖下二尺許見一屍而無頭也合

並一同問罪不可逃此寬報甚速不差也

石田公羽客座新聞第六卷終

嗚呼五代何時也天地晦冥之時也綱常頹替
風俗陵夷孟子所謂上無揆下無法守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二三八

石田翁客座新聞目錄

卷第七

沈以韶為娼報仇獲配

馬榮使虜受賞

黃永齡先見

王太守遇虎

朱士能遭遇

張翁遣婿

黃指揮孝義

虎張

蔣十八打虎

姜子奇妻詩

魚太守廉介貧死

王御史斬妖狐

蚕神報寃

新喻周氏女貞烈

仙詩濟蓮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第七

沈以韶為娼報仇獲配

吳城之陽山富民姓沈字以韶者羊姿俊雅
性度舒逸嘗挾貲貨遊湖湘間泊舟之所偶
與娼舟相並每登岸往來必經其舟娼王姓
行三頗有姿色以韶未嘗屬目交語娼庶知
其謹厚一日詢其僕且飲之酒問其主家業
兄弟妻室之詳僕告曰吾主田園足以裕家
為業之資特附餘耳父母俱存別無昆季况

主母新喪尚未及議娼聞言意甚屬焉乃密與僕銀一兩俾奉爾主明日来此為薦宿之資外與錢百文酬汝意也其僕候主歸告以故以韶信之明日袖其銀過其舟與娼銀令設酒肴燕飲日夕將就寢其娼起向裡背臥以韶呼之再四不答翻覆起之作態度扯碎以韶所服羅衣以韶不以為意復以溫語諭之乃就寢飲泣不已詢之且不答抵四鼓泣止呼以韶訴以衷曲云妾非娼父名劉玉都

司都指揮妾名蘭玉揮之妾季女奉命往
征浙寇葉宗流失机謫降台州衛指揮至錢
塘江遇賊劫掠父母兄弟姊妹皆死于盜手
僅存妾身衣服首飾囊篋亦為盜有盜即王
龜也餘數人皆散去盜以妾為妻行賈江湖
不意舟覆資投江中止妾與龜得存既而復
用簪餌湊買此舟令妾為娼度日妾欲自盡
實為父兄之冤未伸故勉強從此久難其人
不得暴白昨因見君謹厚可托故罄肝胆賴

為妾父報此深仇妾雖不潔願永奉枕席遂
以衣領中拆其父調衛文憑付以韶：即詣
憲臺訟其故且出文憑証之即遣捕密逮劉
蘭玉王龜至庭鞠之抵罪如律而以蘭玉配
以韶復為之奏于 朝詔原衛取劉玉弟姪
寵職此亦天理之報

馬榮使虜受賞

閩之馬榮者戶部侍郎薛公琦之寡姪子也
早喪父失承家教血氣既壯結里中惡少日

以槍棍武事為好而母氏既沒公挈往京師
與之貲令其經營不半載悉費去所為愈縱
公無如之何一日修宴會同年三楊閣老預
為公令榮侍宴見諸人檢束謹飭悚不安
東陽公時矚目因問公曰此子於公為何行
也公曰家姪之子因失怙恃某撫之比子揚
公曰何不令其習字使沾一思薛公唯建
安石首二公亦從旁言之宴罷翌日楊公為
疏准令戴平巾習字中書科正統己巳之夏

駕臨虜廷 太皇太后念之日夕不樂欲
遣人往問起居而難其人乃訪之吏兵二部
遂推榮往榮亦欣然請行朝見內庭 太后
喜其儀觀整秀言語爽達稱中書舍人 太
后賜問館伴人馬幾何榮奏曰不用人馬臣
請單騎到虜但乞符驗一道足矣更請上
舊衣以執信焉 太后與上中裙一事又
乞好馬乃出內廐白馬一疋 太后復問卿
幾時行榮對曰有馬即行 太后念之不置

又曰臣恨不一日便到何俟擇日即拜辭出
朝綽鎗上馬而行薛公見所為嘆息謂夫
人曰吾終為此兒累也當亟告歸以圖全節
上陳情休致榮詣虜庭見上與上對泣
具奏太后遠念之情及出裙示之上泣
下既而命歸亦乞上衣回以復命上
脫細布衫與之榮還朝見太后及致
上意并以衣獻太后大慟即授榮大理卿
天順復辟問前探事中書何在吏部對曰

今為大理卿 上即擢刑部尚書人之功名
自分定也

黃永齡先見

練川黃永齡名壽父某嘗為知府父歿後貧
居縣之西門緝織竹絲為燈以給其食工製
細巧其織如法藝雖工作然諳曉數學人無
知者惟同邑醫者唐士英素與友善一日謂
士英曰此去不出三十年田野之人皆衣冠
之僭更過數年民飢盜起則兵矣若人有知

者可以芋頭合以米粉搗爛為劑。範為磚。甃之屋。經百年不變。足以濟飢。唐以為妄。卒不聽。後永齡具衣冠道溺於海而死。有旨令入粟冠帶。例行濫及愚民。始信永齡之言不誣矣。

王太守遇虎

宜興王太守名某。廷軒之祖。嘗因祭掃其先墓。在深山中。比至。見一虎蹲於墓中。衆畏不敢進。復見其不動。令人擲以石子。遙中其

口更不舉動衆疑死虎挾衆近觀則知其石
中喉而死王為驚異因遂快之不樂及歸
其虎告曰吾為中石而死汝當遇石而亡後
改知廣西平安府因忤觸兵官所謂石總兵
遂以軍法治以死王之生蓋寅年人之遇有
如此者可謂幾希矣

朱士能遭遇

松陵朱士能者國初監生也謁選之京師
一夕飲於鄉人某官家抵四鼓就止其處未

幾趨朝酒尚未醒誤服其人緋服而入天
漸明上遙見下班有秀才衣緋者即宣而
前見其朗目長髯人物魁偉已而問其姓名
士能對曰臣名朱士能上見其容帶酒因
戲曰諸事能豈貪欲即着去雲南做佐布政
士能辭曰臣愚無學安能治民上不聽既歸
思無以効乃謀于素所善友某蓋其人嘗為
吏且有才智即叩其門而見其人戲曰汝得
何處倉大使士能對曰還大些其人曰大不

過作布政耶士能曰果爾因相與笑士能嘆
曰余不意遭遇如此第愧無才實難負荷此
來欲與君籌耳君肯與吾偕行乎其人遂同
之任凡一應裁決悉出其人之手嘗告士能
曰依我行之不失為好官切不可先要思量
做人家士能一聽其所為再改廣西所至以
廉能稱嗟夫一監生何其遭遇如此哉

張翁遣婿

湖廣黃州張翁某初無子止生一女贅同郡

某為婚生二甥長而不禮於翁一日婚父適
至張筵以飲二甥殷勤於乃祖甚至既返張
讓二甥曰我撫育汝兄弟長大今日受用吾
產業吾何負於汝父子兄弟而不敬禮於我
今見汝阿翁何甚殷僅之甚耶二甥荅曰吾
聞阿翁服重外翁服輕不敬重者抑誰敬耶
張聞其語抑增傷感時張年近六旬一日長
嘆曰今日尚強健且視之如此他日老邁當
何如耶密謀于所親即奠告家廟祝曰使吾

嗣不絕當生一子我祖宗今夕願賜一吉夢
是夜夢吉遂娶一妾次年果生一子即張珙
也年十九登進士為戶部主歷員外郎中張
復受封似此壻及二甥趨恭不暇張復會親
友告家廟遣婿歸宗甥志不肯去張曰汝去
事服重之人服輕不勞汝事我且已有服
重者事我矣後張年八十八而終珙今轉山
東布政尚未涯也

黃指揮孝義

南京虎賁衛指揮王某妻喪遂不娶獨與母
居存養倍至人稱孝義王而不名蓋重之也
時有同官黃某者以事遠謫幾十年不通音
其妻自處貧不能存總兵成國朱公儀憫之
且知王君之名喪偶久欲以黃婦妻之公一
日召其母大淑人至謂曰聞汝子喪偶久不
娶人固義之但人子事親而無婦以佐之恐
不能曲盡甘旨之養今汝子同官黃某久謫
不歸死生未知吾欲以此婦配汝子可乎王

母倉猝莫能對惟唯而已既歸語君所以
君亦默然公明日復召君語其故君亦唯
蓋成公乃君之主帥然又以母故耳成公遂
主其事以為美舉擇日歸之君既納後雖處
一室夜則各寢居數月婦歸告母一日往告
成公、召君至詢其故君告某曩蒙主帥所
主老母豈敢違逆且姑納之若與之相處他
日其夫歸何以見之况彼已失節是某之失
節也公曰若爾何處耶君告曰若保兩全不

若遣送謫所若家有老奴夫婦二人六十餘
矣某自備盤費令此二人伴送到彼庶使此
婦不失所也公嘆賞久之亦賜銀十兩遣二
人送至謫所夫婦重完致書感謝成國由是
偉重愈加獎諭四方聞其事者至今稱之

虎張

上虞張成者村氓也編當里役一日代歸夜睡
中聞有呼其名者曰快去縣中點卯遲則有
責成急起出門恰遇一隻告曰此時夜未半

即君何往前有虎為害姑坐此待曉可行不然終被所害成悟來喚者必虎俵也遂避堂中潛自佛堂攀援至梁頃間見一人與虎俱至堂門言曰我喚他隨出門此時想到此矣如何不見必有神護復入堂回顧而去成在梁上候至天明終行抵歸盡去家堂所供之像止奉宅神蓋成思嶺上相逢之叟必宅神也

蔣十八打虎

浦江蔣十八者樵采為業一日入山遇虎即
掣匾擔擊去勢盛拆之被虎傷其一臂十八
取樵斧斫去斧又失之即與抱持不放既而
同墮崖下崖下之人衆共擊之虎且死十八
得生

姜子竒妻詩

太祖命徐達帥師下姑蘇擒偽吳張士誠城
破之日有儒士姜子竒者事迫倉惶扶妻出
避時大軍騷擾日失其妻子竒流落孤苦行

乞諸途迤邐至京乞食苟度不覺三載一日
行委巷中忽見一婦人呼子竒至門遺熟米
再裹以布囊使之去子竒感之不敢熟視蓋
其妻也當洪告時為兵官携歸京師留為小
妾當在其門見子竒行乞欲與相見又惧主
人是日主偶出故呼而來又為主母之女適
見白母即令人追之至檢其囊中更有金釵
一事書一封主母候其夫還告之其夫索書
覘之題云夫留吳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

空葵藿有心終向日揚花無力暫隨風兩行
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每恨此委身
遭此難有書誰寄子竒公羽兵官見詩憫之即
遣還子竒仍與錢米以給其歸夫婦泣謝而
去武兵乃一武人然有此異事故書云

魚太守廉介貧死

海虞魚公侃字汝善由進士歷知開封府持
公秉廉撫民如子民戴之如父母方之包奉
肅公民屢詣闕奏乞留公以養百姓其後致

政一貧如故家人多怨之公感而得疾日臥
一小床足不能履地且無僮御床懸一綯緣
之以起家人飼食必呼曰清官飲食在此食
竟緣綯就枕更不便於便溺其苦如此然其
子孫不肯不自經營反怨公無遺貲因致家
日落公快而卒後子孫流落更不可勝
言余嘗見今之為官者有貪求侵剋無厭者
有殘暴戕害其民者今已回家縱其子孫蕩
費家業遂為丐為盜婦女為娼者及有既費

田廬又發冢墓以售人而暴其祖父之屍于
野者惜魚公令名盛德遠近敬仰甚歸老不
能安享一日遭子孫不肖且老貧病苦天之
報施何如哉

王御史斬妖狐

湖廣寧鄉縣行臺久為妖孽所苦部使者至
不敢居邑令重建新臺居之其舊址荒蕪不
葺以為廢所尚有舊屋存焉弘治臨川王約
資博為御史奉命按行其邑偶經舊臺王

問之吏白其由王令昇入隨令吏率吏卒刈去草萊灑掃廳宇是夕止於此惟一卒執燭餘悉令守門坐以待之抵三鼓俄一美姬前持一帕置案上再拜王取其中鎮于座任其體態不出一語將及五鼓其姬乞還原帕王執不與其姬聞鼓絕哀告百出終不與倏然而去天始明諸司來候王言其故及取帕視之乃狐皮也即率衆踪跡之行至後園見一枯楊伐之後復掘其下三尺許始得一穴見

一剥皮老狐死于中王令火之其怪遂絕

蚕神報寃

弘治庚申太倉孫廷慎行販安吉往來皂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他戶伍代之家丁蓋其家每歲畜蚕多桑或飼之不繼因桑蚕十餘筐于土窖中三人者因駕船往市桑業不得舟還途次忽一大鯉魚躍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餽主經皂林巡司過其舟小而駕兩艖遂追捕至司檢其船

頭倉有人腿一隻三人相驚異巡司即縛解
浙江臬司拷掠甚至鞠其身屍所在三人不
勝鍛鍊訴新得魚之故爰異之端主司不信
三人者不得已而認之云殺人屍首見埋在
家隙地內主司即差皂卒人等押至其家妄
指一地發之蚕皆不見惟一死屍身軀全乃
少一腿亦符併家主抵罪夫豈害蚕命數多
有此冤報耶

新喻周氏女貞烈

新喻周志新老而無子惟生一女名福壽同
邑盧氏子聘其女盧客湖湘甚久幾十年不
歸且無音問志新疑其已死然其家亦貧與
妻謀欲他適。里中某氏者頗富而無子聞
志新有此舉遣媒妁求通以為側室許以厚
資志新夫婦從容諷其女將改適之意其女
告曰吾但知有盧氏縱其不歸吾寧為盧婦
一女豈從二姓父母在雖貧吾當紡績勉奉
飲食倘不幸而終吾亦勉具衣食之類幸毋

勞心決不他念若父母必欲為之有死而已
女曰大慟志新夫婦知不可屈遂寢其事後
盧子終不回其女一意事親終始一禮孑然
自守罕出戶外年七十餘而歿志定心堅迄
世莫比真烈之婦世固有之如斷髮截臂破
面投崖自經自溺驚衆駭人此皆一時情激
慷慨如此誠亦難事今覩是女守貧歷苦堅
持雅操不失父母之養已亦至于稀年而歿
可謂禮義節孝兼備者矣可不謂之難哉

仙詩濟運

新安萬英常為本縣萬石長弘治壬戌歲該
輸糧于淮英當行預請仙問徃水陸安危至
淮交納利害仙至但書云青草湖邊六、灣
可急去餘無所示萬英逆運至淮詣漕司下
牒適督收某主事方與客飲萬英立庭間客
偶賦詩黃河水漲三、曲主事正不能答萬
英從傍應聲云青草湖邊六、灣二公大為
稱賞因問來故萬英告之即令收納令其下

母得留阻一聯之偶鬼神預鑒矣抑亦萬英
之福也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第七終

石田翁客座新聞目錄

卷第八

姚公綬解仙語

周孝婦

李翁義救三商

朱狀元夢

都元敬夢

章德懋節旣

程篁墩受誣降筆

劉文恭公忠誠

馬文升構怨藩籬

解學士不私

羅汝節不欺

盛允高宏達

起岩屬對

舟人夢驗

雷擊假銀父子

神魚載婦獲盜

倒馬坡

鷓鴣能言

物類相扶持

妻賢解裊

宿寃償報

擲工異症

嘉辭廣施

妖狐寄書

郭良中武舉狀元

石田翁客座新聞

惡子業報

轉生兒認家

段公蒞政光明

田氏三子孝行

鬼報德惠

周公恭遇

妬婦厭勝

傭人信義

怪不為禍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第八

姚公綬解仙語

崑山一老者姓王嘗埋銀千兩土中後因子
當糧長逋員數多州司考掠連逮其父一
承償還家發所埋罄然無有遂祈仙降書云
七尺幅布裙兩人做老者告莫喻又書云去
問姚公綬其老備筐篚往扣公綬、徐曰當
分我半即許諾以百兩未足又添半議得二
百兩三日後伺我到汝家言之至日綬至悉

呼其家人唱名過內有馮姓兄弟二人曰馮
三馮四綬密呼謂之曰物是汝兄弟二人發
之若不認必拘入官二人果出原物一毫無
費公綬机警人能解馮為縫燭此隱語但好
利之心勝不當承老人之急而取之也

周孝婦

周玉妻王氏長洲十八都惶家河人平昔奉
寡姑甚孝姑患痿足不能履地年七十餘飲
食需婦家貧玉又卒于疫弘治二年吳中大

疫屋皆折賣易食終日負姑行乞于鄉且道
路多阻水艱難厲捐又疑步畏顛躓所乞人
家十無一得有得一瓢殘飲漉少粒喂姑曰
則清湯自厭飢而已姑曰新婦年荒力薄我
是垂死之人只在旦夕汝不須顧我以累兩
莫支持汝尚少宜別為之以求活婦曰如先
死不能顧汝如我氣未絕豈有棄姑之理余
知呼來姑偃倭在負老少久飢面虛骨立皆
無人色因月與米一斗為芻小之給姑婦泣

謝余亦泣賦短歌云水沒田人沒食周家
老寡姑足痿不復立湖村行乞墊無路新媪
負姑飢乏力東家西家水沉灶南隣北隣浪
排壁偶然殘飲得半瓢清湯泛浮少粒漉
粒飼姑惟啜湯腸不能充唇畧濕夫既死屋
亦折出無舡住無宅肌膚撐骨活死人但是
喉中少有息姑頻勸婦勿相顧留汝一身還
易給噉兩口日待哺一噉莫營飢火急姑
說罷婦號泣生同死同誓不失流離顛沛尚

如此仁孝心肝豎似石我亦移家去城邑養
親無魚常菜食自分升斗助勿及不是有餘
存惻：

李翁義救三商

南陽李閣老賢未生時其祖某有廣地歲種
綿花為業花收兼販至湖廣脫賣一歲價下
居停於店家凡三越月有江西三商苦議買
價二百兩當日與貨價俱交易過但未及裝
入舡耳其夕店家失火三商皆臨江人抱頭

號泣曰某等俱假本為商多年江湖上合得此少少之物一旦俱失何以回鄉償人各欲投江避地號天人皆憐之李翁聞知乃呼三商謂曰何苦如此貨未及舡尚我貨也貨失價在我當還汝亦天理也汝失本無以生我失貨歸尚力可致人皆義之還銀之夕其家有客假宿夜半聞有人聲竊視之兩緋衣相坐于中堂自議云固有陰德但葬地所向不利稍轉從某向貴不可言宿者達其家人李

翁因遵是語易向改葬是年生閣老云

朱狀元夢

弘治丙辰科蘓州舉人陳霽會試夢于蘇城
大街見兩人夾持一旗帳大書狀元二字其
二持竿人遍身被血自謂他人無見者獨霽
得覲以為吉兆開榜狀元是朱希周也希周
蘇人始悟兩人被血通紅者朱也霽亦得同
榜第三

都元敬夢

蘇州儒士都穆元敬攻古文累舉不中弘治八年乙卯鄉試因托門人黃體忠代祈九仙夢神語曰高差我在何處初莫解後巡撫何公鑑知其名送之入試遂獲荐而其本經試乃高士達也始悟何高皆人姓云

章德懋節槩

金華章德懋為翰林庶吉士閣老劉定之試以玉堂蔬圃詩德懋結句云賢哉公儀休拔却園中葵遂通輕薄之日後出中秋賞月賦

又云天下之人有懼憂愁羈患貧苦孤寡者
見月不樂惟高宮厚祿身享太平無事立朝
者見月則樂也又忤劉意不肯作應制賞燈
詩繼陳章遂遭謫調後引疾養親于家累徵
不起名重一時云

程篁墩受誣降筆

弘治乙未會試程學士敏政主考以言者去
國未幾疽發背卒是年京師有雪祈仙者程
至降筆云雪夜東坡遊聞有請請仙者予止

謫仙之流也事之不偶殆有甚焉者詩以紀
之因成一絕云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
事可哀吾黨莫嫌清夢遠海東去有蓬萊
又二律云紫閣勲名近已休文章空自壓儒
流孤忠敢許懸天目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
直松遭衆謗杜林芳草嘆窮愁乾坤不盡江
流急回首青山一故丘又云斯文今古一堪
哀道學真傳已作灰鴻雁未高羅網合麒麟
何見信時猜迅雷不起金滕策紫電誰知武

庫財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渝來徃共盈虧辭
氣頗類程平日所作云先生博學員才氣多
有忌之者修道蘇余候於舟次日問及國朝
典章人物歷々如貫珠退而嘆曰先生豈但
博古哉今罹此竒禍豈天厭斯文也歎余有
悼言云高官博學何辭毀頃疾長殂可嘆嗟
君子不知蠅有惡小人寧信玉無瑕聖明浩
々湯除網睽極茫々鬼載車歸把遺文深殉
葬看他地下發光華

劉文恭公忠誠

劉假菴先生鉉初入國學公素與富太監厚
富首以所親馬某名帖囑公越例超撥回集
六堂取撥間檢馬名前二三百人復使曰若
從老太監越次撥之則二三百人皆唾罵累
老太監亦不生福不敢奉教也使去命馬生
跪於堂以愧其用悖因設撥歷湏知彰示六
堂使次第之級一人不及越至今傳以為例
景泰易儲在京各衙門凡有印者皆進疏勸

贊其間至有父傳之子之語惟祭酒公長嘆
曰我既不能諫沮反迎合邀寵天理何在哉
既易後翰林堂上諸公皆帶青宮職銜惟國
子不與恩典天順復辟諸公黜辱不可勝公
晏然自泰東宮還位朝廷首選公任詹事且
喻汝老成善道東駕錫賚殊常人服公存心
忠誠後福如此親友皆屢賀以言艷公曰
我初心豈覲此哉

馬文升構怨藩籬

弘治庚申五六年間，彗出虜寇大同一路，拆
長城入關，兵出屢不利。京中群小見歌曰：天
上有掃星，地下有達兵。若是要太平，須殺馬
文升。蓋馬公久任兵部尚書，幹局不宏，惟恃
儉刻為能事。朝廷各邊上有賞賚，多奏裁之。
京軍布糧皆從減削。遼東城朶顏三衛朝廷
為藩籬，設四指揮，一都督統之。近年某都督
死，其子來襲例賚，舊勅易文憑與之。公以其
遠人，收其子勅憑，不見與。延以歲月，其子忿

而去部落中以其職署皆不順令且連年賞
賚薄少上下易心遂結合夥寇邊耐馬公之
一身聚怨內外紛然近日因屠冢宰去位馬
營遷以避禍被御史杜啟一本彈其臨難避
位不學無術之說衆是其言古云軍不賞士
不往軍無財士不來馬公當不聞此

解學士不私

解學士縉嘗有詩寄曾子啟曾尚未第詩末
句云寄語龍潭曾子啟明年好豎狀元坊次

年開科解主試取曾為榜首有以解詩奏詰
其有私朝廷復試出梅花禁體詩一百首曾
隨長短句信筆而就其聖旨稱云真天才也
奏者以誣被罪

羅汝節不欺

宣德間羅工侍汝節為庶吉士時好睡亦好
奕一日賜問失對罰徃刑部充吏上復使
人覘之羅具吏巾服侍立堂上上曰無恥
宣回他日上又至考校諸吉士羅適睡在

空書厨内問如何不見羅汝節衆不敢隱闕
厨却出復發刑部為皂隸羅即穿本等服飾
持朴列立階下上又庶知宣至改任刑部
主事後至今官

盛允高宏達

蘇州盛景允高初任御史有聲言事忤旨降
為典史陞知縣皆有山水之樂自為詩云性
懶才疎官亦拙天然處、有山川銓司頗信
為知己一度遷官一度閑可謂安分而不懷

憤者矣

起岩屬對

蘇州人高聲遠有書齋題春聯云
戀闕有心常拱北正無對
適徐起岩至徐平生能屬對且敏捷隨口云
讀書無暇去登東座客為之捧腹

舟人夢驗

江西泰和縣江中渡子者夜夢神謂曰
明日有丞相母渡江須伺之翌早舟人已滿渡子

以夢故候之良久果一婦人來問之色中尹
氏婦也婦方娠身生子即公直累官入閣如
夢語云

雷擊假銀父子

有一人偽造假銀專于鎮江孟河下港等處
馬頭以碎塊誑人久而術不行却於上江以
此買竹一大編來孟河賣與漕舡作纜忽雷
火焚其舡其篙師舵工皆得走活惟父子反
縛於桅竿上火炙殺之舡燒至底及水而火

滅忽大風翻浪轉其底焚之無遺後人傳其
貨篋人得銀十五兩歸去買竹人識為白銅
其人跳死故也

神魚載婦獲盜

成化間濟寧一娼與姦夫同至蘇州澣墅他
日反目忿怒伺夫出外挈箱奩附舟而歸至
青草沙舟子視其單身多資遽推婦入江而
去婦及水不沉若騎一物而行順流而下十
三里以手捫所騎物其身如魚為所嚙碎右

辟遇救者救登岸引婦訴于巡司巡檢令認
所盜船人盜覺乃揚帆疾去巡舟亦揚帆而
逐之盜舟盤桓若有所挽而不得進者巡舟
追及之獲盜七人皆置于法

倒馬坡

弘治五年廣西蠻作亂馬都督俊馬叅議鉉
帥兵勦之出城帳前有一人儈刀手忽二人
所乘自倒軍中鬪然已倒二馬及至山隘處
被蠻兵龍衣至二人俱遇其害况其處舊名倒

馬坡其數如此

鴿鴿能言

景泰中長洲甫里何白頭者畜鴿鴿能言嘗
目私販鹽醜為巡卒掩至何亟藏鹽包於積
灰中卒檢其家無所獲將行鴿鴿忽言鹽在
灰內卒如其言果得之

物類相扶持

弘治五年九月間吾鄉遭水鱉多隣周江編
竹為籬截流以取之鱉之黠者不落筌罟中

攀附斷中而過江用小舟伺於下左右撲攫
俄見一巨蟹八足俱脫止以螯鉗兩蟹憑藉
而上將及竹杪則難為轉身墮水中少頃復
扶而上、而復墮如是者三嗚呼一介虫之
微尚能扶持人有見投弃而擠之復下石者
是蟹之罪人也

妻賢解綢

蘇州嘉定石璋者與一輩妾徒積年攬解官
料侵費動數千未敗縣中一耆老何姓者欲

舉其弊璋亦在數中何將行經璋家回入探其妻出迺曰吾夫少出不知尊至有何話言何曰要去來別耳妻忙治具留款甚豐腆飲畢出白金五兩布十疋為贖且慰謝再四曰曰夫不在甚非禮遇臨出門又奉一大腊曰途中少助小菜何感謝不已奏辭竟除璋名既縣攬徒一網打盡璋安然在家是由妻之賢也

宿冤償報

嘉定江灣李璿生一孫名桂恃富驕淫無度
璿老病床褥業已為桂廢落尚以其有藏大
暑昇璿曝於日中逼脇之又善虐妻不可勝
言及妻母探女亦欲犯之似此不法放縱璿
告其過於官執桂瘦死璿亦卒其老奴能言
桂即是談外郎轉生音聲笑貌與之無異談
舊與璿往來甚密衣食其家又後從吏人告
詰璿短璿初圖相好相厚雖知之亦無如之
何一日醉于璿家璿令僮與褪靴、中匿一

奏草歷拾璫家平昔過惡纖悉無遺璫見之憾于心亦使人告發負糧不法事談既死于獄桂生恰破璫是償宿冤也

擲工異症

嘉定縣西門擲工周某者弘治二年右足小股中忽浮腫作痛五年不愈偶醫人金姓為之灸回痛極號呼而死。後股中若作唧唧聲家人火其屍爆出小嬰兒一枚四肢五官俱具其疾正如一茄竟不知其為何疾也

嘉辭廣施

嘉定南翔寺燬于火一道人為之募緣復創
至大姓家甚盛稱佛力之大主人難之曰佛
信有神力何不逆風滅火以至焚毀乃復使
汝効力耶道人曰不然此有數存焉前修福
盡後修福生耳主人嘉其辭為之廣施予以
倉卒中出言有理雖達者不能也

妖狐寄書

洞庭西山沈進常為商抵河南胡凌城逆旅

有胡生者同寓既久進見還胡盛餞之且托附書信回進詢其所投命於王賢嶺下大樞樹邊但扣樹三呼胡老官有家信則自有人出如其言至樹下扣而呼之一老人應聲頃間其地化為一大宅茅出接迎陳酒食餉之進見西廊庭下一鉄棚有婦人被牢籠其中諦視知其妻也先是其妻已年餘尪羸不起進懇釋於老人老人曰蓋家小兒輩汝婦以水播濕其衣被兒輩薄劣攝來久矣為公分

即撒籠放之進還家其妻精神頓復憤其妻
被奪集數十人樹下發其穴以火炬熏燔其
中尚聞其中罵曰沈賊壞我事急須移去耳
但見群狐各挾斷梗一束進退若人奔趨而
去蓋弘治元年事意所挾梗當是其屋材也

郭良中武舉狀元

成化間武定侯長孫郭良為勲衛任錦衣帶
俸指揮初其侯薨回良幼借叔氏叔薨良奏
襲叔氏子爭不得良自奮讀習武後第為武

舉狀元馬上連中六矢步中三矢三策一論
皆超流輩於出榜之後夜夢入一空宅至後
堂見萬三夫婦二人萬三萬妃弟也見良至
舉酒飲良婦供一肉丸婦目良而言曰明日
唱名遂得此捷因追驗食丸者無也其策語
用一陰字主考特點註此字批曰其用字允
妙豈陰乃婦人也嘆者蒙其喜賞也

惡子業報

河南汴梁祥符陳知府先任陝西嘗養盜某

密分其贓一日盜被執送府事難解救因打
死於獄後盜為陳生子長而無藉為盜父網
縛於前欲揮刀殺之其子遂變形鬚髯蓬然
即前盜也陳乃嘆曰此業報也遂釋子縱其
所為後乞于市飢死溝中

轉生兒認家

鳳陽府宿州一民人死六年托生福建泉州
乞兒家能記前生事年十二歲謂母曰我前
世宿州家頗過今貧不能活不若相移至彼

就養行至宿州此兒認至家見妻立於門前
遂呼婆兒被妻罵逐不已媳婦出又呼大名
媳婦某氏我來矣其家為怪一隣嫗來看此
兒又呼嫗名指女子令認曰此亦汝女也遂
低首尋思一回却曰想婆兒生兒之時思食
乾魚曾買與食來婆兒方泣而認且謂你既
為我丈夫你存日有銀四十兩藏在何處却
令兒子輩埋寃我扶與外母家此兒引婆兒
去尋後屋後屋已拆毀過問桁木何在尚改

為小房却指認一桁木令取斧劈開果獲銀
四十兩其家遂收養乞嫗并婆比兒又問
已死十八年今終十二歲你六年却在何處
云一起三十人俱罰在高郵湖駁岸做工鄉
人來問死事歷、能言

段公蒞政光明

南陽知府段堅陝西蘭縣人廣有能聲初到
任揭帖子于廳曰冥、公道終難泯暗、私
情到了知始終光明以兩語見其為人矣

田氏三子孝行

河南開封府許州鄆城縣治之西門居民田
敬田禮田綱兄弟三人性至孝早喪父奉母
甚謹母畧慈而存嚴教每子少有過差必併
婦治之婦或失治婦子弗跪拜亦責家門檢
束肅：如朝焉若是諸子愛敬愈隆無一危
言愠色凡天寒解衣以俸溫衾席氣燠而母
寢兄弟更為常飲食衣服不惜家之有無必
致適母為事及母卒三子晝夜號泣同廬墓

上三年哀至則哭如初喪時嗚呼田氏三兄
弟者有司不能上其事以旌之往々作偽以
賂而營得者綽楔巍然而表人孝獨何心哉
鬼報德惠

錢布政景寅任湖廣因點軍征獠賊見一卒
項間刀瘢深長可怪詰其故卒云往時往時
清明上塚道遇卒風襲人眼黑莫辨物意有
神通急以祭餘斂酒向空享之越半年出西
門遇一人握其手再四懇謝所惠某曰與君

素相昧何惠之有其人曰向受陰府差久飢
渴得君羹飯之惠正思無以為報因拉登酒
肆某是日茹素其人又云君數一分酒肉一
刀下死我特改過三分酒肉一刀不死後勦
賊果被刀斫但喉不斷而活耳

周公恭遇

周子書恂如為越府長史時朝廷簡諸道巡
撫缺其一上親署其名為工部侍郎巡撫
南畿待詔周孟簡往報之頃公上部送輿皂

至明日領勅謝恩尚曰我安能至此諸公皆
衣緋而公獨青袍上見曰無意於此官賜
宴間命針工度其長短為之酒畢謝恩緋袍
已至其恭遇如此

妬婦厭勝

李勳府學生次女嫁王緋、弟妻秦駝之女
極妬惡不得於姑在家為女時習厭勝術以
紙一條分剪其首為數縷其間寫姑幼名生
年月日呪之云、一早其紙縷縮一結甚巧

不可解潛去貼於姑床脚上厥夫適來見之
隨籠入袖至晚不意自袖墮地夫見有母名
知妻魘魅遂逐回歲餘親戚解勸容回又妬
其姆李氏言語遂不接相見亦不為禮無何
其姆卒死五六年忽於弘治十三年七月間
秦氏聞李氏罵曰我死一向昏冥今始知是
汝三次令天庫內下詞納我性命又貼紙票
在床箒上呪死我其姑勸曰汝自命絕豈有
呪死人之理李氏曰不信去看我床驗紙痕

尚在驗之果然秦氏被其隱說明隱惡畏懼
不克安乃歸寧父母家避之李氏曰汝早晚
有歸日必須償抵我命方罷

傭人信義

張某者北京人行賈于蘇買麻布紵絲因收
白菜往洞庭包山所隨小郎忽故就於洞庭
轉傭符某張至淮安亦故符與之棺斂拾其
貨帳并物載至北京有三千兩之餘尋其家
交割纖悉無昧其子出銀三百兩酬其勤不

敢受固謝我若利此物而君傭時爾家焉知
我昧之亦無迹讓久之因曰汝若謂我有義
可假與二千與我為本行貸江湖有所利不
敢忘君賜也其家與之是年買花得利對合
二三年間有萬餘兩賚二千五百兩還其家
止納其本餘利却不受

怪不為禍

宜興西鄉一田戶姓尹其家忽有怪作聲久
而有言有形其鄰家娶婦怪云彼新婦如何

不來見我來當有贈否則有禍婦不得已即
來但聞梁上作聲墜下紵絲二疋與之又擲
與銀一錠由是各學生員往扣之內一人亦
姓尹問汝是何人荅曰我是八奕大人再問
前程云汝乃主事員外郎中汝父尹經歷見
不見他却在家誹謗我若來懸吊一日割去
其勢又問汝有銀能使我見否即於梁上放
下一串每錠自相連綴不落又掛一串鴨卵
亦各虛頂如粘者其家因其集衆恐累挈家

移避他所怪亦自去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八終

石田翁客座新聞目錄

卷第九

丐竊神語瘳疾

雷神易震逆婦

獲藏致富

鉄丸中盜

得物有命

鄉闈鄉驗

鬼推命

石田翁客座新聞

獲財失婦

鬼托傳子

盛瓘妻胡氏

妓娘鼠

李源妻賢德

天抄

擅樹為怪

王忠誠

章德里雞

王玉厚德

業報瘡

成殮復活

托生記認生前

海中臣魚

負債償報

姦夫誤殺

誤攝還魂

曹春還魂

石田翁客座新聞

卷九

二

三一九

沈希諒死鬼索債

神明責穢

議財得罪報

妬婦冤報

盆中生蓮

芮靈公顯應

楊宗武改行

被盜棄家

神護溺舟

虎哥

鬼報瘞德

賊盜詐計反獄

乾雉厭蠱

陳公惜物

水妖

蟹異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子部 雜家類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第九

丐竊神語瘳疾

洞庭西山植里保李璠初娶子婦張氏及門
未成禮^忽患耳疼不可忍僵卧弗起璠舉家
跣躄乃祈祀五通神每日設一筵且誠懇之
至及數日疾不瘳里有丐者王蓬頭坐磚橋
上捫虱忽見五人連騎而過皆衣緋者其中
人自相語曰享其盛饌多矣將何以治而報
之一人荅曰蓋其婦出閣時櫛工為之理容

後以消息子振其耳因毛茸中粘一鷄虱墮
其中相嚙作疼耳須用褪毛鷄令患者枕之
虱觸其味必出以就鷄也丐者尾其後而聞
之異其言潛踪五騎至禰家明日告璠故如
其言而治之虱果出痛遂止璠厚酌丐者得
以生理不復行乞矣

雷神易震逆婦

洞庭西山金家嶺下有石氏婦事姑不孝一
日雷作震其姑而死其婦合掌仰曰正擊得

坵名為記其鄰並知爭來分攫。入手舉成泥後阿坵自攫則又皆銀也。今致富不貲云。

鐵丸中盜

蔡時中洞庭西山人仕為南寧守將致政預以所蓄付妻先回舟中有少年莫生乃南寧土人附舟為販者也強勁俊爽人皆愛之一日舟泊江澚以其地多盜尾之莫挾鐵丸登岸旁樹上以俟抵暮盜七人將登舟行劫莫發鉄丸七枚中七人之腦皆死於水明日各

從其腦中剗其丸而去遂得無虞時中德之
易其名曰盛以養女納為婿云

得物有命

陳駒二者洞庭人嘗倩陸松駕舟商販江湖
松江陰人一日舟膠淺松沉水舉舟脚所着
物如米包因摸索之米中尚藏銀纍：不知
數潛攫數放置卧倉中再攫再得見察于同
事者駒二亦知盡攘有之及同事亦各分攫
松止得十七錠後駒二并所分攫者或病或

失畧無一存後松小敗至沛縣於土中復得銀千餘兩今寓居洞庭遂致富物之得失天自有數強得者則以為禍而不能一留書此以戒貪妄者云

鄉闈鄉驗

饒州戴旦於壬子科第鄉闈前曾假人於九鯉湖祈夢神曰汝科第在巡檢司前未達其語及赴試時與兄同入場兄自意文不利而回旦自謂得意然恐兄無聊乃伴其歸中途

復過其長兄醫學訓科起送赴省長兄拉旦
同行其夕泊舟昌邑巡司捷報旦得雋乃省
夢中語驗於此也

鬼推命

弘治五年十月常熟程尚書琮卒之三日其
弟无泰立門外遇星士魏觀因拉入相與嘆
曰爾父志堅嘗推先兄此運尚未衰今却至
此觀索其命狀詳覈之曰蓋訛一運握筆於
紙尾另批曰以訛運果未至棄世以正運推

之則不能逝矣復與元秦推曰公尚有十年
壽款茶而別明日元秦遇志堅有凶服誌之
云小兒之不幸也元秦愕曰昨日此時遇舍
推命一餉豈有是哉志堅曰昨日正在家氣
絕時也且患瘵伏枕兩月餘豈能跬步離床
乎因出所批命狀疏後之語其父認其筆跡
宛然而痛泣越明年往訃其妻族隣人某亦
於是日見覘於途次且問其何往云之太倉
其日訃至隣人大以為驚死者魂氣無不之

也其然乎

獲財失婦

成化八年上虞下蓋湖因海湧潮漲湖水相
漫人皆飄蕩迨盡有王某者其女許適陳氏
是夕水急以女坐床上箱奩縛置床兩旁信
床隨流而下偶值陳氏家下其子撈獲之盡
利其箱奩竟沉女入水死後檢箱正其聘定
衣服首飾故在乃知其女是厥妻也始悔之
已及死矣人於倉卒流離之際死所故有但

惜陳氏稍存仁於此則亦終身之伉儷也書此以戒不仁

鬼托傳子

歙縣王材人王慄夜行山麓間見白衣人近呼其名視之則鄉遺朱處士也知其已死畏弗敢諾朱曰不必惧我非禍君者特有家事奉托耳慄諾應之朱曰煩君語吾兒應祺秀才聞內第幾笥中有號菊籬手卷者當時丐名公詩文未完須為我了之言訖不見慄歸

語應祺果於其箱獲之遂如戒完之時成化二十三年也

盛瓘妻胡氏

蘇州南濠盛瓘其室胡氏嘗有微恙屢見一白衣老人以手扣之胡心甚畏忌自爾不敢下樓凡兩三月厥夫見其病不加而但憂疑不樂乃再四勸其出外舒暢室不從至手掖而下樓甫轉足則樓已壓矣卧內器物無完者但醢二鬲畧無打壞樓既壓其子應期第

鄉閭捷報恰至人以為奇

妓娘鼠

秦邨教坊女妓孫鸚哥有病腹脹逾年若有
娘者久而益大腹裂而死於牝中跳出小鼠
不可數滿地次出一巨包剖之中有大鼠見
人欲竄為扑擊而死

李源妻賢德

祈門李源景瞻妻方氏家嘗失火夫與子俱
奔出方氏冒火登樓挾其舅姑二画像而甫

下火即彌樓、傾人皆讓之曰財物且不及
顧汝何急此耶方曰財物易致此遺像一失
則不可復得矣聞者重其識

天抄

成化二十年海鹽半路地名于城一日天色
陟作昏黑其地有馮家近黃道湖見龍蛇
起於湖中勢直其家而過渾舍出拜祈龍無
苦但卒然而至一家黑風羊角屋室器物罄
然隨風刮去靡有子遺止留白地而已却不

知飄落何處次年通蓋新屋成又如前刮去
人謂之天抄勦

檀樹為怪

休寧古源三十三都有古檀樹圍五六尺而
中空成化間樹稍忽作人言自稱檀官人能
預知人之疾病生死事之休咎言無不驗或
享酒糈則又責以不盡供而歲畜何耶有胡
其姓者往問事則亂擲磚石擊之而厲聲罵
曰何敢於人前妄肆訾毀胡生再拜謝罷蓋

實有後言也鄉人搬蔡伯偕戲優人稍遺逸
又必於空中拋磚歐之樹在農家屋旁其家
甚苦之遇其姻文道士有術揮斧伐之樹呼
曰不須伐我、當去此自茲遂絕

王忠誠

寧波王忠誠者弱冠時隨伴下海捕魚風水
漂到占城遂流寓於彼之國宰執以女妻之
身亦貴顯成化初充貢使事中國舡抵於寧
波鄉里藐然無識者忠誠偶遊城中一老輩

曰此官何酷肖王忠誠忠誠聞而默令人呼
此老至傳舍中彼此始相認且語其元聘定
妻存亡云尚未改節忠誠使還啓其國主而
還宰執以遣女隨返中國復娶前聘妻為正
室其宰執女有一子名某中丁未科第進士
今官南京主事云

章德黑鷄

海寧金僉事初尹章德縣其子言章德澗中
生黑鷄蓋黑蛙也味極美山丁欲取之則從

僧買刀召孤兔榜張於岑鬱處而燃火其下則蛙群赴火而至伏榜下不動人從而攫之初夕殆千次夕差少至三夕則無矣易其榜於他所仍聚如前若黜三晝夜者榜價金二兩一晝夜者半之夫物類固有相感者若此則又不知其何因也

王玉厚德

王玉北京人家於朝天宮李紙馬隔壁富放印錢有屠兒陳勉者假銀十兩為本張肆宰

猪議約十日還錢五百玉因其越限不償往候之其隣止玉曰勉患疫不可入玉曰也煞去看之玉入坐其炕上以其言慰曰汝病但自好將息不須掛念印錢我亦不來相索也待強健有生理慢議還玉去其家原有零碎銀十來兩一包密藏於炕門口因享神令妻取用不復有勉必謂是玉取去不然何以有許多寬慰之說令妻明日往玉家求還一半玉驚異其言度曰我若不認病者何以為

懷病必益而有致命之虞承其言與銀五兩
勉病且瘥因坑久將壞乃重理之於中得前
銀包數亦足蓋為鼠啣入也勉與妻持前銀
五兩往謝妄瀆之罪王謂曰我所不諱者恐
汝失物憂而傷生今既病好物出事白但我
有一言相勸其五兩并前印錢俱不須還願
汝改屠業別作生理勉拜感其言回棄屠乃
淮東販米為生衆皆以小斗出米勉獨出入
惟一斗人信之反致糴衆家遂豐裕嘗於道

上見一癩僧載歸僧於炕遺溺甚淋滴不厭
明日遺藥一包為謝曰能點鉛為銀因愈富
今二子茂芳積產至十餘萬王子昭亦任錦
衣衛總旗家亦富甚

業報瘡

董章者錦衣衛小校也性險刻專以誣人妖
妄為事故擢至指揮見道人誦經即指為白
蓮教其厯官之勳凌遲八百餘人棄市者不
可勝計一日早朝回中途見數十人拚章下

馬折其一足醫療之稍可而其長子以背疽
死踰數月章復發瘡於準旁四圍潰爛痛不
可言惟以小刀剔去肉一星痛暫止頃則復
然矣後其面漸割見骨而目睛閃々然見者
無不怖畏穢氣盈室夜則自聞蛆於潰中肉
啞々作声若是者凡三月而卒醫者不能治
祇云業報瘡而已

成殮復活

無錫縣尤壁堂弟某年六十時疫死七日家

人以成殮忽聽棺中作聲不已其子剖開見
父既活但身肉多青紫後復漸消退五六年
尚有未全復處且云陰司以無過宥回當許
活世三十年

托生記認生前

南京三牌樓斜橋屠兒朱壽兩子長曰杲次
曰竒妻頤氏壽於弘治二年故托生神策衛
秦芳家為兒六歲不能言芳家欄中畜猪數
口杲往買猪小兒見杲即呼其名稱吾兒杲

恠而謂何云曰我是汝父朱壽比在生嘗買
猪十口已賣過八口剩二口未及宰而死汝
母顧氏汝弟竒安好否晁欲以錢贖回侍養
芳不從小兒曰我已轉為他家子難認前生
晁買蔗與啖却不肯食因囑云靈座燒紙供
養亦何用可燬之我在秦氏當有二十年數
正如此

海中巨魚

成化間嘉定濱海清海浦場浮一死魚長十

八丈人立馬上攀手其脊尚不可及且一半沒
於沙中廣亦步該三丈六尺以木撐其口可
容六人畧不阻碍沿口十二鬚俱長一丈五
尺如牛角然有鬚長五六寸者如猪鬃千餘
人剝割三日方盡肥鯨難食祇可熬油燃火
舌亦彎至百餘擔無鱗皮黑色無眼珠其頭
骨下沙三場秦瓊用水牯牛六頭以車載回
其大可知矣嘗聞海鱸死浮沙上則兆火其
類是鱸也其地亦無他故

負債償報

南陽鄧州張真一子庶畢姻之夕卒死後托
清華北金林家為虎鬻狗其防夜警次甚力
一夕見夢於父真曰我死後曾托林家為黑
犬因盜食猪肝被箠死又踰年復生金林家
緣欠其銀八錢故償之其父明日會訪於金
氏其犬猛惡白日不通人往來人有至者家
人必先繫縛之然後接客其日張至犬繞其
身搖尾貼首似故相識者其家人以為異張

乃告犬托夢之故欲贖回金氏固不從張去
張去狗趨送四五里忘不忍捨不踰月犬
亦死

姦夫誤殺

南陽府南召縣弘治元年縣人李某騎一草
驢郊行適一婦人騎兒馬相隨馬驢欲風春
忘各不能控制一路並行至晚投歧山家其
家僅一老翁與幼女各一室讓女室處其二
人其家將謂夫婦也倉卒亦不能白是夕張

強與同宿夜半忽被人殺死二人其驢馬各
自認家而回家人迹至二屍尚在翁家聞於
縣北縣官鞠其情非謀財之故因鞠其翁女
適知奸夫之為奸夫逮至鞠夜至女室見與
男子同牀意謂女子棄我而別私故憤殺之
不知其誤縣官竟以奸夫抵命焉

誤攝還魂

景泰甲戌上海大疫其十七辟保杜璧者患
甚見一使者以花絹扎兩股手執印票棍長

犬許來逮璧、隨而行但見天色黯、畧有
光至一所如洞其門有二白尖守甚偉獐人
至此則黑晦若漆畧無所覩乃俯首而行、
久漸明如日中又一門復有二白犬監守中
有殿堂高麗暉映上坐五人衣緋袍圓帽二
使引壁聲喏見主者云誰何二使以鄉貫姓
名回答主者曰其人無預與令曹司以籍考
之曰但汝處某當死某當病汝尚壽未絕復
叱二使送歸復由黑處而出一使執壁索謝

璧曰相公已見釋汝尚何索耶二使怒呼一人至其頭類鷹隼喙璧脇下璧活喙處憤起作青腫數日不退

曹春還魂

嘉定縣清浦曹春新伯者疽發背勢亟昏曠聞其魂徃本處獄廟遇舊友孫汝敬等數人生前曹道契問云何為而來荅曰被攝至衆曰少延俟與檢死籍何如耶出曰汝不須憂尚三年未死曹素善謳衆哆曰須汝一曲以

洗久曠之耳曹乃謳畢衆送回遂甦先是家人見其僵卧口微若呬、唇開牽哆其謳時也後活至三月而死或冥司以三年為三月也

沈希諒死鬼索債

嘉定城中沈希諒死有憑家僕云我死時入殮多虧彭五官人瓊與我着衣甚好但衣帶不甚牢整迄今心快然又云某嘗與吾交好立券借銀十兩以我死遂欺我家給為已還

其不仁甚矣令子去請二人來彭至慰謝後
令辦茶：無果叱家人曰盤中尚有某果在
何告乏也負財者至面折之其人無辭云不
與較利但急還本則已不然我崇汝家其人
即還之自後有孫病亦憑僕云小兒何不贖
崑山某醫藥與之服家人云不識云我須自
往少間則所憑僕袖中出丸藥服之即愈凡
家中有故則復憑語如是者二年餘一日云
今我差往北方治事家中不須作享事我亦

不得歸從此遂無影聲

神明責穢

鎮江茶局人王克明者一日秦彥章家修醮
用克明以支茶酒克明有婦新產其青大衣
從產房中取着至壇執事復脫下繫於聖座
卓醮畢取着通化為灰矣神明其嚴矣乎

謀財得罪報

李三官人者金華蘭溪人成化初行販河南
與鄉人王彥八同行夜泊黃河下李新娶妾

在邸舍李因令僕往顧其妾王知李單橐中
有白金八百兩因招過舡夜酌強至醉更深
還舟遂墮仆於水李雖酣平昔善水得不死
夜潛登岸逕奔妾所其舟之物王竟席捲而
有之遂還家報其妻曰某月日而夫醉溺而
死資本俱買妾費盡餘銀六十兩我為收還
李妻信而招鬼設座李逾年始歸匿他所庶
知家中修冥果王亦來送賻素知之矣昧燕
扣門直入家人驚竄王出見即仆地便溺俱

下求不死李迨及原銀執於官以謀而不死
坐徒擺站在途遇虎卒為所噬

妬婦冤報

無錫縣周宗信者有女適人甚妬無出夫與
婢私有娠媾婢身以沸湯從頂灌之不死燒
鉄叉刺其腹然後氣絕後三年其婦亦懷妊
臨產有難子墮地母氣絕子腹火叉印宛然
其夫乃悔有報

盆中生蓮

碩希悅阜城人任知府其妾工巧絕人治饌
滋味精調一夜其和麵盆中生青蓮花一柄
鮮潔可愛亦無他怪但其妾終身不育希悅
無後

芮靈公顯應

景泰間四川資縣有芮靈公廟甚靈其鄉三
月連村跨邑群聚賽愿忽該科舉年其近縣
有秀才某偶過一友稱是資縣過江某處姓
芮作伴赴舉相與甚密一路講題寢食皆同

二人不第分別芮友囑曰若經敝處可一下
某所後其人至其處遍訪無蹤乃盤桓借路
次人家作午炊飯未熟因假寐夢至一大官
府見其人出迓懽語留飯送出見廊廡間一
婦人以鉄鈎、其舌其人認是乃妻其求免
於芮友遂釋之又贈一驢且言勿令涉水過
渡須舡裝之則可其人失記牽之涉水驢遂
化為泥醒起始知芮友是廟神也至家妻於
舌上患疔方瘥

楊宗武政行

楊宗武太倉人元氏大族也幼時侈蕩声色
學琵琶絃索甚精至本朝家廢而貧母在一
日告母出遊數日後米一船回母必以琵琶
上人門戶供人酒筵而得此我何口食此米
以辱祖宗于地下乎其子愧謝遂以行聞

被盜棄家

永樂間長洲縣二十一都朱金運糧至南京
行及焦山被盜一舡運夫七人并米俱被劫

殺獨金跳入水其人善泅浮行數里足下覺
踏厚蘆簾即得淺處以活登岸潛于麥田中
遇一人挈歸與粥飯之且教曰盜便在左側
見拆汝舡且助其費往南京告捕其盜俱抵
罪其人遂茹素念佛不復歸家以栖僧寺終
身家人勸回云譬吾其時已死今乃餘生活
一日皆天賜何念去累俗緣也其人亦達於
性命者云

神護溺舟

崇明西沙鄒三者入海網魚其舡遇風翻于
巨浪中四人尚在倉因舡撲轉水上中虛有
氣承水而浮水不能入四人皆不沾濕有五
人踞于舡背上下人以拳擊板示舡背人知
其皆活五人平日皆奉玄帝者至黑夜舡尾
如月一輪澆移過舡頭如晝俄北洋有三
四小舡乃沈家載索纜舡又有大舡二隻回
沙兩大舡并小舡挾負其覆舡噴風帶回沙
上却番轉始出四人皆不失崇明慣能海行

如陸尚有此險

虎哥

餘姚楊式同儒士也能吟嘗和唐音年六十
五歲一日過青烟嶺與虎相值虎踞中路不
去式同欲反馳不及進惟適其口耳計出不
得已乃前向虎深揖之告虎曰虎哥某是老
儒生平昔立心行己自信無險惡今日相遇
命也倘諒瘦軀不能為飽而釋之則幸不然
聽啖無避也虎若為之凝聽言竟而去式同

匍匐歸至今傳稱為虎竒亦所謂神全虎不
為害也

鬼報瘞德

嘉定韓汝溫宣德間舟經射瀆鋪登岸如廁
見廁旁一骷髏凡行旅之人小解多戲溺之
汝溫令家丁拈据小坎瘞之其夕夢一人致
謝云我受辱于人久矣蒙君掩埋安靜自處
皆君賜也明日當往無錫受宴去汝溫舟抵
無錫夜泊果聞舡頭鬼輾輾上下岸上人家

方作佛事施斛明早起視缸頭有無數碎湯餅子塊云

賊盜詐計反獄

廣東黃肖養海中大盜被獲監禁按察司獄每日詐以鐐鈕疼痛以布纏裹亦結重囚八十餘人俱如此密將茅簪搗碎裝裹布中久則鉄皆碎拆一夕挾八十餘人同反獄而出後大作亂廣東各縣俱被掠奪殺官軍數千廣東被圍發兵六月始平司刑者不可不嚴

省視其獄囚

乾雉厭蠱

吳人有為商廣東全州者居久娶妻，善能蠱毒者其人念家欲歸妻問曰汝去當何時復來約以明年必至妻即下後年蠱以明年不來後年必蠱發而死也其人還鄉至期不行遂得劇疾將殆忽見其家有乾雉懸梁間烹食之病頓愈隔既五歲後往妻見而異其不死問曰汝在鄉得無恙乎乃曰前年得疾

食乾雉而痊故廣人至今傳雉厭蠱也

陳公惜物

天台陳布政選適早膳筋舉肉一變忽墮地
令門僕取起以茶滌過曰當賞汝：但鄙嫌
不食必棄去我自食之位至此能自儉惜蓋
富貴不能移所性端人也

水妖

弘治十三年六月抵報雲南御史彭奏稱海
南縣三月十日出一婦長三丈首大如車輪

黑膚朱髮口大可容一盆有目無眉有舌無
齒有鼻無竅有指無節惟耳小如錢云山崩
流出不知其所從來也後云南澤水漂流三
十餘里豈其妖與

蟹異

戴州同某蘇州人任山西霍州皂人山行見
一蟬鑽入石下縫忽揭石尚有七隻捕歸以
戴吳人好食持以獻之戴令急煮但其色如
故不紅異之投飼犬食之即斃遂不敢食

却問皂人乃言從石下得之因往發石掘其
下有毒蛇數條盤結其下蟹水族山中豈有
哉其異物歟

石田公羽客座新聞卷九終

石田翁客座新聞 新闢目錄

卷第十

雷擊石

零陵香怪

煤坑人掠害行旅

薛破靴

義贈厚報

吳女貞烈

楊尚書鑒戒子孫

寃報

王伽藍

酒傭遇仙

祿位前定

祿簿考人修短

烏從偶死

宿食有毒

聽鏡得驗

江西人險詐

竹茶山神異

轉生報寃

仙箕降筆尋屍

神責卜者誣妄

送子果報

拾銀還主

隣孀受托保全

夏昂鄉義

衍聖公知禮

鄧天君降筆

神語

嚴尚書

惡少報德

小猿

徐閣老

張公洞

宜興武穆王廟

宜興隕星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之十

雷擊石

江西布政司堂後庭中有一八角亭，蓋一奇石于中，忽雷擊為二，當斷處石紋隱，玉立二字如筆寫而真。

零陵香怪

江西建陽一大家有女子，平昔愛佩零香，陵無時去手，其女卒，父母惜之，買雲香袋置于棺中，瘞後，但少年經其墳，即有香風襲之，見

一女子與之汙合，即死如是者凡八十人
鄉里聞於縣知縣申上司將發其墓死女托
夢于父母求救縣官至再四不容發後其女
亦不再出為害

煤坑人掠害行旅

北京西山掏煤者坑深人慮壓多夜間道途
掠人縋下坑中每日具送酒飯令彼為役但
一入再不得出近被同事同行人事露官府
追出百餘人內一人入坑二十七年方得尋

回家已廢盡矣棄

薛破靴

薛破靴者自號一誠江陰城中人幼孫產皆
蕩性存貧而致豐養童時好學篤尚信義諾
一人言千里無悻恤人之急禍害不避夏氏
延為塾師夏氏江陰巨族嘗有訟欲訴詞不
得幹人聞主人跣躄即告曰我任之夏急具
舟理纏曰有舟有纏自當有人與往正不須
此乃貫錢三十文步往如赴水火詞入當道

責而不行明日又訴卒行之由是夏氏重其
義館之數年如一日一布衣必弊乃易靴破
不忍棄人故有破靴之名嘗出城南門拾遺
銀十六兩懷而伺還失者數月竟不遇持歸
以冬月買草履儲之盈屋凡雨雪坐于門首
見破履及跣者輒贈之夏月鬻蒲蓮見行旅
執熱濯汗及無蓋呼而與之久而費盡其物
乃止途次拾一屨必懷歸積久家有構舉籍
之極能理生後亦稍裕斯人較今世之浮薄

者絕無而僅有者也

義贈厚報

鳳陽指揮使陶鶴齡見舉人六人赴科皆騎
驢陶富而好義俱延入治具臨行各贖銀一
兩墨一斤衆中特留一人云諸公請先行我
有少欲言與其盡之其人被強殊快、衆去
却謂其人曰君未嘗北行風高地寒衣着要
備禦已囑老荆料理稍遲一日還當為君追
及諸友無慮也明日出贈絮衣皮裘銀五兩

墨四斤其人實出望外甚為感激又命二健
幹健馬三日追及諸友却告所以五人同聲
嘆羨不已是後六人皆第其人選兵部職方
未逾年陶故其子往襲職止該龍衣千戶其子
投文職方見而泣下急令人邀同行六人共
登訴于當道曰某貧素與陶昧某就試經其
門見某下駟時袴皆破裂裂特製衣禦寒倍贈
道途不致寒餒所以至今日其大義不能忘
尚書侍郎聞而悚嘆遂檢某人例與奏襲父

爵回行義者造物自致巧報如此

吳女貞烈

海寧縣鳳岡吳某一女許適何氏子為配厥子患瘵死其父母迫女再嫁不從曰我雖未嫁分已是何某之妻伺其瘵而已何荏苒六年不能厝及發殯女往何氏送殯其夕寢於夫柩之側夜半自經而死具木合葬之鄉人異其節

楊尚書鑒戒子孫

徽州揚尚書寧致政家居以朝廷賜銀製酒
盃鐫云少飲酒多讀書過家宴出此盃巡行
諸子孫飲時令其鑒戒

冤報

福建在城西門某者兄弟二人為燒餅鋪每
侵曉發爐劑麵時天寒作雪一擔夫荷糞二
桶停其門首入就爐火炙手本家弟嗔其清
早不利攘其所荷擔攘攔頭一擊而斃乃負
其屍桶并弃于城門外西湖旁其時人家皆

未興道上亦絕行止有對過王老嫗五更起
燒香課於壁竈中窺見之半年為茅者病故
却托胎於嫂腹中生一子燒香嫗是夜夢所
見荷擔夫來尚流血滿身是日亦生一孫嫗
默識其異迨二子各年八歲每相見便相
搏後餅家兒好養鴿一日登屋隱於鴿稜下
挾一甕隔家擲中餅家兒腦後墮地而死餅
家不知其故獨王嫗自見呼兒打曰冤家冤
家後嫗臨終呼其孫喻之曰彼今被你致死

寬々相酬何時可竟其孫遂出家石塔寺為僧

王伽藍

山西平定州往西離城十里許地名唐家嘗有老僧號王伽藍在彼結菴坐禪甚精堅但坐時見二青童侍立僧怪而逐之去數步從泉眼邊不見掘之得二古銅瓶青綠結秀僧以供佛因折野菊花挿入瓶經年花葉不衰至明年菊開時始結子八角者者質如青銅

其僧又能於旱時拜土神前求雨以其瓶置案上拜久之瓶中水湧雨即至蓋其心誠故也

酒傭遇仙

成化二十年江西平樂縣有酒保遇老翁云煩渴求酒傭與一壺渴未止又與一壺而去明日酒傭沿村索酒券錢忽與翁遇翁拉回家挽從棘籬中細路而入於山間花木四時皆開見二人對奕一人呼茶飲傭茶味清冽

爽人傭告歸翁送出傭問翁求花翁不允又
求翁詩云無紙傭巾中偶探得一請帖紙出
以求題送之翁袖中取筆將帖上故字一一
以筆抄撥作一處前紙成空然後題一詩于
上傭藏于家

祿位前定

正統間北京坐監一生因病神思昏憤被攝
去至一大官府主者云誤矣令放回遇雨避
於衙門中俱是長卓：上致世之仕宦者所

戴紗帽其人掀弄不動旁有一人云汝帽在西北卓上一掀而動上有七品二字遂復甦後任至茶陵尹

祿簿考人脩短

成化二十一年嚴州民王森死被二使者逮去見主者主者鞠問云三十三都王某非三十三都王某杖攝者三下省放還魂經一所小官府其間多人喧雜皆較查簿籍者問是何籍答云祿簿也即問我鄉商閣老有多少

祿查云尚有七石又問其子商良臣祿復如
何云已盡矣其人回生詢三十三都王某死
已數日適商良臣訃音至及其柩回宏載公
悲傷極至即厥死笑其日果懸七十日

烏從偶死

淮河弋人獲一雌鴛殺而野炊其雄盤飛煙
上不去顧見其雌亦投湯中而死夫人之懼
患夫妻各自相保者在：有之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

宿食有毒

成化三十三年彘口田家炒蝦為食餘者掛
之竹園陰處至午飯田夫因以前蝦飼之死
者四人蓋竹間多蜈蚣蛇類之毒也又常熟
孫世清偶食糟雞肉旋即腹痛三四日意前
雞肉畧有黃色或中毒也醫以藥吐之出地
遍蛇一條四尺蛇形但無鱗骨而痛仍不止
醫云尚有餘毒不能盡而死暑月隔宿食誠
不當食也人當戒之

聽鏡得驗

餘姚嚴敬年二十將赴秋闈聽鏡於門逢樵人荷擔而歌攀桂步蟾宮而過自喜必中式詣一僧詳之云必然中但遲至五十年敬究其說僧曰樵者朱買臣故事後果以任苒至貢入南監果五十而中

江西人險詐上卷亦有不同

時傳江西人多詐但舉一事言之杭之夏大理時正考官於江右知金溪縣典史某素廉

能獎逾過情其民之富者有事多受其刑奪
賄賂不能入甚致民怨又有大理公如此褒
獎無以為計伺大理過他府密令人偽為典
史茅持詞去代告致仕大理執不行其人泣
曰兄言家道頗足衣食初作吏出不得已今
官在此雖守廉潔學做好人幸遇大人謬獎
生平心事不為不暴白趁今日告歸全始全
終他日設有當道不能如大人旌賢勸能者
至倘為冤家巧誣不能令終悔之已晚大理

又加嘆賞其有識准行致仕案至其典史大
驚事亦不可悔矣江右之詐豈不信哉

竹茶山神異

海中有竹茶山自劉家河出海一日夜可到
山中有人居可耕種四時有花果有竹大截
作為筒可汲水鳥獸如中國但無虎多栗道
上一大石有盆廣袤二三丈滿中皆置當十
錢但人不敢妄取之取之則僵立不能行有
三神廟甚靈異又聞一山俱產鵝山窪處積

鷲毛及幾丈陷人不可行

轉生報冤

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北京鉄廠邊住
民王長子常於淮安販麩一去十數年不回
音問亦絕是年其妻因過其隣家一小廝呼
其妻曰姐婦其妻怪而罵之云我是王長子
死一年托生在此以因報冤小兒又曰婆兒
好飲呼生母釀酒與妻飲之其妻始悟其夫
知妻之故方號哭却問次子娶妻否曰無錢

小廝遂呼生母負往妻家指泥壁中探出銀五十兩與妻却言我被車夫某等三人打死埋于老米店岡子上一人已死二人尚在我與你去告執命遂聞于東廠二車夫俱被執抵命直引妻至老米店認屍埋處發而歸瘞之

仙箕降筆尋屍

洞庭東山葉襄以販布為業弘治十五年二月間往松江乃與家人尅定歸日而至期不

至家人請仙：問之附箕書云即吾魂也云
為舟人所戕投屍于澱湖棟墩今尚浮沉水
中當速往認久則腐矣賊徒三人今往海旁
分贓但未識其姓名不可捕家人曰屍久為
水浸漫發大何以識別又書云右手掩鼻者
我也其弟如言往尋之見一屍果掩鼻者疑
其未的祝曰尔是吾兄當轉体以示屍遂轉
乃斂之而歸後賊竟不知其何如

神責卜者誣妄

崑山城隍廟前秦某者平生專課城隍籤為業弘治十四年十一月某日其人往門外刷布口中似答人云且去我隨來也但見其鬚髮忽被火燃煌、其人遂奔入家即死凡三日復甦言至一官府令人押送至城隍司其神命吏抱文卷及百餘宗却叱其人云皆汝妄意詳籤判人燒紙者申到案者檢之止一宗我曾僉判餘皆虛申且容汝活十一日至日再攝果死

逆子果報

殷奉南京人以裝潢為藝其父挾于蘇常大家往來得錢回縱其花費因愛而生逆父有諫言輒相抵訾且見人訴父不是逆名甚著父卒有權骨生誌相者謂不吉以藥點去不久癩中復長努肉又以藥去之又長漸大至于如盤從旁叢生不已遂遍体及四肢皆結圓疙瘡如紫李以蛛絲纏其根墜落中如腐肺然一年不得寢臥俯而叫號日久如割忽

夢五六輩弓手攝去云汝父已告汝不孝矣
覺而呼來弟昂曰此夢必父在陰司告行今
遍身肉塊作痛正如處凌遲之罪豈非果報
言訖而絕

拾銀還主

杭州都府南邊胡海大者銀工也一夕經某
橋過有物碍足拾得銀拾柒兩明日携銀至
其處詢訪不得失主越三日始得其褚家塘
人其銀乃賣屋之價胡迳賣與之其人感激

不勝

隣孀受托保全

吳江吳守忠者兄弟二人姊妹二人俱在提
抱間其父母固初例遷富民長蘆編戶臨行
惶々然欲挈子女而往恐中道失所留亦無
可托因率諸幼累并所資托隣孀費氏信而
諾之日夕紡織以給四幼衣食四幼皆呼費
阿娘迨四幼俱長成與擇佳配嫁之娶仍以
托資分與二子餘亦及二女夫費一區々婦

人於禮義固莫之講喻况貧而孀者乃肯毅然許諾任保孤之艱終始如一而底于成於今之世使丈夫亦難况婦人乎費氏者真女中之丈夫也賢乎哉

夏昂鄉義

餘姚夏昂廷舉任南京太醫院吏日有贅壻張才德洪同處官舍廷舉一日行委巷中見餓莩一軀諦視尚有人色因問何以臥此尚能言云是餘姚人因以皂隸役在兵部輪額

班數為患鶴膝風歆家見病篤扶我及此廷
舉念同鄉僉扶歸用藥治愈其有鄉義亦可
重也

衍聖公知禮

太祖高皇帝一日與工部尚書嚴震云衍聖
公孔某來朝所繫玉帶美材也朕問後排
方與前料何如公即以手移後帶向前不敢
以身背之可見衍聖公為孔門子孫其知禮
如此

鄧天君降筆

徽州婺源汪普因練兵保障其鄉殺掠數多
詣玄妙觀建設醮事度亡適鄧天君降筆云
積福如山積禍如海雖推福山難填禍海殺
人數多尚可姦宿子女難容後普為張士誠
所滅禍報不爽

神語

國初一大家財富而橫除夕三神降其家坐
于中堂塾師潛窺而聽之一云滅其族一云

太重一云火其廬一云太輕一云自有料理
無何其孫娶館頭王氏女為妻淫亂妬忌卒
至覆蕩厥家

嚴尚書

湖州嚴工部震洪武二十五年以人才取用
見上上云老嚴我怎麼認得你奏云臣
為糧長十年領勘合魯得面君又云汝南
人此相有福即除淞江布政司參議署承布
政事轉戶部郎中本部具奏嚴某頗任今職

其家尚執糧役 特旨優免比為郎中賜宗
禮街侍郎宅居之科道以犯分見劾 旨云
可見他不自做侍郎來陞侍郎尋轉右都御
史公自度此位非積德之地後當累吾子孫
私謂家僮周六云汝多以酒飯餽監生令捨
他與鞠獄我但裁之科道又劾云嚴某每日
以大食羅抬酒飯餽監生門事自在後堂打
頓 旨云老嚴江南稅戶受用慣的這些事
也來說左都御史楊靖嘗為鄉人李賓御史

母改登聞院狀科道劾云楊靖與李賓母改
鼓下狀右都御史嚴震見而緘默朋奸妄上
律議楊靖調職嚴震抵死盖有例也 旨云
楊靖這厮弄聰明每每來說出妻追其父問
却說好个媳婦多被寵妾譖壞了楊靖著他
回家沐浴拜過父母自縊罷老嚴元是衙門
官仍着去做復北平道監察御史差往安南
封王與任尚書亨了太內臣一員同往嚴以年
老遠行特奏帶家人扶護 旨云三四五個

隨汝帶去是時無人敢言亦無例人皆危之
使回東伽南香帶復命上見曰汝好帶手
撫云臣用價銀十兩買得此帶以見上
問亨泰汝得何物奏云買得一小廝上怒
云怕戒絕他種類買來遂穿鎖肩井骨尋差
往廣西巡按修阡門三十六所阡不修則民
莫耕行旅莫濟蓋澗澗兩江交匯水勢洶湧
難為功公竭力設法繕完以聞上大喜時
公長子宗仁以訟事株連在刑部三日而瘦

死 上怒謂原問官韓景云他父在廣西修
三十六處陣門建此大功把他兒子淹禁殺
了他回教我何面目見他韓處以極刑就着
刑部堂上官與殮發喪教坊司用樂一路送
去後公廣西回陞今官一日上曰着李國
舅問藍黨事遂造府居之李却奏工部領材
料以怙寵每料俱擇大材公不容互爭以聞
旨云老嚴是我起家人與我惜材料李某無
狀削髮以漆其頭發口外為民久之 上謂

公曰李國舅去後我早晚被他妹子哀告恁
麼處之公奏曰思出于上上然之遂取回
一日公蒙賜酒霑醉臥朝房中忽光祿進炒
鷄麵上思公平日好食急宣公：醉不能
行宮使擁進氣急作喘上問汝何作喘乃
奏早賜酒困頓不勝行急故耳遂輟麵與食
從容與之談論後却曰老嚴尔休慮胡藍黨
累着你放心自有我在洪武三十二年上
不豫乃召太子建文皇帝諭之曰如常嚴

震是我揀選過的人我後汝好生看待又一
日嚴辭都祿上曰汝在朝廷做官不支祿
何以養生曰臣家有米千石借貸于鄉里得
利五分足臣食用上密差御史唐鐸往公
家廉得實復命上曰我定息三分他對我
却說五分可見誠實自茲信任不疑然太
祖高皇帝開國創業德度尚嚴公侍朝十年
官凡九轉無一日見疑卒致優禮殊常等第
一等福人亦見誠能動主之如此

惡少報德

蘇州承天寺鄉俗於時節博徒俱挾竒貨聚于寺以誘遊人寺前鄭德莊長子有賭徒王長子者以羊與鄭較勝負鄭一賭而勝蓋王長子鬻一女得銀三兩買二羊為賭資既而盡失悵々無聊却從鄭借羊因以翻本鄭子叱罵不容拘怒而去鄭妻知其故勸夫還其羊不從密與王長子銀一兩八錢俾從厥夫贖之王長得羊轉賭于人得利不資因贖原

借還鄭妻曰一向造物不齊今而始通將去
作本王長德之再拜而去後鄭子因其年編
里後退僉之際人多懷怨土人有二子迫其
父作死以禍鄭子子是夜不寧夢其父喚云
有禍至尚睡即起見有人縊于門惶惧無計
其妻云王長子嘗有德于我因呼來喻之王
曰但睡不必驚張天明事便難解此正是我
相報之時王長竟負其屍懸于己之門其屍
家二子來尋父見父屍在王長子之門却悔

恨曰死亦不會死却尋窮鬼人家二子解父
屍負歸自殯其事泯無人知豈一飯之德在
人不忘者若此人家賢媪人亦能彌禍

小猿

湖州戴山沈重倫原任河州府同知大族也
元末法度廢弛大家相率下海洋通貨于外
夷一僕患病海舡不利病人輿置海島山以
米給之約曰舡回汝存即揭標以示當來取
汝其僕在彼病漸愈食盡有一猿來為伴日

採山菓與食其猿乳者因與合生一小猿舶
回揚標見示僕得附回乳猿哀鳴不能隨投
海而死其僕在山見大蛇常入海食蚌其僕
埋利刃於蛇行道蛇因由道而刃割蛇腹得
珠論斗皆揀珠也亦挈歸搜取小猿曰沈氏
國初時皆藉入至今尚遺鎖小猿銅鏈在庫

徐閣老

首相徐公溥幼時家居一日雨霽未止見空
中一龍夭矯低拂之屋觚稜而過二天神前

控制甚力貌如色目耳大綠腿皆雕青又前
有巨矩毛具五采躡空而行意必風也公初
歷省試時夢人告曰狀元來公拽其人曰既
有狀元我却在此何處其人指蛤蚧而言曰蛤
蚧處即是汝公後中榜眼始悟蛤蚧與狀元
合介也先是鄉舉時夢一虎遇一人抱其頭
四人握其足公後執其尾公在第六名始悟
六人之名次第于虎榜首

張公洞

張公洞天中觀道士張碧泉云曾有樵者於
叢薄中樵得一小枝凡二並生一紅團狀如
藕屬清香觸鼻山中老人皆不識能意仙果
也

宜興武穆王廟

宜興城東有武穆王廟舊傳飛曾駐師于此
因廟為成化間知縣以城崩重築之土中得
一碑刊飛贈張魏公紫岩北伐詩至今存焉

宜興隕星

宜興成化十六年城中火後數日溪上民家
見火一團墜於屋上拋於地如錫如鎔狀忽
變為一虫狀如蟻螿而大蠕蠕而動蓄于水
盆中數日仍縱入溪中蓋是星隕耳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之十終

石田翁客座新聞目錄

卷第十一

胡宏易筮

夏御史

胡先生易筮

李匡

楊潤民

神石

玉馬

卷第十一

何舜賓

篁工

山人尋父

蔣道人

異燈

麗陽宮

處州山寺

光化人

吳搃旗德義

昌宗教

劉尚書教子

僧濟顛

郭千戶

胡翰有才貌陋

袁御史

楊庶夫

朱御史

徐權

闕里災

王州判

談敬運通致富

沈宣

杭州烈女

科場夢

確論

妻化夫

李牛郎發歲

火識

果報

色目人

陳主事

石田翁客座新聞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子部 雜家類

石田翁客座新聞卷之十一

胡宏易筮

正統間寧波鄞縣胡宏與寬有占筮術甚驗
皆據易義斷可謂神明矣其處孫珂御史死
後三年妻生一男其姑訟官白其所來州縣
不能處至布政司又不能理其姑從胡卜之
漸卦九五爻動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
之勝吉胡斷汝家當有千日之喜決于今日
而有不祥外非為議若然禍及爾家此子宜

在帝都所受胎今生鄉落為不宜亦復存千
日而死已而果然其言天地間未嘗有在娘
三年而生者事與占俱異又有蕭山孫子正
者富家也有公事縣中來建其承牌人至飲
食需錢還家僮與之爭至歐回家憤氣自盡
五鼓昇屍至孫門其隣隔墻達於孫：出卜
之胡得豫卦六爻安靜胡云雷地豫從外而
發生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是
有人命來擾已及門矣若弭其事須得楊姓

人為之調和求死者姑夫姓揚者張主始息

夏御史

夏璣德乾景泰庚午從胡與寬占科名得艮卦上九爻動斷云今歲必中敦艮在上中藏離火文明必現須至甲戌年許第省試宜作縣後有風憲之超及五旬宜退所謂反身為艮者止也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後果中鄉舉甲戌中會試任進賢縣知縣陞御史回十九歲即告養親六十告致乃號艮齋蓋志其所占之驗也

胡先生易筮

胡先生與寬初學易求仕不第落魄自如忽有雲
水道士蜀人也來寧紹間漫游無止一日忽遇胡
執其袂曰子四民中何所寓也胡易之不答道士
曰我有為而問之何不答乃曰我學易將以求科
舉以發身曰子命忌此何妄求也我有術無人可
授意此地有人故來久無所偶今幸見子且讀易
吾術有所歸矣遂率二人以密事扣皆竒中遂館
道士於家乃盡傳其秘

李匡

李匡者台州黃岩人幼時父議某氏為婚父故欲
乘喪成禮外家執不從制滿母尋故母服甫終祖
父又故承重獨祖母守孤孫三喪十餘年祖母曰
我亦旦暮之人不幸反有服加汝其婚迨無可托
畢之日門戶零落嗣續之計付之茫然且預為汝
納一婢子粗侍汝早晚浣濯補綴耳婢入四越月
有娠其子亦卒訃于其妻之家妻父母挾女往奠
之畢女遂留不歸父母強之告曰死者吾夫也吾

所倚為生者我雖不識其面名分固在其蹉跎至
今日之不幸蓋由我家執禮之過也今太、在堂
、無倚我敢恣然自回不遇頌其養人心天理
安在自是於夫家侍養祖姑甘心辛苦以孝稱於
里閭其婢遺腹迨生一子曰吾今有依與其生母
頌復勤撫既長教以學業十七歲遂第丁未進士
除御史陞至都堂上章自陳其母之行 朝廷推
封旌表其母、已垂白尚室女也

楊潤民

正統初新昌楊潤民者有才譎度量任副都御史
巡撫兩廣公曰獠蠻者豈皆獸心而非人哉乃榜
示諸洞者曰汝之行劫擄害地境亦皆急於衣食
故也今後量地之遠近刻日令爾長率衆來軍前
按季給與米布令汝飽暖以消盜心如不悛者定
行兵勦於是移文湖廣各省貨用所需山積至日
果諸蠻衆首來受給又有作奸者曰彼豈能養我
一生且給且劫公因諸酋至詢曰汝等可自言某
洞向化某洞尚懷姦未戢諸酋乃明指而陳之公

復出榜諭其間曰知汝衆人所給未足須令本洞
具名率衆當如數加與其酋果率衆而至容入城
令一門為進一門為出井然不紊乃呼其酋戒曰
我亦忠信結汝類汝皆為 朝廷順民免其勦伐
背信忘恩仍擾地境可殺無恕於是一洞之蠻
戩各洞警攝公之政恩威並著至今兩廣立祠祀
之仰之如神明然巡撫者動輒加兵公移俱耗
無寧日所謂事在人為耳

神石

松江柳邊有錢氏墳蓋吳越玉鏐之宗人所墓塚
上立一竒石高三丈許四面玲瓏形肖竒恠塘橋
張氏取去卒至火焚之又轉於上海陸大用家遂
業廢人亡後至平湖毛廣主事家未登岸其父中
風而卒又松江某家買去未至家主人先死今棄
於橫浦上人稱為神石云

玉馬

松江塘橋張氏舊族也有一白玉馬高五寸長如之
繫於紅玉椿上其羈繫亦紅玉馬背生成淡黃玉

猿謂之心猿意馬竒玉也張氏子不肖負債七十兩
准与胡九萬家成化年間入内帑給價不訖

何舜賓

蕭山何舜賓任南京御史才而墨行事敗編戍行會
宥還鄉仍妄坐驛船知縣邠魯以御史謫官狠惡
貪忍之流惡其豪逞執而杖之仍發戍所押解四人
令于中途謀殺之解回仍謀殺以滅口魯陞僉事去
縣何次子集百為父執命魯被剜去一目擊斷左手
大指折落之又折其一足遍体搥擊手無餘惟存少息

而已及括舟中贓蓄白之兩司兩司將禁何子何
子曰不須禁我、以不去我為父報讐不共戴天今
日魯死我願抵身抵命若魯去此我即同行務求
同死然後可雪其冤豈畏死而作匿名遁跡之人以
苟求活耶此真烈男子也後魯拜懇何子以求怒何
子怒曰吾父死豈拜跪可抵命耶兩司申巡按何子
正徒魯以贓多發戍書此為厲惡小人之戒

箕工

洪武間箕工杜某甚得上意每能直言一日方箕

勿心宣戶部尚書 上曰民田多有侵我官田與我
清筭出來都改官田尚書承旨去訖杜筭即奏曰
民田民間自買墾肥田所收比官加倍民除食外
多餘也出米賣反通有無可相資養若一改作官
百姓無心怖種好稻民貧缺食國亦窮耳 上曰
你也說得是遂令戶部不行

山人尋父

蘇州太湖西山某者挾小本往襄陽開酒肆二十
餘年初十年往、有書回後十年杳無音耗當初去

時長兒十歲次兒六歲二子俱長立恃父在襄陽
至彼迎尋數千里至襄陽其父又轉徙河南未知
踪跡至一酒店買酒飲主人問二子鄉里姓名二
子告是西山某處某姓主人答曰我亦同姓同里
問某家某人其二子存否如何二子答某正是某
家之子為尋父而來然後審是厥父出書誌證父
子抱頭而哭其人已別娶亦生二子所積有五萬
金欲挈婦歸酒婦與子婦不欲乃中分其財其業皆
與酒婦與後子主之隨二子而歸

蔣道人

弘治十一年揚州如皋縣有蔣道人者居丁堰鎮軀
幹極侏儒性且謹密為人朴訥父早世無依母又改
適因投礼某僧為徒僧憎其不慧常遭箠楚後轉
移真武廟乃蓋茆屋兩間自棲勤誦雷經不廢日
夕忽晚有一貧人求止道人告無可宿處况天又寒
且乏舖蓋其人強止于其臥床下道人因掣破衲覆
之夜半聞其人乃與人對言云此子可度但無福有
束一把姑與治人濟度數年再與此衲令其以布縵

濟病亦可半世已而寂然道人隨挾其衲逸去垂手
摸索衲故在人已無跡矣遂驚因收衲來自造有
疾求治者乃泡棗湯飲之立愈即遍傳四方亦能
前知病無不瘥者有啞者飲湯墜一錢于地叱其人
拾其人隨應聲而開言如流折足盲目俱可復棗
用盡疾人論斤買施不日又盡其衲今亦分扯無餘
不受人厚報止投香錢三文一日亦有二三百之數江
右鄭在贊往問曰某晚年得子未知可成養否答
曰保無虞但此兒有雙頂旋紋稍偏在左果然又

云此兒生足下為享其福後當大發足下初富中年甚落不稱自茲以往進、不訾矣人以是信其前知也常於病人家喻其庭響之驗人又謂其鬼神為役不可曉也人有扣其何術得此靈驗曰我素不曾學術人來強我、信意以奉支吾人耳何嘗計其効与不効也其言人禍福亦偶然耳

異燈

徽之歙縣有靈山高山峻不秀有寺據其椒寺之僧每六月修水陸齋、畢夜有天燈萬注四山飛集續

逐、遊行殿中旋遠再四而上有方亭氏居于山下
心嘗疑燈所從來密儲火於佛之後俟其至忽啟幕
發耀時燈遂泯然無覩方乃察燈為陰炬因燦于
真火之陽以致陽勝而自滅如此余聞天燈之說
蜀之峨嵋晉之五臺以至金陵茅山亦或有之皆出不
時未似此刻日可見尤為異矣其寺舊有一人因燒
香于寺上以燈為疑夜潛宿供桌下見燈來以香
盒盛而蓋之翌明啟視乃一樹葉自是數年燈來
不入殿中余又聞使西域者行曠野中無邸店夜宿

一大樹下其樹上萬燈煌煌明日視皆樹葉放光使
回止此樹下如舊豈自一種樹葉至夜有光歟

麗陽宮

麗州麗陽宮蓋其土祇也人往祈夢如九仙一體嘗
有一老者其子因出外七年不歸其老往祈于神
剖開一梨與之其老寤而號哭曰梨俗謂之離又謂
之梨子今父占子得梨子也豈吉兆耶旁一辭曰梨
七月熟此梨開見子之兆汝子宜七月回已而果然
溫州周狀元旋祈夢見一片犬肉置小兒上及第後

始悟狀字也又有郭知府忠因民家失盜無獲往祈
得永豐倉米漲溢于外後獲盜姓米名廣又有劉
僉事未第時夢手一蚕抽司回顧問一紅簋前有燈
鬼持以引導半途而滅後得今職悟蚕者分司官
也為一指揮故其第洪祿借職劉公執不從祿奏
執其陰私提至京問白行至中途而卒又有金太
守文弟忠祈夢出廟踏看尸死後除南京御史有
悟遇尸之說又有一秀才祈功名神云你功名列法
海寺前便見既寤即往彼天將明見一操卒以鎗

於地對寺嘆曰山寺日高僧未起筭來名利不如閑
其人後竟隱畊鄉人揚璉因葬父意其地不得正
氣延地里師相之欲徙過地師同往祈夢璉不得
却從師夢之一鴉啣一書簡又群鴉飛起在前神
告曰璉自知之告璉莫喻適因其小子手中扯一
冊地里書中揭一葉囑父曰且看、璉視之書中有
語云第三鋪星號寒鴉成群飛落在平沙但以
前星為正穴峯、相對必榮華遂定遷無疑矣

廣州山寺

處州詹翊任潮州守府衙照山：上有寺上下
有小寮忽山頂夜發光僧告詹謂埋藏欲發之
詹往以杵椿其頂四圍有空處作声詹乘隙力
為之得一窖五十餘萬兩皆白物詹以千兩施
庵僧挈金而歸其家非止埒封

光化人

光化縣一人挑穀一石山中行遇夜投宿於人
家其家止夫婦二人婦見穀謀於其夫曰當擺
佈取其穀濟飢曰夜半偽為鷄唱促其人出門

主人先持一斧截於路喝不得行其人哀告求命云穀應取去但中有少乾糧乞容取之主人云我自取還你置斧於地俯首取間其人拾斧斫破其主人之頭而仆于地其人竟置斧挑穀而去婦亮夫去已久不回恐天明往巡路而行暗中聞一人呻吟地上將謂挑穀者逕拾斧斫斫之碎而死正其夫也造化之巧如此

吳總旗德義

成化二十年河南陝西山東山西遭旱四年無

收民相食甘州王某富族也家八口馱四騾八
皮箱尋至襄陽石花街吳總旗家借止吳以小
庄宿之許其自耕頃田為活且附八箱吳處皆
金銀後時豐王回吳歸其物王筭食價吳毅然
不納至今為親友餽送不絕永以為好

昌宗教

常熟昌宗教以刊書為業嘗役于文村朱氏因
迫歲除得傭錢一千布一疋負行道中途一村
夫問曰老父得無費力乎我亦同行願相代力

何如宗教不疑竟與之負其人員之而逸惟聲
回越三年忽一人詣門拜曰我乃代員丈錢布
者比時我負湖塘蔣氏債有妹即日嫁人被逮去
禁于家愴惶無計出行偶得文物贖妹成姻大
是恩德固非盜竊也實出窘迫耳今挈二小女
願服事令郎秀才以補前過秀才宗教子希顏
也希顏曰既能濟汝急非敢望報已知汝女乃
良人也慰謝而去後希顏官至南布政

劉尚書教子

江右劉廣衡任刑部尚書一日正改堂稿其子
喬從旁而竊視之劉乃掩卷曰汝好去季文朝
之職這等官非汝所宜學要壞心術其教子之
正如此後喬亦為御史中丞云

僧濟顛

杭州淨慈寺有僧名濟顛平昔於街坊上好打
勛斗語言無度或言偈語有深旨嘗見尼僧化
鐘求偈云師姑鑄鐘有鉄無銅若要鑄鐘連聳
世松持与人看皆謂之絶倒謂尼曰汝被嘲調

也鑄鐘亦不成踰年有木商因隨喜到尼庵見銅
破問尼何不重鑄答曰先年欲鑄因被濟顛老
師相戲故已之至于今未成乃索其疏覘之遂
知二商名王連從耳張世松二人樂共施成之

郭千戶

汝寧有守禦郭千戶夢與五人同行郭白衣餘四
人衣青入一軍人家至其二門見揭黃紙書九天
應元雷聲普化三尊郭誦念四五遍遂退出其
四人逕入內明日思其夢之異令人探其家果見

二門有所揭其夕生五犬四青一白者白即死

胡翰有才貌陋

胡仲子名翰字仲伸金華人任衢州府教授宋景濂荐修元史其形侏儒面麻黑跛一足陋甚高皇厭之史院各執事皆陞惟胡止行賞而已有言其學問精博文章超絕者上曰胡翰摠便是班馬朕亦不喜因得令終教職

袁御史

袁凱松江人國初任御史導駕郊天是日陰

雲大風 聖意咨嗟謂天不鑒其衷誠凱奏曰此
正雲從龍風從虎之兆也。上悅後每食必輟饌与
之凱知 上之寵遇特厚乃奪之机也一日侍班
忽心跌仆迷決輿歸遂發狂執刀殺子與妻。與子
皆不能堪家人鎖之少寬則入市號叫殺人上
撥醫調治不愈歲餘乃放歸終日蓬頭裸体沿
街拾穢叫罵逐人。不敢近雖平故舊亦遠避後
高皇登遐凱不知之其友一人知所為却擎拇指
謂失曰却這箇今日先生已無虞矣遂拍手大笑

回家衣冠之始與人接方作狂時家人畧不知
察何其智哉凱在元時伯顏用事乃作二詞揭
朝門詞曰長門柳枝千萬縷總是傷心處行人
折柔條燕子啣芳絮不鳳城春做主又云長門
柳條千萬結風起花如雪別離更別離攀折
無多舊時枝葉伯顏察知物色凱：一面匿
名不出國初始出仕

楊廉夫

楊廉夫名維禎元末人第進士元革命偽吳張

士誠據蘇杭一時士夫皆被羅致獨廉夫不就
國初太祖徵至金陵謂曰張氏寵絡江南人
物汝何不出對曰非其君不事又謂曰尔却來
我朝為我用耳楊奏曰但可惜臣老無能為已
遂放歸江東金翰林詹同文筆為詩文送之
廉夫亦作老客歸謠以謝諸公而歸

朱御史

崑山朱御史弼字良用初任知縣今職時靜
坐夜室中聞有人在旁曰汝做得官壽夭耳

回顧無人因問曰汝在何處鬼答曰我在雍瓦裡
良用官不久而卒。之年恰四十八歲以我在
雍瓦裏四字得四十八畫暗合其數云

徐權

蘇州北濠徐權者牙僧也一日偶至下塘居停
主人朱家門內拾銀五十兩伺久不見人出竟
懷歸明日發瘡欲往候其人不能行令人覘之
見主人與失銀客作執遂召之還越日權家準
客貨石青二十斤價五兩數日不得售遇造王

府人來爭價得價一百二十兩豈非天償之耶
關里災

弘治十二年六月十七日關里災十四日兗州知
府龔玄之夢聖像左右耳俱出火有龍蛇交飛
昇天血流滿面十五日謁廟揭幃視之如故十
七日火廟貌俱毀累朝誥牌一空古木亦盡

王州判

蘇州南濠王震伯東任東平州判官景泰間張
湫河決差開水分殺水勢得古墓有石碑刻云

前卦吉後卦凶百二年水來衝幸遇王州判移
我葬河東因遷其柩於河東厲垓西并石碑
埋焉惜乎不知是何前人也

談敬運通致富

蘇州山塘李繼宗巷談敬者極貧無生理一夕
夢有小兒扯其衣驚覺起出門坐白阿媽橋上
拾得錢一文早有人提二麩叫購談以所拾一
錢購勝之賭人就以十二錢買其麩談以十二
錢為本轉與人賭不數日得錢五千其妻之兄

販猪江北談亦挾錢五千趁舟同販猪回至常州地方夜泊五更舟中猪忽觸驚跳一猪上岸談持撓鈎逐於道上見一尸橫談以撓鈎摘開見尸腰間有物一袋解視之乃銀懷之竟歸猪與妻兄載回又得過本之利自此遂得致富

沈宣

沈宣明德杭之學生工古文與詩累科不利五十年始得一分教子生性夷坦好酒不能理生落魄不拘小廉曲謹有高賓盛筵招之或不赴途

中遇鄉人邀與市沽斗酒亦肉遂忘情霑醉
後或橫臥道上明日人讓之曰一醉而已酒不
擇酸薄曰同一醉耳余頃年遊西湖明德買二
編挈白酒一壺至湖上僧寓余已與史明古劉
邦彥入山不偶明德自烹其魚竭其壺謾書謔
語因遍囑舍奴曰主人回示我謀醉也既醉即
見主人矣杭人傳為故事在任未久丁母憂回
甫褰事其廬火亦在醉鄉鄰人掖出火中對火
默無一語但清淚被面貧且有病不能存欲趁

援一教職以圖斗祿為養至京過飲燒酒疾甚
書一詩卻壁云腰纏更乏一文錢白髮誰憐老
鄭虔大雍瓦浮杯心不醉小樓支枕夢難圓一家
骨肉三千里半紙功名六十年又被鷄聲催早起
北憲明月照寒氈明日之夕則氣絕矣余悼之以
詩云青氈落魄衆堪憐每科場讓少年原憲
長貧還有病淵明一火竟無廬小篇絕筆存孤
邸半紙浮名付冷氈夢憶西湖是歸路梅明月
色依然

杭州烈女

杭州錢塘縣西溪留下人石島中有金廷器者一子議某家為親未成婚而子夭死其女聞之大慟抗俗室女死夫不哭不為服以存改嫁之意此女殊常夫死往服孝塋回不脫服來歲父母謀議他適女曰人生一夫分也我非猪狗逕注金氏守制父母不能阻極意孝養翁姑鄰里稱焉其伯氏有子與求妹為配早晚以時相依作勞服勤先於衆不矯作色但怡愉之心則毅然如鐵石人不覓

其為烈女也但有司不能旌表之為可惜耳

科場夢

壬子科浙江開科主試者夢人謂曰解元秦文廣也遂與同考言其異至揭曉果秦文為榜首其卷屬廣字號云神之巧應如此

確論

北京戶部史員外常云今之仕宦者多是官做人古之仕宦人做官也其言有理書云不惟其官惟其人信夫

妻化夫

崑山某人家貧好賭妻嘗燃灯坐灶墀下績
麻其夫賭輸回垂頭喪氣蚯蚓而卧于妻側
見妻屢以灯釭轉換釭口夫問其故妻云恐
釭口火久作熱則耗油不能了我所事夫
又問若買油幾許能爾爰惜妻答止一文錢
其夫心悔云我一擲乃三五十文如此作賤
累妻子在家歷辛守貧遂棄賭改行家亦漸
昌盖由妻之化也

李牛郎發藏

常熟地名雙鳳有李牛郎者家頗過一夕夢
有人告曰某坵內有埋物汝可用某牲祭過
發之可得李云我急無錢可辦又云明日有
人將銀五兩還你可以此為之明日果一人
持四兩六錢至李私喜應夢但銀數未足耳
忽一人又持四錢至正及五兩是夕遂設祭
、後掘土及六尺止有水牛角一副並無餘
物其家至今存之信乎財之不可妄求也有

如此

火讖

海寧安國寺甚宏壯宋時所蓋工費不訾一日群小兒鬪然相叫通衢有兩頭人走來傾城之小兒逐之畧無所見止一小兒見之却云入安國寺已不見矣俄寺中火起一焚無遺始悟兩頭兩點从人是火字也

果報

宜興某家頗殷富一日雨中有入自稱本縣

張外郎借避雨其家因知是縣吏烹鷄釀酒
款之言次繆認親屬愈加敬愛又引入內見
其所積穀米張吏遂萌心越數日出批逮
其為解云南軍其人愴惶莫措竟投張吏張
云須得白米三十石可了逕出如數與吏消
弭其事皆虛設陰謀挾取之也無何其人夜
夢張衣青衣白布勒腰逕入其家牛欄中是
夜生一犢腰束一白道正如勒布也張吏亦
是夜死其果報也應響

色目人

王文振雲南城外人其家下客有一色目人
居其店因寄銀三千餘兩往八百里外討帳
死於其處王文振因其財營遂不訾後婦有
娘臨產夢回：打門夢覺妻產一子以是知
回：托生子長遂破敗至父死財盡子亦死
而後已

陳主事

常熟陳傑任刑部主事嘗問強盜十餘人皆

已抵法一日陳偶有小過發監夜坐看書見
燈光漸若掩蔽乃顧後見一鬼似影手一梗
問之不應彷彿似前犯中一人曰某毛頭陳
云汝不是毛頭即跪下點頭不語陳云汝一
起真犯情罪俱當發落了更有何冤明日命
吏取原卷細推畧無可容之隙陳曰於心無
愧矣但看得毛頭與一同事未獲明夜復至
陳又問諭汝罪無枉但一起某人未獲我已
督獲去矣鬼影遂滅後逃罪者六逮至及法

信乎瀧崗之表有求死犯不得生終夕不寐
也今居刑官者宜鑒如鬼物相冥、尚負辨
者司刑者合慎諸

石田公羽客座新聞卷十一終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之三十一

三



序震澤紀聞後

古之國史隨事直書善惡無隱惟其所見所聞而信焉則傳之此之謂信以傳信也狀而人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是故所見則異辭焉人或聞其所聞而不聞其所不聞是故所聞則異辭焉人或傳其所傳而不傳其所不傳是故所傳則異辭焉故曰見也者有不見也聞也者有不聞也傳也者有不傳也將有稽合異同

震澤紀聞序

一
考正得失以成一代之信史夫非學有餘文而才兼多識者其能與於此若太傅王文恪公其近之矣公起家編修仕至大學士專領史職者四十餘年率善道而能守官嘗預修憲孝二廟實錄書法精覈時稱良史此編譜乃其監修之暇述所見聞以備筆削益自洪永迄于弘德凡忠賢之遺行奸佞之隱情靡不畢載而

列聖聖政之大者亦多附見其文直其事核而

是非不繆於古人其於正史不爲無補昔宋徐勣氏重修熙寧正史上言宜取時宰所錄以參較得失乃就韓范諸家取之文恪公今之韓范也後將有叅較國史而欲稽舊聞者舍是編其奚適矣公自弱冠以才行顯名當世立朝清直有大臣節事見陽明王公所爲傳中

震澤紀聞序

二
欲引置要地公絕不與通張溪銜之至欲中以奇禍賴

孝皇仁聖乃免公之大節此其彰彰最著者而世之知其深者或鮮矣予因讀公紀聞而有感焉因附著其事以終後編之義且俾後之修史者於稽其類云

嘉靖三十年二月初吉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前進士新建魏良貴撰

震澤紀聞目錄

卷上

宋濂

詹徽

王朴

王行

建文

姚廣孝

恩張

景清

鐵布政女

平保兒

王彰

李幹

震澤紀聞

目錄

戴元禮

王賓

盛啓東

王府尹

皇甫仲和

王振

陳繼

薛瑄

張益

馬瑤

倪謙呂原

胡濙

王翺

劉鉉

楊暄

李秉

王竑

陳文

錢溥

李賢

吳惠

盛杲

卷下

萬安

孟密

懷恩

梁芳韋興

湯乘

徐溥

丘濬

吳寬謝遷

震澤紀聞

目錄

葉元

劉瑾

趙風子

李東陽

焦芳

讀李文正墓誌

楊銘

震澤紀聞卷上

吳郡王 蓋濟之輯

宋濂

宋學士濂以文學受知

高皇帝最承寵眷後以老致仕遇萬壽節則至

京賀 上與之宴恩數尤洽一日與登文樓樓

峻涉級躓焉 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復來

謝明年萬壽節前數日 上曰宋先生

其來蓋忘前語也久之不至曰其阻風乎使

使視之江不至曰其有疾乎使使視之家濂方

與鄉人會飲賦詩 上聞大怒命即其家斬之

已而入宮上食 孝慈命左右具蔬膳於側

上問何為曰聞宋先生今日賜死故為蔬食以

資冥福 上遽起命駕前雙馬馳赦之曰不及

罪死會前使阻風錢塘江得少延後使至則已

反接至市矣急宣詔得免久之孫慎獲罪復執



濂至京將殺之 后復力救曰田舍翁延師尚

全終始濂教太子諸王可無師傅之恩且濂居

家必不知情乃免謫茂州行次夔府卒

或云濂之謫也憇某寺有老衲濂與之語曰

吾聞內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為自以

無愧何至是乎僧良久曰先生於勝國嘗受

官耶曰編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此說未

識然否湯識之

詹徽

徽湖廣人父同仕偽漢守南昌因家焉

高皇時為左都御史性悛忍賊深嘗奉命與

懿文太子同錄囚 太子屢欲有所縱舍徽爭

之不從間以言于 上曰彼所執是也

太子因言治天下當以仁厚 上怒作色曰

汝有天下為之 太子惶遽自投金水河中左

右救之得免 上聞令驗諸救者凡解衣而後

入水者皆歿 太子從是得疾語 皇孫曰我
之死微爲之也無忘我讎他日微坐藍黨事將
收之 皇孫與錄囚問微死囚當加何刑對曰
斷其手足乃叱微曰汝罪當死速卽此刑遂伏
誅

微洪武初袁柳莊相也曰公五岳敦厚眉目
插鬚口如四字面肉橫生凜然威赫且天庭
司空紅黃氣二道衝入髮際四十九日當有

漢澤雜聞

卷上

三

二美除不脫風憲官二品果拜都御史後二
日制陞都察院秩正品十年之內兼掌吏部
後忽目光射人坐黨誅

王朴

王權者陝右人更名朴

高皇時爲御史性慙數與上爭是非上怒
命斬之反接至市有旨釋之還見上上曰
汝其改乎朴曰陛下以臣爲御史寧可戮辱至

此且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
今日願速死 上復命反接至市過史館大呼
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 皇帝殺無罪御
史王朴朴臨歿作詩云行刑者復命 上惻
然問朴死何言以詩聞 上曰彼有片言亦當
以聞况詩邪行刑者數人俱坐死蓋 上惜其
才欲折其氣實無意殺之也

王行

漢澤雜聞

卷上

四

行字止仲吳人少有異質家貧無書以學聞門
大姓徐生藥者家多書乃傭于其家主藥肆每
出藥裹書其上殆徧主人問誰書者曰藥肆中
博士元時俗所稱召問曰若欲讀書乎以數袞授之
數日問之響應無窮者主人歎曰吾家有書無
人讀若能讀而無書乎乃畱之恣其披覽三年
不下樓主人命家厚給之一日辭去曰書讀已
徧矣自是以文學鳴于吳洪武末行且老矣欲

之金陵所親或以時情叵測止之行曰虎穴中
可以遊戲遂往至于武臣藍玉家爲其教授久
之玉見上上怪其識進曰豈遇異人乎玉謝
言臣家塾師朝夕共談耳因召見之語不合後
玉以謀反誅事連行坐歿

建文

太宗師渡江薄都城建文君闔宮自燔死然或
傳寶自火逃出或傳蜀府兵來赴難竊載以去

震澤紀聞

卷上

五

莫察其實故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訪張僊爲名
實爲建文也終莫知所之正統間有御史出巡
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趨不退問之則獻詩云
云乃建文也御史奏之朝詔廷臣會問亦不察
虛實後卒于禁中詩曰流落江南四十秋歸來
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
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
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姚廣孝

廣孝吳之相城人也其先世業醫廣孝幼名天
禧嘗白其父曰兒不樂爲醫願讀書出仕不則
從佛爲方外之游元至正間爲僧于里之妙智
庵名道衍嘗從高啓諸人游徧遊湖海工詩善
書博綜內外典兼通術數洪武四年詔取高僧
以病免八年詔通儒學僧出仕禮部試中賜僧
服還山十五年孝慈皇后崩諸王各奏乞召

震澤紀聞

卷上

六

僧歸國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舉道衍等三人
太祖親選衍住持北平之慶壽寺事太宗
於燕邸者二十餘年深見親信與密謀以靖難
功拜太子少師御筆更今名終不肯蓄髮嘗賜
二宮人不能辭逾月猶處子也乃召還之不復
強蓄一大鷄每鷄一號卽起朗然誦經嘗以賑
飢還吳有王賓者高士也廣孝與有舊詣之閉
門不納三往乃得見無他言第云和尚錯了也

廣孝嘗過闔門見酒家懸幟字甚工問誰書者乃一少年召與相見曰汝相當貴能爲吾子乎家有何人對曰惟老母與妹少師見憐願以身事乃辭其母復來廣孝迎謂之曰惜也年不甚永官可五品耳歸以見于上曰此行得一子

上爲賜名曰繼使侍太子讀書於文華殿後廣孝復以使事出還於道得疾抵城門不入命其下爲幄曰上將來視已而駕果至撫

震澤紀聞

卷上

七

勞備至賜金唾盂且問有何言廣孝以手加額曰出家人復何所道但洽南洲好僧在獄久願赦之立詔出洽洽者亦吳之名僧也嘗爲左善世忤旨下獄是日出拜牀下髮已覆額矣數日駕再至問疾尋卒追封榮國公諡恭靖後配享太宗廟庭初廣孝之卒也繼計於上上

曰汝父歿有何言曰願陛下厚恤臣家上大怒曰汝父平生與吾語何嘗及家事乃逐繼使

使至相城召其弟姪入京賜第以居金帛充溢然兩人皆農夫愚騃特甚上嘗憶廣孝言爲僧者宜與家絕且邏者於其第中往往得廣孝遺筆亦云乃復還兩人于家繼於仁宗時召爲尚寶少卿卒年四十二

恩張

隆平侯張信初爲北平都指揮使時建文疑忌諸王而忌燕尤甚密敕信使圖之信受命日以

震澤紀聞

卷上

八

爲憂而不敢言其母疑而問之信詭對曰兒統兵百萬安能無憂母曰吾觀汝之憂非此之謂也其以語我信乃屏左右言曰今有密旨云云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獨不聞爾父之言乎蓋其父嘗言王氣在燕分也信聞之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敕趣之信艱然起曰何太甚乎乃啓見王三往不可於是乘婦人輿徑詣王府王見其挺身

來造知無他也乃入之信拜於牀下王偽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然有事當以告臣王曰我誠有疾何詐也信曰殿下猶不以誠語臣今朝廷敕信擒王王果無意乎當就執如有意乎當以告臣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吾一家之命在子矣呼為恩張乃召姚廣孝等共謀語次簷飄瓦墜地碎王惡之色殊不憚廣孝曰祥也王罵曰子又妄言何祥為廣孝曰天欲易黃瓦耳是

震澤紀聞

卷上

九

目謀乃定

景清

清陝西真寧人洪武乙丑進士第二人累官副都御史 文皇渡江駐金川門百官出迎皆拜伏清獨植立罵不已 上責之曰勿謂吾為天子即為親王若敢爾其罪云何清應曰若今日尚得為親王耶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頃之近前若有所啓則含血直沁 上衣遂醢之

夷其九族久之 上晝寢夢清入繞殿追之曰清猶能為厲耶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至數百千人謂之瓜蔓抄其村今為墟焉

鐵布政女詩

鐵鉉色目人也建文時為山東布政使 文皇師至城下攻之百方鉉隨機設變終不能克以礮石擊其城將破鉉書 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久之不下姚廣孝獻計曰師老矣

震澤紀聞

卷上

十

不如舍之而去 文皇從之既即位以計擒至終不屈被殺其家屬發教坊為娼鉉有二女皆誓不受辱 仁宗即位赦出之皆嫁朝士二女為詩自述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縮臨粧鏡雨淚空流溼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荒此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

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
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平保兒

平保兒不知何許人建文中從軍與王師戰于
小河保兒槍幾及 上馬忽蹶乃免 文皇既
正位問小河之戰窘我者誰或曰保兒也召至
問曰彼時汝得朕將何為保兒曰殺之耳 上
命引出斬之既而曰忠臣也赦之以為北平都
震澤紀聞 卷上 十一

王彰

彰河南鄭州人為右都御史 永樂中有告周
王將為不軌者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
彰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 上曰非汝所知也
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為矣彰曰以臣之愚
可不煩兵而定臣請任之用幾何人曰得御史

三四人隨行足矣然必賜勅以臣巡撫其地遂
命學士草敕即日遂行兼程而至黎明直造王
府王驚愕不知所為延之別室問所以來曰有
告王謀反者臣是以來王驚跪彰曰朝廷已命
丘太師將兵十萬且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
相語今將若何王舉家聚哭彰曰哭亦何益盍
求所以釋 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出惟公教
之彰曰能以三護衛為獻無事矣王曰謹如命

震澤紀聞

卷上

十一

乃馳驛以聞 上喜彰隨出令曰護衛軍三日
不徙者斬不日而散遂以無事又令其下為微
行以訶事官吏有貪酷者坐死人情震讟間歸
省其母母為具以本州知州為託彰曰公法不
可私也俄有丐者至母以餒與之明日至府御
史以餒獻彰即丐者也彰嘉之曰吾事亦相訶
為法官當如此矣其母自彰去遂臥不言亦不
復食彰馳往跪問母終不荅彰曰得非以知州

之故乎當聞於 上為母赦之其母始言始食
知州者得免

李幹

幹字貞臣睢州人嘗仕勝國後事 太祖為吏
部郎中謫戍寧夏 太宗時有丁某者官翰林
上時時召對因問曰若少從誰學丁以幹對
且言其學行 上即遣使驛召至京丁不知也
一日 上問丁欲見汝師乎丁叩頭謝即出與

震澤紀聞

卷上

三

相見授翰林待詔時幹老矣乞致仕許之曰臣
無家矣吳中有故人盛景華願往依之至吳景
華館之家使其子弟從之學一日感疾謂景華
曰吾且與子永訣何以處我曰先生即有不諱
當殯之先人墓側幹厲聲曰朋友死於我殯將
復歸之也予無歸矣尚何殯為景華謝曰某言
過矣當葬於先人墓側幹曰善抗手稱謝而逝
今其冢猶在盛氏先墓盛子孫歲時祭之

戴元禮

元禮浙之金華人為醫得丹谿之傳洪武中官
太醫院尚書嚴震直病 上語元禮曰好治之
不愈且抵罪應手而愈後 上疾大漸強起坐
便殿召諸醫侍數以用藥無狀賜歎謂元禮有
仁義特生之令致仕 太宗在潛邸得痲疾韓
公懋治之輒愈俄復發如是數四公懋曰臣技
竭矣元禮當能治之乃召之至問所用藥公懋
以告曰皆是也又問 上所嗜曰生芹曰吾得
之矣乃處劑以進是夜 上暴下明視之皆細
蝗也蓋食生芹所致耳有妃嗜燒酒患腹痛治
之愈曰十年復發不可為矣十年果卒

王賓

初戴元禮嘗避事吳中為商賈為人治病但疏
方而不處劑往往有奇驗王賓慕其名往謁之
一見傾倒飲酒賦詩間謂元禮曰若賓年亦可

震澤紀聞

卷上

古

學醫乎元禮曰君家固世醫為之直差易耳然則當從何始元禮亦不肯輕授漫曰能讀素問難經傷寒論諸書則可遂別去期年再至賓復語及醫元禮曰素難諸書已讀乎曰公第舉問元禮摘問賓隨口誦如流雖箋註異同亦能具述元禮歎曰奪吾名者此人也終不授以方賓歸處劑漫不知要固叩之元禮曰吾固不求貨獨不能以師禮事我耶賓曰吾春秋已高尚不

震澤紀聞

卷上

五

能詘節從仕又肯為人弟子乎一日詣元禮值其他出有醫案八冊在几上賓攜以去元禮歸驚歎自失賓自是得其傳賓不娶無子與其弟不相能弟嘗戍北邊歸頗詫其富曰得吾醫耳其弟遂撤其藥獨署外科曰吾自得之異僧非汝術也賓將死以其書授盛啓東韓叔暘

盛啓東

啓東初從王賓學賓喜之其叔父謂曰汝見汝

師用藥亦少留意乎於是密窺之遂善醫嘗治熱病用附子賓驚曰汝遽及此乎此反治之法但少耳加之而愈及卒竟授以書為本縣醫官攝縣以事逮至南京所親吳江梅某者乞與偕行駕幸北京又逮至北謫雲南為吏梅曰若至雲南死矣乃陽為盜其家廟中糶糶告之官以為犯禁中途追還時起壽陵詔免歿輸作方上啓東長髯偉貌某侯督役者見而異之曰有貌

震澤紀聞

卷上

六

如此為小官乎乃以自隨主書算初啓東在吳有內使督花鳥于東南主其家甚習嘗病藥之而差至是遇諸途驚曰盛先生固無恙乎某太監患臚鼓無能治者亟與俱詣安樂堂見之藥數投而愈 太宗狩西苑太監病新起往觀焉太宗見之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得良醫而生問為誰曰盛啓東 上曰明與俱來乃以平巾入見遂畱御藥房尋授御醫啓東慷慨敢直言

嘗值雪霽與韓叔暘俱侍便殿語及白溝河之戰 上曰彼時爲長蛇之陣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予乃從中衝之遂大勝啓東曰是天命耳 上不懌起視雪啓東曰宜瑞不宜多 旣退叔暘曰 上前安得如此汝併吾斬首也 啓東曰勿憂賞今至矣須臾賜御膳一筵嘗弈于御藥房 上猝至不及屏問曰誰與碁者對曰臣與韓叔暘遂命弈于前 上親觀之連勝

震澤紀聞

卷上

七

者三因命賦詩啓東詩有曰不才未解神仙著有幸親承 聖主觀叔暘詩不成數日賜象牙棋盤并詞一闕棋今畱院中 東宮妃張氏病經閉不行衆醫以爲胎也而久不產 上謂啓東往視之旣診出言病狀一一如目覩妃遙聞之曰有醫如此不早令視我何也出而疏方皆破血之劑 東宮怒曰旦夕思誕皇孫乃爲此劑何也不用數日病益急復召診之曰更緩三

日不可爲矣必用臣當如前藥乃鑰之禁中家人惶怖曰死矣或曰家且籍沒矣旣三日紅挺前呵賞賜甚盛蓋妃服藥下血數斗而疾平也旣而 上加賜焉曰非爲酬醫爲壓驚也時啓東與袁忠徹俱不爲 東宮所喜至是自以爲可釋矣一日 上謂曰若見吾東宮少避之乃知憾猶未平也憂之謀于忠徹忠徹密曰無傷也彼相安能久及榆木川之變啓東歸取洞賓

震澤紀聞

卷上

六

瓢未至聞計乃求官南京太醫院以避禍也 宣宗卽位問左右曰有髯而善醫者爲誰冷安在曰在南京卽詔南京守備太監陳巫與偕宿食以來甚寵待之後以官卒啓東嘗居憂于吳周文襄巡撫江南倉有儲穀數千使糶之可得千金啓東不受復書曰老當戒得貧當安分呼蹴之食不敢受也且爲詩曰魚龍江海夢鼠雀稻粱謀文襄得之大慙乃止

王府尹

王府尹忘其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嘗夢人授之書曰讀吾書可衣緋不讀吾書止衣綠覺而異之他日於路得一書視之青烏家言也潛玩讀久之乃以善地里聞為鈞州佐時漢王有異志購求之不往曰欲得予非詔旨不可王以名聞會太宗方有事壽陵曰吾方求其人不得遂召以往今長陵乃其所定也前有小阜勸上

震澤紀聞

卷上

九

去之曰恐有妨于皇嗣 上問無後乎曰非也但自偏出耳 上曰偏出亦可遂不復去後累世皆驗其人官至順天尹

皇甫仲和

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 文皇北征袁忠徹以相仲和以占從師至漠北不見虜上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矣問自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

始却終必勝召忠徹問之對如仲和言 上怒

曰汝二人朋比欺我乎即械之曰今日虜不至皆歿乃命苟太監者往哨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曰虜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槍虜一人直前又二人繼之皆中槍而斃虜按兵不動頃之虜衆齊進 上登高望之謂總兵譚廣曰東南不少却乎廣率精兵舞牌祈其馬足虜稍退已而疾風揚沙兩不相見

震澤紀聞

卷上

十

虜引去 上欲乘夜旋師二人曰不可明日彼必來輸款從容整駕而去明日其酋果詣軍門曰不知乘輿在是賜以幣帛乃還正統十四年仲和老矣學士曹鼐與鄰時車駕將親征北虜鼐亟歸召仲和語之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其可止乎仲和曰無益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旨邴王監國仲和曰不如立儲君

曰 皇嗣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立耳後皆如其言土木師敗胡騎逼都城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之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曰大將氣至寇今退矣明日楊洪自宣府石亨自大同將兵入援虜遂遁仲和一日出朝有衛士從之求相仲和辭固請之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爲衛士怒以爲妄言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兩人在家正相鬪不解衛士歸視之果然

震澤紀聞

卷上

三

或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固問之乃云彼問時屋上兩鵲正鬪也其術如此

王振

世言王振之橫也公卿皆拜于其門 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預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命上戚然乃命東華特開中門振至問何故曰

詔命公由中出振乃曰豈可乎至門外百官皆候振拜振始悅

陳繼

宣宗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間詣閣下問三楊諸公皆不能對 上顧翰林諸臣曰有能知者否繼時官在下對曰龍有翼曰應龍 上問何出曰見廣雅命取廣雅視之信 上甚悅

震澤紀聞

卷上

三

薛瑄

瑄有理學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以爲卿佐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爲大理少卿瑄初至宿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戒其僕曰語若主明日朝罷卽詣王太監謝若主之及此太監力也明日朝退復使人語之終不往振至閣下問胡不見薛少卿三楊爲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

與瑄善召賢至閣下使往告之賢往道三楊意瑄字謂賢曰原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植立振知其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銜之會百戶揚安者病歿妾有姝色振從子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下御史問已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又承振

震澤紀聞

卷上

五

風旨劾先受賄故鹿灰獄詔會官廷鞠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自當引嫌辭避文怒奏強囚不服問理當灰詔縛至西市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愿不與事是日泣于爨室振問何為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問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備言其賢振意解傳詔赦之謫戍邊

張益

土木之難益以學士從歿焉後四十餘年其子某以御史印馬於北畿道經土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衣冠如生來曰以紅沙馬與我既覺未甚異也忽從者來報云後隊一紅沙馬斃矣始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初從駕騎紅沙馬云

馬珩

珩浙江處州人叔父讓以少監鎮福建進燈有寵時修寰宇通志珩求入書辦內臣舒良王誠

震澤紀聞

卷上

五

因陷內閣大臣得各舉一人於是王文舉驛丞某陳循舉其鄉人周某蕭鎡舉監生溫良高毅舉其壻王清商輅舉其姻蔣銘良誠因舉珩及文等敗所舉皆不用珩獨擢為典籍天順二年乞陞錦衣副千戶理鎮撫司刑成化二年進指揮僉事巡江擒江賊劉顯文等六十餘人誅之珩內倚中貴外任樞要富侈驕淫荒于聲色一旦暴死

倪謙呂原

景泰中選內侍秀慧者四五人讀書於文華殿之側室倪謙呂原定教之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書倪講國風呂講堯典稱旨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讀又問幾品曰皆正六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他日

震澤紀聞

卷上

五

父所坐臣子不敢當上曰有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時淮甸大饑上於樓橋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饑矣後得王竑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且饑矣吾百姓也

胡濙

濙為禮部尚書時王文威權赫奕忤之者必歿吏科給事中林聰獨上章劾之文怒日求其罪

不得也會聰鄉人有事吏部聰以囑文選郎中郎中出其手書文欲因是陷之會官廷議比擬大臣專擅選官罪歿廷臣皆畏文無敢違者公徐謂文曰給事七品官而擬以大臣囑微事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私憾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拂衣而出曰此疏吾不與公等自為之遂稱病不朝數日景帝問胡尚書安在左右以疾對使太監興安問之濙曰老臣

震澤紀聞

卷上

五

無疾前日會議驚悸不寧耳安問何事曰諫官有微罪而大臣欲殺之此臣所以懼也安以白上既而法司以比擬奏上詔曰比擬殺人可乎聰得不歿鄉人有不悅公者造帷薄之謗書達於公公若不聞也他日其人至京謁公公接之如平生歡畱之書室偶翻文卷則其書在焉驚愧而出公亦若不知也

王翱

鄒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遼東還朝贈遺一無所受有中貴人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公固辭其人曰我餽公不受鄙我也吾有歿而已公不得已納之以綴衣領間臥起自隨雖其內子不知也久之中貴人歿其從子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至曰何不買宅以貧無資對曰第買之猶不從乃出其珠授之直可千金云詔爲營第於鹽山有司承媚多作屋若干楹公悉震澤紀聞

卷上

七

岑撤去曰非詔旨也每退朝孑然獨行不與人言時馬昂爲兵部尚書崔恭爲吏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其高亢如此

劉鉉

景皇帝卽位楊翥以前邨府長史自吳中來朝主鉉家時翥以舊學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上以授大璫宋某曰竢有缺言之他日宋病召醫盛叔大治之間其家

安在對曰長洲人因問識劉先生乎盛以爲劉溥也曰今爲吏目曰非也翰林學士耳盛曰劉學士古板人也宋曰上亦知之且用之矣盛退以告鉉因要與俱詣宋鉉謝不往旣而曰上奚從知我必翥之言也可謂不知我者時易儲之議漸萌禮部兩侍郎俱缺宋乃出前疏以白上上令送內閣曰可用學士爲之大學士陳循等以鉉名進江淵不悅鉉追語內侍曰鉉

震澤紀聞

卷上

七

素不能幹事不可用乃用編修薩琦鉉聞淵言曰是最知我者久之遷國子祭酒及將易儲諸司皆勸進司業言於鉉曰諸司皆勸進國子監容獨已乎鉉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英宗復辟閱諸疏見勸進疏無國子監名心嘉之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有貞以鉉對上曰吾欲一識之乃召對文華殿曰卿可遂傳東宮乃擢少詹事後以完名終賜謚文恭弘治間

錄其孫榮今為太常卿人曰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楊暄

英宗蒙塵表彬實侍左右同臥起 上復位授錦衣指揮有寵已而門達得幸忌彬譖于 上出之南京所部官校皆送至郊共歎其冤而無敢言者時楊暄尚少獨奮曰我能還之顧吾母老莫為養耳眾曰若能之我輩為養汝母翼日

震澤紀聞

卷上

无

暄上疏具言達不法事蓋平日達密託暄為之者也 上以示達達出召暄曰我平日待汝不薄汝何為至此暄知達素忌李賢欲因是傾之即詭對曰此李閣老使暄為之耳達喜以其言白 上上命會官廷辨至廷暄久不言達嗾使亟言之暄仰言曰賢與我何自相識乃汝使我誣之耳歷歷舉疏中事皆有本末眾驚愕達氣大沮竟以是得罪彬尋召還

李秉

秉巡撫宣府時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役士卒公將劾治之故事都御史不理獄訟公以屬鵬鵬不可曰鵬非公屬吏也可代問事乎公乃自為奏劾之其後鵬與楊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嶺外詔旨甚嚴曰凶則殺之錦衣林千戶者監行二人同手梏朝夕瀕歿時公巡撫南畿暄咎鵬曰若是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顧我乎

震澤紀聞

卷上

辛

忽傳呵者至乃公也見二人被梏哭不能起命左右釋之二人不肯曰吾等歿則已其敢累公此林錦收親封又有邏卒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害如朝廷有謫吾自當之即前訪林千戶祈請之林不許力請乃從二人得釋公自解其帶以貽之於是所過州縣以公故皆厚給飲食二人乃得生全至戍所

王竑

王竑李秉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不妄與人交秉出入閭巷每與人對奕終日無忤竑告人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市井小人親狎何自輕之甚秉聞之曰所謂大臣者詎能嘗為之在朝在鄉固各有體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陳文

文江西人以編修選侍經筵展書與商輅為偶

震澤紀聞

卷上

三

景泰中大學士高穀薦錢溥可入閣陳文可侍郎王直在吏部皆格不行奏以文為雲南布政使文時為侍講矣 英宗復辟見商輅曰曩經筵與卿為偶長而偉者為誰其人安在輅對曰文也今為雲南布政即召還之為詹事會學士呂原卒 上問李賢誰可代者賢曰柯潛可賢出值吏部尚書王翱問內閣之缺誰當補之曰已於 上前舉潛矣翱曰潛固佳然陳文年資

已深用潛置文於何地賢曰雖然業已舉之矣翱曰復見 上言之何害明日賢見如翱旨上初不聽賢固陳乃許及文入閣與賢日爭事曰吾非若所薦也

錢溥

溥之居與陳文鄰也溥嘗教內豎後多顯者每來謁必招文共飲及 英廟不豫中外危疑王倫者溥所教也伴讀 東宮一日來謁文意必

震澤紀聞

卷上

三

召已竟不召乃使人微詢之時倫侍從甚多詞者雜其中倫以為溥使溥又以為倫使兩不疑也坐中因問 上不豫 東宮未納妃如之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之倫喜而去已而內閣撰遺詔大學士李賢方具草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賢問何為文因言溥倫定計將黜賢以溥代之黜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故四人俱及於貶

李賢

國朝自三楊後相業無如賢者其得君最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以賄聞亦頗恣橫岳正自內閣貶後召還賢且以為南京祭酒正意弗欲也或諷之去正曰吾嘗備位館閣謂當還余故處何意見逐邪都給事中張寧有時名因言失賢意吏部擬三人卿佐乃皆出之補遠郡守二人自是不振葉盛巡撫廣東朝士有與不相

震澤紀聞

卷上

三

中者讒之賢謂盛嘗疵短其所為詩文因以韓雍代之其敕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羅倫疏論賢奪情起復賢怒甚欲重貶之王翱引文彥博故事勸其上疏留之賢謝曰吾不能矯情若此倫竟被黜為市舶提舉

吳惠

惠字孟仁吾鄉東洞庭山人年二十督運至京途中日哦古詩或言于縣令令異之召為弟子

員中宣德丁未進士洞庭有進士自惠始授行人喜言事使占城還至七州洋大風舟幾覆正使舒給事者泣不知所為惠神色不變為文以祭海神風旋止還陞桂林守義寧峒蠻楊氏結苗人為亂藩臬議出兵剿之惠曰義寧吾屬吾往撫之不從用兵未晚乃肩輿從十餘人入其洞其山石攢峭如劒戟不能置足猺人騰躍如飛聞太守至奔告于酋出迓惠諭之曰吾若曹

震澤紀聞

卷上

四

父母也宜聽吾語因為陳逆順禍福楊泣下留數日歷觀屯堡形勢以數千人衛出境公曰善為之保無後患數人投刃拜而去歸報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峒主為帥藩臬咸尤惠惠曰吾當任其咎乃遣使至義寧曉以故羣猺從山巔望見惠使即遙拜具言不敢反狀且求雪武岡之誣臬司大慚武岡盜計遂沮迄惠在郡無敢騷竊者囹圄空虛獄吏無事陞廣

東叅政卒

惠別有日記略云正統六年七月奉使占城立嗣王十二月某日發東筦次日過烏猪洋又次日過七洲洋瞭見銅鼓山次日至獨猪洋見大周山次日至交趾洋有巨洲橫截海中怪石廉利風橫舟觸之即糜碎舟人不勝恐須臾風急過之次日至占城外羅洋校杯墅口廿九日王遣頭目迎詔寶船象駕笳鼓

震澤紀聞

卷上

五

填咽旌麾晻靄氍毹衣椎髻前後奔馳王乘象迂於國門戴金華冠纏纓珞環帳列戈戟以群象為衛既宣詔王稽首受命上元夜王設宴藝沉香然火樹盛陳樂舞五月六日回洋十五日瞭見廣海諸山遂收南門港以還廣東其國臘月猶暑民多裸袒士著苧衣南肝稻熟北秧猶青其樹多檳榔紅蕉椰子之屬其人極弱國中守埤者皆持竹槍夜鼓八更

為節

盛景

景啓東之族孫踈放有雋才為御史出巡至通州會都御史王翱召入與同宿察院景不為之下翱使人出外景遽鑰其門不得入翱嘆之景帝時以災異求言輩類御史以奏稿示之景曰老生常談耳我當為之時上頗事遊燕景族父叔大以御醫出入禁中知其事家讌言每

震澤紀聞

卷上

五

及之景即以入疏如造龍船撒銀豆者數事疏入久不報一日有旨召都御史蕭鎡至左順門太監舒良王誠皆盛怒曰上欲取汝首鎡曰某何罪而至此良曰汝教御史妄言鎡曰御史以言為職不關白其長令鎡有過御史猶將劾之鎡能禁之邪取首之言果出于上乎不然是大監偽傳詔旨也且禁門何地太監乃背闕而坐吾且以聞二人愕然乃好謝之鎡出召景

問禁中事密汝何自知之曰聞之叔大叔大懼
欲死而景自如曰必不至矣重則戍邊耳其疏
竟畱中久之降旨云御史多浮薄不諳憲體令
吏部會都察院考覈景等八人俱外謫景得廣
西古田典史則猶以翱故也天順初量移四川
羅山令都御史曹泰甚禮重之時四川盜起泰
因入朝求去位景上疏言致盜由泰乃欲委之
而去可乎泰至吏部時翱爲尚書問蜀中官吏

震澤紀聞

卷上

七

之賢者泰首舉景翱笑曰彼言公短而公乃稱
其長可謂無私矣後陞敘州知府卒

震澤紀聞卷上

終

震澤紀聞卷下

吳郡王 鏊濟之輯

萬安

安蜀之眉山人長身魁顏眉目如刻畫外寬然
長者內深次骨初戊辰進士在翰林者類自爲
黨惟安無所交李泰者中官養子也安專與相
結內閣缺人且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
患不至故安先入未幾泰暴歿安無學術既居

震澤紀聞

卷下

一

樞要日以請託取賄爲事深結諸閣爲內援時
昭德寵冠後宮安認爲同宗表裏用事入目爲
二萬每科以門下士爲主司皆有關節子姪甥
婿無不登第者與劉珣劉吉同在內閣珣狂躁
吉陰險皆爲天下所輕昭德方恣橫好奇玩中
外嗜進者結宦豎進寶貨則降旨與官謂之傳
奉以是府庫空竭爵賞猥濫三人者不出一語
正救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安日

與珣爭權其門下士至不得相往來吏部尚書
尹旻都御史王越與珣皆北人爲一黨安與學
士彭華等爲一黨互相傾詆又以計陷旻逮其
子侍講龍杖於午門前父子皆罷去山東人在
朝者逐之一空有倪進賢者徽州人少無行而
安與爲密選爲庶吉士擢御史出入房闈習爲
嫖毒之術穢聲彰聞時珣子鑑亦狎一妓潛通
往來外頗有聚麀之謗鑑之挾妓也飲于牡丹

震澤紀聞

卷下

二

亭里人趙賓者工於詞曲戲作劉公子賞牡丹
亭記或以告安遂達于禁廷時上好新音教
坊日進院本以新事爲奇一日中使忽至賓家
索牡丹亭記賓不在明日以獻旋加粉飾增入
聚麀之事陳於上前上大怒珣用是去位
憲宗晏駕內豎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
術也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攜至閣下出示安
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言

官交章劾之有心如九曲黃河面似千層鐵甲
之語時人傳以爲笑恩以其疏至內閣令人讀
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請出
矣安惶遽奔出索馬歸第上章乞罷許之初安
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荅曰安惟以疾報
國既黜免猶於道中夜看三台星異復用也安
貪賄至鉅萬萬去時遺一菜囊皆銀也買其宅
者於窖中得千金及安歿妾媵子婦懷以奔人

震澤紀聞

卷下

三

家無餘者
時優人頗用事當道者或結之以毀譽人一
日優戲於上前唱曰七千兵散楚歌聲一
人擊其首曰項王八千子弟今曰七千那一
千何處去了應曰往保國公家做工蓋傾保
國也又一日進曰天有兩月一人擊之曰月
一而已安得有兩應曰內有陳鉞外有王鉞
豈非兩月乎蓋皆有陰羨之者

孟密

初安南之北雲南之南為八百車里老撾木邦諸夷有孟密者舊屬木邦木邦有女名囊罕弄嫁之孟密其父愛之盡以寶井媵焉孟密以是日富强與木邦相攻兩家俱訟于朝孟密以寶貨賂二萬自兵部諸津要多受其賄者安草敕遣都御史程宗往按其事有可分分之語宗覆奏如安指於是孟密得立為安撫司宗盡以所

震澤紀聞

卷下

四

侵木邦地界之而木邦勢寢弱反出其下雲南之患繇此起至今為梗云

懷恩

林俊之劾梁芳繼曉也下之詔獄上怒甚事且不測恩為司禮太監叩頭爭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太祖太宗皆容納直言以致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誣我

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几恩免冠伏地號泣曰不能復事陛下矣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恩使謂鎮撫司典詔獄者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徑歸臥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上無如之何命醫治疾使者勞問旁午於道俊得不死時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于上獨馬房傳奉者如故敏詣恩

震澤紀聞

卷下

五

跪白之恩不為禮大言曰今日星變專為我曹壞國法也外臣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一家盡據要地又欲居吾位乎敏素貴驕又老輩也聞其言陰喝不能對歸家一夕憤恨歿章瑾以寶石進謀為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之極選也奈何以貨得之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臣非敢違命懼

違法也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儻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以諷兵部尚書俞子俊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見則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于禍及弘治初言路大開論事者過激或指中人為刃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震澤紀聞

卷下

六

梁芳韋興

初內帑積金十窖窖凡若千萬蓋累朝儲之以備邊圉緩急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靡英宗在南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即往視之則僅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於是十窖皆罄懸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為之興懼不敢言芳

仰曰臣為陛下造齊天之福何為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曰此皆陛下齊天之福也上不懌起曰吾已矣不與汝計後人必有與汝計者上指謂東宮也芳退而懼寢食俱廢時上鍾愛興王或為芳謀曰盍說昭德勸上廢太子改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也如此可常保富貴豈直免禍哉芳大以為然即言於昭德使以諷上上且許

震澤紀聞

卷下

七

之曰此事只在懷恩間召恩微示以意恩免冠叩首曰奴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上不懌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去次及覃昌昌曰以懷公之識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為憂不知所出或為之謀曰易儲當有詔詔必出內閣不如謀之諸閣老使分其責昌以為然於是以人命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劉吉皆嘿不

對 上又質責昌昌無所容屢欲自剄死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嶽應在東朝得喜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變乎曰陛下猶上帝東朝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 上首肯始議為 東宮選妃不復及易儲事矣

湯鼐

鼐字用之壽州人為人伉爽豪邁喜為大言弘治初以御史出印馬詣內閣會救時萬安劉吉

震澤紀聞

卷下

八

尹直執政迎謂鼐曰近者下詔書開言路裏面不欲吾等扶持言官始加此條耳鼐久欲劾三人而無繇退即上疏言人臣之義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今安等歸過於上而進臣以扶持之說其曰裏面者不知何謂謂朝廷耶謂內臣耶乞究所指且言三人貪冒無恥逃國罔上之罪疏奏俟命數日未報忽召入諸中官皆在令跪鼐曰令鼐跪者奉旨耶太監命耶曰奉旨鼐始跪

乃宣旨曰若疏畱中不出可歸矣鼐大聲曰臣所言者乃國家大事何以畱中拍地指天曰不出疏且復上因歷問諸中官姓名曰將併論之中官皆失氣稍稍引退鼐由是意得甚每見客輒自誇其疏印馬所至郡縣輒曰見吾疏否則出示之既又劾諸大臣時侍郎張悅都御史馬文升皆有時望鼐歷誅之宣言於朝曰吾又將劾某某鼐嘗薦王恕至是亦加貶議曰我蚤知

震澤紀聞

卷下

九

其如此何用薦之會萬安尹直皆去劉吉為首相深忌鼐日伺其過鼐方與李文祥等十餘人日夜號呼飲酒高自標榜以文祥為先鋒鼐為大將其餘皆有名目儻然以天下為無人時魏璋為御史有名吉使其客徐鵬陷璋曰能去鼐即擢為都御史璋乃草奏以陳景隆為首共論鼐狂妄初鼐上疏直聲動天下壽州守劉槃貽之書云嘗夢一老人牽牛將入水公引之而上

牛近國姓涉水者濱於危也引之而上賴公復安矣因餽白金為壽璽得書甚悅客至輒出以示焉璋因以此劾之詔捕璽與槩俱下獄時文升在都察院與吉相比欲擬妖言惑眾罪歿舉朝洶洶無敢論揀者徐溥曰豈可使朝廷有殺諫臣之名自吾輩始怒亦力揀之吉意稍解乃謫戍甘肅其後有赦輒不得與及謝遷在內閣乃得放歸歸家數年踈狂猶故也吉深德魏璋

震澤紀聞

卷下

十

大理丞缺將以璋為之怒固執不可璋竟外補怏怏發病死

徐溥

溥宜興人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靖調和中外海內寧平行政不必出於已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已惟其賢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嘗希范仲淹作義田以贍其宗族其子不肖多奪鄉

人田以給之溥沒未久爭訟紛紜

丘濬

濬瓊州人問學該洽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務於矯俗能以辨博濟其說亦自恃老故對人語袞袞不休無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虜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為生事論岳飛則以為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絕元不與正統論許衡不當仕元亦前

震澤紀聞

卷下

十一

人所未發也好著述雖老手不釋書性剛福不苟取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國學意不能無少望 孝宗即位進大學衍義補陞尚書時李廣有寵於 上濬因之得入內閣每事欲有所紛更眾不謂善也嘗與劉健爭至脫帽投地時王恕有重望於天下濬每憎之會御醫劉文泰誣奏恕或謂濬嗾之也以是尤為眾所貶

吳寬謝遷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次則謝遷
兩人皆狀元及第儀幹修整寬溫粹舍弘遷明
暢亮直寬詩文俱有古意遷亦亞之故一時竝
有公輔之望及丘文莊卒寬適以憂去遷時亦
居憂服將闋遂用遷入內閣十餘年間號能持
正不失爲賢相寬遂逗遛終不獲用人頗爲不
平而寬處之裕如也惟遷亦以先之爲不安時
劉健爲首相遷數言寬當入閣健曰待我去用

震澤紀聞

卷下

七

之他日又以爲言又曰待我去用之遷爭之不
得至聲色俱厲曰吾豈私於寬耶顧寬之科第
先於予年齒先於予聞望先於予越次在此吾
心慙焉故言之而公終不入何耶健但笑而已
其後天變輔臣皆上章求退遷求去不得復上
疏舉寬及鏊自代健大不悅宣言於內以遷爲
主黨也

葉元

弘治中外戚張氏貴震天下多豪奪民田時高
郵有腴田寺以獻遂遣官較往按之自巡撫以
下皆順旨時元爲揚州府同知獨拒不聽使者
從百人擁至元廳事厲聲詰責元怒命左右縛
其下十餘人繫之獄同官諫曰禍其至矣元曰
吾爲怨若爲德可也同官乃釋之其後元考績
至京以事出張遣官較圍其舍笞擊其從人有
幾歿者或謂元盍少避之元曰避將安往乃遷

震澤紀聞

卷下

七

入通政司大呼曰皇親家殺人時高錄爲通政
使張姻家也聞之避不出通政王敞出問曰若
何爲者元具言其故曰吾不敢出此地乞紙筆
爲疏上聞高錄出罵曰若乃敢與皇親爲敵元
不顧敞慰遣之出不至舍就所親家草疏吏部
馬尚書聞而召之元曰吾生矣乃往見馬公問
故曰何至此遣人送之歸曰有官較在若與偕
來元至舍則官較悉遁去矣元乃得免時又有

錢某者為興濟令興濟者 中宮家所在也令初至官閱獄囚問何罪曰皆皇親家所繫也曰吾縣獄豈皇親家獄乎悉解遣之張家人群至縣署詬罵令欲縛之乃散去大監李興以 中宮命來督工役行且被旨云興濟吾所生地不得動其一草一木令已知之興至數日令不往見興大怒使人捕執令令集民兵數百於門戒曰彼好言若等勿動即欲答我若等亟入奪之

震澤紀聞

卷下

五

無為所辱乃入見興盛氣待之令從容曰太監當今貴人權傾天下於摧辱一令何有顧事須明白願卒聞令所以得罪者興愈怒令又言太監左右百人耳余今以千人自從即相擊勝負未可豫言也且 中宮旨云不得動一草一木太監治工余治民無事不敢見何用得罪乎興無如之何麾之出竟事不擾民其後有親王之國過興濟令入拜王曰賢哉令也 上亦知若

若知其故乎由李興言耳乃知李興猶能不廢公論也

劉瑾

劉瑾陝西興平人本姓淡景泰間自宮入掖庭冒姓劉少狡獪頗識字書略知古今特利口傷人稱為利嘴劉成化中好教坊戲劇瑾領其事得幸弘治初擢茂陵司香及 東宮立妙選內外侍臣瑾因李廣薦得與其選 上即位之初

震澤紀聞

卷下

五

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丘聚魏彬等八人者自侍 上游燕太監蕭敬諫曰梓宮在殯鐘鼓之聲日聞于外始于不可他日內閣將進講有內豎持書投劉健未及視也罷講閱之乃言八人導 上游戲大臣胡不諫然莫知所從來健等因以其書進冀有所感悟 上大怒曰究其主名健等無以對八人者曰必蕭敬為之也於是逐敬已而言官交章論劾八人 上皆

不納及大臣韓文等伏闕上疏切諫 上驚至
泣下不食司禮監官日至內閣議健與謝遷固
爭欲執八人者下之理不聽乃召諸大臣入時
未測 上意諸大臣皆惴恐文意亦不能無動
屬鑿往內閣問焉健謂鑿曰吾輩累日爭之事
什八九濟矣語諸公努力無但已也至左順門
太監李榮出宣旨曰卿等勸早朝則從罷宴樂
則從惟八人者不可去吾少而狎焉長而習焉

震澤紀聞

卷下

六

榮辭色甚厲時 上令左右親信訶視衆相顧
未敢發言鑿乃言曰今日之事特爲八人八人
不去亂本何由而除榮搖首曰王公無多言鑿
復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相仍天災地變極
矣滿朝大臣抗疏不能去此輩群小天下何由
得治良久榮色始降曰公等言是姑退矣王岳
范亨徐志三人者皆內侍之良也岳嘗與東廠
尤剛厲疾惡是日偕見 上言不去八人滿朝

洶洶變且作 上乃命執以付外岳欲卽如詔
徐志曰日暮矣須明旦爲之丘聚出自李榮榮
泄其語于聚於是八人者環泣 上前言岳等
與大臣通謀大臣之疏岳等使爲之也是夜有
旨出岳等三人于南京八人者咸自署要地瑾
司禮監永與丘聚東廠大用西廠尋矯詔追岳
等及於臨清岳亨賜自盡笞擊徐志折其臂初
中人患言官攻之急或言方今文臣大盛如之

震澤紀聞

卷下

七

何瑾奮曰使瑾入司禮可俛科道結舌文臣拱
手於是共推瑾典政瑾旣執權日以摧挫縉紳
爲事健遷賜罷文等亦旋得罪去又下敕數諸
臣之罪以爲黨比罷黜者數十人兩京臺省爲
空多遣官較四出詢事郎中張瑋按察副使姚
祥尚寶崔輿皆以公事乘肩輿瑾令荷較于道
以示衆自後文臣少忤意輒械繫之言官論事
輒傳旨杖之午門往往有歿者於是言路塞矣

瑾怨韓文以微事逮致詔獄必欲寘之歿百僚
振恐莫敢爲言一日朝罷有遺籍于庭言瑾擅
威福扶安王偉清慎文等無罪其籍在御街東
疑文臣之爲也自大臣及翰林外皆令跪赤日
中暍歿者數人搜索至暮入獄歿者又數人卒
無驗 上手其籍曰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
賢吾今用之於是任瑾之意益專扶安等皆斥
南京然文竟以是得免于歿云有孫聰者瑾之

震澤紀聞

卷下

六

姪婿張文冕者松江人皆故市井無賴張綵者
鞏昌人庚戌進士傾巧善佞瑾悅之自文選郎
中一再遷至吏部尚書三人竝爲瑾心腹與其
密謀楊玉曹雄毛倫等爲之爪牙分布中外李
榮雖位在瑾上主畫諾而已旣乃併榮去之瑾
遂爲首初天下奏疏入至御前發視無疑者付
各部有應處分者送內閣是時 上不親萬幾
政無巨細悉由瑾專決每卽私家與聰文冕等

議擬旨付外令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必先
白瑾有今日陞遷明日謝禮輕抄遂遭降黜者
賄賂旋通又卽起用或不由吏部推選徑從內
批與官或於別疏批出選法大壞故事京官六
年外官三年乃一考察瑾始令吏部得非時考
察因而取賂又以天下巡撫兵備官冗濫罷之
增置巡鹽捕盜查盤諸使縱橫四出令閱視庫
藏羨餘悉輸京師大半入瑾之家內外諸司以

震澤紀聞

卷下

七

公事差遣及朝覲考績至京者皆令納賄少不
如意卽中以危法于是天下之貨爭集其門自
劉宇以萬金行賂是後皆效之千金者不復留
視凡巡撫巡按取之郡縣郡縣取之民曰吾以
祿吾歿不以爲恥人亦不以爲怪亦有借瑾爲
名以自封殖者而天下廉耻掃地矣宇及焦芳
竝阿附用事芳欲進其子黃中字欲進其子仁
乃以擴充政務爲名斥翰林諸臣皆調補他官

黃中仁因躐等進秩諸嘗於瑾有舊恩及鄉里
姻戚多不次得美遷或自郡守數月而至尚書
前此未有也政令率以已意紛更月異歲改科
禁煩憮吏民搖手觸犯自法司及錦衣獄繫囚
常滿罪無輕重輒被首木編成灰者相望於道
刑官持議少齟齬即得重遣凡文武官有罪則
罰米輸邊動至數百千石邊儲浥爛者皆追逮
主守責償往往破家殺身官較所至邏察大抵

震澤紀聞

卷下

干

誣飾成罪江西俗以龍船競渡邏者以為不法
遂籍其家都御史錢鉞王嵩通政強珍尚書秦
紘侍郎黃景家俱被籍沒天下人人震竦縉紳
重足屏氣有御史某至淮上索貨自贖不得自
勿歿給事中許天錫以言事切直自虞及禍一
夕縊歿致仕尚書許進馬文升皆以憂卒劉大
夏自孝宗朝被知遇瑾尤疾之坐以激變土官
岑氏將寘極典有救之者乃得免謫戍寧夏平

江伯陳熊廉靖自守瑾誣以賊罪罪至歿奪其
誥券戍海南其餘大臣以非罪黜免且歿者甚
衆江西寧王府護衛先朝削去瑾受其重賂聽
令復舊實階反逆之禍瑾欲重中人之權敕令
鎮守者得受訟理政所在放恣貪殘加以官吏
承風上下漁奪民不堪命盜賊始起韓福者陝
人奴事瑾驟歷華要嘗賑濟湖廣侵盜銀累巨
萬以奉瑾福所得亦不貲瑾又以按屯田為名

震澤紀聞

卷下

王

遣福等詣各邊丈量起科侵削誅求急疾如火
於是遼東錦義二城相率作亂毆逐守臣繼而
寧夏指揮何錦等推安化王寘鐸為主殺巡撫
都御史安惟學鎮守太監李增及勘官大理少
卿周東移檄數瑾罪惡瑾匿不以聞然亦惶遽
錯愕乃始從諸司議下赦寬恤中外人心稍安
命張永督師討之未至而何錦等就擒瑾復侈
然自肆方以出奇制勝為已功諛者從臾之云

且有異典之封又以赦文非出已意一切欲反之時馬永成等皆瑾故等夷以瑾專恣積不能平而張永尤與瑾不相中瑾特忌之永旋師

上迎之東華門覺其色慘沮慰勞備至是日設

宴永與馬永成奔入內見 上而泣因出疏于

懷極論其罪 上猶未信曰若等罷矣且飲酒

永曰永離此一步不復得見陛下矣瑾必殺臣

上問何為永言瑾欲取天下 上曰任彼取

震澤紀聞

卷下

三

之永曰瑾取天下置陛下于何地 上悟乃命

罷宴是夜 上與永等掩至其家瑾出迎 上

怒罵曰奴乃欲反耶瑾猶以為戲 上拳之蹴

之永等陽勸解乃縛之明日始暴其罪中外且

驚且喜詔降為奉御安置鳳陽搜其家得偽造

符璽及衣甲弓弩諸反具命廷臣會鞫于午門

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吾門誰敢問者眾聞

之為辟易駙馬都尉蔡震獨曰吾得問汝吾不

出汝門也瑾曰汝不嘗為我罷領將軍乎 故事

諸將軍以駙馬震曰此樊凱非我也使人批其 都尉一人領之

頰曰公卿皆朝廷所用云何由汝且汝藏甲將

何為曰吾以衛 上也震曰然則何不貯之公

所而藏之私家乎瑾語塞初瑾聞鳳陽之命曰

猶不失為富太監也及見獄詞押字乃始驚泣

鬻于市三日都人鼓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

石奮擊爭買其肉啖之自是天下始有更生之

震澤紀聞

卷下

三

望而山東河南北楚蜀羣盜縱橫皆瑾之餘烈

也籍其家得金寶巨萬萬其黨與皆伏誅

初瑾雖暴橫然猶貌敬正士聞善言亦納其

後威權日盛一時正人屏逐殆盡羣小諛佞

惟其所為瑾見中外無敢逆者於是始有邪

謀矣張綵之昵於瑾也言無不從瑾嘗與綵

語忽泫然垂泣曰始余與永成等八人患外

臣之籍吾輩也推余始當之余以身徇天下

摧折文臣志亦遂矣今諸人晏然饗其成而天下之怨皆集于余余未知所稅駕也奈何綵曰無傷也因辟左右言今上未有儲嗣勢必宗室代立若立長且賢則公受禍矣不如援立幼弱者嗣位之後惟公所爲則可長保富貴復何慮哉瑾大以爲然自是數召與謀一日忽變計曰無以宗室爲也吾欲自立耳綵不可瑾怒以茗盃擲其面曰汝不從今

震澤紀聞

卷下

五

先斬汝首矣綵懼從之於是定計以毛倫等爲外應期某日舉事綵曰不如十五日良會張永旋師至涿州將入見瑾傳詔托以日不吉令至十六日入欲俟僭位併擒之也有李千戶者知其謀奔告于永永曰事急矣不待召而入遂發其事瑾被刑之日猶曰誤我者張綵也此說未悉虛實又瑾出入雖冬月猶持團扇以貂皮飾之或謂中藏利刃將以謀

大逆也亦略見於瑾獄詞云

趙風子

趙風子者名鏐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正德六年群盜劉六劉七齊彥明等率衆萬餘攻掠文安鏐與家人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汚之鏐與之鬪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久之劉六等議中分其衆鏐與楊虎邢老虎劉三爲偶推虎爲主遂破興濟攻滄州不克破東光擒

震澤紀聞

卷下

五

其縣令已而釋之都御史馬中錫邊憲遣人招之不聽撫轉劫濟寧張秋新河南宮棗強諸縣至景州遇總兵馮安軍與戰其衆被擒斬千餘人奔至小灘河又遇田都司兵殺官軍七十餘人擒其指揮趙文翌日釋之至蒙山遇副總兵李瑾軍敗之得其神器甲冑百餘及蟒龍衣楊虎因自衣之往來濟南東昌兗州登萊諸郡縣所過焚劫及虜掠婦女不可勝計群盜管四馬

武張通等皆來歸附其勢益熾攻破靈山衛及日炤諸縣至宿遷淮安太守劉祥率兵與戰而潰溺水死者無算祥亦被擒旋縱還之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靈璧縣知縣陳伯安出戰擒之攻宿州城不能破焚其西關陳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鎡勸止乃捨之又攻虹永城夏邑虞城諸縣擒虞城縣令釋之破歸德州守備萬都司率眾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軍千人

震澤紀聞

卷下

美

僧兵三百人邀之與戰殺僧兵七十餘人至白龍王廟小黃河渡潁州官軍對岸立營楊虎不勝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官軍亂以土石擊之覆其舟虎歿焉鎡等乃立劉三為首更名劉惠由龍江渡河至太和縣副總兵白玉率兵至劉三以五百人與之戰殺官軍一千五百餘人得甲冑槍刀二千餘神器七十餘攻沈丘縣縣先塞其城鎡等挾破之而入殺都司王保及軍

民千餘人官吏望風逃散又破鹿邑縣擒其守城千戶李茂等二百餘人有陳翰者自稱主事請為劉三子新蔡縣致仕知府張什率生員耆老具金銀器綵幣饋賊求免攻劫救一城生靈劉三許之鎡見勢日盛與陳翰竄龍謀兵無主統必亂於是劉三稱奉天征討大元帥鎡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先軍都督管四後軍都督劉資左軍都督馬武右軍都督邢老虎中軍

震澤紀聞

卷下

美

都督陳潮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各有名號分四十八營以應列宿各樹大旗為號又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理道路橋梁備糧草給軍迎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攻上蔡縣知縣霍恩指揮李拒守賊破其城斬霍知縣梟其首至商水縣縣令迎降至西平縣縣令王拒敵被擒罵不絕口

賊支解之破舞陽縣劫庫釋囚中有僧德靜自言爲唐王宮人所生因留之至葉縣擒其縣令學官釋之爲衆賊所殺攻襄城居民納銀及馬乃歛兵而過攻鈞州不下陳翰聲言欲屠城鎡以故馬尚書家在圍中去之至邲城將入民獻馬乃止破寶豐縣僉事孫磐遣人齎黃榜招撫之鎡復書云群姦在朝舞弄威權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群姦之首

震澤紀聞

卷下

末

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姦營中見榜逃去者百餘人賊有虜縣令妻子者鎡殺之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同知郁采御史任某及城中男女數千人唐王遣人謂之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至唐縣西門立營閱視其衆至十三萬五千分兵轉掠襄陽樊城隨州新野攻唐縣城積二十八日不下邢老虎病歿鎡等聞援兵將至乃舍之而去破泌陽及確山遂平諸縣至西平

縣與官軍對敵大敗歿者二千餘人奔至鄆陵破其城轉掠滎陽汜水鞏縣至偃師遇姚總兵軍夾河而陣鎡帥衆過之官軍奔散殺毛葫蘆軍百餘人至河南府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總兵馮禎亦爲賊所殺至汝寧遇湖廣土軍迎敵殺土軍數十人駐朱臯鎮官軍分布追襲過河賊黨晝夜奔走於道散亡者甚衆至六安州官軍追至賊衆被殺數百人至定遠縣又被殺

震澤紀聞

卷下

末

四千餘人復至六安劉三率衆萬餘人往商城鎡意欲遁還文安適管四張通率衆二千餘人來歸遂至潁州楊虎故所部廸郎者亦以二千餘人歸之至鳳陽投書於叢都御史約歸款不果遂自宿州至徐州復還商城固始屢與官軍戰皆敗餘黨分迸入湖廣河南境上多被擒殺陳翰降於仇總兵劉三被射歿鎡知事不成逃至應山縣奪一僧度牒自髡其髮欲投江西賊

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擒之伏誅

李東陽

東陽其先湖廣之茶陵人以戎籍隸京師生有異質五六歲即能運筆作大字時稱神童景皇帝召至文華殿給紙筆觀其書令人願天府學肄業中甲申進士高等入翰林為庶吉士字畫適美詩詞清麗盛有時名作為詩文殆遍天下然以貌寢好詼諧不為時宰所重歷官侍講

震澤紀聞

卷下

三

學士年資寢深吏部擬陞禮部侍郎詔不用時陸簡張昇皆以淹滯求進甚急於是三人合謀自內傳旨各進官東陽特管誥勅誥勅官自二主後久不設至是復為東陽設蓋為入閣之階云歲乙卯遂與謝遷同被命入閣一時制誥多出其手修會典通鑑纂要義例亦多所裁定東陽以文學負大名性善因事彌縫將順又能以術牢籠士類使出門下士之有才藝而好名者

多歸之朝有美政則為揚於外曰非西涯不能為有不當則曰西涯爭之不能得西涯者東陽別號正

德初諸大臣叩闕欲去嬖倖八人中官以命日至閣議可否劉謝爭之彊忤旨皆去位而東陽噤無一言遂獨被留劉瑾初得政亦不滿之必欲其去整等固留之乃止瑾猶不能平乃出其所修纂要示朝臣曰惡用是為當時執政欲援引私人假此為名耳又屬文華殿侍直諸

震澤紀聞

卷下

三

人使指摘疵謬以是大困曰吾智力俱竭矣謀之焦芳芳為言於張綵綵為納款于瑾稍得自安自是一意奉瑾每四方奏疏入將批荅必先問曰上面意云何有重大事難處者令堂後官抱至河下問瑾河下者瑾所居也得瑾旨然後下筆于是瑾大悅焉瑾每有疏東陽輒優為荅詔最後有曰且將有殊等之封中外駭曰其加九錫乎及整去位東陽留自若瑾敗亦自若於是始不

爲公論所容初管誥勅其鄉人大理評事李承芳者怒其進不以正誓不復登其門及是南京吏部侍郎羅玘其所取士也曰吾不復爲公門下士矣貽之書略曰大事旣無所措手不俟終日此言非歟彼朝夕勸公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詬百世之後史冊書之此輩能救之乎宜深思鄙言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玘門牆之籍東陽得書甚慙然猶

震澤紀聞

卷下

五

不退御史張芹劾之曰使逆瑾事成則傳位之詔當出諸懷中矣有無名子投之詩云日暮湘江春艸綠鷓鴣啼罷子規啼鷓鴣言行不得子規言不如歸去一日內豎有求不遂至閣中大詬曰汝欺人多矣汝每稱病求退必先乞哀於中得旨不允明曰上不我聽也此路人所知將誰欺乎愧無所容始求去云及卒時適楊一清在內閣其所厚也諸門下士又爲營幹得諡文正好事者爲

之詩有大風吹到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之句

東陽性善謔同年有陳太常音者醇厚敦朴語好稱也罷遂稱爲也罷先生陳語好訛每一語訛則籍記之積以成帙朝士有訛語亦附錄焉名曰淵源錄有朴者則曰淵源錄中入也以淵呼之有一語訛則曰又增一條一事訛則又云云閩人呼咨爲猪翁世資爲尚

震澤紀聞

卷下

五

書屬官稟工部送一咨來世資以爲猪也曰厚禮聞者大笑東陽因是呼倪舜咨爲厚禮河南人有偷驢之誚因呼焦芳爲驢作詩云振振馬公吁嗟驢兮通政使仲蘭善游說稱爲仲游後遂稱曰子路其同年目以此相呼人亦不以爲忤

焦芳

芳河南泌陽人天順甲申進士時大學士李賢

以同鄉故引入翰林芳出入其門爲之厮役同
列恥之時翰林皆以才華自標顯獨芳以不學
居其間未嘗賦一詩綴一文而猜狠無賴衆皆
畏之故事侍講九年例進講讀學士或言于萬
安曰不學如芳將以爲學士乎安曰事那可
知芳聞之曰是必彭華有間于予也他日不爲學
士我將刺華于長安道止安不得已亦陞爲侍
講學士初修文華大訓于東宮進講蓋華等數
震澤總聞 卷下 書

且怨之溥不聽健曰芳日夜伺此久矣公今日
旣援傑他日能拒芳乎傑旣入芳兼程而至亦
授太常少卿兼學士未幾陞禮部侍郎猶以爲
淹滯日怨健於衆中嫚罵之尚書傅瀚在禮部
芳遇文書行有不可意卽引筆抹去之瀚怒發
病卒俄改吏部馬文升爲尚書時稱老臣亦被
其侮姍陰結言官使抨劾素所不快及在已上
者正德初言者劾禮部侍郎王華薦芳與梁儲
震澤總聞 卷下 書

人爲之芳恥不與每指摘其疵嘗言于講筵曰
某當作某蓋當時修書者之誤意以中傷華華
聞之不平及尹龍敗事連芳貶桂陽州同知芳
以爲華與安爲之也銜之入骨陞四川提學僉
事轉湖廣副使百方謀復入翰林時執政皆畏
之不得已陞爲南京通政以憂居家會南京祭
酒李傑服闋徐溥執政欲還之翰林劉健曰翰
林秩卑而要旣出不可復入入則加于衆上衆

可大用由芳咲之也華廉得其事面折之遂相
與爲怨初芳力求入閣謝遷輒抑之於是怨遷
每言及餘姚江西人則罵之以遷及彭華故也
戶部尚書韓文疏論天下經費不足詔集廷臣
議僉調理財無上策惟勸 上節儉芳知左右
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財用朝廷以四
海之富安得靳費諺言無錢檢故紙今天下逋
租匿稅何限不於是檢察而獨勸 上節儉乎

上聞之喜謂芳可大用也及文升去位遂以芳代之會中官八人導上爲戲樂給事中劉蒞陶諧皆上疏極諫整與戶部尚書韓文善間謂文曰彼小官能言吾輩大臣可默默乎文曰此吾心也然疏必吏部爲首乃以告芳芳曰我知格君心之非而已諫非吾事文知其意曰文自爲之及疏上有詔召大臣詣左順門芳故徐行在後曰今日之事爲首者自當之至門下噤

震澤紀聞

卷下

素

不出一言私語內豎曰疏皆文主之余不知也於是文得罪去及官內閣制誥批答不能一措辭惟以口詈傷人與劉瑾相結表裏爲姦察瑾所欲爲先意迎合凡四方有請謁先賂芳芳以賂瑾無不立應增解額斥翰林排江西餘姚不得爲京官皆芳志也久之瑾見芳大通賄賂始悟其姦曰誤我者斯人也乃斥之令致仕去瑾敗張綵等伏法芳以首惡倖免天下恨之芳子

黃中亦傲狠不學舉戊辰進士芳必欲寘之一甲整不可遂大恨所以中傷者無不至矣嘗言于瑾曰宋人有言南人不可爲相且爲圖以進瑾然之始不悅南士芳不獨黨於其鄉凡聞一北人進喜見於色一南人退亦喜見于色至論古人出于北者譽之不容口出于南者則詆毀之其爲史下筆惟其喜怒爲褒貶又自負以爲直嘗爲李東陽曰當今朝臣公直惟予一人聞

震澤紀聞

卷下

素

者笑之芳出京治裝盜窺其重載盡劫以去及家居治第宏麗勞被數省積財如山盜起山東河南至泌陽縱火焚其屋掘其先人塚墓積骸燒之淆以灰盜骨曰使無擇焉發其地窖仆其牆皆得藏金云趙風子之歎也呼於市曰吾非反者吾恨焦芳父子二賊導瑾爲亂欲誅之以謝天下而未能也然老賊予亦已屈辱之少泄吾憤而小賊逋誅獨爲是介介耳瑾之從子劉

二漢者歿亦曰吾歿固當但吾家所行始由焦
芳後由張綵綵與我皆極刑而芳宴然無事何
也

讀李文正墓誌

此條新增

右誌文大學士楊一清所撰一清亦湖廣人少
亦以神童舉二人最相得相似而才華清俊一
清不及也然二人同心推輓互相標榜而皆善
鈎引籠絡之術故多士亦翕然稱之其為此誌

震澤紀聞

卷下

五

最所加意者稱譽過情固銘誌所不免然亦必
據其實若夫以有為無以無為有則將誰欺乎
凡誌所稱余未入閣之先不及知余既歸之後
亦不及知惟是同事之時而駕虛鑿空則不得
不與之辯誌言張瑋崔璿姚祥等枷號以公奏
得釋夫此三人枷號最瑾作威之初公于時方
稱病不出於何所奏且雜以安奎張或非同時
事也纂要最瑾所惡又曷嘗錫宴示恩而公文

曷從辭之匿名文書之投逮廷臣於獄因事解
釋不可謂無今云公奏不知奏於何人奏於上
乎奏於瑾乎瑾邏卒四出公無一言乃云上疏
極論之不知疏今安在哉且瑾威權隆赫有敢
訟言攻之天下將以為鳳鳴朝陽豈有同官而
不知乎在廷之臣有不知乎何其敢於欺也其
謂辨盜之事亦非事實既曰見公歛容起敬又
曰每切齒焉何相戾也大抵李公在內閣幾二

震澤紀聞

卷下

五

十年因事納言周旋粉飾不可謂無至瑾用事
一切阿奉又何正救之有哉及瑾敗乃令有司
查革何前諛之而後革之也其作瑾碑文立齊
化門外自比劇秦美新瑾敗乃先首實謂瑾傳
旨使為之則又欺之甚矣

楊銘

此條新增

楊銘初名哈銘正統中與其父隨指揮吳良同
使瓦剌也先一日集眾使言曰中國留我使臣

滅我賞賜絕我和買吾興師往問之因羈留諸使分諸愛馬愛馬華言部落也有吳俊者獨去因械諸使足八月也先忽來言曰大明天子來矣當親見若等苦楚不復罪汝我將遣使與若等同奉駕歸命弛諸使械乃往見駕時紀信李虎袁彬侍上問來者爲誰曰先遣使臣老哈父子也時伯顏帖木兒移營而東銘父子不得留上曰它日再來見我它曰父子

震澤紀聞

卷下

罕

復市羊麪以進上曰老哈回矣銘可隨侍我於是銘始日侍左右初駕至大同還師也先來襲至宣府伯顏帖木兒請爲前哨至鷄鳴山遇我師陽奔我師逐之帖木兒報也先曰急來會師駕在此也先分兵圍我師敗之至土木也先追至上遣火吉馬亮與講好也先亦遣使來報未至而我營動遂殺火吉以去也先遂蹂我師我師大亂上乃下馬蟠膝面南坐有

一虜索衣甲不與將不利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刊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上呼二人各二人驚曰是也也先乃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大明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

震澤紀聞

卷下

罕

曰大明天子乃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犬輩在傍開口椎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傷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送還之一日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

美名乎衆皆曰善也先乃以 上付伯顏帖木兒令護之帖木兒曰我當奉侍時回子撒夫刺以袁彬來見問爲誰曰識字較尉袁彬 上曰虜所怒者較尉勿云較尉只稱識字人已而將至宣府也先命袁彬呼城總兵太監俱不應欲發火鎗乃至大同又令彬呼城總兵廣寧伯等遣人下城視知爲 駕也乃來朝見出大同庫金帛分賜也先及其下移營而北乃遣使同太

震澤紀聞

卷下

聖

賜帖木兒時有傳中國事情者又命銘召喜寧岳謙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至涿州官吏進羊酒以賜也先園官進果品又命賜也先乃與喜寧計遣吳良梁貴奉勅入城張官保不得往怒乃遣與岳謙往至彰義門俱被殺季鐸逃還又遣指揮吳良入城適獲內使阮曠欲遣一人同入城無應者銘請行不然吾父可也先奉 駕至德勝門之土城 景帝陞吳良等官以鴻臚卿

震澤紀聞

卷下

聖

監喜寧赴京奏中國遣都指揮岳謙同寧來賜因言中國將立郕王爲帝十月也先殺馬大宴復立 上爲行賀禮將奉還京至大同東門無出迎者至陽和城驛守備賚羊酒米麵來進時也先將從紫荆關入命其下無擄掠不能禁銘侍不離左右山路險惡鼻血交流比至關夜宿空山中四更 上呼銘召喜寧議事至明日始得見曰未也候下營時議之易州百姓進果命

趙榮來見 上問何不遣大臣來也先因問此等何官 上曰都是小臣也先曰大臣如何不來迎犬猶認主人我奉 駕至城門不來接上命諸人回令大臣來見太師趙榮等還也先怒卽奉 駕北去是夕 駕宿猪房喜寧隨也先去袁彬哭曰我母在城不得入奈何又命銘召喜寧議事寧與帖木兒見言曰太師奉 駕至城門爾第稱不顧臣宰忘恩不來認不來接

因還師太師言至陽和城當自居庸關入願寬
心勿憂也至陽和其下鹵掠寧言於也先之弟
曰太師欲奉 駕自居庸關入今下人虜掠如
此如何可入忠勇伯曰此中送去是輕 天子
也須待中國使臣來迎乃可益往西北至小黃
河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撻刺阿哈急令使女設
帳迎 駕進膳又往西北行值 聖節也先來
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議索朝使來迎 上曰

震澤紀聞

卷下

雷

不必索使逕去可也喜寧曰此袁彬之計欲殺
之管救乃免遣計安蘇斌入京至宣府被殺西
行至牛頭山又至八寶山大青山喜寧說也先
奉 駕至甘州命劉馬太監毛都督來迎奪了
陝西逕去南京 上曰到彼亦不來迎喜寧曰
此哈銘之計也又欲殺之時伯顏帖木兒往寇
寧夏高橋正月元日 上上表祝天也先迎於
斷頭山賀年二月至東勝州 上欲遣喜寧入

京曰使人往往不達須煩一行寧初難之 上
親至伯顏帳令轉達也先伯顏帖木兒爲言於
也先乃與高旺同行銘言旺曰此中事多出寧
至邊好爲之計寧宿 上帳中行時微雨 上
謂銘曰汝知乎此洗屍雨也喜寧果被邊人執
殺之北京奴逃還 上曰果然洗屍雨也寧既
死銘言始得用三月大同報有石總兵巡邊也
先遣寨判王將兵三千往哨曰待草青我奉

震澤紀聞

卷下

雷

駕至大同彼來迎乃已不然圍之大同勿令縱
去及石亨從鴈門入寨判追之不及也先怒欲
以軍法從事衆哀乞乃已四月伯顏之妻令女
使問銘曰今天向暖汝帳中夜燃火何爲銘曰
無也妻曰吾夜見帳上火光是 天子之氣先
現也五月駐金山時伯顏與也先駐下水海子
怒守墩人出擾欲毀墩殺之銘曰今欲和好而
殺其人中國益不信乃齋 上勅諭諸墩銘以

夜不收王智見言曰中國不知 駕在雖云在亦不信若奉 駕至大同令總兵等官見之乃信伯顏奉至大同守將設詐奪 駕覺之而去怒銘欲殺之銘言實不知乃免 上欲遣使入京求使臣來迎銘自請行時也先於九十九海子放鷹銘與帖木兒同往見之也先曰事當如何帖木兒與阿剌知院言亦欲遣使與銘同往銘言中國萬方入貢所遣得人成那顏萬世之

震澤紀聞

卷下

栗

名不得人壞那顏之名乃遣哈談等二人曰是嘗招安兀郎哈三衛者也至居庸關人疑欲殺之時脫脫不花王使臣亦來貢 朝遣通事馬政迎之乃得同赴京七月詔進鎮撫遣楊善趙榮來迎時尚書王直胡濙送至甕城謂銘曰楊公非和番者 朝廷以爾言故遣往其事俱付於汝汝其慎之行至懷來適遇都御史李實使還實言虜求索無厭其情難測 朝廷又遣中

使密命楊善趙榮款宴虜使詢其情偽銘言也先真意講和奉 駕還朝意不在金帛榮等使奏銘先往報至大同總兵郭登謂銘 朝廷遣使迎 駕甚善它日果還大同路阻牛羊士馬竭乏 駕若從大同入護衛寡少館待不豐非所以示中國之盛不如從宣府入為便至甘河牛心山大同王喜甚使報也先曰哈銘來矣問所遣使臣為誰曰是永樂年間大臣宰一為鴻

震澤紀聞

卷下

望

臚掌天下朝貢之禮銘又言今使臣俱在大同那顏誠心奉 駕彼則來迎如那顏意在金帛彼不來迎也先言我意只欲奉 駕不在金帛遂與刻日為期又言 上為汝去憂思成疾可急往見 上問使臣為誰曰楊善王息脫脫不花王處則趙榮湯胤勣 上曰楊善王息舊人也甚喜銘以郭登言奏 上然之及楊善等至也先甚喜以禮待之期以八月八日送駕 上

語也先欲從宣府入也先言我誠心奉 駕惟
上所欲行我亦遣大使臣來送至初八日也
先會諸部殺馬牛作筵請 駕動作樂吹唱與
其妻及衆頭目以次進酒鞍馬弓箭貂裘行一
里也先弟寨刊王亦來送行進酒行禮伯顏帖
木兒自備鞍馬弓箭貂裘亦來送行初九至野
狐嶺遣銘夜呼萬全城 聖旨社稷爲重虜使
難測總兵等官不必出迎只賚羊酒來勞虜使
震澤紀聞 卷下 果
城上皆呼萬歲伯顏帖木兒送至野狐嶺帳中
進酒畢命其下出令銘奏曰當時 上將衆行
邊以爲天下看邊城偶失身於我師夫我師大
順天意不敢少慢令我奉侍一年今皇天悔禍
皇帝復回皇弟已立爲帝然 位是你所有
你要坐此位他時卽我之主也此中事便來
投托時虜人多進馬楊善促曰 上位行矣
上曰虜人方跪獻馬如何行得至野狐口 上

令銘勞謝伯顏帖木兒曰我去矣帖木兒聞之大
哭曰 皇帝去矣何時得復相見帖木兒旣去
行數里聞人馬聲 上驚問爲誰乃帖木兒歸
逐得野獸使人來獻也至宣府少監郭敏進膳
命以其餽勞虜使總兵朱謙都指揮董斌班賜
夷人命銘選虜進馬爲三色五九馬進三太后
三九與東宮復以二馬四九奉 景帝賜張四
至鷄鳴山太監夏時爲帳殿迎 駕內臣見者
震澤紀聞 卷下 果
皆大哭至懷來亦爲帳殿叅將楊信統兵來見
至居庸關上御史王洪來見十五日至唐家嶺
學士商輅等來見賜輅等馬各一命內使以寢
褥靴賜哈銘傳與子孫作古也至德勝門土城
總兵石亨張肆楊洪少保于謙朝 見宣張四
馬上同語至安定甕城易袍服命銘至華門外
光祿寺一帶列入馬銘奏去不得朝中甚嚴
上曰旣去不得罷至東安門外而別後有 青

哈銘陞一級實授鎮撫袁彬試百戶天順六年
 上復辟進錦衣衛指揮僉事後殺曹欽有功
 進指揮同知討劉千斤當先進指揮使季鐸喜
 寧自中國賜使臣衣物伯顏家人欲分之 上
 命銘與伯顏妻索之銘言不可虎口中奪食也
 縱得之非已有 上怒撻銘後帖木兒妻知之
 盡退以獻喜寧知之復取去 上曰哈回子言
 是果然非已有也 上嘗命銘致意伯顏妻冷

震澤紀聞

卷下

五

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官人
 濯濯我執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帖木兒嘗
 因獵得一雉并酒一瓶來獻因銘奏一比喻曰
 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
 海中魚如何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欲還歸大
 海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時到潮水接著淺
 水這魚還歸大海也 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
 留憂或成疾悔無及也銘屢至大同問耗往復

勞甚一旦 上謂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壓
 我胸我不動俟爾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子
 陵共臥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叩頭 上
 曰回朝着你做都指揮也先一日自至帳殿前
 言曰日出處至日落處皆 皇帝臣子然不得
 其濟只得哈銘一人之力你饑飽冷暖非銘言
 何銘知我兩人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總不知
 道我有一譬喻銘可將聞於 上一朝 天子

震澤紀聞

卷下

五

為百姓與惡人相爭落在惡人之手本國止有
 一人與他為伴一日天意回復還本國復登
 寶位把這一人忘了也不尋他也不舉用它一
 日早 朝百官皆會這人於眾中舉其一指
 皇帝金臺上看見問是誰其人說彼時只我一
 人也 皇帝回朝勿忘銘今日之功 詔說大
 師言是我不忘也

震澤紀聞卷下

終

續震澤紀聞目錄

吳文定公寬

高槎軒公啓

楊孟載公基

陳永錫公祚

陳僖敏公鎰

徐昌毅公禎卿

祝枝山公允明

續震澤紀聞目錄

盛斯徵公應期

金公素公問

陳怡菴公繼

徐武功伯公理更諱有貞

續震澤紀聞

洞庭山樵王禹聲輯

尚書吳文定公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自少篤學勵行博覽羣籍攻古文詞為諸生已隱然有重名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哉武功伯徐有貞高邁少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屢舉不利絕意仕進督學御史天台陳選以禮

續震澤紀聞

敦遣入試名在第三成化壬辰會試第一入試大廷又第一授翰林修撰年三十八旋被選侍東宮人動色相賀公獨蹙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哉我何以堪此勞哉至日講內殿尤當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強也九載進右諭德
孝宗即位以舊學進左庶子
憲廟實錄成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擢吏部侍

郎久之入掌內閣制誥復侍

武宗于東宮每進講閒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覆誦之 東宮學少間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歲不過數月日不過數刻况其間又多間歇古者八歲出就外傳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迨馬永成等以近習亂政人始服公先見

續震澤紀聞

二

云議者謂元儒吳澄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公言從祀亦觀其有益經傳否耳苟有裨經傳卽馬融楊雄不廢可也大學士丘濬卒翰林聲望最重者公與餘姚謝公而公適憂去遂越次用遷公竟逗遛不獲用人爲不平而處之裕如也惟遷亦以先之爲不安數爲首相劉健言公當入閣健曰待我去用之他日又言又曰待我去用之爭之不得至聲色俱厲健但笑而已後天變

遷求去遂舉公及先文恪公自代不報大明會典成進禮部尚書尋充通鑑纂要副總裁 孝肅皇太后周氏崩將祔 廟詔議其禮衆推公執筆公上議曰昔周祀后稷姜嫄祭于別廟謂之閼宮魯桓公之母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諸帝繼室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之比惟宋李宸妃沒仁宗悲慟始追尊祔祭豈足法哉蓋先

續震澤紀聞

三

是 孝莊睿皇后崩 孝肅不欲祔之 裕陵賴大臣力爭得合葬時已有 孝肅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以公言且賴

孝宗明聖深維典禮卒從公議中外翕然稱合禮云年七十乞致仕不允閱月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遇權勢榮利退避不暇爲文不事雕琢獨嚴體裁蘊藉簡淡理致優長爲詩用事渾然天

成沉着高壯一洗近世尖新之習作書姿潤中
時出奇倔雖規模于蘇而多所自得學者稱匏
庵先生所著文集若干卷

姑蘇志云公為人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
見其過舉不為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
持遇有不可卒未嘗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
翰清妙無愧古人成化弘治之間以文章德
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位雖通顯迄不得

續震澤紀聞

四

柄用天下惜之

先文恪公曰公端靖淵穆不溷溷為同不嘒
嘒為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公亦保合
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
見喜愠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子者乎

編修槎軒高公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少孤兄咨成淮右時往來
居吳城東北陬好作詩出警語人咸異之至正

間張士誠開府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叅政饒
介領諮議叅軍事介有文學喜士一時名流多
出其門啓時年十六或薦于介介見啓詩驚異
以為上客啓不屑以妻家周氏在青丘遂徙青
丘避焉號青丘子洪武二年用廷臣薦與修元
史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命教功臣子弟一日
召見啓與編修官謝徽並對時已薄暮 上御
闕樓擢啓戶部侍郎徽吏部郎中啓以年少未

續震澤紀聞

五

習金穀且孤遠不敢驟當重任遂與徽俱辭
詔許之賜帑金給牒放還先是啓常以史事為
國子祭酒蒲圻魏觀所知陞辭歸夜宿龍灣夢
亡父來書其掌作一魏字云此人慎勿與相見
及是觀守蘇啓避匿甫里絕不入城然觀愛顧
殷勤數延問郡中政事得失竟棄窳告為徙居
城中夏侯里就焉觀以府治隘弗稱且衛治處
其右不欲為之下即士誠廢址遷之衛帥密疏

于朝遣御史張度混跡畚鍤中廉得其實觀寘極典啓與王彛等俱坐觀黨歿以其上梁文有龍盤虎踞語也年三十九啓疏爽雋邁警敏絕人身長七尺有文武才少好權略與張憲杜寅王行宋克僧道衍輩游於書無所不讀尤粹于史其文喜辯擊馳驟上下精采煥發其詩始以唐人爲法極意太白而出入諸家緣情隨事因物賦形闔闢變化不拘一體所著有缶鳴鳧藻

續震澤紀聞

六

等集

黃暉蓬軒吳紀云臨川饒叅政介之至正末領咨議叅軍事於吳慕高季迪才名召之至再強而後往因命題倪雲林竹木圖實試之也且以木絲曲爲韻季迪充口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踰垣爲惜酒在樽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其敏捷且嘆賞其詩延之因勸之仕季迪笑而不答時年

纔十六又二年年十八頽而長矣未娶婦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周出蘆鴈圖命題季迪走筆賦曰西風吹折荻花被好鳥飛來羽翮垂沙澗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翁曰是子求室也卽擇日以女妻焉勞堪憲章類編稱其論事數中宵察未見的據

按察使楊公

續震澤紀聞

七

楊基字孟載其先蜀人大父宦游江左而基生吳中遂家焉穎敏絕人九歲能背誦六經著書十萬餘言名曰論鑒試儀曹不利會天下亂歸隱于吳之赤山會稽楊維禎客松江往來吳中以詩自豪基嘗于坐上賦鐵笛歌維禎驚喜與俱東語所從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曹就之學優于老鐵學也張士誠辟爲丞相府記室未幾辭去又客饒介所時左丞周伯琦留江南

以中朝貴臣尊重無比廳事惟設一席客至立
談遣之惟基往輒解榻欵語極歡乃罷王師下
江南籍錄諸僞官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旋徙
河南洪武二年放歸尋起爲滎陽知縣謫居鍾
離久之被薦爲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落
職六年又起奉使湖廣召還授兵部員外郎出
爲山西按察副使進按察使被讒奪職供役卒
于京基詩穠麗纖蔚與高啓張羽徐賁齊名世

續震澤紀聞

八

稱高楊張徐以擬唐四傑云所著有眉菴集

按察司僉事陳公

陳祚字永錫吳縣人永樂中以進士選爲翰林
庶吉士擢河南布政司右叅議與分巡官交章
言事編置均州太和山且十年宣德初召爲監
察御史巡按江西復上疏言帝王之學先於明
理明理在於讀書讀書貴乎知要真德秀大學
衍義一書聖賢格言古今治亂無所不載願于

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庶知孰爲道義可遵孰
爲嗜慾可節孰爲忠賢可親孰爲邪佞可遠孰
爲民利可興孰爲民害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
何而亂政事何由而得何由而失疏入或指其
語涉譏訕上怒曰彼謂朕不讀書大學且不
識耶逮繫至京籍其家闔門繫詔獄五年正
統初釋之復其官祚以父母庾歿獄中乞追服
不允章再上得給假歸葬還朝出按湖廣復發

續震澤紀聞

九

遼王不發事又下獄論歿未幾王事覺得解改
南京雲南道御史時戶部侍郎吳璽薦主事吳
悅悅有過被劾法當連坐而有司私憾璽附致
至歿悅亦自經祚言刑部大理扶同深刻乞各
坐以變亂成法罪上從之命著爲令八年陞
福建按察司僉事數月移病歸卒年七十五祚
風神峻整音吐剛厲中雖少容然襟懷坦夷褒
善薦才持法平恕身屢危而氣彌厲忠誠激發

得之天性家居罕所延接獨重處士邢量旦則挾冊就質疑難往往至昏暮乃返然量終歲不一造其廬也人兩賢之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陳僖敏公

陳鎰字有戒吳縣人父孟王素好善一夕夢神告曰吾降生為而子以大而門遂生鎰舉永樂壬辰進士擢監察御史歷湖廣山東浙江按察副使宣德乙卯邊務方殷特陞都察院右副都

續震澤總聞

十

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寧夏延綏等處邊備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轉左都御史 邸王監國奉命籍王振家會陝旱甚陝人思鎰連章上請乃以太子太保出鎮至則禱于西嶽得雨人情大悅開倉賑濟全活甚眾在陝十餘年領勅八十餘道悉聽以便宜從事鎰亦竭誠殫力知無不為陝人德之家繪其像云旱禱之則雨病禱之則瘳每出民遮道爭舁之至擁遏不得前雖

禁之弗為止也初鎰長憲時王文尚為監察御史鎰薦文與副史金濂可大用文遂出貴不數載亦至右都御史正統景泰間與文更出鎮陝最後文當出風御史留已以侍郎耿九疇往兩人同在內臺文每陵轢之嘗入臺鎰稍後至文輒命堂吏鳴鼓集諸御史受事不少須一日文亦後吏請擊鼓鎰曰徐之文至知鎰遲鼓以待自訟曰吾在陳公度中矣鎰在陝持法寬而賜

續震澤總聞

七

時若年穀屢登民愛之如父母及文代之以猛民陽畏而陰怨之年歲洊饑邊境騷然非復昔時氣象矣景泰四年秋年六十三致仕卒贈少保謚僖敏

國子博士徐公

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以親老求便地當事者目為好異抑之改國子五經博士階迪功郎禎卿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少

喜摘辭文匠齊梁詩沿晚季後見北地李夢陽始大悔盡棄其故所業力追古作至忘寢食著交誠感暮賦諸篇詞旨沈鬱凌轢曹魏與夢陽及信陽何景明歷城邊貢齊名弘正間稱邊何徐李一日閱道書若有所得更習養生家言有道士自西南來禎卿與語悅之遂究心長生益與世泊正德庚午王守仁至京師素善禎卿禎卿馳與論攝形化氣之術時湛若水亦在坐語

續震澤紀聞

主

不合去異日復就守仁宿謂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守仁笑不應禎卿默然久之曰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于埃壒之表子其語我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超乎夫盈

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于其間禎卿蹶然起曰命之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悻乎曰生寄也歿歸也何悻逾月遂不起垂歿整衽端坐以後事託其友翰林徐縉縉爲之泣禎卿笑曰常事耳氣益微以指畫其子伯虬手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卒年三十三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

續震澤紀聞

主

志於道云所著有談藝錄詩賦若干首李夢陽稱其文溫雅以發情微婉以諷事爽暢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蓄其辭議擬以一其格悲鳴以泄不平參伍以錯其變第守而未化故有蹊徑存焉雖然辭榮而貌寂浮雲富貴慷慨俯仰其所造詣莫之究竟矣顧璘稱其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文質皆備時謂知言而王世貞以吳中祝允明書沈周畫與禎卿詩

為國朝三絕

應天府通判枝山祝公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七世祖碧山勝國時由松江來為平江路總管季子九鼎因家焉祖顥正統乙未進士官山西叅政父璵母徐氏武功伯徐有貞女允明生有殊質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目數行下九歲病瘍寢處有古詩一編因徧和之名隆隆起既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咸

續震澤紀聞

四

當代魁儒目濡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遂貫綜羣籍裨官襍家幽遐嵬瑣之言皆入記覽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或當廣坐詼笑雜選援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聲大譟大僕少卿李應禎最慎與可奇其材以女妻之壬子舉於鄉主司先文恪公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果然自是連試禮部不第就銓得廣之興寧令興寧地界嶺

海民尚譁許淫於禱祠允明至一示以禮暇則蒞學進諸生都試講授遂一變其俗故多盜窟山谷間時出焚劫為設方略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無何乞歸築室吳城日華里著述不輟五年卒允明為入簡易佚蕩不耐拘檢玩世自放憚近禮法之儒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盤礴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不聞也書學精工自急就以逮

續震澤紀聞

五

虞趙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結構若羲獻真行懷素狂草尤臻筆妙晚益奇縱恒作老樹交蘿翔鳥聞獸飛龍騰蛇之狀蓋有得于粵中山水之助云品為當代第一其為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與噉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生而枝指自號枝山道人所著有祝子通祝子罪知祝子襍蘇材小纂野記語怪各若干卷蠶衣浮物金

石契各一卷興寧志五卷藏于家子續起家進士給事中官布政

貞山陸公曰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世來纘言之士臻于斯極者亦僅可數已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乃憲孝之際始彬彬焉祝先生由諸生起覃精發藻橫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遙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

續震澤紀聞

六

生云明濟開豁包含弘大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生哉

右都御史值菴盛公

盛應期字斯徵裔出宋文肅公度由餘杭徙汴再徙蘇之吳江後家郡城高祖啓東以名醫爲文廟所眷應期少穎異年十四補郡學生讀書達旦不寐十九舉鄉試明年癸丑登進士歸娶釋褐工部都水司主事蒞濟寧牘約束嚴整中

貴往來聞風歛戢有挾私貨行者輒沒入之大璫李廣李興家人載私鹺數十艘南來聞濟寧主事嚴悉投諸南旺湖中廣興固心銜之會太監秦文奏應期阻格薦新船大不敬遂下詔獄訊治嚴酷終無撓詞謫爲雲南安寧驛丞久之稍遷祿豐知縣祿豐古祿奉甸白地烏棘八蠻所居前政往往寇賊視之應期首弛逐捕之禁益示恩信民用歸集而盜亦救寧至隣境有盜

續震澤紀聞

七

其民亦縛以獻歷遷長沙府同知管內王府官校及衛所餉給多爲奸吏侵牟士卒貧困出怨言將爲亂會應期攝府事亟召善筭者授以意稽覈其出納數具得利弊所在著爲令吏不爲奸而郡以無事去郡日民設位六君子堂生祠之辛未遷雲南按察司僉事分巡金滄洱海二道所至夷酋懼服景東土知府陶某父子讐殺而讒人實構其間應期與瀾滄兵備晁必登馳

入其境縛奸人置之法曉陶以義俾父子如初武定知府鳳英歿其妻攝郡多不法子朝鳴尤兇悖至謀殺縣令侵奪民田產子女有詔按治咸憚不往應期單車馳入其境出鳳不意母子震懼不敢動薄責其黨抵罪有差悉歸所奪於民還言鳳氏必爲亂請降其秩爲同知設流官制之事格不行後果叛如其言鎮守太監梁裕貪虐甚責將校土酋饋獻方物動以千計嘗一

續震澤紀聞

末

釀酒至供米八百石應期言於巡按御史張璞每裁抑之又請封閉諸銀礦以絕亂源礦有歲額裕所利也積不能平遂誣奏璞應期及副使冕必登罪俱逮 詔獄璞杖歿時應期已陞本省副使會乾清宮災言者交章救之赦還故官遷河南按察使鎮守太監孫清濫受訟牒應期面折之且榜擊其徒兇橫者不少貸丙子陞山東右布政使戊寅轉陝西左時鎮守太監廖鸞

縱其弟鵬姪鎧漁獵民財黠吏席守成與交關假進奉侵盜帑藏幾空諸方岳初至者例先謁鎧應期獨不謁而捕守成寘之法廖怒甚會造上供織扇移檄取直鉅萬辭甚峻應期受檄則閉戶發籍稽按得所侵費不貲明日詣廖廖方盛氣以待從容出數視之因問所費若此計所造當有贏今皆安在願以上聞廖出不意汗浹背不能對跪謝乃已武宗巡幸將至榆林人情

續震澤紀聞

末

洵洵僉議加賦以備供億應期持不可乃議于正賦內計戶以丁糧爲差出銀米若干聽往明年賦入之數比 駕至邊士馬滄集鉅細百需咸有調度而處之裕如民不知擾一時扈從諸璫皆諸嬖倖氣焰熏灼自鎮巡而下重足屏氣莫敢與抗應期既雅負重望而臨事整暇屹然不撓羣小望而畏之竟事無敢以非禮于者右布政李承勛亦在行歎曰李承勛常自謂一世

俊傑今日服矣上亦稱爲好官好官云未幾四
川巡撫缺吏部以都御史伍符及應期名上
上度次用之蜀去京師萬里夷獠雜居負險易
動六番招討高文林及其孫繼恩尤獷悍數攻
圍城邑殺掠吏民流民謝文義亦糾焚蠻爲亂
先後督師討平之以憂歸世宗改元起撫江西
當逆濠兵亂之後加以饑饉所在寇盜充斥鄱
陽湖尤稱淵藪應期廉知漁船爲賊鄉導乃籍
續震澤紀聞 三

契焉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時歸善劇賊
李文積據挑子園爲亂至則督率守巡發兵生
擒文積及其黨李萬金等斬首一千一百三十
級俘獲男婦四百人思恩土官劉召誘執官兵
據險叛勢張甚復奉 敕調土漢官兵分隸將
校授以方略進攻邑梅諸寨破之召被創赴火
歿俘斬千五百餘田州府土官岑猛淫虐慘毒
屢出兵攻燒州縣詔議討撫孰便應期謂猛稔
續震澤紀聞 三

羣漁爲伍官稽驗出入又設團保之法以統鄉
兵寇至則互援失事則連坐獲賊者各以多寡
受賞盜遂逆散以歲侵請折漕米之半有轉運
費及免襍調緡錢以萬計而請留賑濟者亦且
數萬擇良吏分地賑恤躬自督率賞罰明信所
全活甚衆而歲亦比登屬南京大饑首輸米四
十七萬石銀二十萬兩時留都缺食諸省轉餉
多未至惟江西運舟絡繹而下民賴以濟詔嘉

時尚書李承勛胡世寧議欲於昭陽湖東自留城接沙河別開運道而少卿黃綰詹事霍韜亦各陳便宜詔下應期看詳遂與郎中柯維熊員外王大化山東叅議劉淑相親往相度延訪父老皆謂地形平行可以就功而淑相贊之尤力乃疏言黃河古今未嘗無患而中原平行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遷徙不常為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自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

續震澤紀聞

三

勝也弘治以前河東下潼關即分三大支其二大支俱出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入海維時河南郡縣受害為甚其一大支則經汴城以北東行至兗又分二小支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州小浮橋俱入運河徑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併入以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運河自是汴河無患而徐與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

旁支亦已湮塞曹單城武諸縣楊家梁靖諸口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昭陽湖東而水半泥沙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三十餘里為今之計大略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者築長堤而障之也改者則改別地而不與之爭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堤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

續震澤紀聞

三

不可復此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是之詔以春和興役應期已命柯維熊等分治舊河使通漕舟而堅築堤岸以障黃河之衝別濬趙皮寨孫家渡諸處以殺上流量地授工綜理微密初議以六月為限甫四月而工且十八九會給事中某言改河非計遂詔罷役而應期亦落職閑住

禮部右侍郎金公

金問字公素吳縣人家貧年二十二始折節讀書居與陳繼隣與繼俱受易俞貞木繼每獎勉之間感勵益肆力于學不數歲爲文已追逐前輩名益起永樂初以應薦授司經局正字侍

東宮甲午

上北征還以迎駕稽緩逮繫諸宮僚上曰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遂與黃淮楊溥等皆下獄三人相得甚暇則人持一經互爲講論

續震澤紀聞

五

十年不輒人比之夏侯勝黃霸云洪熙初命待詔思善門授翰林修撰備顧問論時政得失悉見採納宣德末擢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正統間調南京歲餘遷禮部右侍郎卒於官問文行敦茂平生閱歷艱危久躋通顯而始終一操士論多之著述雅健精采燁然書得魏晉筆法星歷之學尤精然未嘗以語人初問與陳繼竝爲俞貞木所器重嘗語王汝玉曰二生學問

略相似金之名位過陳遠矣後皆以布衣應薦繼爲翰林檢討未幾致仕問享榮名逾數十年卒如其言

翰林檢討怡菴陳公

陳繼字嗣初父汝秩元末避兵自廬山來吳居朱勗故宅宅有林亭軒沼之勝名綠水園日與高啓輩嘯歌釣游其中題咏殆徧張氏時爲叅謀頗見信用國初官濟南府經歷坐事歿繼生

續震澤紀聞

五

甫十月母吳携歸蘇家具蕭然惟遺書二萬卷其母守節教繼慈而能嚴甚有家法長從王行俞貞木學遂以古文鳴吳中遠近交聘爲學官以親老辭先是楊文貞公士奇見繼文喜之會仁廟獎用儒術遂上言繼文學宜在近侍即日驛召至授國子博士明日入謝改五經博士時初開弘文閣延文學之士以備顧問命學士楊溥侍講王璉及繼三人領之

宣宗卽位尤留意綜古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召問三楊諸公皆不能對 上顧翰林諸臣曰有能知者否繼時官在下對曰龍有翼曰應龍 上問何出曰見廣雅命取廣雅視之果然 上甚悅尋預修 兩朝實錄進檢討踰年引疾致仕卒繼爲人端恪其學自經史百氏皆博考深究文章根義理辯體製嚴矩矱不肯草率一時稱爲作者所著有怡菴集子寬

續震澤紀聞

三

字孟賢完字孟英皆能文而寬尤長于詩新麗和平頗得唐法吳人至今稱陳五經家云

武功伯天全徐公

徐公諱理更諱有貞字元玉吳鳳凰鄉集祥里人也幼質夙傑少長在京師從吳文恪公訥游隱有經世之懷論說每與人各趣文恪謂曰子欲仕乎與俱見胡祭酒文穆公儼請授經於是時胡公以事稱病臥上牀伏枕酬人語見公易

其孱少試令爲詩篇篇成甚奇峻胡公蹶然起繞牀行呼曰徐生鼎鉉器也留之授業期月已了了宣德甲寅中進士詔簡公等績學翰苑紹文帝時故事號庶吉士數視列宿久之上御便殿召見二十八士試其文第公一卽日授翰林院編修館閣名鉅三楊二王之流以文爲公重公自以士爲學以爲世耳文藝餘末惡足限稱哉因肆力綜討天官變異地勢夷阨軍謀陳形

續震澤紀聞

三

河渠陰陽方略咸求通悉古法宜合今用或問公職詞墨諸此類何意事之公曰此孰非吾事一日國家用我以此此可辭未之學耶於時學之當不晚矣

宣宗崩與修實錄尋詔修玉牒遷侍講正統之世公謂久治安朔虜必將患中國外攘中堅應先時發計爾爾上疏備言之數千語悉馭虜精筭殆無餘落者上嘉納之已巳之變京師戒嚴

朝計分遣文臣守要害錫璽書俾行巡按御史
事公得河南公視勅言于執政必得便宜行事
竟易書以行既至作鎮於彰德時民間變相率
竄匿山谷公馳騎往招之徵發郡縣得民長吏
以從令爲好語諭啓民歸意民相報告出山谷
旬日還就家井已數萬人公遂糾義旅爲京師
聲援至者多太行羣盜公日閱察寢以孚順公
親教坐作進退擊刺之法使自團結不籍其名

續震澤紀聞

夫

於是諸頑改習奔躍願爲用居無何虜遯京師
解嚴公召還景泰元年爲經筵講官明年陞右
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會河決張秋沙灣先遣
治者率築其決水大至築輒壞更七年績用弗
成餉路梗絕役卒殘傲朝廷集羣臣論中外隱
抱材略諳達水利者遣主河事大臣進公詔遷
左僉都御史以往於時運河枯涸舟筏不通公
來當冬時水忽大發人驩唱爲神水公檢點役

徒語屬吏河事當積歲可辦彼數萬億卒吾弗
能用宜解遣休歇吾與之期使來又以積勞驟
散且撓亂生他虞因量度地里漸遣之乃自乘
小舸究河源流踰濟汶沿衛涉沁循大河導濮
范還昉度地行水前遣卒且依期來乃上疏言
平水土策在知天時地理人事天時既經地理
既緯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道不可逆以
湮禹之行水用茲理耳方今治者往往反是治

續震澤紀聞

夫

所爲難臣循覈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夷斥
勢已濫肆又由豫以充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
大洪口者當厥衝於是決焉以奪濟汶入海之
路而去諸水從之以泄隄以潰渠以淤潦則溢
早則涸此漕轉所爲阻者然欲驟而湮則有不
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反成洚汎臣今
措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濟
其淤因繼爲方以時節宜俾其後亡溢涸之患

法必為是當可有成詔惟公自用乃作壩埽牖渠隨宜先後之牖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踰百里至于大之潭越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用平水勢勢隨平命渠曰廣濟牖曰通源渠有分合牖有上下凡河流傍出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萬丈於是水不東衝沙灣更北出濟漕河之涸治既成緒乃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繚以虹隄堰之崇續震澤絕聞

辛

三十有六尺其厚十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尺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性亦平乃濟漕渠至數百里復作牖于龍灣魏灣八積水過丈則放泄之都通古河以入于海又以金水子母之義沉玄金為物像幾萬斤鎮定焉及三年而功成始治者有發京軍疏河之議公奏蠲濱河民馬牧庸調專役河防省兵費紓民力方工時或沮于上以工人部

聚眾挾兵勞苦將有他變上下其言于公公條布釋上疑上悟不問前後勞論數四委倚不移凡水工之就皆以上專信力也國家到于今賴之公歸擢左副都御史七年景皇帝大漸天位未定廷謨乖異公意在復辟顧未得可共事撫機以遲會都督張輓張軹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等咸抱此懷而武人昧經權不識故事扣之許學士彬許曰社稷之功續震澤絕聞

辛

也然而彬耄矣經濟材略莫如徐元玉卿其圖焉亨素目善公意遂決天順元年正月己卯夜亨輒就公第微布大意公曰太上皇昔者出狩赤子之故非游畋也今天下無離心如能奉以復辟此天人同符也古人固有之遂互陳籌畫或曰公云特不知南宮曉此意邪亨云兩日前有達者公言是則伺得審報乃可發議然傳聞未委然否亨輒去二日辛巳夜復造公請計或後二日夜亨輒來公升屋覓步軋文亟下拊亨言報得矣乃請計

軌時在今夕不可失因復切切密語定規算不

知所云如何微聞亨軌小語今虜騎薄都城奈

何公言適可乘此聲以備非常納兵內中亨軌

唯唯或曰公急呼家人割雞瀝血亨軌倉皇出

公熱香祝天訣家人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

族之禍吾行矣歸邪人不歸鬼矣取鐵杖運習

少之獨去與亨軌軌吉祥及鴻臚卿楊公善會

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門納兵或曰近三千人直官衛士

續震澤紀聞 三

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吶喊震

響遠近兵入盡公命復鎖諸門取鑰匪水竇中

并亨等無令知兵行天色沈晦亨等惶惑公大

呼鼓進之日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門鐵鎖

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然開門聲或曰公命取巨木架

縣之舉擊門寢令勇士踰墉入與外兵合毀墉乃壞門啓城中黯然無聲

火亨等入

太上燭下獨出亨等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公

命兵士舉輿來或曰士驚鶴莫能舉公自挽之前遂掖 太上

登輿及 皇后偕行或曰公自挽忽天光昭朗

月星爛然 太上顧公曰卿為誰公對都御史

臣徐有貞 太上既出遂升奉天殿或曰行時太上命

公密邇屬車至殿上公猶在車前失退武士因擊公一推 太上叱止之 太上升

座或曰庚座在殿隅久之辨色或曰此事卿為

之乎朕失遇卿矣蓋上前在經筵時識公公未遷官與更名故至是始知之 鼓鐘鳴

羣臣入惶惑不審及至殿下始知為上咸驚且

續震澤紀聞 三

喜羣情謐然即日陞公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

事 景皇帝聞鐘聲問左右誰邪或曰于謙左

右對 太上皇 景帝曰哥哥好好癸未陞公

兵部尚書二月日陞柱國三月癸酉封為武功

伯錫鐵券文曰朕惟褒有功顯有德國家之令

典天下之大經也若夫定策以安宗社代言而

贊皇猷自古為難於斯乃得眷惟文武之全才

宜典鈞樞之重任咨爾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徐有貞才堪華國道足經邦資弘毅而秉忠
純貫天人而通今古蚤擢賢科首登制舉簡自
先朝貽于朕用史館秉春秋之筆經筵陳仁義
之言作鎮北州已展勒王之偉略治水東郡復
成績禹之神功由是叙長憲臺總司風紀廼者
姦臣謀變社稷幾危賴爾忠誠以定大策遂能
擁戴朕躬光復天位乃自中丞之職進兼司馬
之權采展論思升華密省謨猷具善啓沃良多

續震澤紀聞

壽

夫既屬以心腹而任之股肱是宜酬其勲勞而
胙之茅土爰錫西周之世封用承東海之宗祏
茲特封爾為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一千一百石子
孫世襲指揮使仍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外其餘
雜犯死罪本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仍
命爾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於戲中外
宣力朕惟用爾以功左右納忠爾惟輔朕以德

居黃閣而兼典戎機信乃禁中之頗牧直紫宸
而彌綸國體允惟王室之甫申尚匹休於前人
用馳榮於來裔永崇世祿光我命封欽哉復授
誥命文同券語并封三代皆如爵又賜章服玉
帶一日數節使令絡繹于道上往往側席佇伺
或不時赴使還以修容對 上亦不還宮申召
再三必致見之見輒欣俞慰勞恩密如家人父
子錫賚蕃庶恒若不及公感遇奮激自為魚水

續震澤紀聞

壽

投結將以躬獨任國家坐致堯舜條建剴切無
復顧慮言無弗納施行若流一時威權震赫百
僚畏忌而同功曹石等始媚惡之初 朝廷批
旨皆出閣臣調進旨稿留閣中號絲綸簿其後
宦寺專恣時收簿秘內公告上如故事還簿於
閣宦者權寢衰啣公曹石等有所私謁公多不
從陳請恩異每復諫止節縮遂皆同情啣恚

一日 上酒公顧左右令御用監作條歷紗與
徐有貞歷紗者謂細窄玉帶也左右去 上偶

入監見方造一帶完 上問將賜誰左右對曹
欽上言且將來與徐有貞徐有貞窮秀才無
錢買曹欽可再作與之欽聞謂上業已會御
賜奴乃更奪與邪不勝怨與諸人街之

史楊瑄劾亨吉祥侵奪民田諸事中批宥亨吉

祥又謂瑄敢言俾吏部記其名亨吉祥言此出

徐筆記瑄何意意當不在我曹乎且瑄之劾亦

徐指耳繇是憾益深或曰曹欽入哭訴 皇太

太后姑 慰遣之然窺 上意不能諳愬以諸閹同噤因

使巧謗公數為險詞觸 上上殊不為動 上

續震澤紀聞 美

多屏人與公語閹人令小豎伏宸守後屬耳或

得竊聞之乃告 上上某日有某事某語云云

上寧有之乎 上問何自知之左右對此有

貞宣諸人 上大驚我此語獨有貞一人當真

是其發耶左右言寧獨是 上前後語有貞有

貞無不揚播之 上自是疑公寢事形迹回思

嚮日逆心語眷轉衰亨吉祥等輩乃益納隙進

讒類合 上疑忌旨久之 上愈益惡之夏六

月亨吉祥因竊造封事危語誹毀朝政假給事

中李秉燹名上之時秉燹已去國法司逮至訊

之不勝苦毒而歿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

所密馬士權等為此而假托以滅迹耳遂捕公

及家屬并士權等下獄雜訊之 上雖怒猶念

公第貶為廣東左叅政纔出國門亨吉祥急告

變激 上 上令復追公下詔獄比入禁中適

有風變或曰公至內已晚因繫宿直房下明日

方欲入忽天地冥暗烈風大作後宰門

續震澤紀聞 美

關折承捕千戶為風吹旋仆地起則懷至殿庭

未見 上曹欽等從中躍出蓋將遂歿公 上

顧見急召指揮門達口授數語達趨下墀呼從

士曰帶徐有貞入衙門我還自問之蓋受 上

寬恤旨已乃引公與偕出就門下痛杖數十引

去未審何門復痛杖與家人士權等悉受苛考楚酷

極甚皆瀕死數四終無驗狀士權尤被虐因曰

今欲吾等何所承邪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與

汝三人同謀先為此以惑朝廷耳士權大呼曰
徐有貞欲使

今皇帝為堯舜之君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
不能折如是半月獄卒不成適承天門災上

大感悟宥出公以前券誥出公自撰有續禹之
語禹為帝王而云續有不臣意或曰又以公之

邑而武功寔曹操始封後操傾篡漢舉此為罪
安置金齒為民公受詔怡然就道至滇南寓處

續震澤紀聞

美

僧廬陋室中屏絕世念惟綜玩易理嘗語人吾

平生之學獨於易有深得云時有奏金齒守臣

胡某不法事迎權臣意辭連公上不問後數

思公輒欲召數為李相賢沮之居三年上益

念之特詔使還田里或曰其終又決欲召勅其

崩遂公家居卻掃罕見顏面自稱天全居士

先皇帝即位詔賜章服閑居成化壬辰七月癸

丑以疾卒年六十六公質幹短小精悍目光爛

爛射物音聲清越若金石好談辨古今無窮辭

自視傲然遇鄙夫麤人蔑棄弗少留矚以為彼

自不當吾意吾自任吾意不能強合曲附也故

方顯遽斥賞不塞罰而仕流莫歸公譽更生讐

毀晚歲放迹湖山縱情煙霞之賞妓樂歌嘯風

趣超逸輝照巖谷望之若真仙下游古賢復出

然念念朝廷恒懷隱憂平生意氣所寄莫存

物外探秘剔幽莫非奇致嘗買地包山之咀有

續震澤紀聞

美

冲昇之想焉公嘗帥徒入林屋洞秉炬竹

夜燒鐙與客坐語徹曙無勅狀或孤步遐逝若

有遇奇流至人下視污濁糠粃如澆耳仕迹所

至尤多建明在彰德問父老得岳武穆飛先墓

于湯陰為設祀作義旅氣又請建廟祀飛治河

時行視鄒魯間奏復前元賜顏孟二氏田沒于

官者更益之悉界二嗣人供祀其學自經傳子

史稗虞百氏天文地理冊竺醫藥星祿風鳥異

術無所不通文章雄偉奇麗一代宗匠詩騷豪
逸效李翰林書法遒駿得率更南宮風骨所著
詞賦詩歌封疏雜文通若干卷別有史斷

續震澤紀聞

終

續震澤紀聞

四



立齋閑錄四卷

元氏子弟著述最明初刻本

此書不著撰人其源明其後其志誠矣其 四庫全書目下神不記於
存目所載其非家編儀錄存中之林明初至其宗後錄其事正
經下以明其引書在法之能才幼錄一林林上佳理也遂則其
頗有考證此本乃明初著者有相印字以中開於成五子弟著
成書之印者應有主編者錄其法以教也先據成中元帝上書
首其子註記



立齋閑錄卷之一

太祖於吳元年置給事中為學士於是設

承旨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及待制應奉等

官洪武九年定九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二品學

士從三品侍讀學士從四品十八年三月革承旨直學士

侍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二員秩五品講讀學士各一

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

侍詔外此又有修撰編修檢討以為史官

太祖未登極之前乙巳歲立國子學權許存仁為博

士以專學士事四年陞學士為四品始設祭酒即拜

存仁為之存仁金華人 恩授存仁名元實謙之子非
謙之孫也 孫也

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

吳元年改濠州為臨濠府洪武三年改為中之府定

中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
西二十里營皇城在新
城內皇城內有萬

歲山有四門曰午門玄武東華西華建 宮殿立

宗廟 太社并置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于

午門東西新城門十有二洪武朝陽玄武塗山父道子

順長春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右甲第後右甲

第 圓立在洪武門外 方丘在左甲第門外中都志

洪武七年十月改中立府為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

即舊會同館而為之賜名鳳陽府者在鳳陽山之

陽也二十七年以中都園子監為鳳陽府學以府學

為臨淮縣學同上

洪武中撤中都官室名材建大龍興寺於鳳陽府治

之北正統五年火天順三年奏 准撤 皇城中

書省等衙門房五百餘間依式重建同上

洪武元年八月詔以大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南京

既位 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北京令有司次第舉

行楊王墳在盱眙縣西南八十里太平鄉津里鎮牧羊

山西洪武元年設祠祭署以 王親陳氏為奉祀

設墳戶二百一十戶供祭酒掃 王姓陳氏先世維

揚人徙盱眙年九十九卒

皇帝既追宗 祖宗四代帝號建立 太廟復念皇

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為楊王外王母為楊王夫

人建祠於 太廟之東歲遣重臣致祭近有言王墓

在盱眙者 詔內臣及園丘署令往祭而修治之設

洒掃戶三護視瑩域命詞臣宋濂撰文樹諸神道

徐王墳在宿州城北七十里閔子鄉龜山之左豐山

之右王姓馬氏閔子鄉新豐里人 孝慈高后之父

國初追封徐王配鄭氏封徐王夫人洪武四年詔立

廟瑩域之南設禮祭所二十五年改祠祭署除徐王

親武氏為奉祀祀丞二員宿州奉春秋祭祀餘節序

之祭徐州供備設墳戶九十三戶供洒掃

洪武四年夏六月丙申

皇帝御皇宮門召禮部尚書臣陶凱諭之曰

皇后父徐王馬氏世為宿州人家閔子鄉新豐里王本

民家素質朴以兄弟齒序人稱之曰馬 王少壯時

膂力過人兇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強疾惡見有

為不義者視之若仇讐然或少忤其意輒肆毆擊雖

至死無所畏憚鄉人莫敢犯當元政失馭天下將亂王

以忿爭殺人恐建於法移家定遠及天下大亂乃挈

皇后母避兵他所而以

皇后託定遠郭氏伴為己女後郭氏首難自為元師

收鄉民兵朕亦為部下士遂以 皇后正位中宮封

皇后父爲徐王母鄭氏爲徐王夫人以他無繼嗣因
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奉祭然舊諸典禮古無
其美我於是即王所居鄉里闢地於堂封之南作新廟
奉安神主每歲以春秋仲月俾有司祇奉祀事爾
其述其梗槩刻諸堅珉用垂不朽

至正壬辰汝穎兵起遠遯郭子興後濠梁據之時

皇上潛居民間爲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

梁抵其城爲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子興子興親

馳活之撫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爲親兵居數月子

興謂曰汝軍居當爲汝婚子興善歸與夫人飲食語

及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謂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

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爲他人之親是失智

矣子興悟遂以女妻之

孝慈皇后是也後子興南至和陽薨歸葬滁州洪武

初追封除王立廟於除祀之其女爲妃生蜀王豫王如

意王洪武十六年十月七日

上親養子興事實召太常丞張來儀諭使爲文刻于

廟石

文獻中
都志

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鷄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

三皇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又詔以歷代

名臣從祀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伊尹傳說

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

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

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李華黎博爾忽

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

洪武初欲作錢券而不得其製作之制有言吳越王錢

氏子孫居浙東者家傳唐昭宗賜錢之券猶存乃

遣使覓得按其制作焉

太祖於開國之初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

以講禮典樂律當時集成有大明集禮而樂未全書

洪武元年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

再命集議又明年編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

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定制

禮儀定式稽古定制諸司職掌

洪武初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

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

永樂初始立

李長守鎮亦

正統中始
自翰林

太祖未登極之時鑄大中通寶錢既登寶位乃鑄洪

武通寶

洪武元年制大明令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

大明律明年書成

洪武三年八月應天府鄉試禮部以聞

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今治書侍御史

臣裕伯伴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同弘文

館學士臣稼起居注臣詔鳳尚寶司丞臣替國史臣濂

佐事其宋濂小
錄序

基姓劉裕伯姓秦同姓詹稼姓惟詔鳳姓樂

潛姓濂宋濂也

洪武辛亥八月應天府鄉試禮部以聞

上親選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司考之任

濂小
錄序

太祖定鼎金陵遣使樊觀徵濂為江南等處儒學

提舉入朝授 皇子經迂居注修元史陞翰林學

士

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理形勢

降附始末為大明志

洪武己酉冬宰相奉 上旨纂修一代禮樂書選取天

下儒士十八人訥備員在列宋訥面
隱文集

洪武三年御史胡進平嘗上書言今國家宜徙都關中據

古今說事情累數千言見楊士奇所著胡進平傳廷平乃
學士唐之文也

洪武三年庚戌詔天下郡縣更修城隍廟祀土木主退泥像

郡廟儼郡治之制縣廟則入與縣治同為改舊圖新遠遁一

制以次第告成宋訥

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張唯等十八人授編修等職入文華堂

命宋濂為之師俾肄業 上間至堂中取其文親評

優劣命老稼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 親王迭為之主給東夏衣時賜白金鞍馬潘

庭堅字叔間富塗人元季為富陽邑教諭乙未年車駕駐

驛太平府教授明年克金陵改中書博士庚子除金華同知

壬寅召入除翰林學士嘉議大夫以老致仕子黼初為太平

教授金壇縣主簿權起居注丙午除中書左司都事丁未

除嘉議大夫江西湖東道按察使會修大明令為議律官

洪武元年卒年四十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元末為山長乙未 天兵至太

平安率父老聞城門降即衣蓆府歷江南行省都事員

外郎知黃州府饒州府吳元年拜翰林學士嘉議大夫

知制誥兼修國史洪武元年除中順大夫江西省參知政

事卒于任年五十七子晟浙江按察使是知州誦成寧

遠洪武三十年八月安妻陳氏赴京陳訴

太祖親命釋之

錢宰會稽人鏐之裔元季老儒洪武中徵同諸儒修纂

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已而以國子博士致仕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省之設本於權宜之

制中外並稱失尊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林

侍從之臣議更其名職革行省置承宣布政使司

方希直代宋季士
景源送華布政序

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

及署字有名者皆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

罔行省大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

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御史大夫皆知其無他

罪可恕莫敢諫寧海鄭士利為書數千言言教事

而於空印事最詳士利遂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希直
文集

洪武丙辰俾任內外職九年為滿秩每三年具錄行事

之實朝京以考績焉

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乃幡然而起與情田劉

基麗水葉琛金華宋濂同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

其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為資善

大夫御史丞中兼太子贊善大夫以卒又後十年劉

君亦官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授老于家又伍年濂亦乞

骸骨還山

宋濂事 太祖幾二十年洪武九年六月首置翰林承旨

以濂為之是年冬十一月致仕歸金華猶歲一朝京

師十三年冬其孫慎以罪被刑奉家當實重辟上念

之特 赦安置茂州明年五月二十日卒於棗府年

七十二葬府西華蓮山下

國初各行中書省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

獻官以守禦武臣為初獻文臣為亞獻終獻洪武十四年命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不與祭

洪武十三年九月召臺閣縣儒士杜敦到京十月初一日

制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

上之十有五年詔立諸殿閣官以寵待從儒且之賢者

於是金華吳公沉沈字清仲由太史屬科東閣大學士且

親製誥文以授之方希直文集

未訖洪武十三年冬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鄭

塞李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勅文昇僧道錄

司領教事者十有六道搽筆立成雅稱

上意超授翰林李士奉議大夫十五年冬陞文淵大李

士會建太學成中外歲貢生徒日夥而職大司成者往

往選悞師生相干教尼不行 宸衷簡注擢為祭酒

陞朝列大夫以釐正前弊十八年九月也其後師道既喪

被賞遇二十三年春壽八十卒於太學洪武十八年三

月十四日

聖旨禮部選年紀小秀才將尚書蔡氏陳氏二傳

并古注疏參考是非定奪去取編成新書將來有中

了時邦板印去各處教習下次科舉使用他欽此欽遵行取博學通經教官將陳蔡二傳并古注疏參考編類成書進呈

洪武二十八年新較正尚書會選孟子節文邦板完備給散天下學校

二十年冬命禮部尚書李原名等著為禮儀定式凡

三十七條出使禮儀凡三條

三十七年又命禮官參用二書為出使禮儀二十條

高廟亦難受諫翰林編修張姓者能直言至不能容

默為山西蒲州學正例慶賀撰表

高廟閱之識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

疆發怒曰此老還誘我以疆道二字疑之即差人逮來引

見曰送法司問汝更何說張曰臣有一言說畢就死陛下

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

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

至情今謂臣誹謗不過如此聞其說良久此老還嘴

強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曰數年以來纔見容此一

人而已

陳寧大夫劉三吾學士茶陵人寧告歸召赴京俱將朝

見而自引決三吾亦再召入京道卒此得之高郵訓導做縣人陳嵩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初玖日戊申陞行人司正為正七品左右

司副為從七品行人為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為

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

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旨至是始命以進士為

之凡賚捧

詔赦奉使外夷論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軍務

整點軍司等事則命之餘外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而

行人之權重矣

洪武十九年詔民年八十九為鄉閭所推者賜爵有

差資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界絮帛著為令

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教授

溫州元季兵興歸金陵太祖渡江至金陵御史秦

元之薦遇孝行才識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

戎務善畫三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供奉司丞辭不就

洪武元年首陳為治要道三授翰林學士皆辭

賜肩輿校尉十人昇其出入除中書左丞又固辭

上御華蓋殿召入令坐草平西詔立成極喜賜宴重

賞金銀段疋衣服等物除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

士復辭除太常卿入辭違疾上親賜藥命太醫

院官醫治賜錦褥被粥米及瘥除禮部尚書各固

辭上御奉天門召入命坐詢問典故時炎暑賜紗

木命引入內福海沐錫宴上命令其子克宿衛亦

辭屢蒙厚賚當時公侯卿大夫無比寵遇也病復作

上命太醫院官醫治弗痊年七十二上再三哀悼

賜棺木麻布未鈔塋次子恭天順問至工部尚書

管柴炭遇後用子賈贈大理少卿有楊士奇撰墓表

禮部議到合差行人事例開坐本月二十三日

本部同各衙門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整點驛傳決罰有司審決重囚不許差欽此

驗外今將奏

准事例開坐劄付本司文書到日仰欽遵守施行

須至劄付者

合差

開讀詔赦 命使四夷 諭勞

賞賜 賑濟 徵聘賢士

整點大軍 軍務 祭祀

特旨差遣不拘此例

右劄付行人司准此

太祖皇帝大兵克金陵元江南行臺御又大夫福壽
死之天下既定立廟京都城南土門園廬帝喧闐弗稱
神宅洪武二十一年秋命工曹改作於欽天山陽明年夏
告成功尚書臣秦逵傳制俾臣宋訥撰祠記洪武九年

星變求言平遙縣學官葉伯巨謂人曰今天下有三
事最切其二事易見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
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
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多也治之太急也用刑太
煩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
視誅殺人如滅蟻蟻使臣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
夫圖治於亂世之餘循理絲於禁亂之後緩之則端緒
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令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
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焉可致乎

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多
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千里之國以封
少年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備
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問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慎况使吾
兒見之耶遂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突其肉耳伯巨至丞
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瘦死獄中方希直
作傳

浦江張孟兼洪武中為太常丞素自負為文奴視同輩
劉基嘗為 上言今文章士第一為宋濂臣基次之

又其次則孟兼由是愈自高既而濂基薦之未幾
除山西按察司僉事以善糾擿著聲譽陞山東按察
副使時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 上親選拜
官娶妻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
節少簡孟兼自任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
兼由中門入孟兼以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
我中門入召守卒管之月朔望入學令諸生講經孟
兼故以語侵議印印不平孟兼尋復以他事騎馬入
布政司謫筭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於朝僚吏

俱勸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
上也上覽印言以為孟兼陵我任用臣不遜治答之孟
兼既辱愈憤即捕為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
書言狀請去位避其橫否則且為所擠

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我今乃與爾抗遂械至闕下廷詰

之命衛士捽髮摘冠垂死特論棄市詔印曰我除爾

害矣善為之

方希直
作傳

藍玉 從李文忠征西番 封永昌侯洪武十五年

命副穎川侯傅友德征雲南 二十年征北虜至哈

剌哈之地後封昌國公王於清寧侯

為烟

家清寧既坐胡黨誅王內懷憂懼二十五年冬征建

昌回見 上覺 上有疑之之心每謂其所親曰

上位取我回來着我做太師如今又着別人做了先前

胡黨事發壞了多少官人我想不如先下手好遂與

景川侯曹震東川侯胡 會寧侯 鶴慶侯

舳艫侯朱 都督陳麟許亮汪信張政聶緯王

銘第罪祝 馬 謝 黃 徐 及舳艫男江陰衛

指揮朱能東川侯男胡二舍府軍衛指揮陶

部尚書詹徽神宮監太監呂昇潘陽侯察罕達官

乃兒不花西僧汝寧王光府軍衛指揮榮瑄等約以

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伺

上出去勸農時舉事事覺坐誅

出逆臣錄。 初二十
年九月初十日詔

胡藍二黨被誅
有方五千人

王禕字子充鳥傷人吳 年後江南儒學提舉司校

理陞禮部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洪

武元年召入議踐祚禮改漳州通判會詔修元史徵還

與宋景濂俱為總裁史成拜翰林待制王子出使四

夷

方希直附
作像贊序

雲南元孽梁王拒險弗達洪武王子詔待制王禕往

撫諭之不听館禕別室禕屢諭以禍福久之見執瘞

于地歲寺北時癸丑冬蜡也

雲南志所載王景濂
帝所撰文即墓志 建康人立

其子紳官太學言于朝贈學士謚文節

太祖封建諸子以燕舊京且近北虜擇可以鎮服者

遂以封 上 太祖嘗曰異日安國家必燕王也連文

君崩 上以諸王及文武群臣之請即

皇帝位時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也詔改明年為永

樂元年以七月朔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 有言建文所用之

人宜屏斥者 上曰今之人才皆 皇考數十年所

作養者豈建文一二年間便能成就又曰雖仍其官

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必資賢才天生才以為世用隨器

任用共理天工何必致疑 以上俱歷代居鑒

永樂元年六月再修

太祖實錄以太子太傅曹國公李景隆充都總裁翰林院

侍讀學士解縉充副總裁右通政李志常等為纂脩

官十六年重脩 太祖實錄以高書夏原吉監脩大學士

胡廣等肆員為總裁侍讀學士曹榮等七員為纂脩官

是年五月書成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斥濂洛閩之

說肆其詆詆揚士奇白 上命官押還本貫會官及鄉之人

士明論其罪答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焚之 士奇論錄

永樂三年正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俾就文淵閣進

學得修撰曹榮編脩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等二十八人

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命增忱為二十九人

四年四月從解縉之請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

者四月購求遺書

太宗簡翰林之臣七八處之內閣付以密務而兩制悉歸焉七人

者庶陵胡廣解縉楊士奇永嘉黃淮南昌胡儼建安楊榮

永樂乙酉廣召文儒纂脩大典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

禮部尚書鄭賜監脩而擇六卿之貳有文學者一人為之副

遂以命刑部左侍郎劉季箴 楊士奇所授

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脩及善寫之士

幾三千人人衆爭殷特命太子太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

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

遂舉翰林院脩撰燕若春坊右贊善梁潛六年戊子

月大典成廣孝潛亦舊僧也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禰楚王禎相繼來朝例次日謁

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

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及至問曰二王東

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 小兒

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 上顧問臣對曰周楚二王屬尊

當例稍前兩旁東宮列稍後居中皇太孫列東宮之後
諸王孫與王太孫同班而分列兩旁 上曰尔所言有據乎
曰朱熹家禮大畧如此上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
所言合遂付鴻寺丞周昇馳賫赴陵俾卒行之

翰林檢討閔中王偁與修永樂大典永樂五年有

旨戴頭巾修書既而以目疾不能到館侍郎劉季篈奏請
得 旨帶鐙仍脩書初偁當大典諸儒群集一日
有及凡例未當者偁曰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
工於箍桶都科得不有誤耶論者謂其取禍以此

東宮傳 上命召吏部翰林院官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

太孫講讀明日待召塞義及楊士奇義對曰兩人共舉禮
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議尚未決東宮雲往者吾舉
李繼昇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士奇曰雖
頽老然起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自前迂臣
中未見其比是日午朝東宮以聞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
識朝廷大体能直言而不阿向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
賀禮惟此老與士奇言宜免賀朕從之遂召禮部翰林
諸臣諭曰儀智甚好朕知之令侍皇太孫講讀

永樂丙戌三月 上臨軒策士傳臚之明日進會試所選副
榜於廷親試之 上御右順門命侍講楊士奇金幼孜論
旨令就試者從容盡所蘊毋苟且取其命老禔給食中官
夕給燭遂親校三人入禁林餘第為二等赴吏部授學
官 楊士奇送
高伯琴序

永樂十一年置貴州布政司洪武年間止設貴州思南
思州宣慰司管屬土民仍設都指揮使司衙門鎮守
其地鎮遠侯廟成在彼鎮守至是湖廣參政蔣進瓚具
奏開設布按二司將思南等三宣慰司地方改設陸府

安南陳日焜為黎季犛季犛所執季犛上表竄氏名
為胡一元子春易名春詐稱陳氏絕嗣春為甥求權
署國事 長陵從其請逾年陳氏孫添平遁至京
師想其事季犛因表請迎添平還以國 朝廷乃遣
使護送歸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殺使者事聞遂命征夷
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 張輔等征之能道卒輔至其地生
擒季犛及春等獻俘于朝詔求陳氏後之國人咸稱
為季犛殺尽可無繼承余請復古郡縣遂立岷都布
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時永樂五年春也

太宗嘗與論群臣。御筆書憲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八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熟縉善而其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儗曰雖有材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材於李志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義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駟會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晨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為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奏十人者示奇且論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楊士奇所撰解縉墓志

太宗時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群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皆不听時獨胡廣言與。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永樂七年。月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公。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少師姚廣孝與廣始也。

永樂七年朔月北虜寇邊命洪國公丘福統兵三十萬討之福至猫兒庄敗績隻輪不返。

永樂八年春本里失雅拒逆。朝命拘殺詔使侵犯边境時駕巡北京詔皇太子監國至是復詔皇太子告天地宗社及詔告天下與兵庚寅二月發北京既上出塞踰五雲關道厭虜川五月己卯次玄漢河本雅失里率眾迎拒上以數百騎獨先大破之諸將率麾下繼進虜眾棄族為牛羊糧重以七騎遁去諸將咸請追殺之不從時生執茶虜眾未敵者萬計詔悉去其茶虜眾有釋兵以歸者又萬計

上嘗諭遣之虜平獨文寇阿魯台聞天兵且厭境率眾先遁上命還師僕之宵甲辰至靜虜鎮寇迫急請降上曰詐也麾將士上馬控弦以俟言未既虜悉眾薄我右翼諸將赴之未次上麾虎賁三千奮進斬虜虜大震怖悉解甲伏降阿魯台以數騎遁遂謀其同惡悉釋其餘從而撫定之由是瀚海迤北沙漠萬里悉平封山勒石紀述功德七月壬午還至北京

皇上稽古制治肇建北京首之郊廟社稷之位以祗事天地祖宗百神先事詔太常以群執事之丰詣北京而神樂觀

提點徐善淵恭承 謹奏 樂生三百人就道

永樂十二年二月巡狩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教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藏收貯如故

永樂十二年 上親率師五十餘往征瓦剌胡寇吞里馬哈木

平把禿字羅等以三月十七 日啓行六月初至急蘭忽失溫谷

里巴等掃境來拒可三萬餘人漢史問再戰皆退寇大敗人馬死

傷無算却遁至土剌河後每遇寇輒擊走之至十七日魯台

使人來 賜以衣服等物遣還之旋即班師八月朔日

駕至京師 永樂十二年正月辛巳朔日食

詔罷朝駕宴會之禮 十四年四月禮部祠祭郎中周訥請封

禪泰山尚書呂震亦如訥請不從 十二月黃淮楊士奇等

所採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進 御 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府縣學

上初與武臣及福等三議建 儲文臣惟金忠預皆言難時股肱也

武臣咸請立 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危從功 上不聽福等

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本發明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

大學士又明年福等所議頒泄於外高煦素不學公言於

上曰藩府之舊自無泄者其緒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右丞

議又以李至剛言公然望政文止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

征北虜至京師見 仁宗而歸 車駕還高煦言籍賦上遠

出親 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 死獄中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亦置之翰林縉蒙倖取直言 文廟

欲征文止縉謂自古黜廢之回通正朔時實貢而已若得其地

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予之為郡縣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

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言不宜過

寵致有異志 宣廟初漢府果反文止亦叛悉如縉之言

太宗皇帝巡北京召吏部尚書兼詹事寮義兵將部尚書

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楊士奇論之曰居

中事重今文臣中間留汝四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簡輔監

國必傳房玄齡汝等宜識朕此意敬共無怠四臣比拜稽受

命其後凡下書論幾務必四臣與聞時仁宗皇帝在所以禮

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京師者日夜寃伺伺隙

從而張虛駕妄以為監國之過又結嬖女近助於內類

上聖明終不為感辱為官臣者胥懼懾坑坑數見

四臣竟不或決句或累月惟墮滯十年 揚士奇所書黃淮有懲集後

永樂十五年 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

凡南京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

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

未奏達而已 上既有疾南京距隔數千里又庶萌異慮

者內結嬖幸飾詐為問一二說人助於外於禁近之臣侍監國

者惴惴苟濳朝暮間頽 上聖明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行

然其意不忘也會南京有千戶陳者擅取民財事竟

令旨謫交趾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有言於

上曰 上所謂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

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見既逮至 上親問之潛

等具實對上顧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他日又

諭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千

戶非出 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數

言其他薄放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

月十七日也 揚士奇 永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微不悻教日未出見群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

不得騁其私威所不便趙簡王時留北京敬脩孝弟其護

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歷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

子共搆邪謀欲俟

官軍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秘不令

簡王知蓋慮不從即事 敗齎粉而主其謀者護衛軍士

瑜姻家高以正布置以定高密以語瑜瑜駭曰奈何甘

為覆宗滅嗣計高不听又深泣戒之高怒而慮其泄也謀

害之遂詣闕入疏 上初疑其詐諛曰豈有應是反覆語

雖衆為瑜危既捕賢等至 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

及所造偽詔立誅以正射成 及內侍養子陸勣遼海衛

千戶後賢等皆伏誅瑜召還又陸錦衣衛指揮同知

事 仁宗皇宣宗 英宗官至右都督會事

禮部尚書漢官曰 太宗命予使外瀕行諭曰

人言 東宮所行多失繼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如

何密奏未奏疏書字湏大脫至我即欲觀也予至南京

旦脫隨 朝勅免朝辭以不敢蓋凡所見殿下所行之言退

則記之如日趨朝勅臣某者語譯侍從使之仍口奏有

言不問既退朝急宣侍衛者賞鈔若干疑於群臣皆言不

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罪而愧其心見 殿下之

明斷住稍久隣居楊學士 士奇曰公命使也宜行聖

則權辭謝之曰錦木教種未完耳至安慶書回奏令

所從校尉給驛馬賞進也 乘盛水 未日記

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

餘 車駕親征北虜 今上以王輔長孫留守北京命

公輔導 楊士奇所著 黃淮纂碑

永樂十五年初建北京宮殿命都督薛祿董當繕

四夷館有八曰西天曰韃靼曰回曰文直曰高昌曰西蕃

曰緬甸曰百夷永樂中所設

永樂十九年冬 儲君自南京入 朝楊士奇等待

北虜復犯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 公言今邊儲不

足請遣將無煩六師忤旨罷官 仁宗嗣位即日

復公戶部尚書 楊士奇所撰 黃淮纂碑

太宗初臨御擢文學之臣七人侍從左右任遇甚厚公及士

奇皆與焉 仁宗嗣位七人者五人在無幾 太子賓客孫

章胡公引疾去其四人任遇益厚

皇上嗣位一循 祖宗之舊以遇四人任公今又引

疾去 楊士奇送黃 少保推序 太監沐敬達文中人容貌魁偉敢

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逾月不与虜遇人馬困

頓 上意猶未已諫被重譴敬陳再四 上累之

曰反蚩敬曰蚩固不知豈敢反耶 上怒曰命曳出

斬之敬辭色不為動 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此人

豈不誠有益釋之 錢溥使交南同行奉御張榮為 道其事兼盛取以編入日記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學士楊榮自行在還報大行宴

駕東宮殿下即遣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宮

時京師諸衛軍士皆隨征衆行在惟趙輔三護衛留

京師一時浮議籍：護衛軍為亦遂秘未發衆慮

樂二十一年也先土干把台等率領部屬來歸封也

先土干為忠勇王以把台為都督

二十二年北征忠勇王及把台隨 駕至松林

後於正 十年四月把台由都督進封忠勇伯十四年

忠勇伯把台隨 駕征迤北

太宗皇帝興靖難之師 仁宗皇帝以燕世子奉命居

守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中兵不及萬人晝夜拒敵教夜使人開門斫敵營敵驚亂自殺或至明乃定遂退營數千里

太宗既正大位升北平為北京仍命居守永樂二年永樂十八年十一月 仁宗為皇太子過鳳陽謁陵畢周顧陵旁見 仁祖淳皇帝所遺石農器顧侍郎

張本學士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陵下賜耆老酒饌有知 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至夕曰知當時事者益鮮矣 歷代君鑒

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教道中使進保進奏牘每至輒以 殿下過失 上聞而皆其妄言今宜疎此人 曰過失五豈

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可與人計較耶卒寘之 二年十月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舍 以上聞之 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士皆有公館

先聖子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儒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十月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建文中奸臣其正

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木局並習

臣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有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調克軍者亦宥為民 祖宗時於文臣少有贈諡至

仁宗登極思念舊臣贈禮部尚書鄭賜太子少師諡文安贈戶部侍郎王鍾太子太保諡信敏禮部侍郎儀智太子少傅諡愍節春坊贊善兼翰林編修王汝

王太子賓客諡文靖春坊贊善鄒濟徐善述俱太子少保濟諡文敏善述諡文肅北京 部尚書未濟諡榮憲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公胡廣加

贈少師北京 部右侍郎楊泰贈戶部尚書太醫醫院判蔣用文素寶俱贈院使用文諡恭靖 洪熙元年四月有旨鄒濟徐善述王汝王皆贈官贈

諡官建祠於墓四時贈祭楊士奇謂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祭濟等安可與 宗廟等遽召禮部改春秋祭云

洪熙時初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以儲經籍備訪問命楊溥等日直其中凡五人

翰林學士楊溥 侍講王進 字汝嘉 蘇州人

翰林五經博士陳經

蘇州人

吏科給事中王榮

城人

洪熙元年四月某日尚書奏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

奏事 奉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

以未見 上曰蹇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

士奇愚亦不能知 上曰天命之矣嘆息而起又

明日早朝罷召義士奇至 奉天門諭曰監國二十

年為說應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類 皇考仁

明德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臣士奇對曰

今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之誠之孝更

不煩 聖明多慮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

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三印賜兩人皆拜受退踰日宮軍

宴駕矣

宣宗皇帝甫四歲在北京適 太宗嗣太位 仁孝

皇后以至南京 初出就學 太宗命設講習於

羊蓋殿之東令太子少師姚廣孝及翰林內閣之臣

侍講讀

永樂七年 駕幸北京 宣宗為 皇太孫隨行道

途所經 太宗親以 上過田家備覽農民具及其

衣服且諭以農民勤苦之事

太宗親征北虜命 上留守北京以尚書夏原吉贊

輔自是 太宗巡狩北京及征胡虜皆從行

洪熙元年春南京屢奏地震群臣或請命親王及重

臣往守者 仁宗曰非 皇太子不可 至南京謁

孝陵 仁宗不豫召還 夏六月辛丑至北京是

月庚戌即位

太宗初營天壽山命 皇太子偕漢王趙王暨

皇太孫往視之遇沙河凍王請欲步筆就行 仁廟素苦

足疾中宮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

宣宗即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漢王曰顧怒目者久之此雖

出一時而後未武定州事已北於此矣

永樂十四年 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馳召隆平侯張

信詢之上未信車 駕遂還南京以問 皇太子對曰言

未可輒信且 父皇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

退召士奇還問曰汝與憲憲我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日詢

義固辭不知不肯言汝當為朕言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

慮有誰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

東宮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雖間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多出臆慮非見實跡此固不敢對 陛下訖然漢王始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題青州又堅不往今知 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哉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息以貽永世之利 上然然起還後宮數日 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及備乘輿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地內外劫掠悉有實跡大怒褫其官帶禁之西華門內 東宮叩頭懇為赦解乃免遂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若此所為將未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

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初高煦承樂中 削兩護衛徙至安樂州至是招聚無賴授以兵器驅掠善民樂元軍士搶奪軍民馬匹擅殺有司囚繫強縱其為惡給與賞賜暗結都司軍衛有司官吏人等賞與金銀等物除指揮王斌知州未恒等六師都督高書等官其餘各授以職散刀與真定等衛軍官為號潛結北京官員軍民人為內應於是北京官員軍民山東三司衛府州縣等衙門官

吏人等及有護衛親信軍校并被害軍民五百餘人奏發其事 上親率六師問罪及至臨境高煦仍擁衆抗拒翼日罪人斯得宣德元年高煦反 軍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遣高書陳山迎駕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龍木執趙王則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言山論之對曰此國之大計遂塞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 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勸色曰汝可沮 國之大事乎錦衣衛責所係令漢府人扶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之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與塞夏言之往見二人塞夏曰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可中沮也夏曰萬一 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衛今已去其二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與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塞夏曰即如公言今若何處士奇曰為今之計 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

正矢二人曰公言固當然 上信榮言不係吾二人可也
士奇退與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
無罪者當加厚之庶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
草勅我當以間時惟揚濤與士奇意合濤曰吾二人請入
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濤言即趨入見濤
士奇亦踵其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已而有 旨召蹇
夏入蹇夏以士奇言白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
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蹇夏不復召士
奇及濤至良卿臣二人始得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屬聲
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皇太后必厄矣 上至京大悔
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斥趙護衛且請
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听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
論趙王田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陛下最
親當思保之全毋惑驕言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王
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
道吾今將封群言俾都御史劉觀及公侯中選一人賞以
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則於皇親中擇一人與趙心

相將者借觀行庶幾有所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
廣平侯袁宏至親且善開諭更得聖書親諭之好
上從之因遣容觀行趙王得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
吾生矣即敕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頌息 上待趙王
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蓋上雖為山所感而後
灼知其非諭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曰吾待趙不失
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毋以見疎為憾
宣德元年五月纂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少師兼吏部尚
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監修以楊士奇楊榮金幼
孜陳山 英揚濤充總裁曾榮王英王直周述李時勉
錢習禮余學夔陳循簡從善將驥曾觀齡王洪劉
永清周叙孫曰恭 敬 翰 雅 翥 繼陳中陳叔
剛 文奎 節 錫 善 為 纂修官書成
太宗一百三十卷 仁宗十卷共一百五十四冊
文廟彙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
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七人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
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因
 濟人利物之在而不忍卻人之愧以為愛錢 文廟亦
 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未
 饒者必訪其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卻其饒但以別
 物與所饒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為率亦各其二
 或坐法乞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為報者相繼而不厭
 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
 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一意蓋天
 有乘除之數默然手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軻少年
 寒是滯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
 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四朝
 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教論也或
 者問氣所生而稟得完事如此其輔理之功在文仁宣時
 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君心
 之非引之適當則既手未有間也 天順錄

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或士不由已進退勅方面風憲
 郡守在京令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
 璉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勅今後御史知縣許在

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
 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賦靈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
 罷御史知縣舉保之制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二楊之所
 皆由其保去取之權也西維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奉
 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
 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人才之權遂移中於官
 王振邪正倒置矣 天順錄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寒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休違承
 順之不服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
 好戲命圍碁曰臣不會碁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
 帥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 勅黃福年老不煩以職轉任南
 京戶部優閑之實疎之也向使寒夏諸公皆如此持
 正其勢未必盡疎之則君德可修天下可肥矣初
 文廟命解縉評大臣十人何如縉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黃
 福自餘互有得失人以為確論具載縉傳 天順錄

宣德二年春交趾復叛守師奏請益兵 朝廷命安遠
 侯柳升等將七萬人以往命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事

且勅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舉十數人其
最且賢禮部儀制郎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
同卧起九月入交趾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
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誅安
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請詐
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筆書教
戒餉謂賊專以設覆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
時慶已病強起與升言升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
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
橋遽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病
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
驅象赴關衆亂聚被殺大呼官軍降不殺安鏞皆曰
聖軍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
江等城城中如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
州何忠等皆死節交趾守師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
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師隔遠不知不及聞時與安
鏞同行親見其事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
無官府上狀不可實故安等之節不得暴白於朝世

之所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
等甚多而安與鏞之事有間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
進士出身最相得安字志靜豐城人年四十二鏞字
叔振錢塘人年三十四 楊士奇 大集
御史羅公廟方 宣考嗣位交趾黎利弗請成山侯
王通等用兵無功陞公工部右侍郎與李琦等賣筭
書論利未至而通與利自率衆出境失衆止公勿往公
曰通師敗辱國我受命論賊可退縮不進手賊雖凶
暴必不敢拒詔與琦亟馳至其國宣恩意利惶愧率
其屬拜首其過遣使獻金人奉表詣闕謝且請立
陳氏孫高復命公往立之既至利以高死已乃張筵列女
樂設宴公叱曰高死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破其尊壘
樂器時天晴忽陰雲起大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惧貢方
物陰雲 還朝 王冕撰 蘇軾詩 其事亦未和果然 否。公吉水人 字汝敬
宣德二年十月黎遣人進前安南陳三玉利世嫡孫
高表乞立為陳氏後其辭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
公張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
出黎利之請當此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憲義夏

原吉示之且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遷召揚榮及士奇出表示且諭以三人所對曰今與尔兩人決之榮曰永樂中賞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君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廢太宗皇帝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後極矣 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感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厓前史為榮何謂示弱侍

仁宗皇帝久 聖心教：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次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賜酒饌明日朝罷出高表示文武群臣且諭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民篡弒毒害國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後立之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此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群臣

對曰 陛下之心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宣德四年一月一日朝罷侍 上於左順門遙望見大學士陳山 上曰汝誠言山為人對曰君久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山雖侍從 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体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涸內閣也蓋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行相類至是浸聞於 上數日後有旨調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聖俱罷內閣之任朝士皆頌 上明決山遂見疎不復得近宸前矣 延平陳山平原戴綸莆田林長懋諸人皆 文廟簡命以授 皇太孫經者相傳綸長懋素強諫不少詭隨凡以 宣廟有愆違多以聞于文廟以故二人最為宣廟所不樂山好順旨被寵信後宣廟登極山由左庶子遷戶部尚書兼謙謹身殿大學士綸遷兵部侍郎鎮交趾長懋由中允除守鬱林州長懋頗不平 上言官僚陞擢用異祈得京秩生

怨望下錦木衛獄并出其弟刑部主事通節為慶
遠府通判又勒令板指綸誣以罪械綸至京師置獄
以死綸諸父河南守希賢太僕卿希文及親族被連大
小男婦百餘口家產籍沒長懋坐禁繫牢 英皇初立
赦出之仍守蔚林而希文幼子還州內 賜名懷恩成化
間為司禮監太監云

宣德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這帖子寫的官員姓名都是固守交趾城池盡

忠死節的你同吏部兵部計議建封祭祀欽此

欽遵為照知府劉子輔等知州何忠係文職官

員別無事例緣係盡忠死節比照武職品級給

賜所據各官履歷未敢擅便定奪本部等部官

於 奉天門題奏節該奉

聖旨知府贈叅政知州贈府同知欽此

劉子輔廬陵縣人由監生為御史九載陞廣東憲使

丁艱服闋坐微累左遷交趾諒江府知府叛寇黎

利攻城勢猖獗他郡邑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招兵

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

月寇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闔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

知事不支曰吾奉 命守郡亡與亡義不可污賊手即

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叅政

遣官賜祭復其家 當時總師王通輩擁勁兵數萬

不能禦賊竟棄城十以去而蔡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

未攻圍苟活且暮卒之不逃誅於國典

與子輔同死節者都指揮李任等諒山知府易先政

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 忠罵賊不絕口從容賦詩

乃與其子皆死

宣德元年留守事宜

一在京應有事務及各衙門具啓事件

鄭王殿下

襄王殿下同管凡一應事務與太監鄭和楊瑛趙忠

姚雲表決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

山雲尚書黃福黃淮全幼孜都御史王彰計議停

當施行若係機密重事差人呈駢奏報

一祭祀應合遣官者該衙門具啓照例遣官應

御祭者該衙門預期具奏待報禮

一刑名笞杖徒流照例發落死罪監候奏

請

一在京每日啓事只用啓本其各處奏報事務除

機密軍情重事啓

知具本差人賚繳奏

請者係強盜反獄等事不可緩者即時啓

知施行及遇有修理軍器之類急用物件同會

計明白先行具啓開用另行具奏其餘事務合當

行者即具啓施行何遲緩者將奏本送該科寄收候

車駕回日奏請緣五軍六部等衙門印信扈從官俱帶

去遇有施行事務合用咨行白移北京行都督府行

部轉行南京該府并各部等衙門回報該屬施行

但咨奉

令旨止於原來奏本內批寫并抄呈立案其出事公

文內不必云馬

一留守官員

管北京行後府及行部等衙門事

武職

廣平侯朱容 武安侯鄭亨 都督張昇 山雲

文職

尚書黃福 李友直 黃淮 金幼孜

都御史劉觀 王彰

侍郎張瑛 王讓 陳山 甄儀 許廓

副都御史陳勉 通政使李嘉

大理寺右少卿王文貴

光祿寺寺丞李郁

翰林院學士曾榮 王直 王英

鴻臚寺卿王魁

存留在京聽用

定國公徐景嵩 武定侯郭珖

武安侯郭晟 彭城伯張果

建平伯高遠 廣寧伯劉滯

忻城伯趙榮 安鄉伯張安

都督郭璠 徐景珩

光祿寺 胡榮

宣德四年十月 日 上閱武郊外先命諸將整棚

軍馬危從六部等衙門各令堂上官一員帶屬官一

員隨侍前去特命豐城侯李賢都督蔣黑兒掌戶

部事太子太師郭資兵部尚書張本觀察院右都御

史顧佐居守北京

行在禮部為公務事宣德五年十月初七日於

內府抄出

欽定留守事宜到部除欽遵外

一在京在外各衙凡有覽事差人贖本赴行在

所奏 請其餘常事奏本該科編收候

車駕回日通類奏 請發落

一各王府進

賀表箋禮部具手本送司禮監交收差未人發回

一祭祀該門預期奏待報行禮

一外國四夷人員進貢到京馬匹先送

御馬監收養方物送北京會同鐘頌放候

車駕回日通類具

奏進收便人等行在光祿寺支送下程

請

一刑名笞杖徒流照例發落死罪監候奏

一扈從文武官員每人於行在兵部取到學生

馬肉納與一匹作脚力

永樂中官署在金陵而北京設行部 車駕巡幸又

經行在 官以從罷則否無常員至十九年辛丑北京

告成乃署曹司一依金陵旧制後加以行正在統幸而

始去行在正六部之名而金陵謂之南京官聯如故

宣德十年九月纂修

宣廟實錄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監修少傅兵書太學

士楊士奇少傅工書大學士楊榮禮書兼翰林學士楊

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陳

循右庶子兼侍讀周述 諭德黎恬洗馬簡從善侍讀

苗衷侍講劉永清高毅胡種邢寬修撰周叙陳詢戶鳳

岐孫曰恭習喜言陳叔剛馬愉曹孫王七寧儀銘編

修楊翥楊壽夫林文彭珣鍾復杜寧給事中儲懋監察

御史邵宏言吏部主事劉絃工部主事洪熙

事劉球大理寺評事張益為纂修官



立齋錄卷之二

革除錄

建康人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册為

皇太孫詔書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位改明年為建

文元年追尊

懿文皇太子為 孝康皇帝

懿敬皇太子妃為

皇太后

姓帝氏明平忠武王過春之女

太子妃呂氏為

皇后

壽州人太常卿呂本之女志都志載本女為皇太

子紀武王十五年八月

日

詔書云又將呂后之父呂本與

太祖皇帝同祀於西宮正指此也

太宗皇帝既即位革除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年號

仍稱皇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

五年具改

皇太子及妃稱

皇兄懿文皇太子 皇嫂懿敬皇太子妃建文君廢

為建康人

冊立詔

詔曰蒙古列聖相繼馭宇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



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前者操將

練兵平天下亂偃天下兵奠生民於田里用心多

矣就統一以年除奸暴去豪強亦用心多矣邇來

蒼顏皓首儲嗣為重嫡孫允攷以九月十三冊為

皇太孫奉

上下神祇以安民庶誥示臣民想宜知悉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十三日

皇帝既即大位詔紀今年元為建文春三月上丁車駕

幸大學親祀 先師孔子拜跪盥獻咸用享廟

社儀註縉紳聚觀皆思自奮以廷庸于世秋八月

天下當大比太學暨畿內士集于京府者千五百

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泣

之而董其廢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

越九日己巳而畢屏蕪黜陋選擢俊良蓋去者幾

十之八而登名于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

上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感美焉而不敢弗慎也

昔

太祖高皇帝創業詔正統之三年即興科舉至十七年

一第... 丹... 6 反E...

甲子而益盛歷四舉而至于茲今在朝廷之人多

已辨科舉
小肆序文

貴州都司軍士臣高龜係山西遼州五指里民誠所

誠詐稽首頓首謹言伏聞鳳凰至而諸禽舞麒麟出

而百獸鳴物類之微尚知有主而飛鳴以賀何況人

臣矣萬物者今我

皇上龍飛九五鳳曆初春謳歌歸向四海會同臣權

忻踴躍如流水朝宗而不能自已也於洪武三十一

年六月十二日遠聞 聖詔頒告民臣於本年閏五

月十六日恭依

太祖皇帝遺詔嗣登寶位以代理萬機之勞天下士

庶臣民萬口一言齊聲共賀喜賀

太祖皇帝禪位以嫡長大居正也使 聖子神孫本

宗百世為 天子支庶百世為 諸侯上法三代

之公下洗漢唐之陋 祖訓一定後王未法繼

絕於千萬年也微臣才力疎短文詞鄙野何足以

頌祝

聖代宏執之遠故又復詠歌友雅下武二章以賀詩

云昭茲來許絕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祐受之祐四

方未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軍士微臣高龜久蒙教育

願通經史知

聖君即位体春秋五始之要敢不奉表稱賀以聞

送司業張先生 代祀宣聖張名智 字去畧 王仲縉

聖皇嗣丕祚舉禮秩無文幽明既勝聖小大齊駿奔况

茲曲阜宅巍 闕里尊神靈於斯萃於焉致明裡肅堂

無人顧屬耆德臣精誠冀有託達此皇意博博軺車或

遠道宴饌及良辰雲山渺東魯歸途春正殷

謝表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

月十三日手詔賜臣 御書怡老三大字及孫几王

鳩杖各一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

聖慈軫念特降殊恩閭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奇

遇豈一己之私榮伏念臣素無聞闕功勞兼乏智能才

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

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職

稱臣為三葉帝王之師自愧學匪經綸功虧啓沃切親

聖道之淵懿皆由脩性之高明豈有消塵可禪海岳
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王崇德報功為
心能自得師與人為善念臣久陪於視席憐臣遠寓於
夷蠻踐柝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髮越萬里而來歸全
馬王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問喜動

聖顏出侍班行驚非昔侶

陛下存求舊之義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林復令
伴食於宗伯錫以陶土款使之富頌之第宅又遺以安

旨酒時出於大官華衣每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慚懼以
深豈意宸眷益加禮文彌盛竊几王杖法古制之多儀
奎畫雲章錫佳名以怡老朝著誇其榮幸縉紳嘆此連
逢惟漢頭宗稱能養老迨宋仁廟亦克尊賢然桓榮設
几杖於太常而不聞

宸翰之賜晏殊題舊李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頌任
於昔賢猶難兼手具美愧茲老朽乃得叨乎鴻私此於
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多幸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
思四海或有飢餒之民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

失所之嘆至於瞻心畫之優禮永哲教子孫以維忠嘉
謀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聖名聖壽頌祝與天而長存
臣無瞻

天仰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 聞

河南石叅議董公安常名世居燕之宛平自為儒生處

山林間服葛襦而如藜粟已懷憂民人心及元亡而

國朝有天下公以為入朝為替善大夫事

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

皇上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 東宮晏駕

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在肢體政

有所未宜若災在旦夕草封事數千言上于闕下而名

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有記 倫既出為參議已而

謫居遠徼至是召還歲庚辰會試倫克總考官注脚云

東昌府恩縣人 又楊士奇撰李侍即嘉慶註云前大學
士董倫時為死下李翰公從受業

王紳字仲縉侍制禕之子 蜀王聘教授 蜀郡將

十年新天子即位召為國子博士遂入詞垣編摩太祖

實錄嘗以其父死事聞於朝得贈諡庚辰十二月卒年

四十一 其送劉子祿詩云回來上疏入九重由此蒙

恩謚文節

主神
遺文

王景彰為山西布政司參政坐事謫雲南建文初召還為翰林侍講預修

太祖實錄

中邦
志

秉里揚公舉明經任教職未赴會朝廷以博李徵入翰林任編纂未期有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純讀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也以為第壹奏授

王府審理副受命之明日復召入翰林任編纂明年

太祖皇帝臨御改翰林編脩

出梁蔡所著士奇小傳
○按張純以洪武二十

一年自云南布政召為文部尚書對此所云編纂者
止太祖實錄也

郊祀頌

皇帝肇禋於上下神祇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

飭百吏將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

奉天殿群公卿士咸受修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

出舍

皇師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

日月華耀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

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欣躍聚觀泊將

展禮玉望門降趾而趨脫舄登殿秉璧奠瓚與俯拜

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

翁忽眩霧若顏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登堂

上為動容昧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

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天心下

以定民志若天地享咨神靈恍惚黎民求受福祉苟不

順冷人用弗寧今

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六合之內光照顯赫陽明發舒

陰憑消伏決于旬日纖翳不形白叟鮐翁嘆未常遇茲

宣智力所及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

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孝儒曰誠之動

天固然矣然臣伏觀

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通租

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

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欵妨農仁聲義

聞升格竊昊上帝眷懷保祐顧緩若父慈子夙夜不忘

裡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戒否以
為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志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譴下興
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
後躬親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於
無極其詞曰

上皇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
擅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

太祖受命孔時黃鉞朱鎮戴清九圍復天之常脩人之
紀蕩則穢腥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
授之聖孫惟

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需澤是施大賚
是庸衍揚不陳罔圖虛空孰祖之逋奚貸之富厥敷千
億素而勿取孰為螟蟲撲而除之降以風雨俾溥濡之登
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願環有萬
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諏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
工大祀攸奉陽德顯融欽載群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
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盛服儼恪肅于動栗
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

瑤礎勢切穹蒼鼎俎既豐弊玉既飭大燭煇煌駢牲芬
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覲天居乃盥乃薦
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觀其色笑分命臣僚獻于群神合
敬同誠百靈具陳雲君岳祇海王瀆伯厥灵洋：來舉
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于孫萬年 太祖嘆
言天子至仁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祚
拜跪周旋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聖斗交羅其
光燭：聖情欣豫上帝于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觀遷坐
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廷如聞九韶天子曰喜來尔臣
隣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修惠或未博各殫乃心
助予諮度勿厚其歛重困細祇勿苛尔刑必臻于平乃稽
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老為紹述商
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眊弗使君子陽剛
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宥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于未萌人心
悅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
興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皇帝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 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
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群生欣豫等海內外

薰為太和 上猶謙讓弗自以為德且暮親政勤勵靡

違復於軌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為退朝燕處之殿置古

聖訓於其中玩沉靜思名之曰省躬論以尚父所存丹書

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為銘方帝直

高魏上書內一件欲弱藩王之權使下無背叛之

心上無誅伐之意經制一定而萬世無疑臣當借

漢為喻

昔漢高祖提三尺劍起布衣推強秦滅暴楚以定禍

亂開秦孤弱而亡遂大封同姓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

王肥淮南濟北分王天下之半其漢高祖遠慮之策莫不

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想遺文景不治之痼疾哉故

賈誼治安策曰今天下方病大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乎

居不可屈伸後雖有扁鵲不能為矣故發痛哭流涕之

嘆其欲削移六國之意不言可知矣類文帝寬厚長者

含忍容之是以吳王不朝賜以几杖以折其強捍不臣

之心其弟厲王長謀廢反處蜀郡罰所當也不免有尺

布斗粟之誼以累文帝寬厚長者之德此往事可鑒也

其後景帝寬厚不知乃老又遇昆錯恃才刻深徑削諸

侯遂批六國之禍非文帝之命託將得人民心輔漢又遇

趙涉遞說潘池指示之方幾危劉氏之社稷則錯不能辭

其責矣昔我

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漢高馬上居帝位

者數年故不免中伏弩冒流矢危然後定我

太祖皇帝遭胡運之大更群雄並起龍飛淮甸艾刈群堆

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國既定惟有四夷命將征討高居

九重神謀聖算所向克海內之國三皇五帝不能臣服者

皆來 暇莫不納貢而效職焉比之漢高誠以為過

正所謂我武惟揚于湯有光者也雖因天與人歸實賴我

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

太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皇皇

宜君宜王者矣故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

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孤秦、之陋於是体三代之封建分

茅腴土先封形勢之地陝百二山河昔有人言一人當關石

人莫開其人捍勇西隣土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

西表東山河地產良馬屈乘之乘在焉其人剛壯所謂

山西持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其燕國雖無名山

大川之限其南冀州其定保足頃德廣平大名等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共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之地廣畜羊馬其土地之人不耕不蚕皮衣肉食鞍馬是務違金殘元籍之而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其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相齊充寧遼谷代慶宿星羅碁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太祖皇帝之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併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

朝制者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之恩此我皇上之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小國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當今之勢以臣愚見莫如聽是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下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充吳楚潭湘濟充吳楚潭湘對分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比類而分王之少其地而小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

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當盡親之禮如歲時伏臘外國所供稀罕之物并京製嘉穀美味命使巨須送之就問起居安否何如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如法漢之淮南齊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會親王告

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頂服者哉臣嘗以為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腹膺四夷之患人身之疥癬之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也疥癬之疾有時而搔養吾體命良醫而脩藥一掃之而平復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以脛腰指股為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為譬今我

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從命者也各處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首安逸亦異如目好色而耳好音鼻好臭而口好甘其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撓亂吾心而已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既知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

癘之疾亦不復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
里謬云家不和而隣里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
理也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脩身齊家為先是以
堯之文思安允恭克讓者亦必先親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文王之心翼翼亦必先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
家邦則孔子所謂身修而家齊。而國治。而天下平
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親。而仁民。而愛物此古今
聖王治天下之軌範也伏望 皇上鑒察焉

貴州都司軍士臣高巍係山西遼州人原係洪武十五
年領入太學生員蒙本州王欽奉

詔書內一欵以林岩允懷才抱德之士保舉到京於建文元
年九月十二日蒙部引奏為臣不曾在役欲依發還本所
今臣有種高二應役不缺臣雖不為國用聞知某軍作亂
人。得而討之臣委身敵愾之心不能自已謹奏為領便
協燕事臣聞成周之時管管蔡監叛以叛周成王命周公往
討之以周公聖人之全才率武王伐紂之大衆取三叔所監之
小國如反掌也而周公緩攻徐戰者非兵不利而戰不勝聖人
之心以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父母傷

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不至於不得已不用也故必待三年之
役而滅絕之其初豈不欲三叔武庚自悔過而投降耶觀於
東山破會之詩可見今某國謀為不軌

皇上命大將率大衆而往討之其蕞爾一隅之小國固易破
也今我 皇上若恐傷生靈損折軍將况彼之軍民即
皇上之軍民以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豈忍赤子肝膽塗地
乎臣願奉明詔或咫尺之書臣當披露忠膽大陳義禮之詞
對彼明以天命曉以禍福明親。有和解之義無讐殺之
理使各罷兵而復守分土從則著我皇上英武之威德不
從當盡臣子之節義 蓋自古用兵交使在其間昔鄒食
其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魯仲連脩咫尺之書燕之
軍將見者無不涕泣臣雖無二子通變之口才頗有二子破
燕下齊之素志惟在我之疑况三十萬衆異姓之士寧
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蓋軍將屢戰則疲。則雖
則 大王其熟思之以臣之計臣躬奉

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為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
不洒泣流涕今大王若信臣言以臣為有備述情由上表謝罪
按甲休兵以待事報 朝廷必寬宥 大王擅興兵甲軍

民將士脅從之罪 用修親好則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皇帝在天之靈亦安矣如其不驗臣願烹鼎鑊并

無戚色不然 大王執迷不回捨千乘之尊指一國之

富輕謀淺慮爰及于戈走風塵冒霜露恃區區之小勝忘

親之大義以寡敵衆以弱敵強而為此僥倖不可成之

悖事臣又不知其孰優而孰劣也况 太祖皇帝大喪未

終壽興師旅恐與伯夷叔齊太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

有徑庭矣雖 殿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臣民未以

殿下不無以篡奪之議幸而兵勝得成因中大王之計

世公論之 以

大王爲何如哉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愚

臣之言可得乎伏願大王再思審處焉

魏又爲假周公說援引詩書反復幾千言未云即避位

居東若使大王始知謀逆者擒其逆賊或械送京師或戮

而奏聞若聞疑謗之言或解其護衛甲兵或質其所愛子

孫釋骨肉積忌之疑塞說 離間之口如此 大王安得

不與周比隆哉 大王慮不及此遂移檄遠邇大興甲兵

侵襲疆宇所以任事者得藉其口以爲 殿下假誅左班

文臣實欲效漢之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也臣獨以

爲不然 殿下欲伸伊尹之志行周公之道也雖然豈不

聞孟子有云家必自毀然後人悔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

臣遇過慮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萬

方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 大王獲罪於 先帝不能

辭其責矣今大王據比平取密雲下求平藁雄縣掩其定

擒將虜士易若建瓴雖古之用兵若孫武者豈能過哉但

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

之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其用兵之計又可知矣且百戰

百勝兵家不以爲奇老子又云嘉兵者不祥今計大

王之將士東戰西伐馬無停足殆亦疲矣况 朝廷驅天

下無限之師 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 大王得心之

士大約不過三十萬衆 大王與我 聖天子義則君臣

親則骨肉尚生離間 大王如拾芥正所謂徒能料事而

不能料人臣寄跡岩穴不忍坐視兵連禍結所以挺身自投

願效一策蓋以爲一二之慾而顛覆者萬億之生靈靈官眠

披堅執銳嗟咨滿野肝膽塗地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毒人之父

毋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是豈仁智者之爲哉臣以爲動

干戈執若和鮮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臣某所以得奉 聖天子明詔置死度外未見 大王欲死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 太祖皇帝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豈有要求於其間哉且老子云天下神器也不可智力求之秦以智力求不能以二世守魏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 太祖皇帝乘胡元亂極思治之機提一旅於鳳陽揮三尺於馬上兵不血刃席卷長驅群雄斂跡奄有華夏足豈智力之所能實應乎而天順乎人也是以既即寶位立綱陳紀奠安華夷分茅胙土封建子孫欲其藩屏王室而外禦戎夷其神謀聖策為天下子孫萬年之慮也以大王之賢智躬承 先帝聖訓不為不熟矣夫何以一朝之忿遂以骨肉之親翻為仇敵其為先帝之累為何如哉嗟夫昔周公聞流言之謗皇上用與不用听與不听耳

上藩王書

疑是元手林冬明

國朝處士臣高巍嘗聞世之所謂丈夫者蓋以其能為國家排難解紛上足以安宗社下可以福黎庶而無一毫微利干譽之私爾臣樛櫟朽材年甫桑榆遊避山野經史自娛

內有飽暖之樂外無操竊之虞感荷 皇朝之賜厚且深矣臣雖無丈夫之才頗有丈夫之志素慕仲連子房之為人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近因天下不幸我 太祖高皇帝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蓋欲使聖子神孫本宗百世為天子友庶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漢唐之陋 祖訓一定萬世永賴我 聖明天子欽遵遺詔嗣登寶位龍飛之初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莫不頓立於朝而忠於其事朝野皆曰內有

聖明君主外有骨肉藩翰二帝三王之治咫尺可待此萬世磐石之固也吁不意勿聞大王與 朝廷有稔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導之以智武者奮之以勇皆謂執言仗義以頃討逆焉有不勝取者乎如反掌擒今 殿下論親親最賢最長即我朝之周公也當存周公太公至正之心毋惑他人流言之謗亦如周公安重自修使無一毫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內輔 朝廷外屏四夷則周公制作之功不得專美矣推其我朝寒業同周室 太祖皇帝純德文同王 大行皇后慈惠同后妃今 殿下才美同周公輔我 皇上守成邁成康故以周家始終之說言之巍

白髮書生時時微命生死不惧者但久蒙

太祖皇帝教養無所補報况昔朝廷勉勵風俗於洪武十七

年已行旌表愚臣孝行之門且竊自負既為家之孝子

不可不為國之忠臣死忠死孝臣素願也故敢披露忠膽大

陳義之辭惟願 皇上與殿下各棄流謗之言和行親

如故罷兵息民臣之忠義既尽如果賜死於九泉之下得

見

太祖皇帝在天之靈問 所以 亦有以藉口矣麾下從

從軍秀才高巍謹上者征長篇五十四韻伏冀電覽

皇帝建文初一年管霍蔡叔共流言不思

太祖艱難日遂入鴟鴞惡鳥篇

皇帝虛以問群賢遭家多難豈自天群 叩首御街前選將

練兵去年燕三軍宿將無可舉取人無過親賢表一重

腫親鑑別文武全才居上列通天帶就賜將腰之拜受辭金

闕即日推輪送江許奉命北征三叩首奇謀勝算蓋日月

中奏捷飛書待日數 云以按馬無所 云則紫不舉

皇上嗣位之初即日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

計去數之妙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

子者官為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

苦賞廢平吏罪至死者多金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

囚視往歲減三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

有詔若日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疏都察院與刑部分

治庶獄今類

宗廟神靈斷獄煩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為御史糾貪

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員定為二十八人

務為忠厚以匡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

察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

朝謁為難命即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

文武大臣皆賴以寵綏之 方希貞奉 劫與記

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為昔者治之

以法而犯者滋衆豈有教化有未至歟乃蠲逋租赦死刑

選擢良吏以治海內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歡而未及

期年百姓協和四方至變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為榮而不貪

祿位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為常而吐言貨財上而朝廷

下而窮那小色皆思洗擢瑕毒以自歸於善可謂盛矣上

猶以為未也親擇臣二十有四人為採訪使以觀風

謹燭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由是天下忻然謂太
 平可立致使者之出莫不自奮勵各思建明圖凡以求
 稱任使之意及既事還朝阜以政事聞者蓋居其半
 給事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 天子以為可用
 會大同有警復俾持詔往撫慰民兵思勉精敏勁正所奏
 舉切皆時事其能愈彰適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即授
 按察司僉事 方希直送徐
思勉序文
 庚辰科會試錄序
 天地之氣有盛衰而生財隨之氣之盛也敦大忠厚
 之人多而天下歸氣之衰也險薄仇訐之徒衆而危亂
 作聖人中兩而宜所以輔相天地者豈有他哉凡以
 含護是氣使盈而不至於消靡以病乎生才也自唐
 虞以來賢才衆多之世未有不由人主作興以成之
 者人主豈能強人以爲才也哉能勿傷是而已爾
 大明啓運我
 太祖高皇帝以惟才神畀戡定萬方
 孝康皇帝以至德深恩煦植邦本所以輔相
 極其盛矣今

皇帝即大位爲紹前烈一以仁義爲治
 朝廷之上和厚博文之士相繼而出天地之氣混淪會合
 賢才之衆其在在茲時乎建文二年春天下之士貢於鄉
 者成就試於禮部蓋幾及千人
 上慎重選掄之任俾倫等司其出取萃率諸儒不敢懈
 以二月九日至二十有五日舉得士若干人可謂盛哉
 然才之生也資乎天地而其成也復能佐佑人主以贊
 天地之功使天地之氣和非特賢才輩出而五穀登
 群生遂喜祥畢集海宇晏寧靡有一物失其所者
 上方日新聖德以圖至治多士爲時而出輔庶政而求
 鴻業使斯民重見二帝三王之盛豈非天下之所
 深重望於將來者乎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
 學士具川童倫序
 皇上嗣寶曆之三年大比天下士英翹俊乂之材受鄉薦而
 會試春闈者幾千人禮部尚書陳公迪右侍郎黃
 公觀同貢舉前期以考試官爲請特命禮部侍郎
 兼翰林學士童公倫太常右少卿高遜志典文衡以綜
 其事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既修史官吳勳業

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昇監試御史王度俞吉吉以
二月八日入院越十七日而畢辰與夜寐殫力竭慮
而披閱之文理粹而華實羨者 選擇而不遺
詞義率而旨趣異者亦點落而靡質參互考釋會
議克諧而始揭名焉噫乎古昔盛時獻鄉書而登天
府之名借計吏而奉奉常之籍虫濟、多士而幸過
其會卒成其業克遂其志者幾何人哉矧今

聖明御宇文軌混同而貢舉著于甲令三十有餘年矣魁
公鉅卿胥此焉出而奇勳偉蹟垂光簡冊以彰

一代之盛者固無以加矣士君子風承響接趾美于前不
啻倍蓰焉將見以其所學施諸有政而有司之事
卿大夫之職輔相之業皆其夙習而素講者豈將見
諸空言而已知

先朝以來登巍科取上第者其氏名之所紀載具存而
弗泯况當

皇上飛龍之初建文之始而泰運方開者乎昔賢有云士
非科目不能以自達夫既達矣所以致

君堯舜而康濟斯民者可不勉諸建文二年歲在庚辰春

二月望後十日中頃大夫太常寺少卿高遜志謹序

聖天子稽古圖治加惠九族念親王勸講輔德之官未備無
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三月詔增立賓輔一人佐講讀及
書各一人進對皆稱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用 既之儀甫定
適慶王奏薦名士之人請補府僚之缺於是天子以王所舉
為必可任也俱授以官而構李朱君仲湯為伴讀將李弟
孝寧時為中書舍人請士大夫奉詩以餞之惟昔

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畧勘定萬方懲前代宗室寡約之
弊衆建支庶羅列海內宮室服用下天子一制朝之大

臣雖三公大將軍皆起拜殿廷以至親處權寵之隆古
莫與倫何其盛哉然而諸藩德業可擬古之賢王者雖
間有之而未之屢見豈非處尊崇之極而驕泰易滋
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故耶天子慨然為深

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
其為宗室論可謂遠矣朱君首應是選其可不知所自

重乎 方希直送
朱仲湯序

贈司馬相公忠孝兩全序 高遜志 遷州人

士之處世有二道焉出與處也處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若伊尹傳說之於殷太公召公之於周此固聖人之偶後世罕及下至漢唐晉宋亦未嘗無其人也若漢之蕭曹諸葛唐之姚杜姚宋晉之羊佑王謝宋之呂蒙正寇萊公司馬公韓魏公殊勳異政名載竹帛班、可考傳曰何代不生賢何賢不濟用至我

聖朝肇興之初設庠序立國監以育英才經今三十餘年矣其濟、多士固過越於前代矣其文章政事可與前賢齊驅並駕而爭衡者愚不知其他所知者惟我鉄公一人而已何以知之其幼處鄉校也聰敏過倫長同由

監也英華振萃先事

太祖皇帝也試以盤根錯節而驗其能今事

皇上也任以山東參政以宣其他不意於建文二年秋某入謀為不軌

上命征虜大將軍曹國公帥師百萬而往伐焉三路供給糧餉山東中州山西蓋德州為山東屬郡水陸四通五達之路而大軍聚集焉以待其進取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况百万乎鉄相之任潛運也水陸並進飛莠挽粟露集山兵未嘗乏用元戎國公亦嘗賞勞焉不意大

軍進取失利漫散南行而德州並無守禦官軍人民逃命散走四野一空鉄相與巍並 快、南行路經臨邑時序端陽誓酒同盟起集民丁協同都司固守濟南至於其言不意其人於五月十六日率眾寇城詭詐百端誘說軍民開門出見鉄相遂使軍民穢罵賊寇彼知忠堅不下長圍四守內外不通百計攻打晝夜不息攻之愈急守之愈固若非濟南戰守而到其鋒其人乘闖竹之勢目中已無江淮矣今原濟南之功比之廣昌東昌如摧枯振落者真若急流中之砥柱也攻圍三月彼既智窮力尽師老將歸援兵方至遁走圍解

皇上明見之遠捷音方至遂命翰林檢討陳 賚銀段以酬其功績吏部主事魯 送誥命以光其世封三代其榮極矣昔范文正公得厚祿欲以養親、不在矣為恨今我司馬公父母俱全而同享爵祿曾祖亦追封其官其孝可謂無間於幽明矣夫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今於鉄相可驗其實矣原其出處之分明忠孝之兩全古今名士亦少矣巍泰為孝之名今得升斗祿双親已沒與言及此不覺心手酸軟

閣筆廢書不能不戚、於懷也及司馬公赴京謝恩也

皇上賜御宴送下陳誅行言聽膏澤下於軍民不火矣朝廷公論原其堅守之功既陞本司布政位不滿其才德復授以大司馬之職佐征虜大將軍歷城侯以總天下之兵而進取焉其相機決勝雖在於主將與參副而運籌策申軍政報莫實藉司馬之一人須待平燕之舉自有史官天手筆圖麟閣垂竹帛流芳千載耿、不磨者由其忠孝存於心窮達不異志故得聲聞滿天下香名傳後世也其殊勲異政委身致命不避艱險以社稷為憂者豈巍拙筆所能發揮哉但巍始與司馬同一監中與司馬同者征知其始終出處之云爾誠恐後日史官聞其名而遺其實故特贈此姑俗戰守進取之實錄耳

退敵乘喜宴樂水心亭賦

皇上嗣寶位屢下詔以求賢或舉於邊徼之軍伍或舉下僚之驛員逸民側陋草澤魚鹽思武職於鉅鹿之下夢文官於版築之邊側席求諫止鞶聽言於是本州之大守克舉於於林泉禮請送於京師赴天官之選銓值某人

之不舉命將師之征焉憑坐井之管見持獻策於君廷蒙聖恩之寵渥參贊軍務於元戎之前期于房志慕仲連修書咫尺欲屈強燕志抑鬱而不伸攬歸轡而南遷至濟南日之被圍思張巡守城之中堅幸遇知己之鐵相薦于於受判論守城之官言聽計從濟險涉難相逢莫輩濟、雲聯若徐將軍之赴、威統兵之桓、合憲高公之糾慢參軍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儲給王太守之從權吾道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旃衆資群策屈力保全焚燒賊衆之樓櫓擒獲巨寇之尤奸是日也天地盡晦劍戟聲寒湖水為赤原野為丹彼旣智窮而力盡我固守不動如山乘夜遁去棄甲奔還聞風而鶴唳已破膽而摧奸倘勝事報四方膺盛之圖具捷音奏九重仁聖之

鐵參政贈詩蒙索齋和

高巍

群書壓覽見隋何錯節盤根利器磨久隱遼西恩傳說等閑尚志慕那柯為臣尽也全名節處友知音取瑟歌咫尺凌煙題姓字歸田舊計且蹉跎

勉齋前韻

供輸糧餉若蕭何竹帛公忠事_不磨講藝投文明卓茂輕謀
滅慮笑利柯傾心頂水催舟楫側耳臨風聽凱歌方相從來
福祿大共我保我莫蹉跎

又贈

山林隱逸一儒生上策平諧自失驚重賈同心陳治道蘇張
異路咲蹤橫歸期草野名高影豈望

朝廷作六御管蔡監叛同日叛周公狼跋亦東征

又廣前後韵

糧儲轉餉若蕭何耿：香名永不磨竭力勞心常會計

從流順陸併舟輶琵琶不辭青衫濕玳瑁安思白雪歌異日
功勞垂竹帛三祭同載世無多

又

翰光晦跡號狂生穎脫囊中衆咲驚自爲平原班復立要
盟楚主劍頭橫常羞秦帝辛垣衍且喜和番蘇子御承稟
元戎如不許披堅執銳亦能征

又

憂民爲國老儒生進退存亡久慣驚十載芳名林下隱五
陵和氣劍頭橫昔年有表憑胡虜今日陳情動國卿三寸

筆如安國劍燕人來格又何征

從軍吟

百萬執紼過太行軍容_壯肅陣堂：七群走獸無藏藪
失木飛禽近上蒼白刃林磨山振響紅旗風動日增光將軍
駐馬鞭麾指信宿擒會晉陽

班師迴過倒馬關

鉄騎千群過鴈門旌旗簇：彩雲屯官屯遙見皆驚喜
燕寇聞知來瞻魂燦爛銀盛明雪月青紅綉襖迥烟塵將
軍不速追窮寇勝算降燕在暮春

皇帝始即祚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表
西夏之間群黎胥慶於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乃元年使
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揆其初得
徵兆異常實理乘温世所希見來獻天府先是 上在儲
宮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宣獲玉宸裏感
密未俾露二年見月十一日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
宮其夕復若有觀與前夢協驚寤欣喜遂命玉人筆
玉琢爲大玉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
方精一執中宇宙有昌其歲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凝明

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于天地祖宗為文以示遐邇

方希直發命
仲寶頌序

大明燕王令旨諭在京軍民人等知道予昔時守國藩以

左班奸臣竊弄威福骨肉被其殘害起兵誅之蓋以扶持

祖宗社稷安親藩也於六月十六日撫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

予不敢赦無罪者予不敢殺惟順乎自縛縛劫掠財

物禍及無辜非予本意今後凡有首惡有名者所人

擒拿餘無者不許擅自綁縛惟恐有傷治道諭爾衆

庶咸使聞知

計開左班文職奸臣

太常寺卿黃子澄 兵部尚書齊泰

禮部尚書陳迪 左副都御史練安

翰林院侍講方孝孺 禮部右侍郎黃觀

大理寺丞鄒公瑾 大理少卿胡閔

戶部侍郎郭任 盧迥

刑部尚書侯泰 侍郎暴昭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 工部尚書鄭賜

吏部尚書張純 侍郎毛泰

御史董庸

曾鳳韶

王慶

高翔

魏公勉

宗人府經歷宋徵

巨敬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

黃子澄字 西袁州府分宜人洪武十八年會試第

一少年有文采伴讀

東宮建文時為太常寺卿建議削侯王之權大見信用

已而坐赤族妾入浣衣局生子名衆家兒鄭氏養為

子冒姓鄭今尚存生女四見在南京西京

子澄嘗題寒江把釣圖詩曰風攬蘆花雪作團扁舟一

葉信盤桓榮身不用千鍾粟度日長消一釣竿欵乃教

天地窄遨遊萬頃水雲寬絲綸在下三千丈欲得鼈頭

與世看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於

右順門裏口奏有奸惡齊太的姐并兩個外甥媳婦又

有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條漢子看

守着年小的都懷身節除夜生了令小龜子又有三

歲小的女兒奉

欽依由他不得長到大便是個活賤材兒又秦當初黃子澄妻生一個小廝如今十歲也又有史家有鉄信家

小况子奉

欽依都由他欽此

齊泰字 應天府溧水縣兵部尚書北兵起泰王征

討之策命將出師多其籌畫兵至金川門澤王及李

景隆開門迎泰泰出走過廣州州遇王原未後被執

凌遲而赤其族

泰宗族兄弟宗敬叔陽彥時未等俱充軍從弟敬宗

典刑

陳迪字景道寧國府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 圭曾祖

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宿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

百戶迪幼惆儻有志孫洪武初辟本府學訓導已未以

通經召試除翰林編修乙丑二月陞侍讀預修大典解進

書義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捕蝗得盜綽有

政吉甲戌十月丁內艱起復辟弗允乙亥二月陞雲南左

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迪率土

兵擊破之獻俘于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八月徵詣行在

陞禮部尚書授特進榮祿大夫庚辰水旱有旨集議迪以刑獄未清乞

勅法司精擇公廉仁厚分詣府司州縣 將罪囚審實具

奏區處勿令久禁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業尽喪又畏

公私逋負之迫夫今不恤必致團結山林為非請所司領

歸者善加存恤否則所所在附籍給與開田耕種免其

差徭三年庶得民安盜息上皆從之辛巳二月加太子

少保兼俸不受聞北兵迫近與太常卿黃子澄吏部尚

書張純兵部尚書齊泰戶部侍郎郭任刑部尚書侯泰

禮部侍郎黃觀翰林侍講方孝孺左副都御史練安守

大理少卿胡閔左拾遺戴得昇宗人經歷宋徵戶科給事中

韓求等奏請急設法防禦不然禍且不測

太宗皇帝既即位召迪等責問迪與子澄齊泰方孝孺

戴得昇^昇求等不眠皆被族誅迪既與二子鳳山丹山同

日死家人拾其遺骨歸葬于宣城計家橋圩上後宗嗣

有憤其累已謫戍者掘其骨投河洪熙元年 詔釋宗

姻在戍者還鄉給復產業成化壬寅郡人設迪神主於鄉

賢祠甲辰郡守 復於迪故居址立祠並立石墓門

寧國人舊傳是日既縛父子六人於柱將刑鳳山等叫曰父親不累我每迎曰我兒不要說這話迎罵不絕口遂割鳳山等舌鼻耳小大妙熟納迎口中使食之遂俱凌遲碎骨有老奴拾遺骸負歸宣城

塗外家計家橋

練安字子寧江西臨江府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及第歷翰林修撰遷吏部侍郎左副都御史嘗上書論曹魏已而請難之師渡淮靖江王府直史蕭用道與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願所論吾過有即改無則加勉詬者愧而止三十五年六月內坐族誅

始以直言黨論對策于大廷繼以素嘉忠厚揚趨於法從時中外之士以文學行義稱之迄皇上嗣位升之銓曹而屬之進賢退不肖之任

王仲緒上
子寧書

正月二十四日該按尉劉通等賚帖一將禮科引犯人張烏仔等男婦六名為奸惡事又引犯人鄒文壽等男婦一百五十一名為奸惡事

欽依是連這幾日解到的多是練家的親前日那一起還有不平氣的在城外不肯進來嗔怪催他又打那長解錦木衛把這廝每都拿去同刑科審近親的揀出來便凌遲了遠親的只發去四散充軍若那遠親不肯犯近親的說出未都凌遲了

二月又解到鄒公罪等男婦四百四十八名口

方孝孺字希直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字去矜從董彞學易元末不仕洪武三十年辟已庠師人稱愚菴先生已而以母老罷歸明年部使者薦詣京師授濟寧府知府四年以誣被繫孝孺上書政府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竟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又誣及九年十二月卒于京凡孝聞弟孝友

見希直所稱文行狀及宋濂所撰墓版文

方正學字負精銳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為准語道德則以孔子孟為宗會其道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

王仲緒進
志書集序

正學先生早有盛名自童時鄉人即呼為小韓子迄今年既壯而德愈發故其為言立宏粹膏着學歲九首

王仲浩
政語

方希直性孝友為文章惟道醇深登宋公門者莫能
與之齒公持忠愛之雅親于姓弗及也 宋見本送希直序

正學方孝孺原氣粹和秉志貞諒愛切自冲邁修厥

學 既昌為德益著田是大肆辨若披雲漢招回罔

有有利亮丕皇猷式輔玄化幸洗委靡舊習以昭我

皇家文明之治厥惟上哉 王仲浩序

方希直從宋公學于為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

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縉紳以來四方老成凡與

宋公交者無不推許之 蘇伯衡

宋說

洪武丙辰于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為贊一覽輒奇

之錦宜左右與其譚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于蒙恩

謝事還通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

統人物絕續之紀 云 其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

越四春秋而已美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

為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勿論自餘諸

子與之角逐文場不識孰為後先也今為此說人必疑余

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為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

宋李士
送公序

希直年甫移冠聲譽已播於縉紳間

國初大老如太史潛溪宋公教授長山胡公即以斯之文任

為屬迄今德性凝定年益壯而業益成 云 申戊之春

以蜀府召命至成都 賢王虛以待之 王侯送先生序

天子即位首召人侍講翰林而名益著聞 仲浩文

則聞被召計必已獲膺大任敢有說以進於左右凡人

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於高祖

能用其才者實誼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

房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

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問信如陵勃不

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

才也實誼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考言之且又言之太過

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實

誼所以不得自用其才也今

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

執事之術遠方阜變亦非子房實誼可論真所謂

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時見吾

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
 吾君必能及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
 豈非天下之幸與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
 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
 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南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
 之則人從之也易難行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
 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
 措之宜也執事於此固不待於愚言也雖然人情愛其人之
 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求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得其既失
 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其得為忠乎天下知執
 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
 有過於僕者也伏惟少垂察焉 王叔英與
王季書

文廟初即位欲詔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
 孺召之數次不來以執迫之不得已孝孺持斬衣而行見
 文廟即草詔之舉 大哭曰將何為辭

勅左右禁其哭授以筆即投之地曰有死而已詔不可草

文廟大怒以凌遲之刑之遂夷其族孝孺守宋景瀛
 其文章滂沛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然

不可犯濫不及也 天項日錄。此一說未甚得
其實姑存之

先生既應詔擢蜀府教授引道匡主獨秀於玉葉中
 尋用文為侍講內閣一時倚重凡將相問所謂惟先生
 之咨四方夷裔得一字環於玉壁脫路崎危皎大節
 出人所難先生易之今猶薰灼耳目也噫先生之淑復如
 此天宜有以培祐之而漸蕩於無遺如此豈理也耶自
 古有然又何云異 天項則同即趙洪
王季文集序 希直為絕命詞云天
 降亂離予孰知其由三綱易位予四維不脩骨肉相殘
 予至親為仇奸臣得計予謀國用猶忠臣發憤予血
 淚交流以此徇君子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

令尹郭紳又嘗即先生故居所謂祠堂者而新之蓋洪熙
 初先生之遺族得從寬法而為之者也 成化己亥同郡謝鏞
遜志齋集序

遜志先生自號正季 蜀獻王所命洪武二十九年六
 月間任將仕佐郎漢中府教授三十年九月尚在
 漢中

今按南京錦不衛鎮撫司監簿除前編缺壞外所存簿
 籍載正季宗族抄扎人口有八百四十七人

族叔文度文恭 海敏 族姪 諒 經 良

族弟希定 希崇 希用 希善

族姪孫起宗 起成 起莊 小易 居安

淵勝

族 崇儉 等

許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復姓黃洪武二十四年殿

試第一建文時歷詞垣禮部右侍郎屬官制改進位為

侍郎嘗草燕王書北京將至觀募民義於池

文廟既即位使使召觀京師渡江中流詒使者曰今至

京須盛服行見禮若不先習至期不能無失乃朝服南

向拜畢即自沈

觀建文未遷侍郎金華王仲綰有題黃侍郎翠微

書舍詩曰決策當大廷題名獨先奪又云詞垣暨南

宮終歲知幾遷

奸惡官員姓名

方孝孺 翰林侍講

張純 文物

侯奉 司向

胡閏 大理寺少卿

齊泰 兵尚

王純 尚

鄭賜 工部

郭公瑾 大理寺

黃子澄 太常寺卿

陳迪 兵尚

練安 刑部御史

郭任 尚

盧迴 侍

暴昭 刑侍 毛泰 更侍

黃魁 禮侍

黃福 工侍 戴得壽 左拾遺

宋徵 字人經歷

翰永 兵科給事中

葛誠

許觀 侍中

王叔美 修撰

周是修

盧振

顏瑰

陳維之 兵科給事中

君昌隆 前御史

張昂 兵部主事

卓敬

鉄鉉 兵部主事

巨敬 兵部主事

謝昇

黃彥清

樊泰 兵科給事中

董庸 御史

曾鳳韶

王慶

高翔

魏公冕 御史

毛大芳

陳彥回 徽州知府

鄭恕 刑部主事

宋忠 兵部

姚善 蘇州知府

胡子昭 山東金華

周濟

葉惠仲

高不危

廖鑄 得慶侯

徐受輝 魏國公

鄒公瑾字

蜀重慶

人 古渝

仕大理寺丞

仕大理寺丞

歐鄉鄧公瑾氏以簪纓故家且少聞庭訓其志篤其才敏自弱冠即知所當事然而不安於小成歲甲戌予胥會於古渝與之論議落可喜自是凡三會

必握手劇談而知其所志益以進

王仲緒 野文

胡閔 鄱陽人大理寺少卿即時坐戮 本月二十五

日其男傳道亦典刑次男傳慶復俱戍邊衛妻汪氏及二女俱配象奴

郭任字 鎮江丹徒在城人戶部侍郎

男經年三本年六月二十五日亦處決金山保廣西克軍三女俱配象奴

侯泰字

三十五年三月內到濟寧等處運糧五月內前去淮安等處運糧本年六月二十一日赴京行至高郵與皂隸上高人茅印仔一同被拿本月二十六日送錦衣衛鎮撫司七月初十日典刑

弟敬祖男玘俱七月十五日典刑其他子弟同克軍身故妻曾氏年四十九永樂元年三月配象奴刺三為妻後刺三病故永樂三年六月以老疾發與男錦衣衛習匠人侯京兒隨住六年送浣衣局至九年三月京兒尚

在監聽決

暴昭

刑部侍郎

陳維之字

福建莆田縣人壽里十五畝人庚辰科進

士戶科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乃奏僧道入給

五畝以賦民從之北兵起維之聞有違白因肆指斥京師平

與黃子澄齊泰巨款韓求筆不服被族誅

父四秀年六十九發甘肅克軍本年十月二十四日行至開

封府病故母黃一姐年六十五發甘肅隨住本年十月二

十九日行至鄭州故

男徵仔四歲隨母饒氏給配後以永樂六年抄送鎮撫

司十月十六日在屯田所病故

妻饒氏即姚氏年四十二配象奴阿 為妻

女進奴年十三歲配指揮袁江為奴一歲永樂初故

弟余翔等俱克軍

張統字昭季號鶴菴西安府富平人父號月川文行知名統

由經歷舉雲南布政司右參政進左布政 使凡云南土地

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禮公用

程度悉統裁定民夷心孚遠迓奠安洪武二十年三月八

觀考其考能為天下第一深蒙 獎諭而還三十一歲召為

吏部尚書癸未夏六月王師既入京城統經死于郅之後堂

毛泰

吏部侍郎

董庸

御史

魯韶鳳

御史被誅

高翔

御史

王度字子仲年四十七惠州歸善縣人由明經儒士任
山東道御史其年七月內發賀縣千戶所克軍永樂
七年十月發北京去訖

魏公冕

御史被誅夷

宋徵

宗人府經歷

巨教

平涼人

戶部主事

牛景先

永樂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教坊司官於 右順門口奏蒙錦
衣衛鎮撫司發下在逃官牛景先的次妻合無照舊刺了奉

欽依還照舊科選欽此

卓敬

永樂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教坊司官於

奉天門題奏有奸惡婦女卓敬女楊奴牛景先次妻劉
氏合無照依前例奉

欽依是欽此

鐵鉉鄧州和豐鄉人由監生除禮科給事中革除年間陞

山東叅政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初二日送司十月十七日典刑

時年三十七

十月初五日山東布政司經歷司送其家屬到京男

福安十二歲永樂三年發河池千戶所克軍康康七歲

永樂元年在鞍轡局病故

妻楊氏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取送教坊司元年閏

十一月初病故女王兒四歲送教坊司

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氏並海南安置六年故

以上並南
京錄

鎮撫司
監押簿

山東叅政鐵鉉初為五軍斬事奏對詳明

高廟善之字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鉉而

成 文廟潛邸時有誣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教
目獄未成

高廟怒屬該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受之未幾推山東參政

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

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已而出戰

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至

並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首鼻亦不顧碎分其

體至死罵名方已後思忠烈不可挽者惟該一人而已平

氏有愧焉 李少保大達
公天項日錄

平氏名安一名保兒驍勇有明戰時得勝庚辰四月

以都指揮從曹國公戰白溝河辛巳閏三月薈城統兵

十餘萬大敗北于小河壬午春督邊兵十餘萬圍通州

又戰單家橋四月退至靈璧大戰為北兵所擒

上慰勞備至命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事京城既平久之上

嘗謂平保兒尚在耶安遂自縊死

茅大方年五十四揚州府太興縣在城人由儒士入官嘗寄

詩淮田守將有云：消首近如何
縱使大龍蟠地軸莫教跌騎過天河

不愧當年馬伏波

西風一度一悲歌蓋北兵初起為山東跌布政所拒

久尚未到淮 三十五年八月十七日與其男項童道

壽俱典刑幼男文生永樂四年十二月亦處決項童

男添孫充軍道受男婦生等俱在監續故妻張氏年

五十六發教坊司本年十二月病故教坊司右韶舞安

政等官於

奉天門奏有茅大方妻張氏年五十六歲病故奉

聖旨着錦衣衛分付上元縣埋去門外着狗喫了欵

此 胡子韶年四十一嘉定州榮縣茶州鄉人由儒士任山

東按察司僉事 先是庚辰年與
同為文官 本年八月十九日送鎮撫

司九月十一日處決

妻王氏年四十帶幼女任兒配千戶孫為奴

父復初年八十三充軍母郭氏八十一歲隨住

類年七歲習匠六年五月故

維年十四習匠永樂三年充軍九年三月問合收監聽決

見在
宋忠 指揮

男謙年十六任鎮男衛指揮使三十五年九月充軍

鄭恕年五十八台州府仙居縣二十六都人由訓導舉蕭

縣知縣是年八月十七日典刑凌遲

妻彭氏年四十七歲并妻夏連女百家奴年年五歲俱送

浣衣局男瀛：男裕 姪：男申湛俱發北京種田男

浣衣局男瀛：男裕 姪：男申湛俱發北京種田男

陳彥回年四十七莆田縣惟新里人任徽州知府是年十

月十五日典刑

妻屠氏年五十二元年四月內就浣衣局取配蔚州千戶

卜友生為奴

姚善年四十三 安陸州人任蘇州知府是年六月

二十日送問七月初十日凌遲

妻宋氏年四十二歲配燕山中護指揮紀綱為奴六年

八月改配旗守衛指揮張景為奴男結兒蘇州俱隨母

男節賀縣千戶所充軍項兒永樂九年三月尚監候斬決

廖鏞

無為州舉縣人已故德慶侯廖權

男任散騎元年四月初十日鎮撫司奏送刑部伊弟銘鈺俱

充軍

父昇甘州充軍

母楊氏年四十五并銘女俱送浣衣局

堂兄烏撒衛指揮同知基本本年十二月到京自首二十七日送

監明年四月內病故

葉惠仲年六十四歲台州臨海人曾以知縣充修史官

為庚辰會試同考官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凌遲

妻肖氏配永平衛千戶秦貴為奴

周璿

青州府諸城人

妻王氏年四十三男璽兒年七歲是年十二月隨母給配

隨住永樂九年三月內收監聽決

謝昇

父

父旺年七十四歲男咬兒年二十俱本年十月初二日全監衛

充軍 四女俱送浣衣局

妻韓氏三十九本年九月二十日取送洪國公立福處轉

宮奸宿

高不危

是年七月十七日送到不危任所家屬男婦十三名弟

宣年二十七海南衛充軍

實十三歲發習匠永樂九年三月奉令監候听决

盧原質

浙江台州府海寧縣人洪武二十一年進

士第二人翰林編脩太常寺少卿

景清

陝西寧州真寧縣人洪武二十七年進

士第二人

戴德昇

浙江寧波府奉化縣人洪武二十七年進

士第二人歷編脩侍講監察御史改左拾遺

張昂

北平布政使

葛誠

盧振

徐輝祖中山王達之嫡長子洪武末襲魏國公歷任建文君

永樂五年八月朔日奉

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昂葛誠等

通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

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以此不曾

罪他只着在閑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着他嫡

長男還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的爵中山沒後的祿米戶

部查了都還他欽此出吏部驗封司案簿內二十三日禮部引犯人程亨

等男婦五名為奸惡事台送該衙門

欽依是這張昂的親是鐵錦衣衛拿去着火燒

周德以是修行太和人足修初舉霍丘縣訓導人見太祖高

皇帝擢同府奉祀正見文初有告言王府過失事王府官屬

皆下吏是修以常見得免改衙府紀善預修纂於翰林教

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怨衆共挫拆之是修吃不為動

太宗文皇帝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恚自焚明日留書其家別

友入江中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

天府學子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太祖皇帝即大位教月

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自及其心

一無所所問楊士奇所著是修傳文廟過江時胡廣全幼攻黃淮胡

儼解縉楊士奇是同修筆俱在朝惟自修具衣冠詣應天

府學拜宣聖遺像果自為贊繫於衣冠自縊於東廡下

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

愧於死者後縉為誌士奇為傳且謂其子曰當時我亦同

死誰與你父作傳識者笑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

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唐

太宗其所論諫豈下於徵若留於仁宣時事業必有可

觀者士奇筆遠不及也李以保文建公天頂日錄

三齋閑錄卷之三

王叔英字元采號靜學黃岩人少年不居為

通和洪武丁卯辟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及入修撰於

翰林嘗薦楊士奇於朝士奇由此獲用壬午不病客

死廣德州葬其死妻於井二女同死于井英叔之將死也沐

浴具衣冠作絕命詞序云生已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

然庶無愧於後世詞曰人生豈悟聞

慎勿稱希賢初叔英與同節林右方希直友善叔英

有文若干篇右序之未幾右先沒既而叔英死希直亦縊

死士奇故纂集叔英亦無完業

重脩王撰修墓記

去廣德城西五里許王修撰墓在焉修撰故台州人姓王氏名

叔英字原采有氣節仕建文朝為文字官未幾

文皇帝南巡原采募丁壯廣德遂自經而死時嘗為自

贊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固徒然庶無慚於來世又

自為詩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有多

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

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



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縱遠難寄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
筆慎勿稱希賢隨有詔治奸黨其二女赴井死其妻繫獄
死人為上其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置不問初原采將死以書抵
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蓋原
采同希年台州人故托以後事正統中少師楊公士奇為題其
墓曰故翰林修撰王公原采之墓且為文以祭之曰嗚呼
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
其真先生之志雪霜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翮也我懷先
生崇山長川祠山之藏既固且深遙致觴奠神其來歆蓋
原采嘗薦揚公建文朝久後事定故及此原采死無後墳
墓陵夷鞠為丘莽所可識別者僅有揚公之碑而已英初
為進士時常聞其事於其鄉諸縉紳及官廣德首以特羊
祭於其墓繼而訪諸故老得其遺事為詳云原采入廣德
未幾車駕渡江郡人皆出走原采募丁壯番上遇兵部尚
書齊泰來奔皆潰歸原采以齊為立令州人執之既至告以
故其夕原采引決原采死時年未四十蓋其見義之明殺
身之勇處死不亂良由有所養非若一時忙迫失據計出無

所而自經於溝瀆者之比也因念其行義之篤且悲其無後
而為修治其墓并述其事以告後人或議之曰原采建文臣
子子不為諱而表章之非罪耶英曰不然也自古忠臣義士
各為其主原采仕建文朝故忠於建文臣仕於太宗朝其忠於
太宗也必矣况兩朝天下皆 太祖高皇帝所營經之天下
兩朝臣子皆

太祖高皇帝所培植之人物也譬如天地分為四時凡禽鳥
感時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皆造化中物未可舍此而
取彼也議者謝曰子之言是也屢牲有石其饒諸廣德州

知州蒲田周英記

揚士奇簡問廣德州官訪王靜學葬所

翰林院修撰王叔英先生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晚卒
於廣德州就葬於彼未知在寺中在觀中住但聞臨卒
時囑所下住姓潘師兄為葬之近祠山上下今煩詢問其墓
顏瑰字伯璋廣陵人

過沛縣悼顏伯璋

揚士奇

廬陵值夏顏伯璋其先出唐魯公之後伯璋為沛令太宗
皇帝舉師請難所過沛縣皆歸附伯璋度不足不出時惟

一子在側預送之出走遂入木冠南望拜自經其子不忍去
父復還父已死亦死之事具國史僕於伯瑋有故過沛悼之
平生金石見臨危託義從容子亦隨千載河山遠縣在一
門忠孝史官知故鄉住近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太師欲酌
丘墳何處是離七芳草泪空垂

和楊少師韻

顏傷伯瑋知縣父子死節于沛

劉球

父子捐生總蹈危魂常與日光隨縣南芳麓遺民誠地下
丹心故老知雙節名家先世德四忠同郡後賢師古今載

筆比公道共使清名百代垂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洪武丙子舉人為戶科 給事中

癸未六月王師入京城住金川門泰自城上投下死年三

十六 金華府志

高魏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入太學十七年旌耒孝子尋

除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八月初一日上表陳策欲罷河南

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未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上嘉納之後因斷不稱

旨當罪以議賢發貴州閔鎖嶺千戶所克軍仍許以姪代

達庶人初立上書陳情乞歸田里既而有

詔求賢遠守王欽辟舉禮送赴銓會北兵廢獻 東軍居前欲以

弱藩王之權差參贊征虜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軍務

修書詣北軍講解不聽仍歸景隆軍駐劄德州俄戰敗

與督餉參政銖鉉在臨邑盟誓招兵協同守濟南又從

征晉陽馬門等虜後聞京師已平縊死于驛舍

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為子不抵不及於朕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啟運後德成功統承大孝

高皇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

高皇后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

長兄懿文皇太子降生弗未胤子允攸幼冲嗣立昏愚

自暴頑西復舊章宗信奸邪戕害骨肉舉兵攻朕

必欲咸劉得無唯類天下蕩然

社稷幾墜惟

祖宗積德之功 父皇

母后創業艱難不得已而應兵賴

天之佑內難肅清允攸罪惡員盈闔宮 此水應諸臣民同詞

勸進朕以

宗社為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寶

長兄諸子允熲允燾仍錫王封不意允熲允燾弗知省躬

自生疑懟朕以

長兄至情不忍譴責免其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于心

常存念慮 長兄未有承嗣其第四子允熲生十有

四年矣器資端重改封旣寧生世守

懿文皇太子之祀於殿協和之道睦族為先傳叙之仁親

祖為大^用展同氣之情庶績親^上之意布告天下咸

懷聞知 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永樂二十二年

十一月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

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

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

皇帝勅諭文武群臣

朕恭膺

天命復承

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使天下群生咸得其所而况宗

室至親者哉爰念達庶人等自幼為前人所累拘

幽至今已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從寬貸用是厚

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庫餼以安其生仍

聽婚姻以續其後庶副眷念親^上之意故諭

天順元年十月貳十六日

上復位之後因思達庶人輩淹禁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一日

謂賢曰親^上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克齊

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

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不能止乃

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

初軍衛有司供給柴米凡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

自在出入給與閹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

其意達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也吳庶人已沒尚有庶母姐奶老

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

識 上召賢未可發上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上感歎以為真帝王美事既而又有淺見

者以利害之事阻之

曹國李公年盛而志博質壯而氣和為 天子近戚重臣

而篤學下賢嗜好與常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公嘗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君子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孝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為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頭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為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履業之盛余既追思武靖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為

天下道之方希直 五記

金國公嗣職思緒祖考之美 皇上乃書體爾 祖忠孝 不息八字以賜公既寶藏之而祇服不忘後手錄其訓嚴奉於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恒若對越

天顏靡或懈方希直 御 賜詞記

太宗靖難兵起南師曹國公李景隆為虜大將軍帥師百萬往伐前鋒將楊松等既敗於雄縣耿秉文等又敗於真定十一月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再戰鄭村塢大敗明年四月引兵號百萬過戰白溝河三進三卻兵將慢散南奔而德

州等處俱失守時山東參政鉄鉉募兵固守濟南閏三月北兵解圍退集滄州

上既渡江駐澤 金川門 潭王及景隆開門迎納是年

九月初四日論功行賞封景隆奉天護運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

子孫世世承襲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裏鈔四千貫尋命充

太祖皇帝實錄都總裁官其後閩門被監禁景隆 州 時 始

惠之子以洪武十九年四月襲爵

鄭賜字彥嘉建寧府甌寧人乙丑進士除監察御史

陞湖廣布政司右參議丁艱起復改北平布政司坐事

謫安東屯召為工部尚書

太宗登極轉刑部禮部後為侍郎趙班謫問憂鬱成疾卒

仁宗初贈太子少師謚文安

黃福字如錫平度州昌邑人由監生授項城主簿遷金吾

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洪武中超陞

工部右侍郎未幾初遷左侍郎尚書北京初建改北京刑

部尚書交趾既平置三司命李布按三司印在交二十年

仁宗初召還會交人叛鎮守尚書陳給奏乞還福于交

朝命福同將臣帥師以往及戰失利交不忍加害禮送北

歸拜戶部尚書居數日轉南京戶部正統初加少保仍廉尚

書守備南京伍年正月卒成化三年五月內贈太保謚忠宣

揚士奇撰
神道碑

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上前并指

公為奸臣屬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奸則非上知其正直不

問神道碑

戶昌隆字彥謙太和人洪武三十年進士禮閣弟除監察

御史壬午出為福州府福寧縣知縣清白公勤士民敬

服永樂中遷禮部主事口時震為尚書屬官詣附

者率得返昌隆以罪去之卒擠之死主事以下出楊士

陳士啟

墓誌

茹璋街山人

洪武中由監生

左遷通政甚稱

上意累遷兵部尚書

太子少保建文中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

太宗登極以奉 天征討功封奉 天翔運守正文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

千石

王純字仕魯河南太原人 洪武間自吏部郎中為福建布

政司參議陞參政寬慎廉階民懷其惠建文時遷戶部

尚書靖難兵至純走出城已而歸附

史本云走城外不死降布政着致仕子璽戶部侍

郎孫二

遇江南有缺文

臨江號名郡佳麗傳自惜豈不產異人為茲壯顏色云胡百

年間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嘆息扣之至再三欲

語還淑跡為言有奸臣不記名字憶道足練狀頭內臺司

風有缺文紀適遭陽九厄 飛簡論魏曹戮力事

討賊有缺

湯沾臆膠固不知幾祗顧

順與逆

奇禍嬰六歲茲事有始末賤

子請掛一

神考早謝世太孫推正適母妃開平

家元勳戴帝室姻婭尽惟豪健聞萬人敵隱然九鼎重

嫌隙一以開謔言肆固極

見斥居然尾不掉

大都勢偶國時有黃奉帝輕佻故無匹伴讀 東宮

蹤跡叔文論事時造膝一旦削疾王勿惶何太急細

太暗大体國譽此馬降漁陽動地來六軍尽股栗齊公為司

馬折衝乃其職堂正七旗誓師嚴紀律內相方夫子奎學
 富經術倚馬草檄文樞機資審勿又有黃門陳自少稱英
 特五畝給緇黃異端恨至骨餘者亦黨人我今半遺失當其
 橫行時俱立萬仞壁之死矢靡他昂鑊甘如蜜仰視三光明萬
 古常昭晰俯視五岳尊坤維賴以立父母俱不顧天常不可
 易妻子豈不愛吾分當自適寄語謝諸親素緣皆宿積
 慎毋我怨尤 竟何益所貴賢士摸高段美足恤後來奸
 僕儒巧言自粉飾驢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簿書日埋
 頭回七嘆昏色乍開毛髮豎空拳幾欲擊孤灯秋夜長四壁
 垂声寐狀不成寐此意誰能 識

聖人順天命四海瞻克日尔胡守慙愚甘心取族滅不觀解與
 胡乘時附鳳翼

恩寵日七加声名垂簡冊

靖難錄

大明神功聖德之碑 在天壽山洪熙元年四月內 御製

洪武三年

太祖封建諸子曰元子舊都地廣民衆且密通北胡非有大
 器量不足以鎮之封

皇考為燕王十三年就國 兩奉 命征胡虜輸漢
 百萬里外斬其名王以下不可數計所得部衆馳馬悉
 歸朝廷自是功名日盛而謙下愈至會懿文太子薨術
 者言燕地有天子氣

高皇上賓 建文君嗣位左右以望氣之言屢進削奪之計時
 諸王多以罪削於是奸臣造誣飾詐言

皇考之過責過之書教下王府群臣怖懼

皇考論之曰省已不愆矣恤外言哉凡四上章白姦臣皆匿
 不奏而布置其黨於北平三司繼調八府兵圍王城護

衛群臣言事急矣寧當伏作机子上肉乎

皇考曰此非上意奸臣所為耳余曰朝有奸臣親王請誅之此
 祖訓也奈何不率而坐受生繫既而圍城兵增三匝衆忿

欲出關 皇考不能止也遙聞赴問者咸奮死力一
 以當百圍城兵稍却

皇考泣曰汝輩成吾罪矣猶上章自白冀 朝廷開悟
 也又為奸臣所格不達而京師數十萬兵卷薄城下於是
 皇考誓天曰臣不敢負朝廷然奸臣之志不但在臣也臣不往
 請誅之將壞及朝廷遂以護衛將士親至京師冀

陛下謝罪且面陳奸臣之罪請誅之既歸奉藩時朝

廷召四方兵皆至道途所遇倒戈迎降

皇考撫而散遣之而多願留侍衛不去既臨大江護江之師其

舟迎濟守城親王開門豫待

皇考慮驚乘輿駐金川門遣人奉章具陳所以不得已未朝

之故奸臣蒼黃知罪不宥閉皇城門不內而脅建文君

自焚 皇考聞之大驚發衆馳救至已不及

皇考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何

意竟蔽於奸回不寤遂脩天子禮欽葬釋親王囚

執奸臣數其罪斬於市告謝

祖宗特北歸京師諸王及文武群臣合辭上請今國家無主

願紀田以主

宗社臣民

皇考固讓親賢衆曰今日嫡長與德成屬

殿下願早正大位懇辭弗獲乃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凡建文奸臣所削諸王封爵所變文亂洪武

制度所廢黜洪武臣僚非其罪者咸復之中外

文武之臣無改大赦天下改明年未樂元年 御文

詔曰昔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掃區宇東抵虞淵西

踰崑崙南跨南交北際瀚海仁風義聲震盪六合

忽奕暗昧咸光際明三十年間九有寧謐 晏駕

之日萬方嗟悼煌煌功業恢于湯武德澤廣布至

仁弥流姪允攸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秉心不孝改

更憲章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

天變於上而不畏地震於下而不懼災延承天而文

其過鯉飛蔽天而不脩德益乃委政宦官淫泆

無度禍機四發特及于朕朕為

高皇帝嫡子

祖有明訓朝無正官內有奸惡王得與師討之朕遵奉

條貫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朕兵

不舉天下將有聲罪而攻之者况文曾不反躬自

責肆行抵拒朕荷

天地祖宗之靈戰勝功克搏之于霸下殲之于白溝破之于

滄州潰之于蒙城塵之于夾河輜之于靈壁六戰而已國不矣朕於是駐師畿甸索其奸回庶希周公輔成王之業而不究朕懷閔宮自焚以自絕于宗社

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以上朕乃整師入京杖毫無犯諸大臣謂朕

太祖之嫡應

天順天人位不可以久虐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爰乃俯徇輿情已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

大體既成所有合行廢政並宜兼奉

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其改明年為永樂元年

一建文以來

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斷

一奉

天征討將士數年以來從朕征討披堅執銳御風沐雨忠勇奮發屢戰屢勝翊輔武功勤勞多矣簡在朕心宜速論功陞賞以酬前勞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以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蓋毒廢鬼魅毒藥殺人及見提奸惡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已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比之

一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以後周齊湘代岷五府被誣陷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連累致罪者官復原職已故者文官優免其家差役武官子孫承襲民

克軍者復還原籍為民軍發邊遠者仍復原

衛為奴即放寧家入官田產照數給還

一遞年為事煎鹽買馬當站及囚克遞運水夫皂

隸膳夫人數一體宥免各發寧家

一建文年間上書陳言有干犯之詞者悉皆勿論所

出一應榜文條例盡行除毀

一山林隱逸懷材抱德之士有司訪實以禮敦請赴京

量材擢用其有志尚閑隱願不出仕者具實來聞

一課寡孤獨有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民年七十以上

及篤廢殘疾者准令一丁侍養其有飢寒不能
自存者官為賑給

一山東北平河南府州縣人民有被兵不能種田並免
三年差稅不曾被兵者與直隸鳳陽淮安徐州
潯州揚州今年秋夏稅糧盡行蠲免其餘直隸府
州山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兩廣四川雲南蠲免一
半其有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一應錢
糧鹽鈔段匹木植蘆柴等項及軍民所養馬匹牛
羊等項倒死并欠孳生者並免追賠其弓兵砍

辦蘆柴者優免二年

一河南山東北平河淮南北流移人民各還原籍復
業合用子粒牛具官為給付

一北方學校仍依舊制開設毋廢弛

一建文除授并陞調文武官員仍依見職不動軍官有
陞職者止終本身子孫仍襲之前職

一各處新收勇士壯士盡數放還為民各安生業所
設衛分并軍民指揮盡數革去指揮千百戶衛
所鎮撫有係民間并舍人選用者亦罷官放還

一諸色人匠除輪當正辦外其一應撮公匠俱各還
依次輪班

一各處見造軍器裝船隻一切不急之務盡皆停罷
今後有司非奉上司明文毋得一毫擅自科擾於民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軍馬為事克及罷
閑者赦免軍役復其原職亡軍故者子孫承襲總
小旗革去克軍者各還原役
一北平衛分官旗軍人有因公差役或被拘執不得已
赴京皆免其罪

一各處守城官軍有係別衛調到並征漫散軍士見
在他處者各還原衛所本處官司不許容難阻
當其奉差守城文武官員及內官人等詔書到
日俱各回京

一凡軍民人等婦女人口被官軍拘虜者官為贖還
一逃年逃軍并征進散漫軍士藏躲山林者詔書到
日為始限一箇月之內赴官首告免罪所在官司發回
原衛所着役
一拋荒田土除有人耕種納糧外其無佃種荒田所司

取勘明白除種糧免致拋荒損民

一所在城市鄉村凡有骸骨有司即為收斂埋瘞毋致

暴露

一天下各都司衛所官軍皆

太祖皇帝恩養者奸臣迫脅調遣拒戰衛冒矢石情有

可憫見在者俱還原衛所其有陣亡傷故失陷病

故者官則襲其子孫旗軍每名賞鈔五錠戶無壯

丁補役遺下寡婦母子者所司善為存恤撫頽休

親願還者聽從其便有幼男給糧紀錄出幼補役

一沿海軍民人等遞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

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於戲文帝入漢

尚質恭儉之風武王治周願廣至之化布告天下

其休朕懷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 日

皇帝勅諭天下文武群臣軍民人等知道昔者元末昏君

隳其祖宗成法荒淫無度奸臣擅權塗炭生民群

隳並起曠世無君糜爛鼎沸

天命我

父皇高皇帝龍飛淮甸掃除禍亂救民水火之中措之社

席之上立網陳紀政令維新官守其職民樂其生天

下太平三十餘年不幸

太祖寅天建文嗣位荒淫酒色不近忠臣作奇技淫巧以說

婦人歸為禽獸之行信任奸臣黃子澄齊泰等改更

祖宗法度當

太祖不豫不報各王不日而殮七日即葬初廟之時將鬼見

愁疏黃雉黃調水遍洒滿殿使穢觸忤 梓宮及至

發引伏劍在後謂人曰我伏此劍不畏強寇矯稱不

許各王會葬如此詭秘事此可疑居喪未及一月便

差內官往福建兩浙娶女子將後宮折毀掘地二丈

大興土木之工軍民不得聊生溺於佛教印經飾像

禮懺飭僧靡費鉅萬甚至改去封主名號捨與道

姑為徒尼媪出入宮園穢德醜露瀆亂人倫滅絕天

理又將

父皇母后御容各行燒毀

上天怒其無道突于承天門突于乙字庫于錦木衛飛蝗

敵天餓殍盈路猶不改過愈加為惡起夫運報點
民為兵造作科徵天下被害將欲成造炮駕雷火燒
其木植將欲練習水戰雷震其大將之旌將欲守城
雷雨震陷其城屢脩屢陷百數十餘天欽天監奏
天象大變占云國失山河以其奏本擲於地用脚
蹉踏怒罵

上天言我如此念佛好善天不護我到去護他如此逆天

天將呂太后之父呂本靈位與

太祖皇帝同祀於西宮判斛棄漬如此悖祖殘害一家骨

肉首請周王於烟瘴穴塙通食體無完木妻子凍

餓及生子不與乳母至以寶鈔買一乳羊乳之困

苦何可勝言不旋踵又罪代王出其宮人悉配於軍

相王無罪逼令闔宮焚死齊王岷王皆無辜降為庶

人絕親之意奈網常之理我被他謀害到至極處

無故調兵圍我宮城殺我父子到此之時哀號哭痛

叩天呼地無所控訴圖全性命遂不獲已欽承

祖訓與兵誅討在朝奸惡為報仇保全骨肉扶持

宗社四年之間往來中原達四再四不肯長驅觀兵濟南

振旆河北朕之本心惟欲使之悔悟於是焚香告
天盡誠具奏屢遣使者懇求息兵反以詔書辱罵斷結
不許容勅其總兵者獲我父子必誅戮勿令赴京必
欲進兵不顧軍士暴露寒暑百姓輸勞困無辜之
人死者無虞朕深痛切于心嚴約三軍殺一人賴

天地

祖宗鑒佑屢戰屢勝論誰渡江若履平地入京之時秋毫

無犯違文為闕鑿這脅閹官自焚其奸臣黃子澄齊

太等已凌違處死軍民人等皆無侵擾我今主宰天

下謹遵

父皇太祖高皇帝成法纖毫不敢改違今後尔天下文武

官員軍民人等共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為官者保守祿位軍民士庶百工技藝

安分樂生若不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是尔等自取其禍但有違法必難輕饒

省諭之後休我言語未為遵守共享太平之福故勅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 日

詔曰仁義之推施由親始帝王之治睦族為先歷觀往古

克致太平未有不由茲道也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萬方隆厚親心及於異姓寰宇同風咸敦孝

友仍遵封建諸王藩屏帝室與國咸休允攸不孝不

君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滅絕天理敗壞人倫惟有狂狷

悖祖滅親之未三年骨肉幾盡周王奉藩守法循

理臣輔朝廷初無罪愆忠不見信以賢見疑偏聽

謠言忽興師誅藉其資財空其宮室害其官屬

周王莫知其由自來京師莫伸枉屈略不加察即策

之蠻夷萬里瘴癘之鄉流離道路父子殊方凶囚

困苦穴塙通食休無完衣窮窘挫辱演於死亡

誣構湘王令其闔宮自焚加以惡謚齊王於京邸囚

代王於太同囚岷王於雲南日夜所思惟戕賊骨肉

之計不盡不廢乃以懿文太子薨逝之時

皇考欲立朕為嗣尤所猜忌無讐可圖聽信奸臣縱兵害

朕朕不得已舉兵自救荷

天地神明 祖宗享祐

皇考之靈兵至幾旬其奸回允攸自知慚負

天地無顏相見自焚而死諸王臣民尊朕為皇帝重

念骨之親良深存歿之感是用復封周王於河南

齊王於青州湘王賜謚曰肅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

朕拘監還其封爵秦愍王之子尚焞封為興平王尚

炆為永壽王尚焞為安定王晉恭王之子濟熯為平

陽王濟熯為廣昌王周王長子有燾復為周世子

次子有勳封為汝南王有烜為順陽王有燾為祥

符王有燾為新安王有煒為永安王有燾為汝陽

王有燾為鎮平王有煒為宜陽王齊王次子賢燧

為樂安王賢燧為長山王賢燧為平原王於戲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善惡之應漶於彰響

皇考重分封之意允攸絕骨肉之恩不孝違

天天命殛之今朕奉

天復遵舊制藩屏宗親期百世本支之盛山河帶砺資

萬年磐石之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未樂元年正月十三日 一作十五日

朕以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

高皇帝以燕地與胡虜連境屢屬以邊事後

懿文太子薨

高皇帝以朕堪屬大事欲正位東宮未固基本不幸

高皇帝賓天允攬遺詔嗣位成害諸王骨肉懷慕之

意已具疑朕之心實深即位未期道遺奸臣圍逼如釜

魚且免決無生理朕實不得已起相救初豈有心於天下哉

竟一以隅之衆敵天下之兵三四年間大戰數十小戰無算

制勝克捷卒平禍難此豈人力所能為也賴

天地 宗社之靈 父皇 母后之祐天命所集人心

所歸是以至此 未樂元年四月 劫論天 下文武官員軍民人等

太宗興靖難之師

仁宗以慈世子居守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

地時城中不及萬人晝夜拒敵數夜使人開門斫敵營驚

亂自殺或至明乃定遂退營數十里 實錄今編入 歷代君鑑

太宗皇帝初奉藩北京建文中廷臣有因齊藩不法遂

建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城於是擢張昂為北平布政

使昂至日求王府細事將為不利其吏李交直密聞於

太宗義孫既舉遂擢用交直 楊士奇撰李尚 書交直墓誌

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北平布政司吏李交直 清英 詳人首

告布政司張昂謀反奉

太宗聖旨昨日送張昂反詞的吏除他本司官欵此投

右參議前去揚柳青等處拘收糧米及提調宛平大興

兩縣人夫挑齊化等門城壕十月南軍圍城同參政郭資

守各門既而聞白清河聲息又同內使賽因帖木等官守

平則西直等門又差長蘆截南軍運米北平都司朱

攻又守禦各門往來通州永平安定等處守禦及探聽

聲息後遼東軍攻通州又同承奉李謙守門 見吏部驗封司 崇禎內又楊士

奇李交直 墓誌銘

是年七月初六日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譚淵於端禮門擒

挈都指揮謝貴布政使張昂等官及攻奪九門隨征真

定及鄭村塢等處殺敗曹國公等軍馬攻破九門營寨

二十四年至夾河搏戰所乘馬蹶被殺

七月初五日為奸臣齊太等變亂

祖宗成法調兵殺害親王車駕奉

命征討克懷來八月克雄縣漢州攻圍真定九月接應

永平十月攻克大同十一月鄭村塢大戰大捷十二月取廣

昌三十三年正月取蔚攻圍大同 白清河大捷五

月圍濟南十月克滄州十二月東昌大戰二十四年三月夾河大捷閏月蒙城大捷十月克保定西水寨三十五年正月克東阿東平汶上沛縣四月小河齊眉山靈壁縣大捷攻破營寨五月至泗州降之過灘河六月渡江十三日平定京師朱能洪武甲戌襲父職為燕山中護衛副千戶靖難之師初吳惟幄密議惟河間忠武王張與王與焉時北平三司之交構造禍者王與忠武建議率麾下首禽之遂奪城九間撫綏城內外三日人心大定引兵攻薊州擒其將都指揮馬宣等遂取遵化永平密雲從 上攻漆河既還從克

雄縣首破其東門敵衆敗走追及於月標橋斬其總帥都督楊松潘忠等復追其餘衆於漢州斬獲不可數計乘○勝長驅入真定大敗長興侯耿秉文兵時王獨與敢死士三十余騎追奔至澤沱河秉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嚮王奮勇大呼衝入敵陣敵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未降者三千余人

上大悅賜書褒諭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城急王從

上赴援高遁走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定大寧戮其

拒命撫輯其衆而還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平城王從 上至鄭村壩與景隆兵遇大戰敗之城亦出兵東擊景隆狼狽走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次第悉下景隆後收潰散之卒號百萬來攻

上親拒之王為前鋒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又與敵兵戰大敗之明日王領左哨當前鋒又大敗敵兵盡克其若柵敵走保濟南王率衆追之至鐸山敵嚴兵列陣以待王連破之敵衆釋兵降者萬餘人王以聞

上悉撫而縱之蓋自是敵兵戴德皆願來歸無復聞志然

上得之即遣之不留王從攻滄州先破其東門入城斬首陸萬餘級敵震懼遂獲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王奮刀翼上以出進戰夾河王為奇兵先鋒大敗敵將盛庸兵又敗平安兵于蒙城追奔至真定戰其東門斬首萬餘級遂畧彰德州遂克東阿東平破汶上諸寨設伏泚河敗平安兵十餘萬進戰小河為敵所乘

一書... 日... 9 反之下

稍却諸將遽請旋師獨王力勸 上行曰用兵未必常
勝豈可因小挫輒自沮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敗
而終興自

殺下舉兵來克捷多矣此小挫何足致意但當以

宗社為重整兵前進耳

上撫掌嘆曰尔言深合吾心遂行至靈壁敵勝兵迎戰王

先登陷陣大敗之生擒其副總兵陳暉平安亦將馬溥

徐真及都指揮三千餘人獲馬二萬敵衆死者尸蔽原

野降者數十萬人悉縱遣之進克泗州渡淮敗盛庸

兵又克盱眙下揚州從

上渡江入京師

楊士奇撰能神道碑能封
成國公建封永平武烈王

張王洪武末調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癸酉追虜至

黑松林甲戌征野人等處陞北平都指揮同知戊寅朝

廷用逸加兵親藩事急

太宗皇帝不得已舉靖難之師惟陸謀畫以任玉玉

推誠致慮夙夜不懈事可否進止衆論紛紜未定者

玉正色教語決之咸中機宜故凡舉措必咨於玉首用玉

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

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薊平餘不足手時薊州守
馬宣謀起兵迎拒 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

城攻之宣率衆出戰遂執寔殺之并執指揮毛集王知

其可用釋不殺送詣北平遂撫軍民是夜急趨遵化豫

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為本遂簡敢勇士四鼓登

陣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

其將斬之餘不傷一人將吏悉隨王上謁遂移師永平

密雲比日望風輸款從至灣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

在漢州既吾南路宜先禽之上悅遂發兵命王為先鋒

用其計取琢州雄縣生禽潘楊時長與耿秉文率兵二十

萬屯真定王自請往規之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

氣無能為也

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故試諸將勇怯召問今舉無所

向且度可必勝否衆未有通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

雖衆然新集未齊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之

上曰王言合吾意吾倚王一人足辨明日抵真定接戰秉

文大敗幾被擒獲其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

軍都督竇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余級獲馬三

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

上召王諭曰汝之功也非汝與我吾意合不及此未平馳報

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攻圍城急又謀報曹國公李

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上與王謀先援未平既至

高等望風棄鎧重遁王從

上追之斬獲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

後顧從之遂從攻大寧自辰至午城破斬其都指揮朱鑑

執都指揮房寬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北平報李景

隆兵圍城遂旋王請先攻其營然後歸援從之徑搗

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披繯出未粟夾攻景隆軍不

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蔚州進攻大同悉下謀報景隆收

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

駐白溝河以逸待勞可必勝也

上命王率衆馳往駐三日景隆兵至王以精騎馳擊之

斬馘無算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

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

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統出陣後敵圍數匝

上以衝擊而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亦被創而歿十二月

二十五日云 機士奇撰王神道碑王以都司

太宗起義靖難公以驍勇著稱填上白溝薊城滄州夾

河東昌之戰擲貫勇當先及大軍至淮先遣公衝命渡江

遂為敵兵所害時洪武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也

北平都指揮余事 武勝墓志

顧成洪武二十九年陞右軍都督府都督余事克征南總

兵官既歸靖難之師起北方公受 命往禦至貞定靖

難之師挾公以敵

文皇識公先朝舊人解其挾與之語曰豈非

皇考之靈以汝授我手因語以不得已無師之故言已泣

下公亦泣遂遣人護北京令輔

仁宗皇帝居守時姚廣孝奉命輔居守有朕心之寄姚

素不習兵事與公議多不合會南泉圍城

仁皇於軍旅調度恒從公言城中文武之臣競進曰顧

成南將其中叵測不可專任然公所言計皆合機用皆有

效數命公出將兵固辭曰使臣侍左右日陪論議得效分

寸足矣賜公甲冑刀劍弓矢皆不受南兵數圍城卒以敗

去者多用公謀也

楊士奇撰 遠侯墓碑

李彬為濟州衛指揮僉事洪武辛未從穎國公征北虜
累有禽獲

太宗皇帝居潛聞其驍雄召見與語奇之遂陞眷注後

領兵駐劄廣昌靖難兵舉公為前鋒首率兵攻克薊

州遵進指揮同知攻克雄縣漢州進都指揮僉事已而

戰真定拔永平下太寧剗堤上取廣昌明年鏖白溝

攻濟南進都指揮同知其冬破滄州明年破敵單橋擊

衆薊城追奪順德畧定北州進都督僉事冬戰楊村

中傷保還北平輔世子居守

上既正位宸極命獲中宮至京

倪謙所著 豐城侯贈 茂國剛毅公李彬傳

孫公岩既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已卯

太宗舉義靖難以公宿將知兵特起守通州是歲南兵

大至城固數周起土山臨城攻西門毀樓堞公率衆極力捍

禦城賴以完未幾兩軍合戰公操戈身先士卒大呼陷陣

士氣爭奮追奔逐北斬賊不可勝記得饋運船三百餘艘

資糧無筭以功陞指揮僉事保鎮通州辛巳兵復至攻城

益急公勵將士登城力戰矢石交下敵乃退走陞都指揮

僉事壬午春南師平安帥遼東兵十餘萬逼城公語將

佐曰彼衆我寡若城守不出自示弱也不若及其始至而

擊之彼必敗亡乃率敢死士數百犯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

呼安衆大潰自是無後來攻者

楊少師朱所撰 應城 伯孫公仲道碑

陳珪為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內攻奪九

關從征雄縣取漢州擊真定拔永平陞本衛指揮已而

克大寧戰壩上陞都指揮僉事三十三年攻海洋克兔

耳山三十四年破楊村大戰通州陞中府都僉三十五年拔

薊州追敗東軍于別山遂留守北平

洪武三十二年大興縣生員劉中孚被選守安定門中

心敵臺當年入

王府辦事庚辰三月差往保定招撫人民償還糧儲辛巳

差同官否守童通州八月東軍臨城中孚與陳珪等出東

門外截殺全勝而還巳卯靖難師興徐忠以濟陽衛指揮

僉事鎮開平首從義旗克密雲克雄縣真定永平克

大寧還戰鄭村堤取廣昌薊州戰白溝河進攻濟南克滄

州大戰東日及夾河攻彰德破西水寨克東阿東平汶上

大戰靈壁遂從渡淮及江至京師以功封侯

薛祿以我伍從攻九門克薊州遵化獲密雲攻雄縣追敵漢
 州戰真定生擒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陞燕山右護
 衛指揮僉事從後永平剋禾寧富峪會州寬河時南兵
 已圍北平城遷先過其哨騎薄城戰敗之 車駕既
 至從戰鄭村垣敵大敗陞指揮同知從克廣昌薊州攻
 大同率兵前哨獲敵人馬遂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
 至濟南陞指揮使從克滄州大戰東昌祿以五十騎前哨
 遇敵兵數百與戰敗之獲馬三十餘匹敵悉衆來追祿
 復奮戰大敗之敵於威及深三十伏兵以要旋師比官擊
 之從戰夾河大捷戰滹沱河右軍力屈祿率衆馳赴之
 出入敵陣數十合戰敵敗走追至夾河斬敵無算明日
 戰單家橋祿馬蹶為敵兵所得拔刀斬敵兵復上馬督
 戰遂敗敵將平安軍以次攻下順德大明彰德及攻西水寨
 生擒敵都指揮一人斬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
 之繼戰泚河大店小河汴隄靈璧遂渡淮渡江入京師
 見楊士奇所撰陽武侯薛祿墓碑

退敵于塔河解通州之圍三十四年十月陞右府督僉
 三十五年仍居守于北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都督陳公瑄具丹
 迎濟
 上正大統錄功封平江伯 瑄字彥純合肥人見前
 吳中為大寧都司經歷
 太宗師至大寧公以衆出迎
 上一見披於群衆中賜衣命守會州南兵攻城率衆卻
 之以守薊州遂命署北平布政司理問陞經歷給節運
 替城守 楊士奇撰少保吳公墓碑
 金中心僑居北京二十年
 上初舉義靖內難公布衣入見署紀善遂從征大明平
 署長史 楊士奇撰金尚書墓誌
 中山武寧王四子長輝祖襲爵魏國公以指壽富太宗皇
 帝靖難之際有異戴功而竟死非命初追封武陽侯進封
 定國公諡忠愍 楊士奇撰其子定國公墓誌
 奉
 天征討官員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奉

制

都督僉事立福為中府左都督洪國公

都督僉事朱能為左府左都督成國公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張武為中府都督同知成陽侯食祿

一千五百石

都督僉事陳珪為後府都督同知奉寧侯食

祿一千二百石

鄭亨為中府左都督武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孟善為右府都督同知保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

火真為中府都督僉事同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王忠為右府都督同知靖安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王總為中府都督僉事武成侯食祿一千

五百石

都督僉事徐忠為前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祿一

千五百石

張信為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隆平伯

李達為中府都督同知安平侯食祿一千石子

孫世襲安平伯

郭亮為左府都督同知成安侯食祿一千二百石

子孫世襲成安伯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房寬為思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

襲指揮使

右都督顧成為奉

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府右都

督鎮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徐翔為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徐理為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僉事李璿為襄城伯食

都指揮同知張輔為信安伯食

都督僉事唐雲為新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指揮使

都指揮使孫岩為應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房勝為富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指揮使

都指揮使趙彛為忻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陳旭為雲陽伯食祿

都督僉事劉才為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

指揮同知

以上供奉 天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

都指揮同知張玉追封奉

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公諡中心顯

都指揮同知譚淵追封奉

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宗安侯諡節

壯善國公李景隆為奉

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

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襲

兵部尚書茹瑺為奉

天翔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

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給本身

都督同知王佐為中府都督同知順昌伯食祿一

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督僉事陳瑄為右府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一

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右王佐陳瑄供奉 天翔運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

谷王護衛指揮僉事張興為驍騎將軍都督

僉事

儀衛正張成為驍騎將軍都指揮使

駙馬都尉王寧為奉

天輔運推誠效義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駙馬都尉永春

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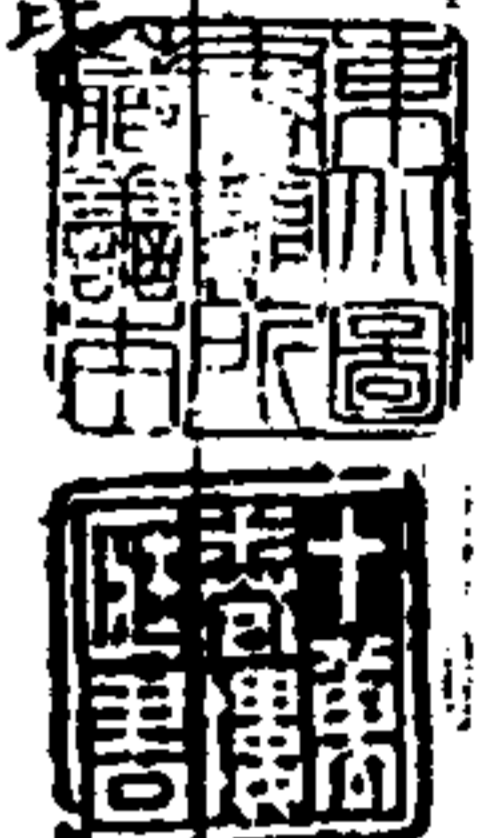
都指揮同知譚淵男譚忠為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新寧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立齋閑錄卷之四

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



誠孝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 太后不能正統初有 詔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 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未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 太后之世然後事初 宣廟崩

太后初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物悉皆罷去

禁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無虛歲或者天使民多艱

而不欲其安樂也李少保天順日錄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 年雷擊 奉天門殿鴟

吻 勅群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封事一言主上

宜親政務權不可移於下振覽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

順為爪牙令以他事牽之陛前摔去球不知所謂見刑

曰死訴

太祖太宗遠支解其体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魂付順

子升數順之逆順頗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李少保天順日錄

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泊王振擅權順乃媚

附之振以為爪牙侍講劉球進言權不可下移振怒欲

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編脩董璘亦進言願為太常

卿以事神順即依振意苦榜令招球畫此謀當朝摔去

支解其体是由人益憚順自府部臺憲而下莫敢誰何

聽其指揮奔競之徒請托者滿門賄賂苞苴殆無虛日

振益寵愛之泊振土木之敗衆情切齒劫其擅權誤國

狀順猶回護當闕揚言衆怒不可忍直前摔之亂毆至

死人情始舒順體肥暴其尸於長安門外恨者猶毆之

不釋衆欲沒其產為中官沮之可為附權者之戒天順日錄

王振既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謫始

懼兵部尚書徐晞工部侍郎王佑陰邪小人首開趨附

之路百計劾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於衆曰吾輩以

某物相送振大喜以為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

見致禮者為慢已必得禍衆聞知益懼皆具禮進見從

此以為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之在

外方面俱見之一當朝觀日大開其門郡邑庶幾能具

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為尋常至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者為拙以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天順日錄

正統壬戌冬 張太后既崩王振猶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及土木之難言官論其擅權誤國或有謂振陷虜中為虜所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居第没入于官後為京衛武學天順改元振黨以聞

裕陵大怒云振見殺于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 詔復振元官命於智化寺北塑像祀之勅賜祠額曰旌忠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議謂遠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直與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賞者陪之劣其業完而寇首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

無辜十數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余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罷弊殆不可言復劣其所寇首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而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於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為功之首不知為罪之魁也

景泰丙子秋順天府鄉試以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呂原為主考官御史林鶚等監試是時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吏部尚書兼 大學士王文俱在內閣循子瑛文子倫入試俱不與選循等論奏儼原等不公有 旨令翰林并科道官覆考瑛倫文字遂以瑛等文章合格得特賜舉人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罪狀乞加黜罷不報儼等問罪還職未幾

景皇帝晏駕循等得罪 英皇循發鉄嶺衛充軍文伏誅 憲廟登極二家遇 恩宥子姓放還倫以字宗彝第丙戌進士今為侍郎

太監阮安一名阿留交趾人為入清苦而介潔善謀畫

一書... 丹... 0 反之內

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
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諸河皆大著勞績工
曹諸屬一受成說而已詳見東里文集晚歲張秋河決
久不治復承命行道卒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
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甚不易得者嘗刻營建紀成詩
一時名人顯官無不有作將傳布間以王振一言而止
振於他役皆有碑獨斬此者要不可以不矜一善歸之
亦媚疾云爾水東日記

陳燕交趾人永樂丁亥入內府侍 皇太孫 宣廟既

御極即陞御用監太監賜姓名曰王瑾字潤德又賜肅
慎圖書武定州還賜玉帶金鞍厩馬金帛寶楮陳廬陵
循誌云東夷北虜西戎南閩竊發燕皆與征行皆被賜
又嘗被賜詩章及範金為圖書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
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双清以賜之且予兩夫人及
養子陳林一官令亦從其姓曰王春也景泰中疾命太
醫院官八人絡繹齎御藥往視中官遺金帛飲饌問安
否不絕于道既卒官其家與其從者十二人賜祭賜帛
賜鈔五十萬緡謂內臣恩寵鮮有出其右者蓋燕又有

保抱皇子之德秘不言也中官之寵任肇於永樂中如
孟繼諸人可知自後益盛矣嘗記童稚時燕過太倉封
西洋寶船勢張甚此誌所不具聞燕性慈仁而其下人
則不可犯蓋中官通病云水東日記

景泰初始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工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學士江
洲學士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侍郎俞山禮
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祭酒蕭鉉左春
坊諭德趙琬兼經筵官相傳云是時每講畢 命
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
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有一講官忘其氏名
常拾以遺之今按宣德中李特勉為侍讀學士一
日
景陵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臣拾取特勉獨正
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餘錢則金錢之事其來也
久不知當時諸公曾講到君使臣以禮一章否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於閣下

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黃竑陳泰請易太子乃會文武群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怵之無一人敢異辭於是擇日立之即以宮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七十人自公孫而下數十人為太保者十人名爵之濫一至於此惟賢等侍郎四五人不與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揚揚自以為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已而天道一還盡革無遺因而遺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愧焉

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天順日錄

景泰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等太保寧陽侯陳懋加兼太子太師鎮遠侯柳溥加太子太傅少傅吏部尚書王直少傅禮部尚書胡濙並兼太子太師少保戶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工部東閣大學士高穀少保兵書于謙並兼太子太傅吏書兼翰林學士王文吏書王翔兵書儀銘刑書俞士悅都察院左都御史楊善並加太子太保工書兼翰林學士江淵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蕭鉉禮部右侍郎王一寧並加太子少師翰林學士商

賅兼左春坊大學士

項文曜為兵部侍郎于謙為尚書文曜附之朝議患其黨比遂以李賢為兵侍而遷文曜于吏部文曜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險邪謙力庇之時謂之于謙妾云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既在吏部亦如是吏書王直世稱儒者謙初甚敬之已而被文曜讒毀謙由是頗慢直嘗背論其老不蓋去文曜有代直之意其後謙為石亨所誣陷而文曜亦因見斥逐天順日錄。按當時文淵文曜被御史糾劾等劾奏而奉左都王翔於是文淵罪以

朝代之文曜居位如故 朝與王直仍兩尚書也

黃珖廣西思明府人上世皆土官第珖以世嫡為思明府知府珖亦以捍禦功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軍民畏服賊不敢犯境景泰二年八月一夕珖所部民兵四五千包圍其府黎民執珖并二子家人頭目數其貪虐之罪函囚府監越二日并其父子俱殺之實珖欲奪嫡陰主其謀乃使其子灝陽以其事聞于官若欲為伸理者已而巡捕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等發其情罪付獄究治之坐當死珖遣人赴京先

賄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為東宮下禮部會多官議
復本如所請珙遂蒙景泰三年五月初二日
天赦原免復職已而陞都督克恭將棠因此致仕 英
皇復登寶位時珙已死發柩鞭尸以示鑒戒
景泰五年五月貴州道監察御史鍾同奏為直言安國
事事下禮部會多官議同使告禮部務期各官公評復
正 東宮時儀制郎中章綸亦建言前事當將章綸鍾
同等送錦衣獄明年八月十七日為因南京大理寺少
卿廖莊 朝見被掣本月十八日早該錦衣衛指揮同
知畢旺等傳奉將綸同各打一百藤棍本月二十三日
同卒于獄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英宗復位釋綸陞禮部右侍郎時監生葉華辦事官阮
子平奏請追封鍾同官本年六月內追封為大理寺左
寺丞補其長子國子監生祠部文
是年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疏勸
上朝 太上皇帝于南宮仍令乞群臣於時節亦得朝
見以慰 上皇之心及 皇姪猶子宜令親近儒臣誦
讀經書以繫人心以回天意留中不出明年閏六月莊

以母喪赴京闋給勅令八月十七日早於 西角門朝
見有 旨這廝在南京十分無禮錦衣衛掣去著實打
八十訖命擡送吏部去降除陝西定襄驛驛丞天順元
年二月十三日命吏部取回復職因丁父憂奏乞依制
祭葬父母并錄前項所言奏疏以進俄遷南京禮部侍
郎改刑部侍郎

書劉忠愍公遺翰後

薛瑄

劉忠愍公與予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至
京師公時為講官留予共飲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又
二年為正統六年召為大理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年
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詆訐權
臣語遂為所仇擠以死又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
言邊事大驗今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
翰林學士加今謚遣官祭以少牢所以褒恤禮儀光榮
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震耀天下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
節如公者天地間蓋不多見其明有以執事幾於未然
其忠欲以救事勢於將然其直氣正直至於忤權奸死
而不悔是蓋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大防立萬

世人之紀矣類若予輩之庸碌不足為重輕者何足道

哉道哉又三年為景泰三年冬得公與張御史手書現

之追想平生三復慨嘆書此以識於其後云

景泰六年降各處修志書

志書事要條件俱準祝穆方輿勝覽采取寧詳毋

畧果無實蹟可采者則已

天順府準杭州府應天府同

直隸 南北同

保定府準杭州府各府同

隆慶州 準杭州府各州同

浙江布政司 各布政司同

杭州府 屬州縣分書各府同

建治沿革

郡名 直隸州名同

至到

風俗

形勝

土產

山川

宮殿 京都故都則云

宗廟 故都則云

壇壝 京都故都則云

館閣 京都故都則云

苑囿 京都故都則云

公廨

監學

書院 古今

井泉 古今

堂亭

臺榭 古今

樓閣 古今

寺觀 庵院附

古蹟

祠廟 古今

陵墓 古今

祠墓 古今

橋梁
館驛
池館
名宦
名賢
人物
科甲 古今
題詠 古今詩文
前件自永樂十六年至景泰五年終照此采取其十
六年以前照十六年差去官員所采進呈見成者各
通騰寫進來
景泰七年五月寰宇通志
總裁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 陳循
光祿大夫少保兼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
光祿大夫少保兼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王文
資政大夫太子少師兼戶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

蕭鉉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
學士 尚輅
纂脩
奉政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彭時
奉政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劉儼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兼左春坊左中允
倪謙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兼右春坊右中允
呂原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脩撰林文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 劉定之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脩撰 李紹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脩撰 柯潛
翰林院脩撰 孫賢
承務郎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脩 周洪謨
承務郎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 錢溥
承務郎左春坊司直兼翰林院編脩 萬安

翰林院編脩	黃諫	陳鑑	劉吉	劉珮	李泰
	曹恩	王猷	劉宣	童緣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李本	馬昇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				江朝宗	
徵仕郎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			趙昂		
翰林院庶吉士	鄒濟	耿裕	彭華		
	劉鈺	何琮	牛綸	孟勳	
	吳禎	嚴洽	及直	陳政	
	審珍	馮定	金紳	黃甄	
	夏時	王寬			

退即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與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 皇儲一盜無他患矣請早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失衆運道中作封事草其畧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康民震恐蓋為 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草呈堂二公視之錄於會藁次日早具藁於 朝集文武群臣石亨張軫張軌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於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擇字更畢笑曰吾輩亦更也是日登正本進奏十有三日日本出奉 聖旨朕這幾日偶患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報院達道皆勃勃慮瑄與同官監察御史錢璉樊英同曰斯當復請未幾禮部尚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群臣於十七日待 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之僉名瑄與璉英不勝忻忭約曰若 皇上再不 可若等皆免冠叩頭辭職乞還田里滿朝若是 上亦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於禮部學士商路舉筆草奏草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群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與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維禎荅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五府六部堂上官 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與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鄙曰若皆 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

其略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

陛下 宣宗之子見深 宣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蓋成十有
日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畫多訛至十六日晡時方
完是日先進題知本之具門閉矣衆曰不先題知明日
對仗陳進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還石亨家人莫知
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燭時方出十七日四
鼓時衆集於 朝人人謹待

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群然失色頃更鳴

鐘鼓

上皇御極矣於是朝野懽騰以爲復見太平本遂不進
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
進爵者有差究迎立之迹無文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
于謙王文殺死棄市商輅克還爲民餘從編戎伍有貞
以已乃謀首功冠文武論於

上前乃錫以奉天翊運推成宣力守正文盛特進光祿
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士亨一日自引千戶盧莊彥

敬二人侍於 文華殿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
曰臣之心腹人也何謂心腹復對臣每有幾事與二人
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
無虛日冒報功次陞陸千餘人

上甚厭之事定日久

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每詰亨及張軫曹吉祥
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等言耳
石曹二家專權恣肆無厭長忌死生予奪皆在其手士

皆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君子患焉有貞亦欲遏其勢每

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文武二途失成化改元脩

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爲目見故謹錄於斯
以彰 國史之公以備脩史者採焉浙江按察司副使

豐城楊瑄識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監
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
疾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備筆亦

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鐵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
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
之意在誰賢亦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
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讒於石亨輩曰王文于
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即於十七日
早帶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
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
張永等挈亨數人掌兵者共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蔣
冕輩白于 太后駕勅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
爲大逆奸黨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
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
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
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
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舍命舉此大事以爲有
社稷之功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
賄擅作威福濫官爵恣情妄爲勢焰赫然天下寒心
初徐有貞亦與迎 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
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爲亨所

嫉而出之人以爲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
道之好還也李少保曰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
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
矣無能爲矣盡圖之徐元玉軌亨等說其言是月十四
日夜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
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
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
乃可啓議軌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
施有貞乃升屋覽布乾象垂下拊軌等時在今夕不可
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云今旁侍簿都城柰
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
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舍惶以出有貞焚香祝天
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即人不
歸鬼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
夜五鼓開長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
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日萬一內
外交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實并軌等莫爲知

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趨行軌頌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夫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黥無燈火軌等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坐問軌曰尔等何為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舉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客通屬車既升 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舉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黻座尚在殿前諸臣往推之至中 上升座鼓鐘鳴群臣百官入賀 景泰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 景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蘇林小記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群臣議立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招石亨率

東閣會本請復立 茂陵為 皇太子亨對曰上面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不得說初 景皇帝有病群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三日夜石亨獨蒙宣到郊壇齋宮榻前受命代行禮親見知必難起於是將有南城之謀 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蓋文素善張軌得之軌謂前日石總兵要與循計較說道病重西邊難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 請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功賞要與循說張循不著却與徐有貞計較言先要與陳學士說不齊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為首請立東宮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他又會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衆所為必無功賞切不可令知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已又與亨計必須捏箇異故知今亨只約內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箇異故方頭得吾輩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見陳循辨免疏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亨于謙王文第二等項文懼聞父喪未

起身送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二日陳循蕭鉉商輅
俞士悅江淵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多官問皆打
二十擬謀逆重罪題奉

聖旨且監着內臣王誠舒良弄權者十四五人皆擬重
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為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
大理卿薛瑄加禮部右侍郎

勅朕居南今既七年心已忘於天下不幸奸臣謀逆
武清侯石亨等能機謀變當忠義奉邀朕復正大
位功在 宗社可特進封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

百石右都督張軌為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
輓為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食祿一千二

百石俱子孫世襲如 勅奉行 正月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論法本當凌遲從
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克軍家小為奴着隨營

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耀免死發口

外永遠克軍家小隨住蕭鉉商輅王偉古鏞丁澄
原籍為民欽此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

禎等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構成
邪謀逢迎景泰篡位易儲依阿從諛廢黜正后內
外朋奸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軍國大事都弄壞
了近因邪鉅有疾不能臨朝視政這廝每自知罪
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為不軌糾合心腹都督
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 迎立外藩以樹私
恩動搖

宗社其一般奸臣黨陳循蕭鉉項文耀江淵俞士悅王
偉古鏞丁澄商輅亦各密知前謀不行發舉及朕
復位這廝每奸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
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刑籍沒家產成丁男子俱
發克軍仍將其餘奸黨陳循等發口外永遠軍役
及原籍為民了論這廝每圖危

宗社的情理亮極惡本當族滅如今
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治了今後內外的官務要竭
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廝每朋奸
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察院便出榜曉諭多人

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軒輓陞刑部尚書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

理寺卿李秉調南直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

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

調南京禮部宋瑛調兵部鄭太李敏孟鑑張璿沈

翼張惠孫元真張純楊寧張敏王騾年富馬謹馬

昂韓福來憚程南雲蔡翼嚴增姜勝都着他致仕

劉本道替張璿管京倉糧并通州糧儲翰林院寫

勅書着人鋪馬裏去欽此

上復實位二三日間諸文臣首功之人列侍文華殿

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第第好矣吃粥矣事固無

預第第小人壞之耳諸臣默默時都督劉深亦帶

刀在侍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

蠻將軍印廣西為盛偶及此其語尤詳

水東日記

壬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諛語天佑

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陳閣老

思不及也既歸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

天順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

逆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皆驚信文淵因自經死

未幾至者蓋廣東陳副使奉取便道過家耳陳以

都憲改職因誤傳云爾

天順初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

雖立為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

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

以弟婦少且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

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

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

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振擅

權致有土木之變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向慕

不衰及景泰淫蕩無度臣民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無

不惟忻鼓舞及石亨張軌輩竊弄威權人又失望有御

史楊瑄自河間來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賢與徐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亨輩遂

謂賢與有貞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迎 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

不已 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賢與有貞下之

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惧方喜

上嘉御史敢言以爲 朝廷清正可卜不料如此是日

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 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即

將賢等降除叅政等官人以爲感召天變如此其速亨

筆之家大木俱折冰雹尤甚皆恐惧不安遂有此處治

不然賢等安得即出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又自以爲功日

在左右前後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

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

翱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懼戴若無亨輩撓擾左右前

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諛言一

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成家小人

勿用可不戒哉

上留賢爲吏部侍郎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無可柰何

及見賢忸怩有惡色已而反加親厚且以盃酒接殷勤

之懽或有宣召同事喜見於面若獨召賢心便生疑惟

恐毀其短久之見賢推誠無偽方不介懷但數日不蒙

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恩寵

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羨其榮所言大抵私情中八九在

廷文武之士疎者雖正以爲邪其趨媚親附者雖邪以

爲正原其所在不知天理爲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

難矣 英廟復位之初學士陳橋筆在去惟徐有貞等

三人乘論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

即固辭曰不可賢爲吏部右侍郎亨即言於 上曰吏

部尚書王翱老矣可令致仕即報翱上疏自陳已許之

矣亨見賢曰翱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

成人况翱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

任亨曰事已成矣爲之柰何賢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

上曰李賢以翱不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

欲賢入閣翱聞留賢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賢

曰所以留公者非爲公計爲朝廷慮也已而賢爲亨筆

嫉然為福建參政 上召翔曰李賢非其罪本可釋去
翔曰既不往福建令往南京可也 上曰南京亦遠留
為吏部左侍郎翔不得已而從之翔之欲賢遠去非惡
賢也恐亨筆害之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

天順改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忻悅歸向徐有貞以迎
立有功命入閣預議國事賢亦為衆所推入閣與有貞
同事 上親意委任寵賚極隆賢自念遭逢之難助有
貞展盡底蘊知無不言謂太平可立而待凡用人行事
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初太監吉祥以有迎立

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
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已及論薦文武士
有徇私者賢等待公道以沮之祥亦不悅會有御史楊
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傍見斥其名初甚慙懼已而盛怒欲
罪之 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訴
御史不實意有貞與賢主使且激祥曰今在內惟尔在
外惟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祥見亨肩濫陞賞意甚
不平每訐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令日內閣專權欲除

我輩 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賢于獄是日晚
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
宅水深尺餘明日即赦而出之初言欲論亨不能振作
兵威虜復入寇又歷數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於亨亦
謂有貞主使其都御史御史逮之一空朝野愕然莫不
失望言路從此不通矣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鹿泰害自大同逮繫
至京 上曰此人何如賢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鹿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爾賢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日召錦衣衛指
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務在推問明白已而進狀果多不
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
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
彼必以為回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狀
富遂致仕而歸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風
士大夫不知廉耻節義為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此風
適廷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才止奔競

以正士習

時都御史員缺有行賄於權貴之門者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耿九疇何如賢曰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明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陝西來遂陞都御史 上召見戒諭諄切深愜輿論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調進旨橐留閣中號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徐有貞既得權寵乃告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英宗初復位石亨等請罷各邊文臣巡撫明年四月

上覺其誤乃命李賢與王翱馬昂議推進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司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司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鈞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尋復以圭總督貴州軍務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軌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以為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功亨以遂以迎

駕為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軌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贖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于動天象彗出屋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群陰固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處順驍勇驟陞都督性尤粗暴貪立邊功大肆克惡謀鎮大同邀人奏保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處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各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出明究抑從此伸氣雖 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間當時若以處鎮大同誠為可惧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必不能及今辯之於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

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 社稷綿遠兆端於此

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事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

若 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安帖 上曰然遂行之

於是冒陞職者四十人尽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擬欲追其支過俸米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 旨乃免人

心皆安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惧一日

賢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群臣且安人心不究

其餘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對曰

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從

之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二

廣湖貴等處達官尽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為不便下情

不能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

古為中國患昔幸送上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

聞此類在彼住定以為樂多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听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

從之賢曰幸甚

錦衣衛官校差出提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之

人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容言

於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

曰錦衣官校是也一害於外如狼如虎貪財無厭寧有

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敢不畏其害人不言可

知今後非大故重事不遣賢頓首曰幸甚幸甚

上一日言宦官蔣冕雖曾劾勞其實諛亂小人朕初復

位蔣即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

之方止及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

妃乃止一日命冕選官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

必知朕日不可復於 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諛說殄行自古帝

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石亨常往來大同顧崇荆閔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憚于謙兼惧正人之由不敢決為天順初自 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賄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彥敬杜清等二十餘人各扣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尔之所欲為者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賴老爹擢舉各位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尔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尔為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瞽目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尔等勉力為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虎在彼克遊擊將軍異日以虎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崇荆閔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襄河一道各議分其地而還三月虜寇延綏 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為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為之未晚也童

先日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特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事亨師還無功見上於文華殿上命環衛露刃以待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亂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宮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瑾錦衣衛指揮同知逮果等

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謀叛既而悔之乃以聞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為人惟善私恩小惠招權納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

天順初呼召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為功貪圖富貴一家第姪俱得大官又賁官鬻獄贖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踈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曹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為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繼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繼統等就獲

兵入內爲變幸而孫鏜等先覺二鼓 即報於 內禁
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錦衣衛指揮還果宅前遇
果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果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
後分布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
俱在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槍馬驚亂以爲出征
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予亦不
知何如俄又聞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
至門前見役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
背欽適逢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毋恐此退
持刀者具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今被還
果潛毀反欲相害提果頭示予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
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
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朝房尚
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
門不開乃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馬昂
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
持刀者一人騎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有孫鏜領官軍

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
被殺死于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
於其它尽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
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
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
典刑蓋能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
若不早云云 天順 錄曰
劉江宿遷人永樂中軍都督府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歲
已亥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艘直逼望海場下登岸魚
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時者飛
報江令犒師秣馬畧不加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
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
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
場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
大賊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逼
環擊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待開西堡以縱之仍
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聞有潛脫而走艘者

又為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之際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力之道盜始魚貫而來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我故縱其生路以圖之即圖師必闕之意固兵法此顧諸君未察耳事聞進封廣寧伯明年卒進封廣寧侯謚忠武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廣濱海無歲不被其害官軍卒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平息倭海千餘里民兵獲安以至於今

出五倫書遼陽志及楊榮所撰碑。碑載集中名諱差誤

英國公為 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為公位群臣上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白於宣廟自此愈重之洎顧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賚無虛日正統時亦不棄安享福祿榮名二十餘年天下倚以為重四夷莫不知名自餘勳戚文武貴臣莫敢與並而抗禮者洎王振專權視勳戚文武如屬吏猶

加禮於輔而不敢慢仍戒子姪致敬於輔之昆弟輔既衰老亦屈節於振以避禍竟沒於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為人寡言笑膂力過人重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天順曰錄

楊文真於本朝大臣為巨擘側於宋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為不知而阻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

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己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天順曰錄

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郎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書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者子文善者即以爲實然而毒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罪付其狀於士奇乃曰

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為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
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
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後歲餘士奇終始論其子於法
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天順日錄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
完者 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為侍郎
往任之忱為人謙恭言若不出諸口謀慮漸長一切破
崖岸為之虛心訪問兼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次之數皆
完美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
京師之米甲於諸省 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
官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
子見造者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
門又令子納粟得官士林以此少之天順日錄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士打十數瓜
不死洎 宣帝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
不聞直言矣正統時為國子祭酒倣安定教條隨其器
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
義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文以祭之

後王振怒其持儒禮搆以罪枷於監門諸生不忍願代
者甚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天順日錄
王直字行儉太和人永樂甲申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
除脩撰侍 皇太子兼國子南京 仁宗即位陞侍講
遂為春坊庶子兼侍讀學士
宣宗即位與脩 兩朝實錄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讀學
士 英宗即位命克 宣廟實錄總裁官陞禮部侍郎
仍兼侍讀學士久之陞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加少
傅兼太子太師掌吏部事天順元年春致仕初給驛還
里卒年八十三謚文端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嚴姓永樂丁酉擢舉明年乙榜
授 司訓九載陞吏科給事中改刑科掌科事陞陝西
右叅政正統甲子遷河南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陞左
副都御史總督大同機務兼理邊儲景泰乙亥丁母憂
有詔起復天順初元石亨脩舊怨譖富被逮至京令致
仕未幾起為兵部侍郎改戶部復為左副都御史巡撫
山東庚辰召為戶部尚書甲申年七十卒于官謚恭定

耿九疇 永樂年 進士 禮科給事中
 兩淮鹽運司正統中陞刑部右侍郎十四年轉右副都御史巡撫鳳陽等處移鎮陝西天順初召還為右都御史將劾奏石亨事泄為所擠排下獄出為江西右布政使陞四川左布政使石亨事漸敗露 朝廷念九疇老成廉慎適禮部缺尚書召九疇還 上憫其老命為南京刑部尚書及石亨被誅而九疇已卒成化五年伊昂裕任脩撰歷叙九疇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忠臣鯁特懇祈 賜謚特謚清惠

洪英字 福州 人鄉試會試皆第一由文選郎中為山東左布政遷右都御史未曾至京中官不識人泊往浙江考察官員被黜者妄訴之且加謗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為人既去方惜之真儒雅君子動履以迂而處世若泛然者以此見矣於諳智云天順日錄
 曹鼎疏通俊爽初為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奉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第一楊文貞公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內與政士林榮之自楊文

敏公沒後議大事多決於鼎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亦加禮敬沒於土木之難天順日錄

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為第一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為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知之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召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人才之際說滿之迹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固位奈何攻之者來自為奸邪暴其

情狀終於斥去不能留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郎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為廉謹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取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之不行以此見忌泊于遷兵部若屬任其所行莫敢誰何竟至顛踏而後已天順日錄

處士吳夢字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就不教人舉業弟子從遊者講道而已父在京特命還舉姻而來及至親迎後不成合卷之禮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回家夢往謁之

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訖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面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來從學者不納贄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即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諸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往時閭中盜起四方搖動聞撫之貧者亦欲乘機劫富家嘉早覺之急曉其富家曰宜散積糧於是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咏物適興曾襟高邁凡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曉暢楊溥先生深重之兩薦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出人皆笑其迂曾有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方岳名公皆重其為人分巡至多造其宅天順日錄先是忠國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撫州有吳與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貫經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吾薦之煩于代草章奏即日上

之數日不報蓋為左右所沮也一日上召賢問曰吳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上遂次乃命行人賫勅書東幣造其廬與弼接見之際即謂朝廷厚意如此當赴闕謝恩但本意不授官職就辭幣帛數月未至上問數次一日來報至通州矣賢即入言之上曰當授一何職賢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官僚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論德皆可上曰莫如論德之名賢曰論德有左右上曰與之左賢曰若見畢可召至文華殿顧問以重之上曰然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於館次張具尤當上許之次日見上發玉音召吏部命為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悚然驚異以為布衣召至一旦受此上召賢曰明日可引至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上前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受官職初不對賢促其對良久方對云微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日加虛怯以此不能出任山林之下不敢接見一人雖聞犬吠亦驚調治病

軀不暇非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情為當道論為蒙
聖上厚恩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
動作老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程至通州忽失聲一
日又疾作二二洎入見

皇上之時幸不疾作况年六十有八老疾衰朽之人實
不堪任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與弼對
曰 朝廷之職臺次之次宮僚為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
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賞文幣四表囊羊
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上顧問賢曰此老非迂闊

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
之故以

初太重書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賢謂如此
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進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
權與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
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親宮僚若果有建
明則大臣以漸而至不然三辭不允亦宜就職以答
朝廷至意問曰

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授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

候秋涼欲歸亦不固留以俸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
命賢喻以此意亦不受賢初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
是公卿大夫士無不加敬以為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
罕見所以人咸驚訝中官尤不然之賢每為之解云待
此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孜孜於利祿而
宦達者觀此自覺羞愧孟子所謂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此舉庶幾能之與弼不肯就職三辭後以疾不能動履
留京兩月不敢具本再辭來賢舍許秉曲乞回賢謂若
肯就職或有可行之道且 東宮早晚天涼講學凡有

輔導進學之法賢必能贊說依行又或因其留可以開
聖學賢當乘間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義理窮究最精
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
且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無
或忘況此 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萬機之暇
令與弼從新講說發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當有助於
聖治不淺矣又况賢輩早晚亦得請教以滋身心以贊
治道與弼堅辭謂衰疾不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謹乞賢次日早見 上言與弼本意亦願供職
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謹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難

留也賢曰此 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而得賜與為善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

勅書令有司供月糧食米以贍終賢即拜賀云此舉實

帝王盛德之事曠時稀有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

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 恩而去

曹欽反是文官皆畏縮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前惟

工部尚書趙葵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

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

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

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天順日錄

富順黃仕儁景泰中為太僕少卿武臣石亨善之而王

肅公亦愛其才天順初大臣多得罪罷仕儁由是遷刑

部侍郎後亨敗仕儁與吏部侍郎孫用瀚禮部侍郎蕭

璉等皆貶秩出佐方岳

端儀嘗採取 國朝諸公遺文及

聖諭錄水東日記天順日錄諸書所載事堪為法

戒者為一書昨因借澄江集取其數冊并附己意

葉奉斤正端儀嘗是宋孔時
弟澄江戶公字跋

景泰元年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為

太上皇別居南宮 今上在儲位又明年乃易兩宮踈

隔嫌隙滋萌災異荐臻人心危懼廷臣無敢以言時公

為儀制郎中特陳脩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賢

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博孝義

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辯異

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

可干外政倭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為陰

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悖以孝義則以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

至矣然必躬脩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后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

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 陛下尊為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

群臣朝見於巡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殲自弭矣疏上忤旨下公錦衣衛獄刑逼誣引大臣并南京通謀榜掠慘酷体無完膚瀆死者數卒無一語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氣四塞刑乃少緩明年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杖于闕庭因命杖公與同至百同死公幾死復生禁錮愈嚴公了無懟悔意越二載

英廟復登寶位今上還正儲宮首錄公忠出之獄嘉嘆

良深遂陞禮部右侍郎出太和尹直所撰恭毅章公神道碑

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干進既而以尚書掌通政司事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太宰歷城尹公不右江西人物乃叶謀極力擠罷而用豐城李裕代之及薦太和尹直入內閣起承新劉敦長臺憲擢高安黃景貳禮部四人皆當時極稱無庶耻者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宣俱不保脩節景亦附麗一夔進工部尚書宣召吏部物議喧然不平獨美疇江河

公喬新節行之介特來幾一夔先卒孜省旋亦誅死直等相嗣克免公論始明而直誌一夔墓云云是全然不知道理之是非者今錄其文于右

皇上御極廿有三年既久於摠攬洞鑿群情乃赫然渙比繩違更置一二大臣首召直於南都奉典密務且起致仕都憲劉公叔融正中臺繼擢李公咨德位冢事謝公位司空劉公紹和為少宰黃公文昭貳宗伯吾江右士夫素知剛介寡偶一旦驟陟輿論翕然稱快初直為翰林侍讀學士一日禮部侍郎員缺歷城尹公

素不滿直他有舉薦 上皆不允內批以直之翼日逢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而已直服闋到京適今少傅大司馬馬公為兵部侍郎被宦者汪直誣奏請成直以兵部非所宜為請補南京禮部未幾 寵浸衰直經營再入歷城久不許直凡詩文語言形色率寓嗟嘆不平之意後既與孜景省輩擠排歷城作丁未會試錄序末云登名是錄者異日有服大僚亦惟斷斷馬休休為好惡用舍以循手理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猶一人俾無一賢不效于用斯為有

光於科目設或此町彼畦媚賢忌能且朋比媒黷自底
憤俸爲斯文玷亦奚賴焉說者謂至此猶未忘情於歷
城也既而冰山見峴直與景等亦爲臺諫論罷職名至
指爲小人之尤一網盡去雖若以譏刺歷城而亦若自
嘲云爾



青溪暇筆序

青溪發源鍾山由金陵臺城之東南注秦淮國家創業定鼎于茲開拓城隍貫漢于中予先祖自燕雲仗戈從

文廟請難入京師僑寓羽林營內逮于己丑十有餘年生指日繁顧先人故廬湫隘弗能處乃稍遷而南得舊屋二十餘楹因陋就簡區為堂室以安家累適在漢西相去不百武而近乃扁曰青溪精舍公暇復捐俸入之餘儲典籍於中以自遣且以淑諸子姪為聞者過聽而不察遂以予為肆業者每相遇而問難談辨或者至以紙翰之責委之堅不可拒於是不得已勉從事以酬其意嗚呼自予未毀齒而失怙恃雖仰承先祖餘光食有官廩而孌孌在疚踽踽獨行族之人有媿嫉其孤者方且鵠張狼顧歎肆吞豎正當讀書之年丁此不造命也既弱冠襲有先業雖頗有志於稽古然出自枕戈投石之勞入之糞糧負笈之奉其後既少為當道所顧而又縛以吏事戴星而出日晏而歸精神驚亂雖欲親青燈而磨鐵硯胡可得哉此予之僕微無似進寸退尺者勿怪乎不能不自恕也今年

青溪暇筆 序

鬢髮蒼浪丹莖踈矣奔走紅塵猶未已也歸其故書散則棲床溢案連屋塞棟者不踰一謝焉至其應醉指榻顛倒泛亂如物刺目本欲覆諸甕正又念精力所寓不忍遽弃於是收殘拾斷得詩若干題曰風樹稿志蚤孤也得文若干首客之緒餘省於經史之糟粕或親觀諸物或有感于心多則百餘言少則數拾字中書千紙籍紀于方冊日漸以多其中可驚可喜可怪可笑可可疑者有之惟言人之不善者為亦復不思弃去錄為二卷題曰青溪暇筆別其在詩文之外也夫古之大賢窮經治事之餘必有日錄以志其所得若司馬公涑水紀關允稗官小說術談巷語有所不遺焉第予以尺籍伍符之士識淺而見乃欲效顰先賢不亦僭矣乎雖然泰嶧龜蒙大小不同而曰山江河潛沱廣狹不同而曰水大有大用小有小用於世何賴哉其又自恕者如此此外有窺豹錄兵談纂類神醫珍籍避喧錄三身驚策詠史詩說古千字文解發蒙教或已板行或已稿立茲不縷贅寫呼觀者勿以

誇多聞靡為予誚矜其志而恕其狂可也成化癸巳三月之望守素道人姚福世昌書

宋史

青溪暇筆上

太祖高皇帝以至正十五年乙未取集慶及太平寧國趙雙刀陷池州時余忠宣公守安慶使判官莫倫赤市監浙東還泊龍灣時方以兵邀之莫自稱安慶使者

太祖問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皆若人天下豈亂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宴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為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人心恐汝去不能免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為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盜貨不可得也悉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福按余公之守安慶也趙雙刀陳友諒引群盜四面而攻之

太祖與之接壤未嘗加以一鏃雖曰兵不攻堅然神謀廟算皆自天縱非一時英雄所能知也其時友諒已僭大號據有全楚隱然一國而

太祖初提一旅之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疲衆以攻堅城不惟損兵挫銳然自撤屏翰身受強敵則亦安能從容俯仰得以礪兵秣馬以觀四方之舉而出萬全之計哉此其遠畧為何如也以是而論余

公雖為元守實為我用豈非天佑國家故使之然
手其後友諒雖不安慶然友諒之兵力亦自是漸
衰而勃興之朝蓋已奠之能禦矣故陳氏不旋踵
而滅也臨川朱彥昌有吊余公詩一聯云十年血
戰身無暖一旦唇亡葢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云
耳於此見受天命者其所云為固自異也洪武間
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靈翮能
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
憶當時魏鄭公自註云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廡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

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即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嗚呼我

太祖聖明天縱固非唐太宗所能肖然宋公之直誠
不在鄭公之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於規諷也此
雖一事可以見當時君臣相得之際如此其盛云
太常博士顧錄字謹中善詩歌有過鄱陽湖詩其一
聯云放歌今日容豪宕破敵當年想至尊聞入禁
中

太祖命畫進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

上所常御之處有錄詩歌映蓋深喜之也四明桂彥
良洪武初為太子正字

太祖一日問好善嫉惡之要對曰惟仁者能好人能
惡人人君當以至公無私為好惡

上喜曰聖人之言久以知之曰朕每心大矣上喜怒
不常何也曰慎以懲忿窒慾又郊祀祝文有予我
字

上怒將罪主者考良進曰滿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
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衆遂得
釋李淑通明泰鹿邑人洪武末為詹事府通事舍

人云

太祖恒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戍不絕且大
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
到頭總為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克將道
德於無敵秦祀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
昏烟暝石城愁嗚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
年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

元城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
也

太祖嘗獲其家屬厚恩以招徠之終不至一日大會

諸將問曰今我朝孰為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

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謂好男子也聖訓蓋欲福勇敢使諸將思自憤耳其後民間凡遇有微勞自矜者則誚之曰嚮西邊拿得王保保來邪至今遂成謗語薛志道云擴廓帖木兒乃曰王保保者自公家世封王故以王為姓今旗手衛王指揮乃其族孫也洪武初歿於南京獅子山頂建閣江樓樓未造

太祖先令儒臣作記即日文成

市鼎錄

上覽之曰乏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戰開宮人徐克容猶止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成遼海西後崑丘誠不可也今所答皆慎其故則唐婦人過今儒者又曰昔與君同遊者皆和而不同今與我遊者皆同而不和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耳

洪武初中書左丞王溥徵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旋失其母所在入國朝已十五年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命卜者筮之曰非若非穴決得朽骨躬率士卒入山求之蒙號三日夜有居人能言母

避兵時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乃被剝榛井忽有鼠自井中躍入溥懷中旋復入井乃統井索之遂得母骨葬焉嗚呼謂孝誠而能感天者觀此可以見矣

太祖一日問劉基曰我朝文章何人為首基對當以宋濂為第一又問其次乃曰則臣不敢多讓

本朝所謂神仙者有二人其一曰周顛仙江右人風顛如顛者每見官長則詭曰告太平元末

太祖起兵迎於軍門曰告太平將征陳氏問於顛人顛仰視久之曰止而無他的隨軍所言皆驗天下

將定遂不復見

市鼎錄

上自為碑以旌之其一曰張刺闢名三風寶鷄人實死殮矣數日復生言人未來事無不驗長身古貌鬚髯如戟行及奔馬

太宗嘗命數十人乘傳行天下訪求之不獲常居秦蜀間為人治疾吹呵撫摩應手而去人有得其遺物至今寶之福謂神仙非無然皆天縱觀二人可見矣

洪武五年嘉瓜並蓂產於句容張觀之圖群臣上進

太祖自作讚不以祥瑞自居群臣亦多為贊以諫其
美未幾張氏兄弟坐事斬於市子姪充軍者數
人然則瑞手妖手識者當知之然今張氏族頌大
天下稱為嘉瓜張氏有名諫者仕至

頃天府尹終太僕卿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幸且北京大內新
成勅翰林院凡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
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
收貯如故時脩撰陳楨如數取進得一百種督舟
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南內火災文淵閣所

藏書

藏之書悉為灰燼此豈非書之厄會也歟

岐陽王最好學其子景隆亦喜儒者故門下多奇
士唐之津之後有周昉詞翰亦多可稱福閣其家
有張三風所留蓑笠暇日過訪而求觀焉其曾孫
善出以示福其蓑垂鬚已禿但餘繩千結彼之及
膝笠已亡若獨篋胎耳善且曰張以先祖愛客之
故勉留數句諒別告先祖曰公家不出千日當有
橫禍絕粒予感公相待之厚故留此二物急難時
可披蓑頂笠遠圍而呼我也去二載大獄興遂全
家幽於本府不給以糧糧垂絕乃依所言呼之俄

前後園中及隙地內皆生穀米不逾月而熟因食
穀乃得不死穀甫盡而朝廷始議給米其後呼之
不生矣異哉

劉世用為福言伊王佐國荒於政其母舅萬其登
其屬數輩奏王無道

太宗命御史察得其實召王入朝訓而成之且厚遣
還國王廷辭請罪萬其

上不答及退朝謂近臣曰伊王誠風漢也勸朝廷罪

其母舅昔漢文帝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敗議况
無罪乎今王回國必加罪於彼矣遂急差人及王

未至取奏王者數家還朝王回索之無得乃已蓋

時

先祖其一也嗚呼全君臣國內之道我

太祖真英主哉

永樂初嘗遣使往天竺迎真僧來京號大寶法王
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
彌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碑笑
之曰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為待譯者而後
知乎且其所念唵嘛呢叭彌吽云俺把你把你哄
也人不之悟耳福按宋史云吳檀西夏自稱兀卒

宋人亦有元卒近無祖之說以是而論繼興之言不為過也聞之長老云

太祖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葉之楫有人於囊中取乾猪乳十餘內氣其中環繫腰間泗水而南徑奔舟以濟北軍堵乳蓋預備之者也遠遊之人不可不知

京口王一之為福言姑蘇一人出商在外其妻畜鷄數隻以待其歸凡數年而適一日殺而食之殆盡抵夜死矣隣家疑其有外奸首之官婦人不任拷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公堂上任聞其事而疑之

乃以食鷄對守亟令覓老鷄食數十令當死因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鷄食蜈蚣百虫久而蓄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鷄當庖者宜慎之

英廟復辟首以石亨等言徵撫州處士吳與弼至闕下受官屢奏以病乞還歸過南京士夫候之者多不見問得見者問之曰先生何為不致君而還則程子曰我欲保性命我欲保性命而已即却客而起未幾亨等被誅凡與交通者悉被重譴與弼似有先見之明歟然其鄉里多不滿其為人其亦古之介者邪

成化壬辰三月鷹陽衛巡捕官捉一僧人領一男子可十七八腹中能語人問之腹中應答可恠及觀醫書治奇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聲隨人言語謂之應聲虫當服雷丸自息則知乃疾也非恠也卜大用都閩往嶺南還訪予因言領軍入賊境掠得寇糧以給軍食京軍以刀盃為杵春邊鄙老校笑其拙教以高卓掃淨地坎之如春然剪茅火鍛之全堅實乃置福其中伐木為杵以春甚便也出軍不可不知又言一日進兵與賊遇度日晡營遠欲退而賊勁退則潰矣范叅將乃以我軍列為二重

戒前行拒敵勿動後行退半箭許而到既定前行亦退出其後半箭許則危則定必作氣齊力以拒敵如此迭數次則已退十餘里矣古所謂且戰且却即此類也
成化十三年暹羅國遣使臣坤祿辟謝提柰英必美五二人來貢方物內美五乃汀州人士謝文彬非本國人也至南京其致謝贊乃識認之織造異樣花色段疋及貿易番貨事後自稱昔年因敗盜為大風飄入本國遂仕本國官至岳坤備筆言學士之類福寧謂外國使臣多非本國土夷皆中國

士人為之蓋外國去中既遠無從稽考中國又憚
恐失遠人之心故厚償其價而款待其人皆厚往
薄來之意焉知彼國差來之人即我本朝無恥之
士使窺中國四方之虛實軍馬之盛衰北虜之強
弱下至經濟細務莫不周知以去故今外國稍有
憑陵之意皆此輩為之也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
其挾有重貨因乞施焉商領之而未發也僧自度
其寺荒寂乃約衆徒先殺其僕二即以帛縊商死
埋寺後坑中以二僕尸壓其上竇之以土全利其

齊會館

所有越二日有貴官因游賞過其寺寺犬嗥鳴不
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
至坎所伏地悲嗥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
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生以湯灌之少頃能
言遂聞於朝盡捕其僧而寘於法是歲例該度僧
因是而止嗚呼僧不犬若也哉近日一番僧自西
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
飲食日嚼棗果數枚而已所坐一龕僅容其身如
欲入定則命人鎖其龕門加紙密封之或經月
餘警款之聲亦絕人以為化去潛聽之但聞指念

珠歷濟川楊景方嘗館於其家有叩其術者則
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
用也予親見之予雨花臺南田回寺中此與希夷
一睡數月何異可見異人無世無之

宋神宗朝判國子監常秩等乞追謚孔子為帝號
判太常寺李清臣議曰昔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
子之所不與今無其位而帝之非聖人之本意福
按清臣之議非矣苟如其言則王號亦所不安只
宜用尊時生爵耳亦何以表後世帝王之崇重師
道哉夫孔子者有帝王之功於千萬世之下受其

齊會館

因極之恩者也雖追贈帝號亦豈過乎
康節先天易慈溪黃氏深疑之且引朱子答王子
合書云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附會福竊以為不
然蓋先天易法象皆自然不假人為且有說卦為
據非鑿空撰出也但黃之所疑者先天二字不見
於經康節已前未之聞耳然易道廣大無不包括
雖四聖已自不同故後世言易者亦各有所宗也
周子云無極而太極謂無形而有理象山陸氏以
為以易有太極而無極此無極二字出老子不當
襲用故朱子與之力辯然欲明理豈可以他人嘗

用之言遂避而不用哉又如体用二字亦出佛典
宋儒已前未之聞也程子作易傳序乃曰体用一
源顯微無間後儒論理學遂不能舍此二字不聞
因異端嘗用而避之也孔子曰不以人廢言有以
夫温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為偽書出於東漢因作
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為書最善直陳王道
无所宜觀至疾甚羊猶為孟子解二卷福按司馬
氏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之不同乃如此雖父
子之至親而不敢苟同其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三傳以為趙盾因盾不計賊

不命

故書有弑歐陽公作論非三子以為真有蓋哉君之
賊豈皆手賊必有為之黨者此則有主謀而穿統
之也三子之說亦未可廢如今律家殺人則坐主
謀亦春秋之法耳

俗語云三年兩赦善人暗啞言赦之不可數也數
則奸究幸而善人病也後漢王符著潜夫論其述
赦篇畧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赦赦教
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夫謹錡之人身不蹈非義
有為吏正直不避疆禦而奸猾之黨橫加誣言者
皆赦之不人故也善人君子能自明者万無一二

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職而過門孝子見執
而不得計逮盜者賭物而不取夫養養秀者傷水
稼惠奸究者賊良民福按符之言固云善矣然知
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先王之時雖不三歲一赦
而書曰青災肆赦宥過無大在周則三赦三宥是
赦宥所從來遠矣後世於民富而後教既不如先
王之備則責以迂善遠罪恐亦未可如先王之詳
苟不赦焉貴知因團縲縲之中果皆不善之人邪
此俗間一語害事不淺故特表而出之俟知道者
共詳焉

不命

胡深字仲淵緡雲人洪武初流於王事元末見天
下亂嘗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
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重徭橫斂悉除不復以病民令
民有田者富十石出一人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
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萬人軍無遠戍之
勞官無養軍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
年可使兵強而財富也福按此古者藏兵於農之
意故記之與智者議焉

宋太祖初受禪欲都關中晉王曰在德不在險太
祖曰晉王言雖善然吾欲都關中者欲首冠兵耳

其意蓋謂省漕運也及不得已還汴歎曰不及百年民力疲矣天有歲幣之費我朝國初亦欲要都關中嘗命懿文太子往相其地不果創業已倚建康為本根吳王之地矣且東南元時不甚遭兵煩富於他方而漕運尤便洪武初年元之遺孽既以遠適又久安之勢遷之為難故改集慶路為應天府以都之及洪武末如乃兒不花本雅失里晏為遺患故太宗既正位後遂以潛邸為北京以比前代兩京故事其實懲胡虜歷代之患為子孫萬世之計也既建北京不免屯重兵以守之居重兵則不免漕運之費夫建都之難有如此夫北溪陳先生性理字義謂人無後者不可以異姓續屠兒操刀事為証金華鄭謚註郭璞葬書深非之謂人取平人以為後猶勝無後者其意以為厥初生民本同一氣此言蓋有民吾同胞之意焉陳襄上神宗論人君在知道得賢疏其中有云漢具有楊雄可為法度之臣矣而無可致之君唐太宗有為之主也而房杜之徒不足以興禮樂福按房杜固非禮樂之臣然相業善於他人者亦已多矣而楊雄豈可以當法度之臣歟襄蓋徒為文所銜耳未能稽

其實也
井之九三小象傳曰求王明剝公解云君子之於君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以不取取之福按此言可以占剝公心術出處之樂矣公在翰林每拜官必再三辭自入政府不復辭乞諫不聽輒乞罷以要君是用退而為進以不求求意也是二者老聃孫武權謀取予之術豈易之道哉王伯厚以為文義精妙諸儒所不及不之察矣且邦有道須且賤焉耻也明王在上己安得而不求之哉况經文自有求字何以為此矯揉之說也
李全伯陳情表中云臣少事偽朝此句非矣全伯嘗師譙周而大義不明有自來矣福嘗戲云譙周先為劉璋奉書乞降又為劉禪奉書乞降五代時李昊先為王衍草降表又為孟昶草降表或署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若周亦可謂世奉降書譙家也
王安石上神宗書有曰本朝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此其所以獲天助也其言可謂善矣而其後乃有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惜之說以一人之言而始終相淪如此可恨哉

鄧禹初謂光武曰為今之計莫若延攬英推務悅民心福按此二句文義自黃石公三畧中來光武取天下以柔道皆本於是書故史臣贊之以審黃石存苞桑務曰納約自牖蓋禹當時有以見光武之存心矣東漢之興不亦宜乎

禹貢雍田上上楊田下下秦少游曰今之沃壤莫若吳越閩蜀古楊梁州也皆在下等之中福按禹貢以上地厚薄言若之閩陝內外山之東西春種秋穫民高卧以待其成吳越則男女少長無日不在田間况搬運糞壤有如資財是以人力勝地力

未會說

耳使天下之人皆然夫何不可是在勸農者振如之張子房始終為韓報仇千古無人識得惟程子始云既藉楚以滅秦復用漢以滅楚其出處詭譎亦無人識得惟邵子始云始知今日赤松子便是當年黃石公福按此事等如曹操分香賣履皆是英惟用心欺欺千古而不知千古之下乃有豪傑又洞燭其心也龐蘊夫婦破家後禪至賣鹿為以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為尼黃東發譏之曰此皆全家病風耳福謂今之病風若蘊者多矣安得神醫者一起之故特表發東發之言以省夫世之愚

者

左傳隱公十年鄭莊公以王命討宋得鄆防而以歸於魯左氏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廷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福謂未足為正以王命討不廷所得人民土地當悉盡以賞有功可也魯雖與有力焉奈何擅與之手無王結黨而謂之正不知其為何說也

未會說

黃山谷云男女婚嫁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劑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飢立斃者天不能殺也今戚眉終日者正為百草憂春雨耳讀翁此言使人胸次如深冰雪當書之座右與同志者共之天道鬼神皆惡盈滿佛書云此世界是名闕欠世界亦是言天地間萬物自然不能周備自古聖人如堯舜極矣而子又不肖至於舜起側微遭父母頑罵則已不及堯遠大凡享盈成之君必不能壽考稍長年者必創業之君五福全者幾何人哉所以君子履盛滿而思戒常加貶損則受益多矣屈到嗙嗙有疾居宗老曰祭我必以美及祥將薦美其子美命去建柳子厚曰屈子以禮之未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安得為道東坡則曰屈建

楚卿之賢者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蓋恐
國人議其將死之言不在於民而口腹是憂其為
陋甚矣福則曰言已出諸口聞諸人播於諸侯傳
於後世薦不薦何損益於是哉殆恐事因屈建去
而後六經言雖有所自蓋亦不究其實而輕和之
者也且太史公書之今之史記是也既先黃老何
為列老子與申韓同傳既後六經何為進孔子列
諸侯世家蓋太史公為學博而不精則有以為信
道不篤可也以為後六經則非矣叔孫通曰儒者
難以進取可與守成福讀此言後知通為俗儒

矣夫進取之與守成焉有二道哉縞素發喪此禮
之大者漢得天下由此道也非儒生之論而何通
反笑魯兩生為鄙儒嗚呼亦不自知其鄙矣史稱
晉董侯儉而不中禮由是唐之變風始作福謂古
今喪亂未有不由奢以致之者孔子曰禮與其奢
也寧儉又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
董侯雖過於儉非所當識也東萊云田子方子擊
二人驕則一般福謂子擊終能孫謝子方過方遠
矣
漢書太尉周勃入北軍下令一事先儒議論各不同

程伊川胡致堂吳養心作一項說劉屏山王伯厚
作一項說今備錄以俟君子而請質焉伊川曰周
勃入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呂氏右袒既知為劉
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
為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致堂曰大尉此問非也
有如軍中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先賢謂
是時直當論以大義率而用之耳太尉已得北軍
士卒固惟舊將之聽非惟不當問且不必問也養
心曰勃令軍中左右袒設使右袒其可已乎伊川
以為此屬蓋為身謀非真為國家也屏山曰周不

入北軍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或曰使衆
皆右袒勃當如何哉是未察兵情也方漢氏謀誅
呂時祿主北軍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紀通持節
矯納勃北軍復令說祿曰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
且起祿遂解印以兵授勃當是時衆軍豈不知勃
為劉氏而來哉勃以執兵柄下令以激怒衆心故
云尔豈有奪呂祿之兵而復為呂氏哉高祖曰安
劉氏者必勃也其有以知之矣伯厚曰為呂氏右
袒為劉氏左袒按儀禮註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
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禮皆袒左惟有受刑袒

右致親禮乃云右由袒註云刑宜施於右也以此考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全之非以規人心之後遠也福謂周勃之問與王孫賈誅淖齒令布人袒右之令畧同無他義也獨伯厚之言實為死中求活按公羊傳楚莊王伐鄭鄭伯由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註云茅旌鸞刀祭祖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有歸也以是觀之內袒示受刑自是戰國先秦之常法漢去古未遠法令固在伯厚之言其有所本歟禮記所謂執民

俾者操右袂亦此意也

溫公通書士則篇有云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福謂此言可疑苟如是則氣質之愚者不可求變化矣

出書



青溪暇筆下

蘇老泉有知人之鑒作辯姦於王安石未用之前先儒以其說為幸中殆不然哉觀其名二子說不二百言斷盡二子一生出處非知人之甚明能若是乎

張魏公浚南軒先生父也其故人蘇云卿稱其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後儒以為確論福竊以為不然蓋張公忠亮是其所長知人是其所短也其在當時奮劾奏李綱又與趙鼎不合而岳飛亦在其所不平至以諧者之言而殺曲端謂之長於知君子可乎與黃汪同朝而不察其姦力引秦檜而不覺其詐是昧於知人之鑒矣雖然此福之所見也尚有俟夫君子而詳焉

張九齡識祿山有反相其知人可謂明矣而其千秋金鑑錄末章載韶州有儂智高伏青事不至三百餘年悉如日觀是九齡亦通術數也然載之私書固無妨而以敵君則未免啟人主好圖讖之端然或今之所謂金鑑錄者恐是偽作因張公有知人之明故附會其說與

鄭昭公息高渠彌而為渠彌所弑左氏謂昭公所息

福按此猶鄭公之惡惡而不能遠者也是以見絀
兒子伺讀郭太傳問太之為人在漢末有類康節
之在宋侗曰康節經世之學何可當恐非太之所
能及也予曰讀史之法若遠代史可作一項看近
代史又作一項看蓋近者詳而遠者畧也林宗任
漢不遭黨禍此一節極為康節之所取然汲引後
進似非康節的能今人謂康節為自了漢亦不為
無謂至於太之言曰我仰觀天象中察人事覺事
不可為此豈非康節之前知手惜其四十二而死
使其得年其不著書傳世然康節雖著書極經世
書今觀之如打晒禪豈能望後世必傳哉且太在
漢末已為同時所服故蔡伯喈曰予為文多矣惟
郭有道碑無愧色此言可見矣
世傳電者蜥蜴所吐而不知紅電亦有吐之者王
均澤為予言一日與其婿劉弘濟行隴間聞鱗甲
珊珊聲有變出自樹下首尾皆蛇而腹如鼈四足
如蛇並行至樹顛昂首張口氣出吻間一紅一綠
成紅豆天乃復循樹下入吐而去有頃紅始漸散
蓋紅蠅蟬字皆從虫而紅又復冬蟄有吐之者
似手無疑霹靂之中亦有物者焉其形如猴而小

尖嘴肉翅雷收聲後亦如蟄山行之人往往多於
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畏若恒嚼之本草則謂
之霍肉且曰無毒主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
可作脯與食之此畜謂天所雷霹靂者是也
蛇類化蠶蔚千戶嘗親見之沙上初蛇盤為一束
反復自擲者十次若一越餅少焉手足出矣久之
蟻蚶入沙而去故蠶未入水腹下有蛇紋皆食
之殺以礬石蠶食之則肥鼠食之則死巴豆人食
之則死鼠食之則肥周禮烟氏掌去龜兔焚牡鞠
以灰澆之則死以其烟被之則凡水虫無聲注烟
縷網蝦蟇之類龜狀也尤恐鳴牡鞠不花者
以其烟披之者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為
烟令烟西行被之水上則凡水虫無聲福謂人家
近水者此聲煩聒最為可惱此法未之試也然物
類相制有自然之理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鐵戎鹽
累卵蝸膽分杯壞漆以蠟澆錫以魚散血以藕皮
綴金以羊角至於蠟烟集鼠人肌粉犀諸如此類
可不彈紀
東坡言太平廣記云以虎頭縫之有龍湫潭中能致
雨酒以長繩擊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遂止試之

有驗福謂東坡非欺人者今年江南旱甚惜未有此告於有司者故表著之氣相感理或然也

生大造之中而其力亦有能勝天者萬物雖不如人其靈亦有人所不能者遠聞人談一事云盜能開鎖取法於啄木蓋啄木作巢必穴於空樹間穴口小而中空人以木楔實其口啄木欲歸哺則以嘴縱橫盡其上如符篆然其楔豁然自開人亟取楔觀之効其畫文畫鎖鑽亦自開若慮其所畫不明則以粉塗楔頂則明白可辨福謂此事雖莫定其果否然虎狼分食鵲能為步亦古人之所言豈得

無謂也

湖居人養鴨無慮千數畫則雜放之若不可辨為誰氏者暮歸則各以曉呼之無一混淆物豈不靈哉劉世用言風臺民家有欲殺一牯者牯直突入南城兵馬司逐之弗去遂獲屠者治之以罪牯為人買送灣塘為僧磨麥老死又言見象母將死其子取草飼之已不能食則運鼻周拭其身雙淚如雨及死子亦踴躍而斃又嘗在高郵湖見漁者獲一死鴛其一飛鳴逐舟不去舟人殺獲者而烹之將熟揭釜其一即飛入投湯而死劉景亨亦言在淮陰

見人宰牛其犢斫刃奔走而泣一僧見憐并其子母而贖之且圍其狀傳於世

康衢謠列子之寓言也未必堯時民俗之款豈有治天下五十餘年而尚不知治與不治哉已與不戴己而為聖人也詩皇矣篇與此小異蓋列子奮問手憂人歎二章非飲酒醉歌蓋下民怨桀無道思歸湯也未微歎以暴易暴焉不知其非矣此言似非夷齊所出夷齊自義不食周粟豈嘗以武王為暴哉扣馬之誅先儒固已疑之矣飯牛歌獲麟歌皆七言七言之作其來尚矣萬章問百里奚自鬻

於秦孟子曰好事者為之也然虞夏歌獨非好事者為之手劉坦之皆取以補選詩之逸當有可議陶淵明詩白日掩柴扉虛室絕塵想固可以見其有道氣象而萬物各有託孤云獨無依亦可以見其孤忠自許詠荆軻一篇蓋藉之以發孤憤耳故朱子謂此篇始露本象其自作輓詩劉坦之以曳杖揚蕢比之豈溢美哉李太白對影成三人之句亦出淵明歌言無子和揮盃動孤影蓋其志有非他人窺測者世道衰不能少見於行事讀其詩可以得其心焉常慮物質棄去陶靖節不遠劬陶之作

式穀似之如所謂聊舒遠世踪生望還山雲為淵
明寓真又如喬木生夜涼流雲吐華月喬木落疎
陰微風最煩燥雲淡水容夕雨微荷氣涼等句真
無一毫聲色臭味可謂獨立塵表超然遠峰史謂
其鮮食寡欲所至掃地焚香而坐讀其詩可想見
其人過九十尚康健亦寡欲之功也

人家上塚最宜携幼以往蓋使之識先世體魄之所
在不至久而迷失也古人有云上塚亦携龐老家
亦此意也

漢高之誅下公是以帝王之畧濟其權謀之心也温
公謂幾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甚深不知項莊又
受封已屈於大功矣罰必先親實不遺遠之道果
何在乎李宗表有詠史詩云馳車霸上語張良舞
劍鴻門却項莊交交思深雖可報君臣意重忍相
忘楚款自此聞垓下漢爵徒能得射陽若識重父
及龍虎氣下公遭戮獨堪傷指項伯也豈公一人
可以誅乎

薛文靖公詩曰即非有道身能退自是無才老可休
真君子之言也

顏延之五君詠足以推見當時諸人之風致豈獨為

詩試小傳也與秋胡詩此章俱善於叙事而詞調
無美讀之令人忘倦鮑昭東王吟讀之使人泣數
行下今之奔走行陣衝冒矢石之間白首而弗沾
一命聞此獨不悲乎孔子曰詩可以怨大哉言也
王荆公詩范雎相秦傾九州一日立斷魏齊頭世間
福故不可測箚中死人能報仇以報仇為福故可
以見荆公之心矣然其言警策不可以詩論

荆公譏退之詩曰紛紛秀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
真力去陳言誇未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第三句用
退之惟陳言之務去末句全寫其贈崔立之詩語

蓋退之所以訓立之者以立之雖豪於文而往往
蛟螭雜螻蚱所以謂其無益而費精神耳豈謂文
章無補於世哉荆公之言亦可謂無忌憚者也

劉後村詩云興亡畢竟綠何事傳罪清談恐未公此
名言也

趙子昂絕句云槐庭風靜綠陰多睡起茶餘日影過
自笑老來無復夢閒看行蟻上南柯雖用淳于棼
事言詞旨婉有深意蓋自言年老不復有仕進之
心看被新進後生紛紛仕途者皆平地登庸矣言
明彼此俱是一場春夢耳古人咏詩用意如此今

人是何等作事東坡題瀑布詩曰帝遣銀河一派
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為徐凝
洗惠詩蓋襄李而貶徐也詩俱見廬山記福按題
景致而寓褒貶亦詩之一格嘗見友人處桃花山
烏園皆園初為公所題而故謹中書一絕於鐵笛
之後曰畫中題品畫堪憐只愛風流老鐵仙可惜真
菟招不起烏啼花落自年年亦此意也
友人彭三吾有王婦詩云妾分嫁單于君恩本不孤
畫工休畫殺妾極要人圍得風人之體

殿陽公歸田錄載仁宗釣魚賞花而御釣久無所得

不食魚

丁謂應制詩云鶯鶯鳳筆穿花去魚是龍顏上釣
遲一時以為莫及福按南唐書所載仁宗釣魚不
止時優人李嘉明進詩云玉籠垂釣具正濃碧池
春溶水溶煖允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
謂之詩其源或出於此

文心雕龍宗經篇曰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
奏則書發其源職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諫箴規
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其根陳駢文則
曰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各無異體故易
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使入詩雅執
別文辭抑三章曰其在予今與迷亂于政顛覆厥
德荒湛于酒女維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
克共明刑使入書話執別雅語顧命曰牖聞南嚮
敷重茂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
純文且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西夾南向敷重弓席玄紉純漆仍几使入春官司
几筵執別命語宋景濂曰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
可以一事而指名也福按劉氏之言言其大凡耳
陳氏特指其一二相似者而言宋氏則謂五經而

不食魚

可以備諸體雖然微劉氏不足以啟陳氏微陳氏
則宋氏無由出此言也後之論者固不可以此而
廢彼焉
杜牧之有燕將錄文甚雅健情郊朱先生作秦士錄
以擬之亦奇絕皆未必有其人寓言之類耳
宋高宗建炎中以己所常用之硯賜蔡宗杞硯上刻
御書銘曰操觚濡墨方中有殺生造次必思兮全
世可行嗚呼大哉王言也司刑者宜以此銘置之
硯屏日與之相對誠可與縣官箴所謂爾俸爾祿
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者同為不刊之言

也

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而謂粲自是宋忠臣何為不一可歐陽公五代史乃不為韓通立傳此當時所以議其為弟二等文字也

本朝青田劉公潛溪宋公皆雄才博雅宋公既出當制作之任故其篇章富贍劉公在元末幽憂悲憤一寓於詩且以術數稱故所作無幾今觀所著都離子廣引曲譬權辦不可當非宋公龍門子所及也然其言則積年精思之所到龍門子則以八十八日而成其所以優劣歟

青溪暇筆

五經朱子於春秋禮記無成書慈溪黃東發取二經為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志補朱子之未備者耳且不欲類故附於日抄中其後程端學有春秋本義東涯陳皓有禮記集說皆不能有以過之也求樂初輯五經大全諸儒皆未見日抄故一無所取
歐陽公與尹誅簡曰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衙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姓名紙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况久遠自知篆蓋紙著尹師魯墓四字福按此一簡可補入

蒼崖金石例故表著之

俗謂急速曰三不知福按左傳哀公十九年荀文若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中終皆舉文而後入焉今我今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所謂三不知即始中終三者皆不能知也世俗之言蓋本諸此可補入釋常談

程氏遺書第六卷內有十字云君事兄嫂悔謹嚴克放曠朱子謂問有不可曉處指此等語也福按此言恐是論溫公呂公康節曰君實善事兄嫂悔叔謹言克夫放曠也矣去四字故在成語耳

青溪暇筆

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稱文王眼如望羊注引王肅曰望羊視也而不言其義福按漢書注鄭玄謂羊畜之遠視者也以此言之孔子稱文王之明能遠也孫子曰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言二等諸家之註皆欠明白福按詩大明篇注傳曰天子造舟諸侯比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注曰方舟並兩船特舟單船方馬之義當與方舟同蓋並縛其馬使不得動之義耳又方比也並也止也
齊衛敬瑜妻王氏詠孤燕云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古人思義重不忍更雙飛吁可以人而不如鳥

手古之選詩者不錄何也故特表而出之

會稽鄧經有紫霞盃其造法傳自宣和徽宗嘗賜名

太乙盃飲酒可療弱疾唐遇士學士為之贊曰剖

丹砂割乳石斫玄金白白壁陽燧揮方諸溢離化

精坎成質規其形運軌則虛其中涇太極假靈氣

篤瓊液丹田滋玉池滿九虫遁三尸匿齊日月壽

同息商厥功晴故匹羽翮潛太白尔宋大觀求所

擇賜以字曰太乙越之邑鄧氏逸器斯製垂無教

愛其文之古雅故筆之以時觀焉

孔明連仲達以巾幗婦人之服見晉書宣帝紀而三

國志不載豈陳壽為晉諱歟

今世所傳曹子建七步詩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考之本傳無此不知出

何處唐康經籍志子建雖有集二十卷今亡久矣

而劉義慶世說新語所載又稍不同曰煮豆持作

羹漉豉以為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

根生相煎何太急福按蕭鏡作文選恐經其手而

削之也歟

交州有魚其首類人者曰蠲鮪魚元陳季為使至彼

彼國君臣以是餉季蓋儒季也報取二目啗之彼

遂服其多識蓋魚之至味在二目故福嘗聞此於

先達及考季傳有使安南事而不及此識之以候

夫博聞者質焉

春秋書諸侯被執而用之者二僖公十九年邾執鄆

子用之耶公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用之是也左

氏公穀或以為用之牲以祭神或以為和其鼻血

以鉏社或以為特其足以首築防先儒皆因之無

所變福以為皆附會之言也公穀二家有同見載

固不足信若左氏亦有可疑句諸侯以強而雷用

其弱聖人秉筆自當據實而書曰執歸殺以代牲

豈不明白而書曰用之聖人何嫌何疑而為此隱

辭邪且臣有殺其君者聖人亦宜書曰某人殺其

君某則未嘗諱也而於諸侯何諱哉解之者特以

左傳所載介葛盧之言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及

論語有雖欲無用之言遂以用之為祭牲故耳福

竊以為用之者蓋兩責不能以相事國亡見執不

服而強臣之之辭也左傳引司馬子魚中無字諫

勿用之言又若是之相則不能不使人疑惑之滋

甚也若曰不書為牲是聖人所不忍言使果不忍

言則春秋之為春秋與後世所謂隱語者不異矣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2 頁三

焉可哉、

史稱應奉讀書五行俱下、宋孝武七行俱下、梁簡文十行俱下、皆純謬之言也、夫人之靈、靈以一心、雖有雙目、豈能異觀乎、甚至有謂劉炫左書方、右書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若然、是有五心也、尚足為信史哉、

呂氏春秋云、頽頽生自若水、實處空桑、福按、伊尹生空桑、蓋空桑古地名也、若劉備生樓桑之類、爾、元史載角端一角、能識方人言、福謂、四夷之人、其人

之形、而尚缺其舌、安有數形而能人言乎、
古稱黃帝乘龍仙去、而胡氏皇王大紀、直書葬橋山、所以解後世之惑也、

近日士夫中、以扶箕降仙為戲、降者多在世無根、漂蕩之人、往往頗能詩詞、故俗人相聚、以駭欺、福謂可一言蔽之、曰、伯有為厲之類耳、

小學書所載、莊姜美而無子、其娵戴鳩生文公、其娵二字、蓋蒙左氏原文、又娶厲鳩生孝伯而言、今此句已刪去、遂誤蒙上句耳、蓋姜本齊姓、其娵無緣為陳姓也、又高柴出而門閉、誤用出字、今考家語言逝之徒、郭門未嘗言出也、此二者雖非大義之

所聞、然亦不可不察、

禮記檀弓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境、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互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石梁王氏註曰、是時吳亦有太宰嚭、如何、福按、同時之人、官與名未應如是之無異、且杜預氏謂春秋太以宰名官者、惟魯宋與吳耳、以是

論之、陳無太宰明矣、豈非經文誤哉、蓋前太宰嚭三字、當作行人儀、行人儀當曰太宰嚭、後太宰嚭不當闕以問二字、周禮師交問、搜皆大小行人之職、此係勞師、非行人之職、而何哉、

世傳石刻東坡飲食帖、其言曰、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食飲、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之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八年三月十七日、福按元符止、三年、今書八年、不知何故、其誤乃爾、

人所聚為一火今人易火字為粉珠非本義木蘭詞
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惶蓋火之為物聚之則明
散之則滅或曰同坎爻故曰一火

南平趙輔之著雪航膚見言史事景泰間印行其中
說陳搏隱於華山夜觀星象見洛陽甲馬營有紫
氣盈空附掌吟曰甲馬營中紫氣高屬諸人定看
黃袍從今天下都無事我向山中睡得牢福按是

詩乃潘紫岩題國南軒睡圃詩此但改已作定改
這回作從今改可是作我向以附會之耳福少嘗
見他處有陳搏一映其文類雜劇蓋小說家也中

有此詩輔之信之誤矣輔之名弼漢陽教授又曾
著效顰集與此書皆蛟邪之意

程子語孔明臨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朱子說既濟
初九曰如曹操朱子語蓋誤以為孔明耳

元史列傳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
投都其傳文大段相微有小異細續之蓋一人誤
分為二者也然則疎漏之失恐不止此

古今名人為姓名同所害亦大不幸也苟知之而不
為辨亦未為人福不暇他及今記一人於此宋張
先字子野詩詞有三影之妙世號張三影詳見道

山清語歐陽公誌墓云年四十八而卒且極稱其
人靜重長者而東坡集又有張子野年八十五尚
聞買妾述古命作詩以贈者注引高聲詩話云尚
書張先生子野詩有三影贈人人口世謂之張三
影吁引之者誤矣三影與歐陽公同時為鹿邑令
以死亦京人也此子野乃杭人陳述古守杭命子
瞻作詩贈之者耳



歷代小史卷之八十五

皇明紀畧

長洲皇甫錄著

後湖志國初天下戶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口計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至弘治十五年則戶計九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口計六千一百四十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國初田土計八百八十八萬四千六百二十三頃六千八百八十八畝稅糧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二百五十五石至弘治十五年田土計四百二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頃七十五畝稅糧二千四百四十八萬八千二百二十三石六斗一升如此則戶日衰而田愈少有司不察漏開冒報之弊徒為重役加派之徵無惟乎民之日困而偽

之日滋也

太祖高皇帝生於盱眙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有神光燭天明日廟忽移置東路今其地方丈許不生草元至正乙未夏渡江自和州取太平路丙申春取集慶路丁酉春取寧國路秋取揚州路戊戌春取建德路冬取婺州路己亥秋取衢州處州路庚子夏取信州路辛丑冬取饒州路壬寅春取江西諸路癸卯秋克偽漢陳友諒甲辰春稱吳王湖南北江東西諸郡皆平秋取廬州路乙巳春取寶慶路夏取襄陽路丙午春取高郵淮安徐宿濠泗穎安豐諸路冬取湖杭嘉紹諸路丁未春取沅州路秋取平江路張士誠平冬取益都路及濟寧萊州東平由海道取福州戊申春即皇帝位南取建寧延平路比取東昌路秋克燕京元帝北遁遂

清中原天下一統萬古帝王所自立之地穢于夷狄者百年一旦取而復之

國朝科第自洪武庚戌至甲寅五年皆秋試辛亥春試宋濂所謂二月會試畢三月太祖幸臨蒙八月駕旋九月廷試傳臚唱名於午門外是也會元俞友仁狀元吳伯宗十五年以後仍舉秋試而春試定於乙丑方孝孺撰南畿鄉試錄序謂至甲子而始盛乙丑春試會元黃子澄狀元吉安登科錄作程以善平陽縣志作丁顯當是戊辰會元施顯狀元任亨泰辛未會狀元皆許親即黃觀登科記作韓克忠雜志是年狀元福建陳郊太祖以一榜皆南人覆試得克忠以下皆北人故陳郊無傳甲戌會元彭德登科錄不載狀元張信丁丑會元宋琮吉安題名記以尹昌隆為狀元或云

歷代小史卷八十五

宋琮陳郊皆除名故以尹昌隆為首陳都憲鳳梧言國初有詹狀元者以事除名故登科錄缺而國子監碑亦廢疑即是科也庚辰會元缺狀元胡靖即胡廣廣與楊濟同與廷試初擬濤為狀元而廣次之上偶問今年狀元何人中官以胡廣人對蓋謂濤也館閣誤聞遂以廣為第一求樂甲申會元楊相水東日記作劉子欽狀元曾榮丙戌會元鄭文興吉安題名錄作朱縉狀元林環己丑會元陳越是末樂七年試畢上幸北京至九年辛卯廷試狀元蕭時中見王直撰錢文肅神道碑壬辰會元林誌而狀元亦撰之太宗曰馬鐸氣象廣大林誌學問淵源當以鐸為首誌次之故馬鐸為狀元乙未會元洪英狀元陳循戊戌後皆有錄可考而求樂甲辰狀元初定豐城孫曰恭文皇曰朕方用刑尚寬期無為而

化遂以無為刑寬為首曰恭第三水東日記謂臨汀張顯宗狀元及第前一夕 高皇帝下有一釘掛兩絲墮地撫汀志皆載顯宗進士及第按顯宗當為汀之寧化人及按地誌作丁顯日記誤也正統戊辰廷試前一日 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傳臚狀元彭時儒士榜眼陳鑑嘗為神樂觀道童探花岳正嘗為慶壽寺書記東里集載豐城朱善字備萬初授教授洪武八年起取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後至文淵閣學士不知是舉為何名昔州志載程瑗登洪武丙辰科進士任御史于賓楊府登洪武己未科進士賓任給事中尋任中都國學分教則庚戌以後乙丑以前皆舉春試矣盧熊作吳郡志謂洪武四年金壽榜壽崑山人續志者皆以列於狀元施槃之前歷考崑志及訪崑之耆舊皆無所謂壽者練

歷代小史 卷八十五

三

安子寧作金川玉屑集有送花狀元奉詔歸娶詩亦無考

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專用義子作心腹與將官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得宜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駙馬得嚴州用保兒得婺州用馬兒得處州用柴合真童得衢州用金剛奴也又有馬兒發兒其後悉令歸宗周舍即沐英見史傳而功臣錄載朱文剛朱文遜亦皆養子文遜取無為州與守將花雲拒陳友諒死難文剛即柴合與耿再成守處州被苗帥賀仁德等所害都指揮使徐司馬即馬兒都督俞事何文輝元帥世隆孫也即道舍 武宗時被寵遇者亦稱義子勇士教坊伶人多冒名其間不可悉數如朱寧朱安者官官子弟也許泰江彬者武冒也周惠疇者中書也其與國初義子異矣

太祖吳元年八月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征張士誠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卿等討張士誠戒飭士卒毋肆虜掠無妄殺戮毋焚丘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無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大抵克遠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張母墓在盤門外人稱為太妃墳百餘年無敢樵採者 太祖之德厚矣弘治間一達官之子知其中有可欲恃勢肆奸盜發之得其金寶鉅萬益富橫吳中後屢為人訟於按使竟以賄脫嗟乎 太祖之法能行於草昧震蕩之時不能行于昇平安養之日能行於被甲荷戈之士不能行於世祿統禕之子哉 太祖嘗曰極刑之家五服內子弟不無怨恨不許用為官吏永樂二年李衡舉進士自言臣父洪武中死於法不敢違例干進 上曰

歷代小史 卷八十五

四

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朕不爾罪宣德七年上命大學士楊士奇曰舜融鯀用禹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种亦極刑之家今不在近侍乎汝於勅諭中許過犯子弟有文學才行者並聽舉用今刑喪過犯之禁當止論本身而官吏往往受制何也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十人賜冠帶入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進副榜舉人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時復有副榜進士之例

太祖即位追封 繼祖為義惠侯妻婁氏為夫人繼祖蓋管割地以葬 皇考妣者也

宣德元年以蘇松嘉湖諸郡多家右不法命大理卿胡榮參政葉春錦衣衛使任瑄御史賴瑛按治之一時被沒者凡數十家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鎮國將軍以下有文武才堪備任
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按國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
平州後宗室日驕無志於用 太祖之法弛矣

予在儀部得閱安南所進鄉試錄稱承宣使阮公正參議陶正卿洪
德二年辛卯秋八月集會內士試之制分四場一四書五經義二
制詔表三詩賦四策列所取七人曰阮井吳子盈范頌黃綸劉汝
虞武敬武德清前叙海東府雲長州知州范托後叙海東府萬寧
州知州黎化策中稱聖朝塔運 太祖高皇帝以天錫智勇之資
躬億兆君師之任首設明經之科以求鴻碩之彥其規模洪遠矣
文皇帝克詰兵戎鼎新科目文武並用各適其時 皇帝聖神文
武奮發有為敷責前功規恢盛治科舉既已舉行文武又以並用

歷代小史 卷八十五

五

則我 列聖德化被於海外者可徵也

憲宗皇帝受終日 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此最盛德事也故

憲宗賓天下亦有是命克遵先訓以貽後昆世守為成法云

成化間楊文懿公守陳嘗具疏言國成史不可滅建文中朝政與忠

於所事者史官皆闕畧無傳及今猶可補緝疏未上公逝矣 弘

治時禮部主事吾蘇楊公循吉嘗遣子疏復建文廟號中沮近有

革除錄板行天下然一時死義之臣漫不可考者亦多也

夏忠靖公原吉嘗諫征北虜獲罪籍其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

器而已 正德初兵書劉公大夏既謝政逆瑾窘摘以事遣官校

逮繫檢其囊惟俸給三十餘金公以與之官校感涕不納二公皆

湖人也

唐尉遲敬德與我朝常遇春俱封鄂國公謚忠武蓋不但勇畧之似
而功烈亦相侔也

正統中民間有輪殺一千二百石遣行人賫重書旌義之表其門
太祖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濠父老經濟等來見上與之宴歡甚誠
其訓導子孫為善且曰濱淮諸郡尚多寇兵不宜遠出此與漢高
過沛使父老佐酒事同而慰勉之意尤拳拳也

右副將軍李文忠獲元諸孫的買八刺等送京師獻俘 太祖曰古
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商曾用于但令服本俗衣以朝仍賜衣
冠建第龍光山封崇禮侯

宣德四年都御史顧佐憲度嚴明有吏挾私怨摺佐賣放錄卒上命
佐自治之且曰易被以給薪薪不足為過也今京官俱給柴薪皂

歷代小史 卷八十五

六

隸銀兩疑始此

太祖嘗以太醫院使葛京山院判和有才鄭德素有功年老特令致
仕而以其子代職今太醫院官族得隸籍供事疑始此

文皇嗜沈度書法嘗鑲其名氏於笏塗金以賜度 孝宗極嗜之官
其孫世隆為中書舍人

弘治癸亥以往 孝宗時召內閣部院大臣於文華殿或寶座後平
臺間咨訪時事慨然欲復 祖宗之舊時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

陽謝公遷在內閣學士吳公寬制誥倪公岳戴公珊楊公守隨皆
召自南都岳為吏部尚書珊為右都御史守隨為大理寺卿時戶

部周公經禮部傳公瀚兵部馬公文升刑部閔公珪祭酒謝公鐸
既而尚書許公璉劉公大夏韓公文都御史史公琳張公敷華侍

即王公蓋相繼代任一時得人甚盛政事多所興革而士之沉抑者舉用殆盡

國朝事蹟永樂間凡郊社慶成聖節 皇太后壽誕東宮千秋節祭

太廟社稷先農皆賜宴今特慶成有宴 皇太后壽且賜麪聖節

給宴賞鈔諸祀分胙而已

正德庚午大理評事羅僑疏請視朝經廷上大怒逆瑾欲為僑曰使

僑入內乃知從違之勢於是廷臣會議莫敢出言予命筆草疏曰

僑之輕言因迂妄當誅而僑之敢言則忠誠可憫舉朝稱善 上

怒亦解僑僅免官去

逆瑾時又詔餘姚人輕薄不許選京朝官有在任者皆調外後又詔

下江人不得濫用

歷代小史 卷八十五

天順間李賢自即署入翰林歷至內閣劉崇益自方面入為祭酒正

正德間劉宇自縣令歷都憲曹元自即署歷方面皆驟至內閣王

雲鳳自臬司為祭酒事同而公私異也

太祖嘗命狀元張信訓諸王子信以杜詩舍下筭穿壁四句為字式

翰林修撰

國初選庶吉士分置府部如乙丑進士于子仁為參軍府庶吉士見

劉三吾送行序永樂以後始隸翰林院命學士教之

國初李秉正犯罪免歸闕其四歲女為質 太祖命腐之以為不父

者之戒見御製集

六科遇公事差遣除都給事中不動餘以次行正德庚午冊封占城

國主禮部請以給事中李賢為使內批還着李寧科去蓋指禮科都給事中李憲也瑾嘗以為皇門且曰爾等出入天子之門故稱皇門互勉之當時以為笑談也

正德己巳詔問教坊童孺百人送鍾鼓司習技又詔天下擇其技倡優以進時廣平進筋斗色數人技巧絕甚瑾誅乃移檄止之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後專任教職乃有遺珠之歎弘治甲子禮部謙各省主試以進士為之而不拘見任致仕

故少卿楊瀛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言官劾揚為不孝王為不忠法遂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用京朝官僅兩試而止

光祿寺凡供用內府醮祭果品俱用簇釘餽工甚費厨役恒苦之

歷代小史 卷八十五

孝宗察知其狀命改為散裝且曰奉天格祖在誠孝不在侈羨也自後率以為例時予適為膳部員外郎

伶官臧賢頗解音律能作小詞為 武宗所眷得賜殊服優寵嘗奉勅祠于泰山攝卿而行後乞骸歸西山自號雲樵尋被召用特賜

堂名曰勉起中外于 者爭以奇貨賂之得所願者賢報以名香目曰雪中春信為朱寧中傷扶死賢父亦以技受寵于 憲廟任為中書舍人

禮部社用上戊先朝偶以事遲至中戊遂因循之 弘治間御史四明金洪疏其事洪素刻薄至是尤極矜肆將使禮官屈意上察知之視朝後召禮書張公昇於寶座後命止且揭帖陳所由以進洪

疏免覆明日詔復上戊若不與洪者中外稱快焉

景泰間內閣商公輅等協府院奏西廠太監王順年切百戶常英奸
惡肆志遂罷西廠至 正德間始復時又立內刑名廠逆瑾主之
未繫一人而瑾事露首下馬若為瑾設者

仁宗設弘文館命翰林學士楊弘濟侍講王汝嘉居之以備顧問又
擢給事中何澄編修楊敬與儒士陳繼共事見繼送何序館在大
內之西 正統初始革

朝廷缺經筵官內閣悉於翰林中選正統初 章后內批云如何不
見推舉外官於是劉球等數人自部屬進

永樂四年八月集翰林儒臣及修書秀才十數人于丹墀內同賦白
象詩擢右庶子胡廣為第一王涯為第二餘賞賚有差

孫賢當廷試日上偶行至其處問其姓名對曰孫賢上因誦但願子
歷代小史八十五卷 九

孫賢之句詰臣遂疑上注意於賢奉狀元及第矣

景帝即位始末顏孟周程朱之子孫各一人為翰林五經博士世其
官以奉祠

武宗時以工部尚書才公寬摠制三邊公率師大敗北虜乃悉命左
右追襲無一人自衛者於是公平日所慢士得詐為虜伏兵執公
殺之竟莫能究徐參政翊時為西安守知其事

嘉靖初其肅都御史許銘以減省軍餉被衆焚其廨宇而殺之大同
都御史張文錦委參將賈鍵開白溝河鍵以苛刻為衆所殺文錦
執其首惡將按之竟亦被害

正德戊寅冬駕幸揚州河水方合 上問何時當解江彬對曰立春
然尚有旬餘日也 上曰春迎之即至耳焉能俟之命迎春於揚

州之東如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漸臣民駭觀

武宗自南都還駕過鎮江幸閣老楊公一清第連夜暢飲製數詩刻
于堂又愛其假山之勝取數石去幸閣老靳公貴第撫其樞選番
僧善呪者憾之

武宗嘗狎邊妓劉氏時稱為劉娘娘劉恃寵畧不以上為意苟有所
忤輒稱病不起上為之失措然多所規輔如蘇杭之行決矣而劉
以百計止之上幸鎮江劉輒先過江遣人促駕刻期以返於是衆
不以為怨竟免於禍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如七品官月支本色米七石足以養
庶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拆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
拆色又改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餘皆拆色拆色以鈔為準米一
歷代小史八十五卷 十

石拆鈔十五貫或二十貫鈔法不行不值一錢布一疋值銀不過
五錢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或通不得支
其何以養庶其何以使之不貪

建文嘗有詩云是日乘輿看晚晴慈慈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
地衣冠重整鳳凰城人以為 文皇識也

都太僕言 仁宗監國問諭德楊士奇曰哥窑器可復陶百士奇恐
於玩好心答云此窑之變不可陶他日以問贊善王汝玉汝玉曰
殿下陶之則立成何不可之有 仁宗喜命陶之果成士奇不悅

後以玉弟汝嘉卒其子乞墓銘于士奇其文有云汝玉汝嘉同居
禁林而長厚之德人於汝嘉無間言蓋亦為此而發也

太祖嘗以胡大海配享晉下壺廟封楊國興為宜興城隍顯佑伯

太祖征陳友諒於鄱陽湖被圍甚迫介士韓成請服龍袍冠冕誑賊投水死圖解友諒平上念成忠賜封高陽郡侯建祠於康郎山有司歲時祭祀予觀授散騎舍人論者謂成與紀信誑楚事同而成之食報則異 文皇靖難時有一瑞服建文抱帶赴火死此又與紀信韓成事同而其姓名無傳焉可慨也

宣廟奸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數金時楓橋一糧長以郡遣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為駿馬易虫必異竊視之躍去矣妻 惧自經而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經馬劉瑾擅政忌張永軋已乘逆錯之隙命永帥師討之意儲勢方熾永遽無功因可剪也未至安化鋪就擒永初出師奉勅乘馬由馳道上親送出正陽門瑾益不平計其歸必復 由正陽門

歷代小史 八十五卷

十一

入列衛校侯而擒之永竟入崇文獻俘既畢上曲宴於豹房語其浴永因陳瑾反狀上曰瑾反欲何為曰欲為天子上曰彼為天子必有安我處永曰彼為天子尚有安陛下地耶上怒然已酣醉夜分矣永急呼馬永成等扶上乘馬排閣門瑾以直宿閣中怒出不遜語永曰上在也瑾益怒罵不置上始知瑾狀命繫於菜園待罪明日下內刑厥又明日捕瑾黨俱下錦衣衛獄詔百官廷鞠瑾顧左右廷臣曰諸公有今日誰不由我若我反諸公宜皆知之衆惶汗斂避惟駙馬蔡公震禮書白公鉞正色叱曰亦有不由者乎命批其頰按以叛逆

正德戊辰廷試閣老焦公芳以其子黃中不得及第僅居二甲第一 廷改制刻其對策并刻三甲第一者是年庶吉士入院僅四月

而授編修黃中與吏書劉公宇子仁力也踰年黃中出使特陞侍講後以瑾黨皆免歸餘多外補實黃中仁累之也

弘治乙丑春朝鍾新成而細忽絕奉天門寶座下階石忽自製五月上崩崩之日大風折木黃沙四塞有見黃袍人乘龍而上者

正德初逆瑾等八黨被寵而王岳獨守正每言上動靜於內閣故諸臣得以實諫瑾察知忽傳旨命岳南京鎮守刻期遣行復使人偽

為衛校持首追至清源賜死截其耳以為信於是偽詔斥內閣部寺科道數十人文士之禍始慘矣

八黨自王岳死後但存五人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也外雖

和同內實相傾及瑾誅魏彬在司禮監馬永成欲易鎮守內臣勅

仍與刑名等事彬曰已有詔革不可復行永成怒曰凡事吾輩同

歷代小史 八十五卷

十二

議爾何敢專因毆彬二人訴於上兩罷之乃以張永管司禮監無何永為內官能茂奏謫孝陵司香谷大用亦以事罷京師謠曰馬飽不用喂鼓破不用張五人同一心劉瑾去頂缸方音呼魏為喂谷為鼓也

王文恪公言宣德間巡撫周公忱會計入朝上命置酒於樂館集公

卿大臣侍飲極歡東里公獨不豫是日一學士醉歸忘其帶詞林

為賦醉學士歌

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為文五十篇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召

試弘治癸丑以前九選庶吉士必先期呈所為文於內閣謂之投

獻殆亦制科之意後請其名廢不用

洪武癸未 文皇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災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

三月殿試於是有前後甲申科之稱正德庚辰以武宗南巡其年春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有辛巳科三科皆登極之年殆運數使然

菽園雜記楊文貞公妻早世止一婢侍太后常召入內見其容服甚陋命嬪御為粧沐且賜衣飾笑曰楊先生當改觀矣

常遇春死子昇以罪謫戍廣西戴平巾肩輿呵從太祖令人往刺之昇覺乃自盡

李景隆初禦文皇既而降為文皇所薄棄家置獄中正統間始釋其後

正德十四年諫止南巡請戮朱江彬者俱被謫謫主事陸震行人李惠孟陽俱杖死

歷代小史卷八十五

十三

國初冬至正旦節百官皆賜宴高皇曰設其祀先奉親於朕有不

安也乃命賜宴賞鈔今聖誕節亦以為例國初條例與會典差異

正德間刑部吏有被印中捶辱者乃指其盜易職網事訴瑾瑾按實

曹臣悉被黜而擢其吏為刑部司務諸曹皆不能安張彩言於瑾

改易州縣官成化間朝行忽自相驚投如有鬼物使之者而實無所見也上亟還

宮竟莫測其故洪武三十二年四月建文以讒言遣人因相獻王于宮城欲執之獻

宸濠之叛也上傳旨云便着提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提各鎮邊軍前去征勦蓋自謂也

正德十四年三月兵部郎中黃鞏陸震奏為陳言圖治崇聖學通言

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寺六事其曰名號指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也曰遊幸指上幸大同太原陝西榆林延

綏諸處也曰小人指朱寧江彬奸狠傲誕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此始也二臣皆被責百數震死鞏罷職去彬使人追刺於途有管

洪主事知而匿之給刺者已前往矣鞏得微行免於難嘉靖初詔起為大理寺丞未幾責傷之疾發卒

正德已卯逆濠傳檄有顛覆典刑壞亂紀綱朝儀盡廢廟祀不脩建寺禁中路處妓女玩弄邊兵身衣異服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賊賤

靡不樂為蓋造行宮於宣府稱為家裡東至永平諸處西極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穀遂諫臣以拒南遊之阻既奪指揮之

妻稱為馬后又納山西所獻娼婦呼為娘娘等語

正德五年六月自上稱太度法王命吏禮二部便寫勅鑄印與他時予為儀部郎中專印事

弘治戊午秋仁壽宮災正德甲戌春乾清宮災嘉靖改元夏日精門

災乙酉夏仁壽宮災古人謚必有議謚不當則加貶削我朝之謚國初猶存公道如魯即

則翰林之制安在謚以易名故陳公文以翰林謚莊靖若尚書金公忠謚忠毅王公文謚文愍則易名之義又安在乎

嘗聞印綬監一老內使云國初鑄將軍印十六顆見行者十顆即征西征南征虜征蠻諸印是也餘貯御榻之側有事則請而行之又按條例國初鑄將軍印紐有立虎伏虎單火珠雙火珠之別其文則皆風字篆取其神速也

成化間山西陽曲王以敗倫肆惡間革為庶人求辨至百餘本皆被切責正德初逆瑾受賂銀二萬兩特旨云鍾鍍准復王爵自是求復者蜂起矣

弘治丙辰科道官文章極言皇親壽寧侯太監李廣事朝廷震怒悉下錦衣衛獄僅存三數人署事而已人皆危之翰林楊公守陞以歷代小史八十五卷 十五

書厚諷居太宰鑪乃協群臣力諍於是僅免

孝宗嘗罷朝宣都御史戴公珊於寶座後問近來御史在外多生事害人珊對曰有之由吏部所選也 上曰吏部選在一時爾之教誨在於平日何得但言吏部耶今宜察其甚者一二人奏來處治自能懲百矣珊愧謝而退

孔廟去朝堂數里凡春秋祭皆在夜分時禮畢趨入朝稍緩即誤弘治己未刑部主事陳鳳梧奏言是祭丙而非祭丁也上然之命百官是日免朝著為令

朝制端陽節賜百官指扇絲索寒至賜百官戴燧耳正德間以時賜百官穿紗羅紵絲

孝宗之崩病熱也院判劉文泰以熱劑進上過甚索水執不可闔臣

有進瓜者 上啖之僅能出言召大臣受顧命於是文泰下獄然僅謫廣西戍而死

國初太學成 太祖喜曰有儒者在此坐蓋言太學也時上偶坐廣業其後生徒出廣業者率多顯貴視他堂特盛遂相傳為上言狀吳文定公卒後朝廷贈官議謚命祭葬仍官其一子為中書舍人時公長子與已承蔭為國學生即以次子與進 上特改與為中書舍人而以與補國學謂弟不可先兄也群臣嘆服

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衛雜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冤者 上特命勒碑祭之人言文鼎少習舉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闕也

歷代小史八十五卷

十六

京師祭孔廟先二日上御奉天殿傳制百官朝服侍班內閣臣受命攝祭鴻臚寺官二員導引至朝房齋宿次日詣廟祭酒司業迎至中道習儀止用鳴讚設樂而不作 引官曲躬斜行如導上禮百官陪祭者列銜籍中謂之集禧簿予嘗三主其事

弘治癸亥春大風伐祖陵松柏上遣禮侍王公華往鳳陽祭告公陞辭俯伏三叩頭上命賜酒飯公起頓而俯伏三叩頭時朝行嘆其知禮蓋前此二事叩頭捨一俯伏若作一事也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十餘人進馬報稱三千人太監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失利歸秋七月野仙等大舉入寇否泰錄言野仙求婚通使皆私許之因進馬為聘朝廷不知答詔無許婚意野仙媿怒於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既遣駙馬井源等四軍禦

之王振勸 上親征至大同還駕八月十三日至狼山為虜所及至土木去煖來僅二十里以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遂被圍一五日 英一北仲古襍錄言朱勇兵敗於鷄兒嶺駕駐土木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搗地至二六餘無泉寇見不行退圍忽傳起營南行就木末二四里虜後造圍四面擊之二十餘萬人中傷者過半死者山積衣甲兵器盡為虜有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者也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拱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中大索之無得也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徧置鷹犬逐之不能止日赤無光慧掃軍門笑感守心犯斗山崩地一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承天俱燬正統間浙中山移於平田地動白毛徧生陝西山崩

歷代小史 八十五卷

十七

歷數千家山移有聲號三日黃河東流沒千餘家南京殿宇大明

日殿基生荆棘二尺許

正統時南奉天殿災而後北都定嘉靖時南太廟災而後九廟成揆之人事皆天數與

京師有崩侍即衙衛崩為吳香山人斲工也永樂間召建大內凡殿閣樓榭以至迴廊曲宇隨手圖之無不稱上意者位至工部侍郎子孫猶世二業 弘治間有仕為太僕少卿者今江南一工巧工皆出於香山近七陵九廟等功成工匠為卿者多矣而工曹亦被濫恩時謂工官轉遷何異斜封墨勅

正德間都御史彭公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於大司馬王公瓊者王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君私察之於是

匿寧屏後致彭過王激怒之彭復大罵寧乃銜之即傳旨罷彭官而意未已也使衛校至其家察得其教兵官調用邊軍事令言官劾之坐彭擅調官軍公卿廷議籍其家眾皆秉筆署名惟禮書毛公澄為之稱寃時陸太宰完稱病不出明日出亦從王議毛復大呼於朝幸得免時科道有改言者即傳旨謫任未幾寧敗王與陸皆以應濠黨編籍嘉靖初詔起彭公為兵部尚書云

正德間上命大監廖其鎮守河南等處訪察官吏賢否兼理軍民詞訟總督黃河一時鎮臣勃任鮮有比者

孝宗山陵經理皆出臣闕吏部郎中楊子器知石中有水上疏門俱罪曲為掩飾子器伏責中外惜之

郊祀省牲日駕還無樂正德間上始命製之樂章為李文正作也

歷代小史 八十五卷

十八

逆瑾時文臣被開木之刑者不令坐卧不數日輒死山西劉御史澤被刑時夜有金甲神來伏於地令坐其背上又嘗以藥啖之邏校多有見者劉獨得生後起知揚州

成化間夷人於朝堂爭賞眾莫能止太宰屠公鏞時為御史奏曰夷人當守喧譁似有不平合著通事查問既不失大體而遠夷亦知所畏上甚悅群臣亦敬服焉

迎瑾當國懼無以懲言官者大學士焦公芳進計曰文臣所懼惟杖責耳於是首木笞捶之法日熾後悉以為例

永樂二年曾祭舉狀元及第周述周孟簡次之皆江西人述與孟簡兄弟也 文皇御批策策曰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顯良哉批述曰瓌偉

之才克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君第二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批孟簡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爾第三勉其未至罔俾二蘇專美於世歛哉

天順初也先得知院各遣使入貢胡忠安公計令得知院使進青胤裘為私禮公議賞之甚厚也先使不平歸告其主截殺得知院使得知院亦聚兵殺也先殆於是土木之忿少雪事隱鮮有知者近出於胡氏子孫而郭郡倅汝載為予言之郭胡至親也汝載又言忠安奉使於外遇土酋以櫻桃三套來饋公問所欲曰求

洪武正韻耳公與而却之 文皇使人覘知之公還因遽問曰櫻桃小物道渴中何却却公曰因求書故却耳 文皇嘆賞久之高皇將宴群臣預題一詩命武臣習之至日群臣應制作詩而武臣

歷代小史 八十五卷

十九

持首倡云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進宴正陽宮大明日出照天下

五湖四海春融七群臣知上意也皆謝不能

洪武三年命福建行省都事沈秩監察御史張敬之使勃尼國永樂

五年命太監鄭和使古里國即西洋大國也七年使滿刺加國十

一年命陳誠子魯使西域歷哈密火州別室八里哈烈撒馬罕兒

諸番又命和使古里歷占城爪哇暹羅啞魯蘇門答而南淳里榜

葛刺錫蘭小葛蘭忽爾沒所阿丹天方四十一國二十三年八月

詔停止和與王景弘侯之二率官兵萬七千六百有奇船三十號

大者長四十五丈會稽馬歡作瀛洲勝覽太倉費信作星槎勝覽

宣德間將命使通西洋諸國會 英宗踐阼不果

李文達公言 宣帝上賓 張太后即撤宮中玩好罷不急之務禁

中官差遣政歸臺閣委重三楊雖太監王振無敢專擅故正統數年天下休息人稱為女中堯舜救國維記謂諸事皆王振之功固不可知要當以文達之言為是

宣宗嘗命侍臣遊東苑指草舍一區諭之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上比茅茨不剪之意亦庶幾不忘乎儉矣

永樂十九年四月上命大臣巡撫天下而各副以近臣一人此始巡撫鎮守之始

朝制大臣蔭子入監必奏行禮部覈其事行得實乃為覆請今悉歸之吏部 祖宗之法置不用矣

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祗請黜楊雄從祀而進董仲舒 太祖嘉納之至成化三年七月十四日詔封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國

歷代小史 八十五卷

二十

為津寧伯蔡沈為崇安伯貞德秀為浦城伯通行南北兩監并天下學校改正從祀

永樂己亥秋上以有司薦布衣艾瑛至見而奇之遽授浙江右布政

使前此所未有也瑛字廷重鳳翔隴州人

洪武於西崇仁縣令羅恢上言孔子廟庭從祀如論語稱有若者四

責宰我者二宜以有若居十哲而以宰予居兩廡公伯察沮壞聖

人不宜從祀遽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未當

奏不報恢字師聖永豐人任至國子博士見周叙撰恢墓誌

宋仁宗像真武我朝 孝陵像文昌見劉定之贊

洪武元年春正月 太祖即位祭告天地文其畧曰帝賜美賢李善

長徐達等為臣之輔遂有成定米石水寨鑿于海牙方山陸寨陳

也先袁州領祥江州陳友諒潭州黃忠信新淦鄧明龍泉彭時中
 荆州江丘濂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熊天瑞辰
 州周文貴永新周安泮鄉易華平江王世明沅州李勝蘇州張士
 誠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蓋都老保等處之兵遂息民於田里解
 縉統論上功德其大征伐有四曰縛張士誠致陳友諒為偽
 漢張九四為偽吳明嬰為偽夏方國珍為偽宋
 閣老楊公廷和性度樞密能任大事 武宗革命之日江彬在位
 天下事殆不可知而公獨能奮力殫智縛彬就獄以死奪冗官百
 人於豪強烈焰之中不一顧避於今上可為有定策功至議札不
 合為言官論列失意而歸每言革命之事未嘗不泣下霑襟也
 洪武中求通曉天文曆數奇驗者官之有至侯爵食祿千五百石者
 歷代小史卷八十五

率多不免於禍初寧海布衣葉允占天運有在上策言武事一綱
 三目 太祖嘉其言欲任以職不就後削平天下規模次第悉如
 允言而允亦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太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一則曰朕本淮右
 布衣

彙字書作昶永樂中崑山夏太卿彙於文淵閣寫經 文皇見其字
 愛之問其姓名因移日於永上故今書文從之天順甲申宜茂舉
 進士 英宗不知其字李文達言音與陝字同因命改為陝
 國初詔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陞賞差調等
 事悉以欽字代之迄今為令

國朝吏部選官曰天選選之日上退朝立寶殿後召尚書等官而命

國初定百官朝賀禮儀贊札者山呼則曰聖躬萬福後三呼萬歲不
 知起於何時

洪武十八年設醫學正科尋止之至三十一年乃定制設官鑄印
 開寶二年詔西川山南荆湖諸道舉人並給來往公券今制新科公
 試舉人得給券乘傳蓋始此

漢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至仁宗四世始立州郡學我朝 太祖
 於至丙午秋即訪求遺書立國學以許存仁主之洪武二年立郡
 學八年立社學其視前代相去甚遠矣

欽天監每年二月朔進曆樣十一月朔頒中曆於諸王大統曆於百
 官進內有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壬越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
 粘一紙於宮門御屏議用紙數本色拆色併監收俱祠部官一員
 歷代小史卷八十五

翰往予嘗與之

宣宗製歷代臣寮外戚事監二書既成即以賜勳戚臣俾昂之
 洪熙元年十一月御劄付札書呂震言建文中奸臣正犯已受顯戮
 其家屬初發教坊錦衣獄浣衣局并習匠為功臣奴者悉宥為民
 給還田土凡言事論成者亦有為民

交趾國王被繫入中國以詩誦藩臣曰吾入中華大邑州夷邦焉敢
 謂王侯可憐無主東隣客却作中原大國囚鴈過衛陽邊塞遠雲
 遮故里楚天愁有人問我家何在萬里長江不斷頭

國初徵經學士江右胡子祺王佑等十八人至是日大中奏文明之
 祥上悅悉授御史

成化壬寅八月 憲宗命監生楊葵軍舍孫知往昆陵段銓家取截

江綱盧岐僧院取刻絲觀音羅漢又命太監王敬往蘇抗諸處取書籍珍玩時敬之翼王千戶臣即王翠子誅索無厭江南為之搔動巡撫三原王公按其狀上之悉坐以法

成化癸卯九月十四日太監輩昌傳旨席東韶州巡檢劉璋陞錦衣鎮撫仁智殿辦事儒士楊珪陞鴻臚寺序班文華殿辦事上林苑監錄事邵義陞蘇州府通判是時傳陞之濫非可數計偶閱王公奏議論邵義事特識其一耳

安南國在漢為交趾郡國初其主陳日煚奉貢稱臣後陪臣黎季犁殺其嗣子煜而立己子蒼為王使易姓名朝廷數遣使誨諭弗悛乃命將臣朱能張輔討之以父老言陳氏夷滅已盡願復交趾為郡縣詔許之見王文簡公平安南序今南都國學尚存交趾館又

歷代小史 八十五卷

廿二

聞朝鮮國李氏亦為陪臣所篡

永樂間一宮人姓韓身不滿三尺而長於其呼為韓長 文皇與之奕負則賜一金錢勝則命什地三轉而起之

國初選科道不限年歲成化間始定三十以上方與選若由庶吉士則二十五歲以大也

紀太后黜居皇后幽宮生 孝廟而卒皇后實有保抱之功年十餘

歲 憲廟猶不知悼恭太子卒宦者張敏始言上即召見儀形器語不凡大喜送仁壽宮撫育 孝廟登極甚德具后幾欲復之抑

於仁壽一日皇城邏卒得具氏姪所盜幽宮銀器 上親召問之曰娘娘所與自門隙中投出非盜也上見其貧甚憐之復其官為

錦衣百戶具后賜加膳等於諸妃正德間具夢劉瑾欲焚之以滅

迹執政曰吳嘗母儀天下若爾必大駭物情乃以妃禮葬

宗藩之盛自古帝王無如我朝者二百年來不下萬餘人分封之制

初封親王歲支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襲封親郡王各減半支

又以歲歉不給乃為折支之法則實支又減半矣將軍而下每不

得本支蓋由生齒之繁如慶成王七十餘子又十一歲即支祿米

有司不能供億予在禮部既舉行十六歲已上支祿之法又以生

子之多由不檢制其宮嬪而然為立妃夫人而下不係奏請宮嬪

所生皆與庶人同不得混襲庶省歲支嗟乎使帝孫王子豈謂無

才而不得一試貧乏者不得為商農之業以自給坐受因辱則處

宗藩之法於斯闕矣

蹇忠貞公初名瑒登進士為中書舍人 高皇時奏事稱旨深見獎

歷代小史 八十五卷

廿四

賚一日問汝蹇叔之後乎御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近大學士張

璉以避上嫌名請改名字敬上親字之曰懋功二公寵遇同而功

德蓋不侔矣

戶部尚書郭公敦以御史陞參政未行胡文安公言於 文皇曰郭

敦有大臣体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弗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

愈入見煥勞再四賜寶鈔襲表明日陞禮部侍郎兼大僕寺卿用

賢之誠薦賢之公可想見矣

嘉靖壬辰北虜犯邊劉太卿祭言 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

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也少隨夫戌生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

吾念昔居中國為今天子臣臣無殺君之禮晚且泣以請也先從

之 英宗得還此說不見記載而太卿掌詔勅在內閣四十餘年

必有所授之也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書屠
公鑪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因言輔係儀賓之弟不當居輦下乃
出為叅政遂條為例至今遵之不知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為輔佐
易嘗有是邪

年號犯前代者三前涼張重華五代蛮人張遇賢宋方臘皆僭永樂
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即位上都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正
德紀元詔下馬家軍試選人題為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
以譏內閣也

仁壽太后之喪予時在膳部奉檄治喪事 英廟山陵不與孝莊合
多有議者奪於 仁壽竟不行 仁壽崩上召內閣屏內臣密語

歷代小史

八十五卷

廿五

以手畫圖示之必欲通壻中隔道合于一旦曰此 先帝意也可
令禮部卜日行之無所避忌於是孝莊乃合 英廟玄宮焉

李中丞克嗣巡撫吳中欲均田賦問其利害於一宦官荅曰吾不知
利害但聞國初有滕尚書者曾建此議 高皇怒其交亂黃冊腰
斬於市李公不敢更言均賦矣嘉靖間王守儀銳意均之節奉明

詔不顧也吾長洲曰畝均三斗七升水鄉下田十年不三四登者

大受其害而高鄉腴田亦不為益何也文襄公之法四斗五斗額
田半折白銀每銀一兩准米三石六斗七斗而上全折花銀每銀

一兩准米四石徵收之法先米白銀次之花銀又次之故民力舒
焉今畝徵米二斗銀八分五釐准米一斗七升則銀一兩土折米

二石又一時併徵民不堪命文襄之良法盡壞而美意亦不復在

民今計蘇州多米萬石以明詔之故不敢作正故有司徵收用新
法戶部會計用舊額巡撫者亦不究其故上下相蒙以為利

孝皇時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佃私變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
役召內閣曰陸佃為御史乃敢擅作均徭則例減舊制夫役劉公
健對曰均徭亦是御史所管 上曰何不奏請對曰多是革弊與
利豈可罪之乎 上曰已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懲今府縣

往往違詔亂法更賦變徭刻為成書肆行於時漫無糾舉者
皇明祖訓所以教戒後世者甚備獨委任閣人之禁無之世以為怪
或云本有此條因板在司札監削去耳閣人當刑無斬首惟剥皮
凌遲二條以其刑餘之人也

歷代小史

八十五卷

廿六

正統庚辰戶部尚書黃公福言天下學校宜得實才乃設提調學校
之官以憲臣為之賜書以行

正德丁丑浙藩林少恭塾莆田人錄革除間死事之臣刻之十得五
六寧波郡守王公璉山東日照人間變造戰艦將完 文廟已入
寧波衛官械公至南京上問造艦何為荅曰由海道趨瓜州以截
來路上義而釋之卒于林下先大夫帝言之惜少參不獲聞也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

明洪武元年正月慧出昂是年元運除舊 高皇布新是昂宿實
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災惑入南斗車駕北狩

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無功績者有子嗣願自淨入宮中訓女官時
有十餘人獨王振官至太監正統初居中用事 張太后崩權傾

內外遂成土木之禍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健脩會典成翰林一
 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禮書為大學士在內閣吾蘇
 吳公寬以禮書在東閣南昌張公昇為禮書湯陰袁公守直以禮
 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神樂觀道士崔志端以禮
 書掌太常事京師為之語曰禮部六尚書為皆老翰林十學士三
 是白丁朝紳一時盛傳蓋十學士內三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
 安所選為庶吉士者至是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也

高皇推卿相聘儒士皆有勅令惟內閣吏部元臣降手勅而已
 國初命百官禮儀皆尚左改右丞相為左丞相餘官如之按漢尚右
 如周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是也豈尚左之說因循至我朝
 始定而其間或有因革耶

歷代小史 卷八十五 廿七

國初以禮部尚書崔亮議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祭 朝廷祭門戶
 中雷竈井四品以上中雷門竈三神五品以下門竈二神命為令
 又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壽星五神為中祀命翰林院撰文
 國初工部尚書黃肅坐法當笞 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
 命以俸贖罪今諸臣有過罰俸當始此

高皇時諭禮部臣曰古者士大夫祭宗廟亦有服其見私親尊長亦
 有公服其議制度等殺以開於是定議別制深冠絳衣絳裳革帶
 大帶白襪烏馬佩綬其衣裳三品以上用佩綬三品以下用袂祭
 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三品以下去佩綬從之仍令如式制祭
 服賜公侯各一襲以為祭家廟用之又議古祭享無上香之禮命
 罷之

洪武間以河間知府楊萼安等來朝命吏部精別賢否第為三等稱
 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
 職不稱者為下不與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今此制亦間行
 之然但以宴其第居上者

欽天監漏刻博士元統推演大統曆積分之數上進云臣聞磨勘司
 令王道亨言有郭伯王者西安府鄜州人也糧明九數之理深通
 曆教之源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上是其言
 翰林待詔朱善言臣見民間婚姻之訟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
 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為婚故為仇家所訟或以聘而見絕或既
 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通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永
 隔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

歷代小史 卷八十五 廿八

是謂姑舅兩姨之子彼為姑舅兩姨之女本無尊卑之嫌古人未
 嘗以為非也欲以臣奏下群臣弛其禁上然其言今大明律中乃
 載若娶已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並離異不知朱善之言與
 頒律之時孰為前後也

遣進士分巡郡邑廷議以新進士未經事宜令行監察御史事而以
 久任御史一人與俱皆厚遣之

上嘗以給事中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適符周元士之數改為元士
 繼又以六科為士之本源又改為士源後仍改為給事中

孝宗登極之日有掌酒內官携其所美兒入內俄以禁嚴不得出懼
 而投之酒甌為同輩所發 上怒曰是兒奚罪立命斬之諸太監
 叩頭請貸曰今日吉辰不宜刑戮 上不聽命諸璫盛服觀刑又

一豎有龍舉勝時或今匍匐作大飼以為笑他日入光祿寺庖人
誤汚其履豎怒蹴之至死上即收下獄豎涕泣求哀上太息曰法
若祖宗所立朕安敢貸竟戮以抵罪

孝宗時主事李夢陽上疏有六害二病三漸之說語侵貴戚貴戚惡
之宣言曰彼所謂張氏誰和中外度其必有深禍早朝上忽問李
夢陽事如何劉德疑 上怒解之曰夢陽狂生妄議時政惟 陛
下有罪以開言路 上作色曰夢陽為朝廷盡言孰謂狂邪徒出
不意慚感無地時中宮力請誅之 上曰此直臣也何可深罪止
今獲奏罰俸數月

學士張元禎進所著太極論上真懷中時出展誦凡數日乃已聖性
好學如此時語侍臣云人於身心當自檢束已不能檢而欲服人
其能乎

歷代小史 卷八十五

廿九

支恪公言 高皇克陳友諒俘其妻孥曰我自起兵以來未嘗納人
子女今友諒三犯我金陵四犯我太平我甚恨之其妻閻氏可沒
入掖庭未幾生子友諒遺腹也封潭王國於長沙將之國閻氏語
之曰爾乃漢王陳友諒子汝父彼殺吾為汝忍死於此仇日當為
父復此讐也故事諸王來朝者皆止於宮中潭王來觀入止宮不
以禮自檢歸國發兵反 高皇遣太傅徐達之子討之潭王堅閉
城門抱其幼兒繞城上行收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閻王不見城王
因擲於城外遂舉火圍宮盡焚其子投墜而死 高皇大怒
因假妖星亂宮為辭上戮宮人 皇后麻笄待罪僅免餘悉殲
除焉

太祖南都建文官開濟等宅甚宏麗因呼為橫房至今猶呼品官房
太祖建都金陵四方運舟悉由大江至洪武十三年海運遼東以供
軍餉 文皇肇建北京江南粮航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
至通州一由江入淮歷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
至通州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禮都
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
三百八十五里漕舟始達於通州而永樂十年宋禮以海船造辦
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撥運淮揚徐充等處歲粮一百萬石由會
通僑運以補海運一年之數永樂十三年始罷

洪武甲戌五月兵部試尚書茹常奏禮庶子襲父秩止封贈嫡母所
生庶母無封贈制劉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之秩

歷代小史 卷八十五

三十

封贈詔從之後復以茹劉二公言宋嫡繼母亡許封贈所生之母
無正妻次妻並封者今議正妻次妻有子無子皆得封贈如正妻
有子次妻無子俱存未有定論 上曰制封嫡母正妻所生則兼
從宋制見行事例但嫡母在生母不得受封亡後始乞恩若父秩
貴於子則以父秩封之
洪武丙寅命翰林院議軍官男姪替職龍叔伯職事及弟讓兄養子
女婿承襲養父母封贈禮制事見條例但養子女婿事載功臣錄
以後未有聞者
給事中寇瑛臨汝人仕 仁廟朝少孤鞠於祖母王及登朝以妻所
得封邑回授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瑛始又著令不封贈父母不許
先封妻室

